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新一科幻作品选



被窃的文件

作者：星新

一夜阑人静。在F博士研究所的附近潜伏着一个小偷。

至今为止，F博士已相继发明了一系列性能优异的药物，据最近传出的消息说，他即将又要完成一种新型药物的研制。

小偷决定尽快盗出这种药物的技术文件，出卖给别人以牟取暴利。

他屏息凝神地从窗口偷偷朝里窥视，只见屋里只有博士独自一人在埋头于药物的制备。

博士那种目不转睛、聚精会神的样子，使小偷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发现。

过了一会，博士制出为数不多的一点成品，这是一种呈绿色的液体。他舀起少许放在嘴里，一边细细地品尝着，一边啧啧有声地说道：“啊，滋味不错，气味也挺好闻……”博士舒展双臂，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然后又唠唠叨叨地自言自语起来。

“嘿，总算成功了。这些年来，我虽然研制出一系列新药物，但是还没有一个品种能超过现在这种药物。在我看来，它真可称得上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发明。对，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把这种制备方法记录下来。”博士取出纸笔迅速地写起来，写完以后，把它郑重其事地放进位于墙角的一只大保险柜里，然后离开了研究所。

窗外，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小偷见博士一走，便立刻行动了。他轻轻地把窗子撬开，悄无声息地潜入屋里，然后走到保险柜前，熟悉地旋动号码盘。在他的手里，保险柜被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小偷取出技术文件，把揣入怀里，喜不自胜地逃遁于漆黑的夜幕中。

“这下可好了，准可以赚得一笔大钱！我亲眼见到博士把药放进嘴里，已证明它对人体无害，而且我还亲耳听到博士说它是世界上一项伟大的发明。但是，它究竟具有什么功效呢？……”只有这一点目前还是个谜。博士吃了以后不知怎样了，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调查，总不能直接打电话去询问吧。不过，只要是F博士发明的药物，就必定有奇效，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

回到隐匿处的小偷，决定按照博士所写的方法自己动手来进行制造。这是因为不这样便无法知道它的效能。也就无法向买主交代。他设法搞到了原料，又买来了烧瓶和烧杯，花了几天的时间，他终于制得了药物。

小偷捧起散发着铃兰草般清香的药物，一饮而尽。药物顺着他喉咙流下去，使他产生一种凉爽甜润的感觉。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药物供功效的发作。

突然，小偷站了起来，他以急促的步子走出房间，头也不回地一直走到F博士的研究所。

“博士，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几天前，我从这里的保险柜里偷走了您的技术文件，请把我送给警察吧。”小偷对着迎上前来的博士这样说道。

“真是你拿走的吗？”“是的。我按照您所写的方法制造了这种药，并且把它喝下去了。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干了坏事，因此特地前来请求您的宽

怨，并把偷去的文件送还给您。”小偷声泪俱下，心情沉重地向博士认了罪。可是F博士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哪里，哪里。你要知道，这是我的发明在起作用。这种新药具有使人良心发现的功效。不过，由于没有一个坏人肯自愿为了试验而服用这种药，我正在犯愁呢。现在好了，承蒙你的协助，证明了它的功效，辛苦你了。”

(全文完)

博士与机器人

作者：星新一

F博士坐着宇宙飞船从一颗星球到另一颗星球不断地旅行着。他并非只是到处游览，他的主要目的是一旦看到文明落后的星球就降落下来，给这个星球的人民进行多方面的指导。

细细一想，这个工作量是极大的，然而由于博士随身带着个自制的挺卖力的机器人，倒是在不少星球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是个大型的机器人，模样看上去并不漂亮，但却强壮有力，样样能干，并且它还懂得一般的道理，也颇会说话。

“喂，这次上那颗星球吧，我用望远镜瞧过了，看来那儿的居民还得要我们去帮助一向秒。”博士说着用手指着窗外。那个正在驾驶的机器人像往常一样忠实地回答：“是，遵命！”宇宙飞船在那颗星球上着陆了。这里的生活极其原始，居民们穿着兽皮，住着洞穴，正如地球上的远古时代一样。

到处都差不多，在取得居民的友好信任之前，都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开始时，原始居民老是用石块砸他们。可是，机器人却是满不在乎，幸好博士躲在它的背后，也落个平安无事。不久，对方就明白了来人是毫无敌意的。等到稍微弄懂他们的语言只好，工作的进展便大大顺利起来。

博士命令机器人耕地撒种，做种田的示范，并且还让它在河里安上水车，介绍其使用方法。所有这些对于机器人来说都是些简单的事情；然而那些原始居民们却个个看得目瞪口呆，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再进一步，博士又让机器人向原始居民传授捕野兽、盖房子、藏粮食以及防病除害等许多方法。在机器人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简直什么都会。

F博士的认为就是考虑下一步该发出什么命令；随后就是经常给机器人加水、补给能量以及清洗外表。

就这样好长时间过去了。由于机器人的辛勤劳动，原始居民的生活已大大改善。居民们不再争吵，懂得了学习，还能互相传教。看到这种情景，博士说：“看来文明在这儿已经顺利地发展起来了。今后就要靠他们自己同心协力地干了。不久，我们将离开这里，前往寻找其他星球。”“是，就这样吧。”机器人答道。他们便又开始了新的旅行准备。

出发的那一天，闻讯赶来的居民们异口同声地谢道：“多亏了您们的帮助，我们的生活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将深深地铭记您们的恩情。为了永不忘怀这种感激的心情，我们特制作了一座纪念碑。在您们立刻之前，

务请光临。”博士喜悦万分地说：“您们这种谢意，说明了我们在这儿并没白干一场。届时，我们将欣然前往。”在居民的热情陪同下，博士和机器人一块儿前去了。在高高的山冈上，他们看到了一座大石像。那座石像显然是精心制作成的，周身缀满了鲜花，装饰得非常美丽，可是这并不是博士的像，而是机器人的像。看来居民们所尊敬的倒是机器人。

（全文完）

成问题的装置

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法庭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的气氛。规定的时间一到，威严的法官便来到了法庭上，顿时全场起立，无一人敢喧哗。法官宣布开庭。

在被告席上站着一名中年男子。他的脸上明显地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不停地微微摇晃着身体，焦躁不安地使劲绞着双手，并且嘴角剧烈地抽搐着，眼神也十分呆滞干涩。也不知道他是对这次审判大为不满、怨气冲天呢，还是天生就是这种古怪的性格。

检察官开始提出公诉：“被告确实是制造出了一种可怕的装置。如果对此不加干涉、放任自流下去的话，很可能会从根本上把整个社会秩序颠倒过来，从而引起一场空前的大混乱。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必须严加惩罚。可以说，这是一桩在审判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危险的重大案件……”检查官缓了一口气，继续庄严地宣读下去：“……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独自一人钻在地下室里，鬼鬼祟祟地在研制某种奇怪地装置。警察局接到了从某位市民那儿打来的这个电话之后，为了慎重起见，立刻派出警车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这样一来，事情就被发觉了。因此，立刻就当事人逮捕，并没收其装置。虽然说这种装置还没有对社会上造成某种实质性的危害，但这作为一种可怕的恐怖行为却是毫无疑问的。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成问题的装置作为物证被搬到了法庭上。其外形如同一个大型保险箱，外壳闪耀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并且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按钮和小型指示灯。此外还有一条细长的槽，好像是专供卡片输入输出用的。总之，这台装置给人以一种极其精巧的印象。

被告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连说话的声音都走了调。

“这是我的东西！是耗费了大量的资金，经过长年累月的苦心研究，好不容易才制作成功的。那些可恶的警察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蛮不讲理地把它强行夺走。什么警察，简直跟强盗一样……”法官神情十分严肃地制止了被告未经准许的发言：“这里是法庭。不许随随便便地胡说八道！另外，被告不许破坏法庭上的规矩。如果你有要说的话，可以委托律师代为申诉。”一位律师安慰被告道：“你这种愤愤不平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是高声叫嚷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只有我才是你的辩护人。希望你对这一点能够有所理解。其他的律师们都对此案感到非常的棘手，不愿出庭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出于同情心出庭为你辩护……”这位律师喋喋不休地讲了好久，好容易才把被告说服了。法官看了一眼安静下来的被告，慢条斯理地

说道：“据被告声称，该装置对社会大有益处，没有丝毫危险和危害。为此，有人提出，被告必须当场将这一点解释清楚……”这位律师只觉着背后被被告推了一把，于是便进一步补充说道：“……如果这个装置的性能为人们所了解的话，一定会得到广泛的支持的。我请求法官先生把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召集到法庭上来，对这个装置进行鉴定。”可是，检查官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这可不行。如果这样做的话，关于这个可怕的装置的新闻将会传到社会上去的。我要求法官先生驳回关于对这个装置进行鉴定的申请。并且请求在非公开的情况下审理这一案件。并不是我个人喜欢非公开审讯，而是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举个例子说吧，假设有一个人发明了一种使用方法极其简单而又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究竟应该不应该将这种武器向全世界公开呢？不用说，当然是不应该了。这个案件也同样如此。”于是，法官便说道：“我批准检查官所提出的请求。本案将进行非公开审讯。”法庭上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刻就把所有的旁听者都赶了出去，并且紧紧地关上了大门。

被告见状便又大叫大嚷地喊了起来：“岂有此理！秘密审判是荒谬绝伦的非法行为，简直就跟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一模一样！在现代社会里难道还允许有这种事情吗？我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么多的律师和你竟然都无视法律，听任法官先生作出如此荒唐的决定。据我所知，受委托的律师有义务尽力为被告辩护。请给我想个好办法吧！”“可是，法官先生已经作出了决定。这是不能违抗的。如果不顾一切地无理取闹的话，反而对你不利。”这位律师的脸上现出了很为难的神情，好像已经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可是，被告却怒气冲天，暴跳如雷，一把扼住这位律师的脖子，另一只手抓起一把椅子使劲地挥舞了起来。法庭工作人员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他扭住，使他老实下来。可是被告仍然不停地叫着：“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竟敢联合起来陷害我！整个社会都失常了，一切都乱成了一团糟！”

在这里的一帮家伙全是些失去了理智的神经病……”法庭工作人员赶紧用毛巾堵住了被告的嘴巴，总算使他安静了下来。一位律师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提交给法官，同时说道：“从被告刚才的这些行动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被告神经失常。被告居然一口咬定法官先生、检查官先生、法庭工作人员，甚至所有的律师都是神经病。事情很明显，除了被告本人的大脑出了毛病之外不可能再有其它的解释。

这是医生开的精神分析鉴定书。被告是一名病情十分严重的妄想症患者。考虑到这一点，我请求免除对被告的刑事处分。”法官宣读了判决书。

“由于被告神经失常，所以免除判刑。本庭决定，将被告送入指定的医院，在痊愈之前不得在社会上露面。同时，立即没收这个成问题的装置，由法院负责将其毁弃。绝对不能让社会上的人们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可怕的装置。这是我们司法部门的神圣职责。”可是，被告又开始大吵大闹起来了。

“岂有此理！凭什么硬把我当成神经病呢？！这是你们不顾事实，单方面作出的荒唐结论……”然而，律师对被告安慰道：“算了，别胡搅蛮缠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抱达观的态度，想开一些。要知道，判决书已经宣读过了，按照法庭惯例，被告必须服从判决书……”于是，审判便到此结束了。

在一家神经病医院里有一个中年男子，老是不停地唠唠叨叨地发着牢骚。

“这是多么蛮不讲理的事情啊！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疯狂之

中。”同一间病房里的一位病人向他搭话道：“当然是这样啦！不然我们怎么会被送到这种鬼地方来呢？喂，你是因为干了些什么呀？”“我发明了一种绝妙的装置。这是一种新式的电子计算机，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在数秒钟之内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审理完毕，转眼间就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判决书。如果这种装置得到普及的话，将能大幅度地提高刑事讼诉工作的效率，并且将公民们所必须缴纳的税款降低到最低限度。什么检查官啦、法官啦、律师等等全都用不着了，统统可以改行……”同一病房里的那位病人听了以后便点着头说道：“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

如果这种装置试制成功的话，司法部门那些吃法律饭的先生们将会全部失业。他们将拖儿带女地在街头流浪行乞。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要齐心协力地把你送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来啦！”“照你这样说来，倒也有些道理，也许是这么一回事吧。可是，你为什么会被送到这家医院里来的呢？”“可以说，我跟你是同病相怜呀！我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创造出了一种新式治疗法，可以通过预先诊断来发现将要干坏事的人，并能对坏人施行大脑手术，使坏人变成正直的好人。就在我即将把这种新式治疗法公诸于世的时候，突然被逮捕了。审判之后不由分说便被送到了这里。如果社会上一个坏人也没有的话，那司法部门的法律专家们可就保不住饭碗啦！”——他们两个人一辈子都没有希望从这儿出去。

反复无常的机器人

作者：星新一

“这是我制作的最优秀的机器人。它什么都能干。对人来说，恐怕没有再比它更理想的了！”博士得意洋洋地解释说。

有个财主 N 先生听了这话只好说：“一定请您卖给我！说实在的，我打算在孤岛的别墅里一个人静静地过上一段时间。我就是想在那儿使用。”“那就卖给您吧，会有用处的！”博士点了点头。

N 先生付了一大笔款子，于是机器人就买下了。

时候，N 先生到岛上的别墅那儿去了。来接他的船要过一个月才会来。

“有了机器人，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度假了。不仅不用看信、看文件，而且连电话也不会打来。先来根烟抽抽，怎么样？”N 先生这么一嘟哝，机器人马上拿出香烟，跟着又给他点上了火。

“果然，是有两下子。不过，我的肚子也饿起来啦！”“是，明白了！”机器人应声道。

一会儿工夫，它就做好饭菜端了上来。饭菜到口的 N 先生心满意足地说：“还真行哪，真不愧为是一个优秀的机器人！”机器人不但会做菜，而且还会收拾整理房间，甚至连旧钟表也会修理。除了这些，它还能够一个接一个地给主人讲述许多美妙有趣的故事。真是无可挑剔的仆人。就这样，对 N 先生来说，眼看就开始过上美滋滋的日子了。

可是，过了两天的光景，情形就有点异样了。突然，机器人不动了。即使大声命令，敲它的脑袋也无济于事。问它什么原因，也不吱个声。

“哎呀，像是出毛病了！”N 先生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动手做饭了。可是

过了一阵子，机器人却又像往常一样乖乖地开始干活了。

“有时，我也不能不让他休息、休息啊！”看来好象事情并非N先生所想的那样。第二天，机器人擦玻璃擦到一半就溜走了。N先生急急忙忙地追赶上去，可怎么也抓不住它。N先生左思右想，最后费尽工夫挖了好多陷阱，总算用这个方法把机器人给捉回来了。再命令它一下看看，它好象忘记了刚才的胡闹一样，又卖力地干起活来。

“真是莫名其妙！”N先生觉得很奇怪，思索了片刻。可这儿是孤岛，又不能去向博士问个明白。机器人不知为什么每天总要惹是生非。有一次，它突然发疯似的乱闹起来，竟然挥动着胳膊，拼命追扑过来。这次该N先生逃跑了。他满头大汗，不停地跑着，总算爬到一颗树上躲藏起来，这才安然无事。过些日子，机器人又安分守己了。

“它不是想玩捉迷藏呢？不，一定是身上哪部分出了毛病。我买了个‘神经’不正常的机器人！”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N先生坐上来接他的船回到了城里。他第一件事就去找博士大发一通牢骚：“倒大霉了！那个机器人几乎天天又是出毛病又是发疯！”然而，博士却心平气和地答道：“那就好喽！”“好什么呀！快把付的钱还给我吧！”“请您听我解释。不用说，我制作的机器人是既无毛病也不会发疯的。可是，倘若同它一起过一个月，因运动不足而过胖或变傻，那可就麻烦了吧！所以，对于人来说，还是这样多活动活动的好啊！”“是这么回事么？”N先生似乎明白又似乎有点不满地嘟囔着。

（全文完）

感情化了的电视机

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这就是我所发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新式电视机。跟这个比起来，以往的那些电视机全都成了过时的破烂货了。”F先生得意洋洋地向大家介绍着。

房间里挤满了参观了人，这当中有各个公司的经理和董事长，还有新闻记者等。其中有一个人问道：“看上去好像和普通的彩色电视机差不多，究竟它有什么优越性呀？”“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它采用的电子技术、生理学、心理学、医学以及药物学等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可以说是当代科学技术的结晶体。如果用这种电视机收看节目，观众将会对屏幕上出现的东西产生强烈的共鸣。

我就是根据这个基本思想发明的这种电视机。”“请别吹得神乎其神，还是早一点让我们了解这种电视机的性能吧。”“当然可以，我正是为此而请诸位光临的。”F博士拿出许多类似手表的东西来，一一分给前来参观的人，并叫大家戴在手腕上。

“这是什么东西呀？”人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在这里面装有各种药剂。而且，根据装在电视机上的这根天线所发出的电波的不同，这些药剂会分别按照指示从微孔中出来，渗入手腕上的静脉之中。”“是注射器吗？”有的参观者脸上现出了对打针感到害怕的神情。于

是，F博士便解释道：“不，请放心好了，决不会疼的。其作用是在播放喜剧节目时，把某种催笑药渗入人体，使正在收看电视的观众乐不可支，捧腹大笑起来。”“可是，借助于药物引起的笑声一定是不太令人愉快的吧。”“不，不会的。不管是人工催笑法还是其他什么笑法，只要是笑，都能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并且，在观看悲剧节目的时候，它将会使人更加伤心，以致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由于这种新式电视机的作用，将使观众的感情增强两倍到四倍。”“难道真的会这样吗？”“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请当场试验吧。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F博士说着就打开了那台新式电视机的开关。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与此同时，和剧情发展相一致的指示性电波从那根天线上发射出来，分别进入了每个人手腕上的那只特殊“手表”。

于是，那些能够促使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强化的药剂便有条不紊地渗入了体内。当然，指示电波要比剧情发展先走一步，因为从渗入体内到产生药效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果然，观众们都被电视剧吸引住了。看到悲伤的场面时，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这些特殊装置的作用还不仅仅在感情方面，当屏幕上出现鲜花的时候，药剂就会及时地对嗅觉神经进行刺激，从而使人嗅到阵阵芳香；而当剧中人在就餐时，观众也产生饱餐一顿的感觉；当电视剧中的主人公遭到人家殴打时，观众们的身上竟隐隐作痛；而当屏幕上出现恋爱场面时，观众的心随之跳动加快。电视剧已经播送完了，大家还在依依不舍地回味刚才那种奇妙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人们都非常佩服地对主人说道：“真是妙不可言。我们都为你这个伟大的发明而感到自豪。可是，这种对你佩服的心情可能也是由于某种药剂的作用吧。”“没有那回事。借助于药物的力量来赢得人家的尊敬之类的事我是不屑一顾的。”F博士得意洋洋地笑着回答。

有一位参观者问道：“那么，在进行实况转播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感觉呢？”“当然，这不可能和观看电影以及电视剧时的感觉完全一样。可是，在收看体育比赛实况转播节目的时候，观众就会如同亲临比赛场地一般，情绪极为兴奋。”“确实有道理。”“将来也许可以使这种装置进一步微型化，把它做成胶囊的形状埋入人体内部，用指示电波来控制其药剂的注射量。哦，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本装置每天会注射两次中和药剂，因此绝对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副作用的，请诸位放心。”“确实如此……”参观者们对此感叹不已。

不久，这种新式电视机便开始大量生产了。在得到观众们的一致好评之后，很快便在整个社会上普及了。这种新式电视机所产生的极其强烈的身临其境的奇妙感觉，是从前那些老式电视机所望尘莫及的。

观众们可以和剧中人一起痛哭、欢笑等等。不过，理所当然的是，当剧中人死去的时候观众们是会跟着去死的。只不过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感到心里很悲伤罢了。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电视台的线路出了毛病，因此，控制药剂的指示电波和电视节目内容之间的同步关系被打乱了。

屏幕上正在演出喜剧。按照正常情况，观众们应该在药剂的作用下捧腹大笑的。可是现在每个人都捂着胸口伤心地哭了起来。有的人同情地说道：“哎呀，怎么会踩着香蕉皮滑一交的呀，这个人多么可怜呀，快救救他！”

此时，电视里出现了失恋的场面，大家莫名其妙地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糊臭味，并且还觉到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敲打得痛不可耐。

在播放反映灾区难民情况的纪录片时，电视台的故障还没有排除，因此观众们捧着脸笑得前仰后合，几乎连气都要喘不过来了。

“这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呀。太可笑了，实在是太可笑了……”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之中。不一会儿，电视节目中断了。电视台的负责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向观众们表示歉意：“亲爱的观众们，非常抱歉。电视台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全力以赴进行抢修，争取尽快恢复正常。”正在这个时候，加强愤怒情绪的药剂注射进了观众们的体内，并且，由于指示电波被中断了，所以这种催怒剂的药效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简直不像话。电视台的这个家伙可恶透顶，态度居然如此恶劣，真是岂有此理。”所有的电视观众都变得怒不可遏，拍着桌子破口大骂起来。然而，片刻之后屏幕上的人像便消失了。于是，观众们就直接向电视台发泄自己的怒火。

人们冲出了家门，成群结队地闯进电视台，把所有的仪器设备都砸碎得粉碎。

也许是因为这场骚乱的缘故吧，指示电波突然变换了频率。于是，催怒药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心旷神怡的另一种药剂。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啊，多么令人愉快呀！”

宏伟计划

作者：星新一

三郎接受了R企业的就业考试。这一天，他正期待著考试的结果，R企业的经理上门来了。事出意外，三郎疑惑地问：“这，这……怎麽？如果合格了发一封通知就行了，就是不合格，难道特意……”“不，你以最佳成绩通过了。因此，我们有一个特别委派。”话题似乎事关重大，三郎听得有些紧张：“是什麽事？要是我能胜任……”“我们考虑不录取你，让你转去接受K企业的就业考试，你一定能通过的。”“怎麽？K企业不是您那儿的竞争对手，而且对您保持著优势吗？我觉得如果能扭转这种局面很有意义，才投考您的企业，难道我这些打算……”经理微微一笑，促膝谈道：“这番话颇有见识。正因为如此，一定要委派你。就象你讲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别说超过K企业，连赶也赶不上。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刺探内幕，搜集情报。”“啊呵，当间谍潜进去？”“对了。你一定能干得出色。一旦成功，报酬不在话下，还立即给你要职。我也不催，你可以步步为营，花多长时间也不怕，小事情不报告也罢，免得为了价值不大的情报惹人怀疑，鸡飞蛋打。”“既然信任我，又这样叮嘱下来……”三郎被说动了，宏伟的计划就此开端。接受K企业的就业考试後，他成了那里的职员。

不用说，进去头一年，是与企业的重要事物不沾边的。可是三郎不急不躁，只管坚持不懈地努力。他勤勉地处理工作，把争取上司和同僚的信任作为起点。

在企业外面，三郎也洁身自好，循规蹈矩，避免引人注目。搞间谍工

作务必早早站稳脚跟。

普通的职员，到新环境里的第三年上就懈怠了，表现出嫌工作岗位乏味啦，怀疑自己的能力啦，或是一不顺心就一蹶不振的状态。三郎却做到了对工作热情不减。无论怎么说，他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周围谁都难以察觉，他竟扮演著可怕的角色。与其他人全不相同，他感到乐在其中。这样非但没有不满，工作著反而是享受，还得设法控制浮到脸上的微笑。

出现了这样的干材，K企业没有置之不理，他很快就被提拔为科长，向机密靠近了一步。可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安于职守，他深知如果这时暴露的话，将前功尽弃。

三郎对待工作越发尽职。一次，他检举了受贿对外泄密的下属职员，并立报将其解雇：要是容下这个人，自己费尽心机在长远计划下充当间谍潜伏的价值就失掉了。

这些功绩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从而使三郎备受信任。他深得人心，甚至董事也来为女儿提亲。要是推却，人家可能盘问理由产生疑窦。三郎便积极地应承下来。要掩护自己的真面目，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伪装了。干间谍非冷酷无情不可，凡是能利用的，就必须利用。何况董事的小姐相当美貌，性情也贤慧。

三郎在家里也是好丈夫。要彻头彻尾瞒过敌人，得从身边做起。妻子回娘家时，满口夸奖三郎，这带来的好处自是不言而喻。

三郎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步步升高，终于接近了K企业的中枢；功到自然成，他年纪轻轻，就具备了出席董事会议的资格。

三郎想，K企业的全貌大致能摸清了，及早告一段落，归纳一份报告回R企业去也行了。可是又一转念好容易熬到这一步，再坚持一段，说不定还能取得更大成果。三郎选择了後一条路。

功德圆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熬到了能知悉K企业一切机密的地位——当上了社长。

同业中，都称他是凭实干崭露头角的年轻经理。当然，他不仅能够知悉一切秘密，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管理。

“K企业的兴衰，都在我的操纵下，就如此巧妙地让他倒闭，我的使命便顺利结束了。”他心中嘀咕行动的方向。

“……可我干吗非要毁灭它呢？这是我多年含辛茹苦取得的成果，换取一星半点的报酬实在不值，就算回去当董事又怎么样，哪怕被指定做候补经理也得不偿失。”在他的心目里，冷酷无情的生存法则已经根深蒂固。

另一面，R企业是在欢欣鼓舞地静观待变，然而时光荏苒，仍见不到任何反映。私下去联络，答复只是冰冷的沉默。

R企业恼羞成怒，到处散布说，K企业的经理是我们的奸细。这本来不是虚构而是事实，但收效却事与愿违。

K企业的职员听到後，反而激发了敌忾之心，在新经理治理下奋发图强，激烈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了R企业的倒闭。

(全文完)

建议

作者：星新一

在一天夜里，在 S 过总统办公室出现了一个宇宙人。

当时，总统正在绞尽脑汁地考虑一个重要问题，突然感到背后好象有什么响动，于是便回过头去一看——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在他的背后站着—一个可怕的怪物，身体大小和一个小孩差不多，脑袋呈狭长的锐角三角形，浑身上下都闪烁着一种冷幽幽的蓝光。

“你是谁？”“我是从伊尔星球来的。”“哦，你是宇宙人？是不是我工作疲劳过度而产生的幻觉吧？”“您的怀疑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请伸手出来摸一下我的身体怎么样？”总统半信半疑地伸手摸了一下对方，只觉得稍微有一点儿温暖的感觉，并且异常光滑。

直到这时候，总统才相信了。

“看来你确实是真正的宇宙人。你是怎么进来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按照你们的说法，那就是空中飞碟了。我驾驶着这个飞碟越过茫茫太空，在这幢叫做总统府的大厦上降落了下来。由于飞碟上装有一种特殊设备，你们地球上的雷达之类的东西是无法发现我的，所以我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您的面前。至于到这儿来的目的么，那不用说，当然是为了友谊啦。”“是这样吗？我们当然赞成和其他星球的人建立友好关系了。可是，在地球上还有许多难以对付的问题没有解决呢……”总统的脸上突然现出了非常为难的表情。伊尔星人望着总统说道：“可以想象得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在着陆之前也作了仔细的观察。看来地球上好象存在着互相对立的情况。这一点即使石碓我们来说，也是很为难的。虽然我们在主观愿望上很想和你们增进友谊，但由于你们内部的意见尚未统一，所以很难取得成功呀。”“是呀，说来非常惭愧，请别笑话。我每天都在为这样那样的事情烦恼着呢。刚才认为你的出现是一种幻觉，就是由于疲劳过度的缘故。可是，看来这种不统一的局面还要延续相当长的时期呢。”“那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力量均衡的缘故。要是我国再强大一些，对立国再弱小一些的话就好了，可是……”总统颇为遗憾地说道。他在心里暗暗盘算着，宇宙人的来访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计划，千万不能错过，必须设法跟外星球结成友好联盟。

伊尔星人就像鼓励总统的这一想法似的，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呀。没有比这更使人失望的事情了。连我也不打算这样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地回去呀。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按照您所希望的去做。”“您打算怎么做呢？”“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我们伊尔星球上的科学技术比你们扫尾发达一些。我将竭尽全力地帮助您，设法扩大对立国和贵国在实力上的差距。”“比方说……”“现在我这儿就有一张绝对防御装置设计图纸，其形状类似与高耸入云的天线。只要把这个装置竖立起来，任何物体都无法通过其周围的空间。”“果真如此吗？”“就是说，在高空设置了一道肉眼看不见的、坚不可摧的屏障。怎么样，把这种先进的绝对防御装置布置在国境线上如何？无论是喷气式飞机还是导弹，都无法侵入贵国。”总统一听伊尔星人的解释，正中下怀，高兴得频频点头，眉开眼笑地说道：“啊，这可太好了。这样一来，在国际谈判中，无论对哪一个国家都可以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了。”“正是那样啊。诺，这是全套的设计图纸。请早日投入大量生产，以便尽快地交付使用。据说你们地球上有一种叫做间谍的人，消息极为灵通，如果您犹豫不决的话，这个秘密不是马上就要被敌国探听去

了吗？并且我也不能老是慢悠悠地在这儿等着呀。”“明白了。”“此外，关于我来到地球的事，也请暂时代为保密。如果人们知道有外星人介入的话，也许会引起一场空前的大混乱的。”“明白了。”总统立刻就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展开了紧急部长会议。会上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这是一件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情，并且，这样一来还可以同外星球结成友好邻邦，这也是对全人类大有好处的。

按照图纸将这种绝对防御装置试制出来以后，立刻就进行了演习。果然固若金汤，用任何先进的武器都无法突破这一防线。于是总统下令，立即投入大量生产。

接下来，就在充满自信的基础上开始了强硬的外交活动。可是，其他国家却不买帐，对这种蛮不讲理的霸道行径纷纷表示抗议。并且对立国也毫不示弱地提出了警告：狂妄自大、飞扬跋扈是决没有好下场的。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不仅没有达成协议，反而矛盾更加尖锐了。最后终于从外交上的唇枪舌剑发展到了国境线上的真刀真枪——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了。

可是，正当这位总统得意洋洋地做着独霸世界的美梦时，突然从前线传来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报告。

“不得了啦！敌方的导弹越过国境线飞了进来，大批的战略目标被摧毁，我方损失惨重！”总统顿时大吃一惊，脸色变得苍白，慌忙下令进行回击。接着，总统便转身向站在一边的伊尔星人问道：“喂，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地方搞错了么？”伊尔星人似乎也显得大失所望的样子。

“我没料到事情居然会是这样的。我原以为这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这实在是太遗憾了，真可惜。着一下可全盘皆输了。对不起，再见……”“喂，喂，你这么不负责任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这可恶的家伙点燃了战火却……”可是伊尔星人却把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的总统抛在一边，径自乘上飞碟离开了地球。过了不久，这个伊尔星人便与等候在太空中某个地方的另外一只飞碟会合在一起，他们互相交谈了起来。

“真倒霉，输掉了！我对那种绝对防御装置过于自信了。”“我们这一方也在加紧研究新式武器呀。我们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地研制出了一种可以突破任何防线的导弹，并且让那些头脑发昏的家伙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威力巨大的导弹。”“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方是战败了。按照事先签订好的条约，只好答应你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了。”“我们是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人，虽然发明了许多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但是却巧妙地把战争转嫁到外星球的居民们的头上，叫那些家伙去使用这些武器。我们只要袖手旁观，以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胜败来决定我们赌场上的输赢。这可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因此，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伊尔星球上连一次战争也没有发生过。并且今后也能够保持永久的和平。”

（全文完）

马戏团的秘密

作者：星新一

一段时期，某马戏团红得不得了，每种动物都会表演一套精彩的节目，使得每天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

一个寂静的夜晚，满座的观众早已离去。马戏团的团长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去好好地睡上一觉。

就在这时，有人来拜访了。因为素不相识，团长问道：“您是谁啊？”
“我是刚才看马戏表演的人。演得实在好极了，像兔子爬树什么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是妙极了！”听了他这番恭维话，团长倒颇有点飘飘然了，连本想说：“我累了，请您快点回去吧！”之类的话，也给忘了。

“是啊。如果大家感到有趣的话，那真是没有比这再叫人高兴的了！”“人人都很喜欢呢，那只看上去很凶猛的老虎，竟然像猫似的驯顺极了。虽然我还不知道您是用的是什么办法，可您能把它们训练到这种程度，那就该称得上是伟大的天才罗！”由于被过分的称赞，团长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他兴致大发，喋喋不休地讲起训练方法：“训练动物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在制作训练装置上却煞费了苦心。花了好多岁月，也曾几度失败。”说着，团长那出只手电筒样的东西，上面装有一个标度盘以及一些形状复杂的线圈。那人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个玩意儿，一边问道：“这，这是什么？”“简单说来，这是一种用电波给动物施催眠术的装置。您看到了吧，在标度盘上画有许多动物。”“也有猫呢！”“把刻度对准有猫的地方，然后朝着老虎一按电钮，于是老虎受到催眠，会信以为自己是一只猫。”“有道路。原来驯服动物是这么一回事！在马戏团里面，还有会洗衣服的狮子呢。”“是的。您也许还看到会打铃的牛、会跳越高台的猪吧！那都是靠这个装置起作用的结果。另外，要想使动物恢复原状时，只要对上零的刻度，按一下电钮就醒了。”团长得意洋洋地解释了一番。那人听着听着，不由得探出身子，两眼放出光芒：“这么说来，只要有了这种装置，谁都能马上半起马戏团罗。请务必把这个装置让给我！”“不行，这是我好不容易制作出来的东西。这个玩意儿，随便人家出多少钱，我也不能让出去。”团长一口回绝，可那人仍不死心：“我真是想要的不得了，假如你真的不想让的话……”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想要扑过来。可谁知团长早已按下了训练装置按钮。接着，团长一边收拾起装置，一边自言自语道：“哎呀呀，这个粗野无礼的家伙，我要惩罚他一下，让他也像这个样子在马戏团里干上一阵子。”第二天，马戏团里又增加了个颇受欢迎的演员，那可不是动物，而是一个善于模仿黑猩猩的丑角。他学得可真像，简直同真的黑猩猩毫无两样。

“嘿，怎么会学得那么像呢？”观众交头接耳，颇觉不可思议，但又极其高兴地拍手鼓掌。

(全文完)

猫

作者：星新一

S先生独个儿住在郊外的一片树林的深处。不，说得准确点，是和一只猫住在一起。

那是一只昂贵、毛色齐整、好看的猫，主任十分喜爱，简直当作自己

的宝贝一样。他买了好多有关养猫的书藉，反复研读，最后几乎本本都背得滚瓜烂熟。

他研究猫所爱吃的事物，每天都做给它吃。并且，每当猫的身体稍有欠佳，他便会急急忙忙地去请医生。

大多的人，一到晚上，总爱看看电视，可S先生倒宁可欢喜去抚摩几下猫背。

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屋外响起了一种陌生的声音，接着，又响起了敲门声。

S先生停止同猫玩耍，打开门，朝外张望，不禁纳闷住了：敲门的竟不是一只手，而是一条淡茶色的细长的东西。它既象鳄鱼的尾巴，又象章鱼脚。

“究竟是谁在捣鬼？”S先生说着，凑着暗淡的光线细细一看。这下子，他可吓晕过去了。

原来那条淡长茶色的细长的东西，并不是工具、玩具之类的，而是身体的一个部分。

大小虽同人差不多，可形状全然不同。这种生物从前面看像个扑克牌中的梅花，从旁边看又像黑桃；从上看近似红心；悬起一只脚，留下的脚印也许是方块形状。

它有一条淡茶色的长臂从头顶边上伸展着。这种生物地球上是不可能有的，一定是从遥远的纸牌星来的。

纸牌星人钻进大门，来到室内。猫无聊地伸展身子躺在地上，只是“喵喵、喵喵”地叫着。

听到这声音，纸牌星人发话了：“我能以精神感应的方式同任何星球上的任何生物进行交谈，那是在学校学到手的。现在就用它来谈谈吧！”猫同志了叫，也以精神感应方式回答道：“哎哟，语言沟通了呢，真方便！可我从未见到过您，有什么事吗？”“说实在的，我是纸牌星来的调查人员。我到处巡视茫茫星际，专做区别和平与非和平星球的记录工作。”“那么说，您顺便也上这儿来罗？”“是的。不过，我可佩服您了。大多星球上的居民一看见我这般模样，就会惊恐万分地乱叫乱逃。可是，您却颇为镇定自若呢。”

“如果个个都胆惊受怕的话，那统治者的位子就保不住啦！”“那倒是。您是统治这个星球的种族吗？我原先还以为倒在这儿的两条腿生物也许是统治者呢！真是对不起。那么。这两条腿的生物是……”纸牌星人用淡茶色的臂尖指着失了神儿的S先生。猫小着声儿地答道：“这两条腿的自称是人，是我们的奴隶，得专门好好地给我干活。”“您能说详细点吗？”“哟，全部说来可太麻烦了。比如，这所房子，是人制作的。还有，他饲养了一种叫牛的动物，每天挤奶给我送来。”“这不是一种相当聪明的生物吗？可是，不久他们也许会对自己的努力地位感到不满，而想到要背叛。这不要紧吧？”“不用担心，他们哪有这么聪明。”纸牌星人钦佩地听着，掏出奇形怪状的装置，说：“实在很抱歉，能让我使用一下说谎拆破仪吗？我想正确地做个调查。”“请便吧！”猫似乎很不乐意地答道。纸牌星人把一件机械搁在猫的头，提了几个问题。

接着就开始合适起踏所说的是否真实。并且，特别留神调查它是否具有一颗善良的心。

“真令人吃惊，像这样和平的种族所统治的星球，我还从未见过。我祝

愿你们能永远继续统治下去！”“那当然罗！”纸牌星人个别了猫，移动起笨拙的身子，从门口出去了。然后，它进入停候在林中的小型宇宙飞船，消失在夜空。

过了不久，S先生神志清醒过来，提心吊胆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便对猫说道：“你看到什么了吗？我觉得好象有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猫像往常一样，“喵喵”地叫着。

S先生点着脑袋，说：“没看见过吧！那当然，不大可能有那种淡茶色、梅花形的生物。肯定是我自己的错觉。喂，你说是不是？”S先生又开始抚摩起猫背，猫若无事一般，只是“喵喵”地叫着。

(全文完)

奇妙的花朵

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S博士对植物学很有研究，他的家住在空气新鲜的郊外。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的朋友R先生前来登门拜访。

R先生彬彬有礼地问候道：“早上好。身体还健康吧？”S博士赶紧泡茶让坐，热情地招呼道：“哦，原来是R先生，久违了。还是去年夏天到这儿来过一次，后来就一直没来过呢。今天大清早远道而来，想必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吧。”“老实说，有一件事情想问一问你。因为这儿地处郊外，一到夏天，苍蝇、蚊子肯定很多吧。”“那当然啦。可是，那又怎样呢？”“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夏天到你这儿来拜访的时候，根本就没碰到过什么令人讨厌的小虫子。回去以后我反复思考，也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我又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便跑到这儿来追根寻源了。”“啊，你是说这件事情吧？喏，全靠那个。”S博士爽快地答道。他微笑着伸出手来指了指房间的一个角落。在一个水泥做的圆台上放着一个花盆，里面种满了大朵大朵的鲜花。墨绿色的叶子，桔黄色的花朵正在开放着。R先生看着花盆里的花点了点头。

“果然名不虚传。这就是那种会捕捉虫子的花朵吧，以前也听说过有这种事情，今天可是第一次开了眼界。那么，你是从什么地方采集到这种花朵的呢？”“在野外是找不到的。这是辛勤劳动的果实。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研究，不断地进行品种改良，最后终于得到了成功。

“这花儿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呢。”“是的。这种香味对人类没有任何害处，但是却能卓有成效地把各种害虫引诱过来。苍蝇失去了对各种食物的兴趣，只顾拼命地向这种花飞来。跳蚤和蚊子也不再吸人的血了，只知道寻找这种花儿。这就是说，凡是令人讨厌的害虫全都集中到这儿来了。并且，在这种植物的叶子表面有一种粘性极强的粘液，无论是什么虫子，一旦落在叶面上就休想逃走，片刻之后就被消化得一干二净了。”“是不留任何痕迹地彻底消灭干净吗？哈，这种植物太妙了。当然，这得归功于你的渊博知识和高超的技术。真是了不起的发明呀。”R先生对S博士佩服得五体投地。

“承蒙过奖，实在是不敢当。”“不必过分谦虚。这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呀。从今以后，人们再也不会受那些可恶的小虫子们的折磨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奇妙的花儿了。连施肥也用不着，当然，更重要的是消灭了害虫。而且看上去也显得美观大方，相当漂亮。怎么样，能不能让我带几棵回去种种？”

“培育到这种程度不知要花多少年呢，真有点儿舍不得。如果是别人来讨的话，我无论如何也是不肯给的。可是，咱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喏，一共还剩下三棵，你全拿去吧。”“这是真的吧？那可太感谢了。”R先生不禁喜出望外，再三道谢。他走到屋角里，打算把那个花盆抱起来拿回去。可是S博士却把他叫回来，对他说道：“喂，请把下面那个水泥圆台也一块儿拿回去吧。”“哦，那种圆台我家里也有。难道这个水泥圆台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正是如此。在这个圆台里装着一套培养子子的专用设备。”“那种东西要来干什么呀……”“在夏天的时候，这套设备是用不着的。可是，只要一到冬天，这种花儿就会因为没有食物可吃而枯萎致死。所以，在气候寒冷的时候，必须借助于这套设备来生产大量的蚊子，以便维持这种花儿的生命。喏，培育子子的方法在这儿清清楚楚地写着呢。”R先生从S博士手里拿过了说明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心里乐滋滋的，他向S博士表示谢意后，就离开了博士家。

奇妙的喇叭声

作者：星新一

一天傍晚，有位客人来到了F博士家。他开口就说：“最近，您上哪儿去了？”博士回答道：“上内地去探险啦！一路上，翻越了许多山林，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你们的旅行队规模一定很大吧？”“不，不！就我跟向导两个人。”听博士这么一讲，客人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这不可能，在途中，遇到可怕的动物怎么办？”“沿途倒是遇到过许多野兽，不过，把它们赶走不就行了吗？”“要赶走野兽，也得好多枪支弹药，光搬运这些东西，两个人也对付不了呀！”“不，我没用什么枪。”接着，F博士站起身来，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个细长的东西给他看。

“我只带了这个，我自己发明的喇叭。”客人仔细瞧了瞧，倒是个喇叭。不过，它比一般的喇叭要复杂得多。它的顶头上装有小型的电灯，侧面还有许多类似电气零件的东西。

“这个玩意儿能起什么作用？”客人不理解地问。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我读过一个唤鸟笛儿的故事，得到很大启发，于是就制作了个与其相反的东西。我把它叫作驱物笛儿。它对一切动物有效。装在这儿的透镜能辨别对方，并且会自动发出使对方感到最恐惧的声音。也就是说，把这个喇叭朝对方一吹，对方就会立刻逃走。另外，点上电灯，即使在夜间也能使用。”“听你这么讲，它真可以不用杀伤动物就能使人平安无事罗！不过，我倒要看看它的效果如何？”这时，正好一只猫在庭前姗姗而行。不是朝它吹了一下喇叭。喇叭里发出了一种似狗狂吠的声音。那只猫赶紧逃走了。

博士哈哈笑着说：“你看，不是很灵吗？如果把喇叭对着老鼠吹，就会

发出猫叫声，对着小鸟吹，就会发出鹰翼声。”“真奇妙，这样看来，您这次旅行一定平安无事罗。”“是啊。不过，在旅行回来只好，倒受了点惊吓。那天夜里，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声响弄醒了，睁开眼睛一桥，啊呀！有个小偷近来了。当时，叫又危险，打电话又挨不着，我真急死了。近来的社会真是比原始森林还要令人可怕。”“那后来呢？”“我灵机一动，朝着小偷吹了一下喇叭，他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喇叭里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巡逻车的警笛声。”客人赞叹不已：“嘿，它的用处还真大呀！你能否朝我吹一下，我觉得不会惊恐。”“不能那样乱用啊。”博士摇了摇头，把喇叭收拾起来，朝隔壁房间走去。客人正在等博士出来。忽然，他听到了时钟鸣十点的声音。他站起身对着隔壁喊道：“哎呀，已经十点了！就像我的表出毛病啦。那么，就向您告辞了！”说完就出门走了。

F 博士目送客人远去，笑着自言自语道：“看来他倒是没察觉出那钟声是从喇叭里发出的……”

(全文完)

生存维持部

作者：星新一

我从科长那里拿到几张卡片，便和同事上了车。我工作的地点——生存维持部渐渐落在车后。在晴朗的天空下，我进行着愉快的汽车旅行。

沿途，从有的人家里传出悦耳的钢琴声；有的人正挥笔作画……真是一片太平景象，之所以有这种和平的生活，完全归功于政府的方针。

我们去执行任务。先来到的署名在第一张卡片上的人家。从卡片署名来看，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他看到我们立刻吓的脸色苍白，但是却没有反抗的表示。我们是按照生存维持计算机公正选择的顺序，到处去杀人的死神。为了维持没有生存竞争恐怖的这个安居乐业的社会，每个人必须平等的维护生的权利和死的义务。

将这个年轻的母亲处决之后，我们又坐进汽车，同事问我：“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我看来一下卡片，又把光子手枪交给他，说：“下一个该轮到我了……”

(全文完)

失败的发明

作者：星新一

S 先生近来老是无精打采，他不太想干活，每天只要一有空，就钻进自己的房间，埋头与一大堆设计图纸啦、计算用纸啦以及各种机械零件之类的东西。

一天，有位朋友来访，说道：“你还是在—个劲儿地摆弄机械呀？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停手？我认为你还是去干点正经活儿的好！”“不，已经快好

了！哈哈，总算完成了！”S先生说罢，得意洋洋地用手指着身边的一个装置。哪个装置大小如同背包，上面露出几根天线和一只开关。朋友一边注视着，一边问道：“那好啊，可是这个装置能起什么作用呢？”“现在，就请您看看！”S先生打开屋角处的电视机，里面正转播一场棒球比赛。接着S先生把刚做好的装置搬到电视机旁边，按下了装置上的开关，就回到身边。此刻只见那位朋友惊奇地瞪圆了眼睛：“这可奇怪了，电视的声音突然听不见了，整个屏幕上也是空空如也，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装置的作用。也就是，在距这装置2米范围内，一切声音都会消失，这可以说是它在起着一种隔音壁的作用，即可把周围的声音给封闭起来。”S先生说着，顺手那起一只身旁的玻璃瓶朝装置附近仍去，瓶碰在床板上碎裂了，可是却一点儿也没发出声音。然而，他再把一只瓶子朝远离装置的地方仍去时，就听到一声“咯当”的破碎声。那位朋友对次不由得大为钦佩起来：“虽然还不知道它的构造如何，可这倒称得上是一件奇妙的发明。不过它有些什么用处呢？”“用处当然有，你瞧着吧，要不了多久，我就要发大财啦！”“你要卖给谁？”“那还是个秘密！”S先生不把该装置的用途告诉人家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想用它来干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一天晚上，夜深人静。S先生一个人背上装置出门了。他悄悄地进入了一幢早已看好的大楼。虽说是悄悄进入，可他还是采用打碎窗玻璃的办法爬进去的，不过，由于装置的作用，声音倒一点也没发出。

接着，他着手打开大保险柜。可是他既无钥匙，又不知道拨号盘的号码，于是他就只好用穿孔机来打孔破门了。这种动作极其粗野，可他一点也不用担心会发出声音来。

不久，保险柜被打开了，S先生把里面的巨款塞满了事先准备好的皮包里，然而就在他不慌不忙地从窗户爬到外面时，警察轻而易举地一把抓住了他。

S先生大失所望地关闭了装置，嘟囔道：“怎么回事？这个装置不是挺灵的吗？可怎么会失败呢？”那个警察也颇为迷惑地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所大楼只要玻璃一碎，就会自动鸣起警铃，那里的管理人员马上就打来电话。于是我们开着响着警铃的巡逻车赶来了。说来好笑，像你这样的小偷我们倒是第一次遇到：尽管外面警铃声大作，可你竟连逃也不逃就让我们抓住了。”

(全文完)

试制品

作者：星新一

M博士的研究所座落在一片宁静的树林子里。他只是独个儿住在哪儿，因为离城镇很远，所以很少有人光顾。可是，有一天却来了个面目可憎的家伙。

“谁呀？”博士刚一发问，那个家伙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他说：“强盗。乖乖地把钱交出来。”“说哪儿的话，我是个普通的穷科学家。不过，我总算完成了一项长期的研究工作，也许不久手头会可观些吧，可是现在实在

没什么钱的约。”虽然博士这样回答，可那个强盗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

“那么，就把你研究的试制品叫出来！也许我拿了它随便到哪个公司去，还会卖个好价钱呢！”“不行，我不能给！要知道冒取人家的研究超过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啊！”“看来，只好我自个动手了。”强盗为了不让博士逃走，不容分说揪住他的手，在研究所里乱翻一通，可是连个试制品样的东西，都没找到。

最后，强盗瞧见一间小小的地下室，礼貌空空荡荡的，只放着些桌子和椅子。强盗对博士说：“你真的不想交出来的话，那我是不会白白放过你的！”“你打算开枪吗？”“不，即使杀了你，东西也到不了手。我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来吧，进这个地下室！”“你究竟要把我怎么样？”“我要把你关在这个地下室礼貌，而我在门口监视着。这样要不了几天，你就会饥肠辘辘，叫苦不迭。直到你想交出发明的东西了，我就放你出来。”“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不过，你就是再厉害，我也决不会交出！”博士斩钉截铁地解决交出试制品，终于被强盗塞进了地下室。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强盗在门口外面叫道：“想必你肚子饿了吧！不要再死心眼了，怎么样？我这儿有食物，眼下你够你填填肚子的！”“不，我决不向你屈服！”“不要再故意逞能啦！”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老样子。外面一喊，博士就在礼貌精神十足地答话，时常还可以听到他悠悠然的唱歌声。

一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博士还未认输。这时，强盗反而支撑不住了，不仅身边的事物快没了，而且对在门外监视渐渐感到没趣；更何况，礼貌的那个博士什么也不吃竟然还精神十足。想带这儿，那个强盗不觉有点害怕起来。

“好了，我已经死心了。看来老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守下去真是太无聊了，我走啦！”强盗垂头丧气地回去了，M博士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嘟哝道：“哎呀，总算平安无事了。看来那强盗没发现试制品就在地下室里，我所完成的研究就是制作这些能吃的桌椅呀！还多亏了那个家伙，倒让我自己来试尝了这些东西。看来营养价值还不错，就是味道还要搞得再好一点。将来宇宙飞船啦、行星基地啦，说不定都会用上我这种奇特的桌椅呢！而且在万不得已的场合，它一定还会派大用处啦！”

（全文完）

喂——出来！

作者：星新一

一场台风过后，晴空万里。

在离城市不远的近郊，有一个村庄遭到了台风的破坏。不过，损失还不太严重，仅仅是村外山脚下那座小小的庙被台风连根端跑了，并没有伤什么人。

第二天早晨，村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便纷纷议论起来。

“那座庙是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呀？”“谁知道呀，正是年代很久了。”“必须赶快重新建造一座新的庙。”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他说着的时候，有几

个人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

“不得了，闯大祸啦！”“什么事？就在附近吗？”“不，还要过去一点，就在那边。”这时候，有一个人忽然失色惊叫起来：“喂，快来看呀。这个洞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大家跑过去一看，地面上果真有一个洞，直径大约在一米左右。人们探着头向里面瞧了瞧，可是洞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然而，人们却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这个洞似乎是一直通向地球中心的。

有一个人怀疑他说：“该不是狐狸洞吧？”一个年轻人对着洞里使劲地大叫了一声。

“喂——出来！”可是，并没有任何回声从洞底下传上来。于是，他就在附近捡了一块小石头准备要扔进洞里去。

一位胆小怕事的老年人颤巍巍地摆着双手，要想劝阻年轻人别这么干。

“这可千万不能扔下去呀，说不定会受到什么可怕的惩罚的。”但是，年轻人早就抢先一步，把石头扔进了洞里。然而，洞底下仍然没有任何回声传上来。

村里人砍来了许多树枝，用绳子一道一道地缠绕着做成了栅栏，把这个洞围了起来。然后，他们就暂时先回到村庄里去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还是在这个洞上面按照原来的样子建造一座庙吧。”大家七嘴八舌地商量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消息灵通的报社记者们很快就打听到了这件事，争先恐后地开着小汽车赶来了。不一会儿，科学家和学者也都闻风而来了。并且，每个人都显示出一副极其渊博、无所不知的神色，镇定自若地朝洞里张望着。随后，陆陆续续地又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有的人反反复复地打量着这个洞，眼睛里露出贪婪的目光，心里不住地盘算着：是否可以从这中牟取什么利润，要不要趁早出高价买下这个洞的专利权？派出所的警察们寸步不离地守卫在洞口周围，以防有人不慎跌落下去。

一位新闻记者拿来一根很长的细绳子，把只秤砣缚在一端，小心翼翼地往下放，渐渐地，绳子一尺一尺地放了下去。可是，等到绳子全部放完之后却拉不上来了。他叫了两三个人过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地使劲一拉，绳子居然在洞里的什么地方断掉了。一位手里拿着照相机的记者见到了这番情形，一声不响地解掉了扎在自己腰里的那条结实的粗绳子。

有一位学者叫人从研究所里搬来了一台大功率的扩音机，准备对洞底传上来的回声作频率分析。可是，他把扩音机摆弄了好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试过了，却连半点回声也没听到。这位学者感到挺纳闷。他苦苦地思索着，这究竟是什么道理。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决不能就此作罢，遭人耻笑。他把扩音机紧靠住洞口，把音量开到最大限度，震耳欲聋的声音源源不断地从扩音机里传了出来，经久不息。如果是在地面上的话，数十公里以外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可是，这个洞却来者不拒，把所有的声音都一古脑儿地吞了下去。

学者不禁心里有些发虚了，他装着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样子关掉了扩音机，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赶快把它填掉！”虽说事情还没弄清楚，但还是赶快处理掉为妙，免得堂堂学者当众出丑。

难道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都觉得有点儿可惜。但也没有办法，看来只好扫兴而归了。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满头大汗地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大声地提议道：“请把这个洞让给我吧。我来给你们填。”他

就是起先打算出高价买下这个洞的专利权的那个投机商人。

可是，这个村庄里的村长却不同意。

“你愿意给我们填掉这个洞固然是件好事情，可是这个洞却不能给你。因为我们必须在这上面建造一座庙。”“请放心，我马上就给你们建造一座更加出色的庙，并且还附带一个广场，怎么样？”村长还没来得及回答，村民们就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是真的吗？要是造在离我们村庄更近一点的地方就好了。”“一个洞有什么稀奇的，现在就送给你吧。”于是，这笔买卖就拍板成交了。当然，村长也只好对此表示同意了。

这位收买专利权的商人按照合同实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村庄更近的地方，一座小小的庙建造起来了，并且还附带建造了一个广场。

在这一年的秋收季节，这位专利权所有者创办了一家新奇的“填洞公司”。在这个洞的附近造起了一所小房子，门上挂着一块小小的招牌。

接着，这位专利权所有者就叫他的伙伴们在城里到处奔走，用各种方法进行宣传。

“本公司有一个绝妙的深不可测的洞。据学者们估计，其深度至少在五千米以上。这是容纳原子能反应堆的核废料等危险物品的最好的场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久，政府有关部门发给了营业许可证。许多原子能发电公司都争先恐后地前来签订合同。刚开始时，村里人都有点担心，生怕会出什么事情。可是，“填洞公司”派人对他们进行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保险的洞，即使过上几千年也绝不会对地面上产生什么危害。此外，村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呢。大家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也就放心了。并且，从城里通到这个村庄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也很快地建成通车了。

卡车在公路上奔驰着，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许多铅做的大箱子。箱盖在这个洞的上方自动地打开，原子能反应堆的废料就倾泻到这个洞里。

外交部和国防部把那些用不着的机密文件连同保险柜一块儿扔了进去。随车前来执行监督任务的政府官员们，很轻松地谈论着打高尔夫球的事情，而那些职位较低的工作人员，则一边扔着各种文件，一边谈论着弹球房的事情。

看上去，这个洞似乎永远也填不满似的。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并且，也许越往深处洞的直径越大吧。“填洞公司”的经营规模一点一点地扩大了起来。

在大学里做传染病实验的那些动物的尸体被运来，并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无人认领的流浪者的尸体。有关方面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铺设大量的管道，以便把城市里的废物和污水全都排放到这个洞里去。这个办法要比向海洋排污高明多了。

这个洞使得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们感到了极大的欣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只顾拼命地扩大生产规模，从而给城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害。可是，要想治理这些公害却相当困难，无论是谁都感到很棘手。并且，人们都只愿意在生产性企业或商业公司工作，谁也不愿意天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打交道。然而，现在人们都认为，这个社会问题将由这个洞来逐步地加以妥善解决。

订了婚的姑娘们都把从前的那些日记本丢进了这个洞里。还有的人把从前同恋人一起拍的照片扔进了洞里，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的恋爱。

警察把那些伪造得极其巧妙的假钞票没收来以后，也统统交给这个洞

处理，从此便可万无一失了。而犯罪分子们则把各种犯罪证据都悄悄地扔进了洞里，以为这样就能逍遥法外了。

不管是扔进去什么东西，这个慷慨大方的洞全部一视同仁，照收不误。这个洞任劳任怨地给整个城市洗刷着各种肮脏的东西。渐渐地，海洋和天空又变成了美丽的蔚蓝色，远远地看上去就像是透明的玻璃一样。

在这瓦蓝瓦蓝的天空下面，新建造的高楼大厦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接连不断地竖了起来。

有一天，一位工人爬在一幢正在施工的大楼顶上工作，他铆完了一颗铆钉之后，便放下工具稍微休息一会儿。忽然，他听到头顶上传来了奇怪的叫声。

“喂——出来！”然而，他抬起头来朝天上看了看，却什么也没有，晴空万里，清澈如洗。他以为是刚才干得有点头晕了，产生了什么错觉。接着，正在他恢复到刚才的姿势，要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从刚才发出声音的那个方向飞过来一块石头，在他面前一掠而过，往地面上掉了下去。

可是，他只顾眯着眼睛得意洋洋地眺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啊，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好啦！

当然，那块微不足道的小石头根本就没引起他的丝毫注意。
(

宣传的时代

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 译

早晨，N先生出门去上班。他的住房在一幢公寓的第三十五层楼上。他乘着电梯往下降。电梯在第三十层楼处停了一下，走进来一个小男孩。N先生看这孩子有些面熟，于是便招呼道：“小朋友，上学去吗？”“嗯，上学去。”“真是个好孩子，好好用功学习吧。”N先生爱怜地抚摩着孩子的头。突然间，这个孩子热情洋溢地唱起了歌来：“请吃拉夫拉，请吃拉夫拉。”拉夫拉是一家食品公司的商标名称。就是说，这孩子唱的是广告歌曲。过了一会儿，这孩子像是清醒过来似的，不好意思地抬起头向N先生微微地笑了笑。

在第十五层楼处，电梯里又走进来一们中年妇女。

“派力亨糖果可真是美味可口，独具风味啊！”她用颇为赞赏的口吻高兴地说着，随后又像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向N先生打着招呼道：“今天天气不错呀。”电梯下降到一层楼，大家都蜂涌似走了出去。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前被认为是难以办到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最近，心理学和大脑生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些专家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只要利用药物并稍加训练，就能对条件反射加以控制。那么，什么是条件反射呢？例如，每逢喂狗的时候便伴以铃声，经过长期训练以后，即使不给食物而仅仅是铃声也能使狗的嘴里分泌出大量的唾液来。这种现象就称作条件反射。而最近所发明的这种新技术就是将这种条件反射应用于人类，并使之固定化。

事情很清楚，刚才那个小孩只要一被人抚摩头部，立刻就会不由自主

地唱起商业广告歌曲来；而那位中年妇女则只要一感受到电梯的落下感，就会不知不觉地从嘴里发出自言自语的赞叹声来。当然，不用说，他们每个月分别可以从各家广告主企业那儿得到一笔报酬。

在这个宣传的时代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条或者数条反射性神经租借给了受各家企业委托的广告公司。蕴藏在人体内部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并且，人类本身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潜力的才能也是不可估量的。

N先生乘上了上下班专用的地铁。现在正是上班的高峰时刻，车厢里挤满了乘客。

“弗洛里那化妆品精美高雅，举世无又！”一位年轻的姑娘用优美动听的声音自言自语地说着。这是因为有谁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于是便产生了条件反射，脱口而出地发起了牢骚，以示不满。她反复地说着这句话，并且感情极为丰富，简直就像某个话剧演员在背诵台词似的。“想必这位姑娘从广告公司得到的报酬一定相当可观吧。因为广告公司在租借每个人的反射性神经时，是根据其工作效率的高低而支付租金的。”N先生暗暗地猜想着。

“也许那位姑娘打算以此作为结婚费用吧。”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是每个人的自由，并且以此来增加收入也是无可非议的。当然，决不允许使用危险的媒体来产生条件反射。无论多么需要金钱，也不会有这种傻瓜的——当自己的手被门夹住时，先故作镇静地唱上一段广告歌曲，然后再龇牙咧嘴地喊着痛高声呼救。

在车厢里有位中年男子，可能是昨天夜里没睡好吧，他张开嘴巴打了个哈欠。于是，随后便无精打采地说道：“啊，强化朵蜜恩是最好的恢复疲劳的滋补药……”在对面的一个年轻人打了个喷嚏之后，便自言自语地说道：“鲁基牌药片对于伤风感冒疗效最佳。”至于这个年轻人是否立刻就服用鲁基牌感冒片却很难说。要知道，即使收音机里播送的广告节目在为某家企业生产的收音机作宣传，但这台收音机却未必就是该公司的产品。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哎哟，久违啦！”从N先生身后传来了惊喜的喊声，他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当年学生时代的一位老朋友。于是两个人便亲切地握着手。N先生说道：“最高级的咖啡要数戈拉克西牌的了。你有兴趣去喝上一杯么？”“好哇。很久没见面了，待会儿到附近找家茶馆喝上一杯吧。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咖啡迷的呀？”“你是说这件事情吧。是这样的，在一个星期以前，我把在握手时产生的条件反射出租给了一家咖啡公司。不过，要是说到喝茶的话，我还是喜欢喝掺有柠檬汁的红茶。”N先生和朋友下了地铁之后，便在一家茶馆里闲聊了一会儿。那位朋友抽完一支香烟，在随手把烟蒂摀灭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爱恩捷尔旅行社将为每一位游客安排最合适的旅游日程。”原来他把这一动作的条件反射租给了旅行社。

由于在上班途中遇上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所以N先生到达公司大楼时稍微迟了一点。

电梯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了。一位年轻的电梯女服务员向N先生嫣然一笑。这位姑娘长得很美，N先生上下打量着她。

“真漂亮啊！”N先生挨近她身旁悄悄地说道。趁着这儿没有别的乘客的好机会，N先生轻轻地和她接了个吻。她也并不表示拒绝，只是微微地闭着眼睛，似乎沉浸在某种幸福之中。接着，她便开口说道：“卡贝拉果子露的味道就像接吻一样甜蜜。”所谓卡贝拉原来是最近十分畅销的一种饮料的名

字。

“你居然把接吻时的条件反射也出租给广告公司了吗？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啊！”N先生说着，便在自己办公室所在的那一层楼下了电梯。其实他内心并不对此感到惊讶。这种新技术刚开发出来时大家都感到有点异样，挺不自然的，然而一旦普及之后便不足为奇了。虽然N先生从早上起就听到了各种商品的名称，但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在大脑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蕴藏在人体内部的接受宣传的可能性固然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蕴藏在人体内部的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却似乎更为巨大。

雪夜

作者：〔日〕星新一

海明珠译

雪花象无数白色的小精灵，悠悠然从夜空中飞落到地球的脊背上。整个大地很快铺上了一条银色的地毯。

在远离热闹街道的一幢旧房子里，冬夜的静谧和淡淡的温馨笼罩着这一片小小的空间。

火盆中燃烧的木炭偶尔发出的响动，更增浓了这种气氛。

“啊！外面下雪了。”坐在火盆边烤火的房间主人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

“是啊，难怪这么静呢！”老伴儿靠他身边坐着，将一双干枯的手伸到火盆上。

“这样安静的夜晚，我们的儿子一定能多学一些东西。”房主人说着，向楼上望了一眼。

“孩子大概累了，我上楼给他送杯热茶去。整天闷在屋里学习，我真担心他把身体搞坏了。”“算了，算了，别去打搅他了。他要是累了，或想喝点什么，自己会下楼来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父母的过分关心，往往容易使孩子头脑负担过重，反而不好。”“也许你说得对。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毕业考试不是件轻松事。我真盼望孩子能顺利地通过这一关。”老伴儿含糊不清地嘟哝着，往火盆里加了几块木炭。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寂静的氛围。

两人同时抬起头来，相互望着。

“有人来。”房主人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随着开门声，一股寒风带着雪花挤了进来。

“谁啊？”“别问是谁。老实点，不许出声！”门外一个陌生中年男子手里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

“你要干什么？”“少罗嗦，快老老实实地进去！不然……”陌生人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房主人只好转身向屋子里走去。

老伴儿迎了上来：“谁呀？是找我儿子……”她周身一颤，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对不起，我是来取钱的。如果识相的话，我也不难为你们。”陌生人手

中的匕首在炭火的映照下，更加寒光闪闪。

“啊，啊，我和老伴儿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中用了。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拿吧。但请您千万不要到楼上去。”房主人哆哆嗦嗦地说。

“噢？楼上是不是有更贵重的东西？”陌生人眼睛顿时一亮，露出一股贪婪的神色。

“不，不，是我儿子在上面学习呢。”房主人慌忙解释。

“如此说来，我更得小心点。动手之前，必须先把他捆起来。”“别，别这样。恳求您别伤害我们的儿子。”“滚开！”陌生人三步两步蹿上楼梯。陈旧的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呆呆地站在那里。

突然，喀嚓一声，随着一声惨叫，一个沉重的物体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房主人从呆愣中醒了过来，慌忙对老伴儿说：“一定是我们的儿子把这家伙打倒的。快给警察挂电话……”很快，警察们赶来了。在楼梯口，警察发现了摔伤了腿躺在那里的陌生人。

“哪有这样的人，学习也不点灯。害得我一脚踩空。真晦气。”陌生人一副懊丧的样子。

上楼搜查的警察很快下来了。

“警长，整个楼上全搜遍了，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可房主人明明在电话中说是他儿子打倒的强盗，是不是房主人神经不正常？”“不是的。他们唯一在上学的儿子早在数年前的一个冬天死了。可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说，儿子在楼上学习呢。”谁也没有再说话。屋里很静，屋外也很静。那白色的小精灵依然悠悠然然地飞落下来……

眼药

作者：星新一

K先生自个儿过着日子。屋内的桌上摆着烧杯、试管等许多化学器具，另外还有各种药品已经盛放植物汁的瓶子。

他每天都在专心致志地搅拌着液体，又是摇晃，又是加热，又是冷却，时常还要给液体进行光照。

有一天，K先生欢天喜地地喊道：“啊，终于制成了。这下可好啦！”他所要制作的是一种新型的眼药，不过这种眼药倒并不是用来治眼病的，而是专门用来辨别坏人的。就是说，滴了这种眼药和，再看看周围，就能发现：凡是心怀鬼胎的人，他们的脸总是呈现紫色。由于一般的人不会往脸上抹紫颜色，所以使用此药不必担心会搞错。

“那么，我要出去证实一下它的真实效果。”K先生滴好这种眼药，出门了。他边走着边不住地环顾四周，只见大多的人都呈现一般的颜色，时而也混有个别稍呈紫色的人。这种眼药的特点就是当你用上它以后，看到的人越坏，那人的紫色便越浓。

“难怪世上真正的大坏人确是很少。”就在他自言自语的当儿，他看到一个满脸深紫色的人，那人正提着皮箱，站在路旁。K先生从岗亭那儿拉来个警察，恳求道：“请把那个家伙抓起来！”“可是，平白无故地我怎么能随便

抓人呢？”那位警察漏出了一副惊讶的神色。K先生再次催促他：“抓错了，责任由我负。快点，快点！”警察好奇地挨近那个家伙，正要发话：“喂！……”就在这时，那家伙慌慌张张地想逃跑，可不多一会儿就被抓住了。打开皮箱一看：里面尽是一些贵重的首饰用品。检查完毕之后，警察惊奇地瞪圆眼睛对K先生说：“这些东西都是强盗从珠宝店抢来的。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捉住了犯人，收回失物的店是要好好酬谢您的。可是，您怎么那么清楚地知道那个家伙像个犯人？”“这没什么，只是因为他举止可疑罢了。”K先生为了保密，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支吾过去了。然而，他的内心可高兴极了。通过这次试验，不仅所发明的眼药的功用得到了证实，而且还能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看来这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像这样继续干下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K先生一路上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已回到自己的家里。他无意中对着镜子一瞧，顿时不由得眉头大皱起来：镜子中出现的那幅脸色岂不也是紫色的吗？“不会的，我并不是坏人，我刚才还抓过小偷，那是怎么回事呢？”K先生思索了很久，结果他不毫不吝惜地把所有制作出来的药都给扔掉了。

“一定是这药的功用有问题，刚才抓住那小偷只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然而，事实上这种药本身的功用倒是确实无疑的。问题就在与像这种新发明的药应该马上公布于世，让它能够造福与人类社会；反之，如果仅仅把它据为个人私有，那么就不能算是一种好的品行了！

（全文完）

药片的效验

作者：星新一

一天，有个人来找财主L先生。

“谁？您找我有何事情？”L先生话音未落，那人忙答道：“我是个发明家。说实在的，我做了大量的研究，最近终于制出了一种绝妙的药物。我这次是为争取您的协助而来的。我想如果我们大量地生产和出售这种药，那么您我都可发大财的。不知尊意如何？”“行啊，只要是有利的事业，出点资金也可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药呢？”那人拿出只装有药品的瓶子，搁在旁边的桌上说：“这是一种能引起遗忘的往事的药。”“这么说，它的作用倒是挺有趣呢！那么，怎么使用呢？”“很简单，服下去就行了。药效原理是这样：服一片，可完全回忆起昨天的事；服二片，可回忆起前天的事；服三片，就可以回忆起大前天的事……”L先生一边凝视着那只瓶子，一边发问：“好象瓶里有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药品，那是怎么回事？”“药品的成分都一样，只是药量有所不同。服用中片的可回忆起一个月前的事；而大片的就可回忆起一年前的事情。因此，只要服用片数得当，就可回忆起过去随便那一天的事情。”“不过，那能派些什么用场呢？”“它可以应用与很多方面。即使那些健忘的老人，服用了这个药也可以恢复记忆，并有青年人的精力和体力，服用了这个药后，可怕也就可以专心致志于工作了。”“看来好象对社会还蛮有用处的。不过，此药对人体不会有害吧！”“当然，这一点尽可放心。”那人拿出一本文件，想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然而L先生却摆了摆手：“要是真的无害，那就行了。问题在于是否真有效。现在我要亲自试

服一下，如果当真不错的话，那我就拿出资金。”“您要服几片？”“对给一些，我想回忆一下10岁左右的事情。那么远的事情还有效吗？”“虽然我还未试过，不过，效果是肯定会好的。然而时间再往前推的话，如什么时候出生的啦，那肯定是无效果的。”“好吧，我就试试看。”L先生数好药片，倒了一杯水，一片一片地服了下去。然后，他闭起眼睛在椅上静静地坐着。不久，他睁开了眼睛。这时，在旁边一直等候着的那人探出身来问道：“您感觉怎么样？”“啊，效果好极了！孩提时代的事历历在目，真是太令人依恋不舍了。”“这就好了。那么，您该拿出资金了吧！”“不，本来我倒是想出钱的，可现在我完全改变了主意。”L先生说说着摇了摇头。这时，那人颇觉不可思议地发起牢骚：“那么，您这不是失信了吗，这是为什么？”“如果您想知道的话，只要服用一下同我一样多的药片就行了。我早先倒是全忘了：做孩子的时候，这附近住着一个爱欺负人的小孩，我那时老被他欺负。像这种家伙，我已下了决心再也不同他交往。我所指的那人就是……”L先生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向他面前的那个人指去。

(全文完)

药与梦

作者：星新一

有一天，L先生上门拜访一位朋友F博士的实验室，那儿到处都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器具，浓浓地散发着一股药品特有的气味。

L先生开口道：“这次您想要研制一种什么药？”“会做梦的药。我费了好大工夫，总算搞成了试制品。就是这个！”F博士说着，用手指了指旁边桌上的一只瓶子。瓶内放满了白色的药片。L先生惊奇地瞪圆了眼睛，颇为钦佩地说：“那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药，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快乐。人民就可以去自由自在地追求那些奇妙无比的梦幻。”不料，F博士却摆摆手说：“不，那可不行，现在还只能做些动物之类的梦。只要服了这药，在梦里就会出现动物。”“是真的吗？”“接下来，我要研制一种能做植物梦的药。以后，再研制一种能梦见那高山、大海之类的药。一套备齐了的话，再研究它们的互相配合。比如说，配合得好，就可在睡梦中看见仙鹤在海岸松涛上轻歌曼舞的情景。”“要做个好梦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服了这个药片，会梦见什么动物？”L先生一边注视那只药瓶，一边询问道。

“我制了好多药片，都掺合在一起了。有马的、也有兔子的。当然，像毒蛇、秃鹰之类不惹人喜爱的东西，我没研制过。”听了F博士的话，L先生不由得想尝试一下。

“请让我服一片，好吗？”“当然可以。回家只好，请在上床前服用。我就分一点给你。”F博士把十粒药片放入小瓶，拿了出来。L先生问道：“对人体不会有影响吧！”“这不用担心。我试验过好几次了，并且，在梦中，人是不会被动物抓住或咬住的。”“谢谢您了！”L先生道了谢，拿着分给他的药片，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他在临睡前，服了一片。于是，在夜梦里出现了一只狗熊。那只狗熊很驯顺地同他一起玩耍，时而把他放在背上，时而跟

他练摔交。他快活得简直像个金太郎*。梦醒之后，L显示自言自语道：“效果倒挺不错。比起只能观看的电视机，它倒是具有别一番的趣味。好，今晚我要多服一点，做个许许多多动物出场的热闹非凡的梦！”当晚，他服下了三粒药片。一睡着，首先在梦中出现了一只猫，那是只柔毛齐整、招人喜爱的猫。可是正想同它玩耍的当儿，又出现了一只狗，那猫一见这情景，马上丢开L显示，慌慌张张地开始逃跑。

那只狗一边叫着，一边在猫身后紧追。然而还不只是这样，接着又出现了一只狮子，它有在狗后面紧追起来。

过花圃，三只动物就不知远远地跑到哪儿去了。就这样，知道第二天早上，整个梦境竟是空空如也。

L先生梦醒之后，不胜遗憾地说道：“哎哟，辛辛苦苦弄来的药都给浪费掉了。看来服再多的药也不过就是这点乐趣而已！”

(全文完)

夜里发生的事情

作者：星新一

这个机器人还真行，一副年轻姑娘的模样，从外表来看，简直同真人毫无两样，那秀美的脸上老是洋溢着一种甜甜的微笑，让人觉得和善可亲。不过，她的脑袋可不怎么聪明，只能说上几句简单的话儿。然而，这也够了，因为她的任务只是在郊外的游园当门卫。

那里白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到处都是美妙动听的音乐和游客们的谈笑声。这时，机器人要算是最忙碌了。

然而，现在已是万籁俱寂的夜晚，整个大街上连个行人的影子都没有，机器人知识独个儿默默地呆立着。

就在那时，突然从隐蔽处出现了几个从未见过的人，一下子将机器人团团围住了。只见他们个个都是一副紫色的面孔，长着一双大大的红眼睛，整个模样给人以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各自腰间还配带着武器一样的东西。

“喂，抵抗是没用的，我们是从基勒星来的。”当旗帜一个家伙话音未落，机器人就发出一种极其温和的声音：“承蒙你们远道而来，欢迎，欢迎！”“不要假作镇静了，我们是来侦察地球的。先前，我们的飞碟在上空已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了；并且，我们还通过收听你们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了解了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完成一份全面的报告，我们还得对你们地球作出更为详尽的调查。为次缘故，我们才着陆在这儿。反之早晚要占领这颗星球。”

“是的，衷心欢迎诸位光临！”“这可怪了！看来她对我们毫不在乎，是我们弄糊涂了，还是她在瞧不起我们呢？所谓吓唬她一下看看！”基勒人摆出了一副十分警惕的架势，挥起一根像教鞭一样的长长棍子，啪地一声打下去。可是只见那机器人却仍是笑容满面，快活地说道：“谢谢！”“怎么回事？她似乎对此毫无感觉，反倒还要说声谢谢什么的。用其他方法试试看，非找出地球人的弱点不可！”可是不管是射出强烈的光线，还是放出难闻的气体，她都不当一回事。

“谢谢！”机器人还是重复着这句话，时常还彬彬有礼地微微地鞠上一躬。这样一来，基勒星人倒给弄蒙了，只见他们面面相觑，自个儿商量起来：“没办法了。看来随便什么武器用上去都不管用。”“啊，所谓地球人也许是压根儿不懂得打仗的和平种族吧！刚才我们这样欺负她，倒没一点要反抗的样子。像这样善良的人，我们想要去占领他们的星球，岂不令人惭愧？”“就这样撤回去算了。”大伙儿一致赞成了这个意见。正当基勒星人离开的当儿，机器人又向他们发出了个别的话：“您们回去吧，请再来玩呀！”基勒星人登上隐蔽在树林之中的飞碟，飞上了天空。飞碟以极高的速度无声无息地渐渐远去了，即使有人在空中看见它，也一定会把它当成一颗流星而已。

不久，又是一个灿烂的黎明。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游园处，到处又充满了欢声笑语。机器人好象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仍是用那几句简单的问候语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位来客：“欢迎……。衷心欢迎……。谢谢……。请再来玩……。”

(全文完)

一物降一物

作者：星新一

N 博士的研究所位于满是岩石的海岸，从窗口望去，海浪拍向岩石，溅起白色的浪花；轮船在遥远的水平线上航行。周围的空气清新而又宁静，虽说是夏季，天气却格外凉爽。

一天，十分有钱的 R 先生前来拜访博士，并寒暄说：“我开车到这附近兜风，顺便前来看望您。”“请进，请进，欢迎您前来作客。”N 博士把客人接进室内，R 先生问道：“近来又在进行什么研究啊？”“请您看一下吧，就是这个，费了好大劲儿总算成功了。”N 博士指着一个玻璃容器说道。容器里盛满了海水，水中培育着海草。这是一种闪烁着金色光芒的海草。水波辉映着金光，分外好看。R 先生被这种景象迷住了，说道：“真美极了，简直就象在水晶宫里似的，可是，您是如何把海草涂上颜色的呢？”“不，既不是涂的颜色，也不是电镀，这是用金子制成的海草。”“真的吗？难道会有这样的东西？”N 博士对困惑不解的 R 先生说明道：“草和树都是从地里吸收养分而长出了茎和叶，形成了自己的身体。与此同样，这种海草吸收海水中含有的金子而长成了自己的机体。我经过长时期的品种改良，终于培育出了这种海草。”“我也听说过，在海水中是含有金子的，不过，据说要将这种金子提取出来是相当费事的……”“如果用机械来干，要耗费很多，那是不合算的，然而，这种海草却能象我说的那样将金子吸收进来。”“那么说，用这种海草就能轻而易举地将金子提取出来啦？”“对，将这种草一烧，去掉灰，剩下的就是金子啦。”R 先生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种海草，最后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说道：“这真是了不起的发明，怎么样，请您无论如何将这项发明转让给我吧。”“可是……”“您答应我把。至于钱，您要多少我都给。”N 博士被 R 先生这种热心劲儿征服了，最后，终于松了口。

“好吧，那就卖给您吧。”“这可多谢您啦。我马上就繁殖它，在海底养殖起来，那不就形成了采金农场了吗？”“是的，请您大力去繁殖它吧。”说

完，N博士将培育方法的说明书交给了R先生。R先生拿到了说明书，说道：“当然，我一定会这样做。可您却是一个不想干大事的人。”“我想马上就着手下一步的研究。”“我就是喜欢赚钱，这回我会更有钱啦。”R先生高兴异常，他付了钱，带着金色的海草便回家了。N博士送走了他，心里也感到十分高兴。

“金色的海草卖掉了，真亏他帮忙，这回可有了进行下一步研究的费用了，我马上就着手干。这次我要培育出一种具有金鳞的鱼，一种在海底能吃掉金色海草的鱼。这种鱼要游动得非常快，而且，长大之后还能自己游回来，也可以把它称为海中蜜蜂。这种东西，不是更为惊人的发明吗？”

(全文完)

杂技团的旅行

作者：星新一

“团长，在刚才的星球基地上，大家对我们的表演都很满意，真是令人兴奋！”我一边加快火箭的速度，一边同团长说着话。团长点头同意，回答说：“啊！我们万里迢迢地来到这里是很有价值的。好，快些飞向下一个行星。在那里，想必也在等待我们的表演呢！”我们乘坐的飞船，由红、蓝、黄等颜色打扮得很漂亮，现在飞船正离开一个星球，在寂静的宇宙空间朝下一个目的地前进。

我看了一下表。

“啊，就要到吃饭时间了。”“是啊。喂----，都来吃饭吧！”团长大声呼喊着。随着喊声，从邻近的舱室里跳出了几条狗，同时发出可爱的吠声，它们高兴地叫着。

我们两个人训练这些狗学艺，建立了杂技团，在各个星球间周游。

从地球移居到这里、在群星上从事开垦的人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的飞船。

这群狗一直和我们一起旅行，所以互相间建立了比地球上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

我们说出话，这群狗立刻就理解了。我们也可以从它们的叫声和姿势中觉察出它们的情绪。

因此，从星球到星球的漫长旅途中，一点也不感到寂寞，在飞船里总是充满了和睦和欢乐的气氛。

但是，在这次旅途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团长，出现了很难办的事。如果这样飞行的话，在到达下一个星球之前，食物就要断绝了！”“是吗？出发的时候如果好好调查一番就好了。虽然这样，当然现在是不能回去了。幸好前面能看到一个星球，在那里着陆看看。说不定能弄到点什么。”我让飞船在这未知星球上着陆。我从窗口向外张望，说道：“团长，请看那些植物。正结着好象很香甜的果子。”“那太好了！好，去摘吧！”我们两人走出飞船，奔向植物繁茂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突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群呲着獠牙的狗，而且逐渐增多，同时还

向我们吠叫。

“这可不得了，赶快回去吧！”“这里好象是一个狗的星球。”我们慌忙逃回到飞船里面。

因为没带武器来，所以不能出去，但是如果这样起飞走向饿死的旅途那也不行。

这时候，飞船里的狗群倡议：“请让我们去办吧。设法交涉一下。”于是，舱门打开了，我们的狗成群结队地走了出去。从窗子里可以看到这群狗好象正和原住在这个星球的狗群在商量什么，过了一会儿，好象交涉已经妥当，它们嘴里叼着我们想要的植物果实，运回来很多。因此，我们松了一口气。

“干得好啊！你们是怎么说的？”我们的狗回答了：“仅仅是如实地做了说明。我们说是为了在星球之间表演杂技而到处周游，中途因为食物不足才落在这个星球上。希望分给一些那种植物的果实，等等。”“那很好。可是怎么感谢才好呢？”“这些伙伴很想看看杂技。那就不得不给它们演一场罗！”这真是出乎意料的事。但是又不得不干。团长和我就随着从飞船里传出来的音乐，按照这群狗的指挥，又跳又蹦，做倒立，忽而又扭打在一起，一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当地的狗群，对于第一次看到的杂技，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一定是互相谈了这样的话：“这真是了不起。这俩条腿的大动物竟能训练到这种程度。”

(全文完)

滞货倾销一空

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早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活跃在宇宙之中。就是说，作为一名探险队队员，对许许多多的星球进行过调查。不用说，我碰到过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当然，也经历过不少极其危险的场面。

可是现在我退出了宇宙探险的第一线，在地球上开设了一个宇宙贸易咨询服务社。当然，这绝不是随随便便地挂块牌子，装潢门面，哗众取宠。在宇宙中各种各样的星球方面，我有着极其丰富的知识，并且还有着完备的最新资料。我把这方面的人才搜集拢来，特地建立了一个研究所。这个服务社在我的领导下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在商业界得到了一致的好评，有着相当的信用。

每天都有许多人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服务社里，争先恐后地向我询问：“我想从那个星球上进口一批这种商品，您看是否合算？”“我最近做了一笔生意，但不知道这个星球上的合同书该怎样书写，麻烦您告诉我一下。”我笑容可掬地一一解答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位客人着想，尽量提出一些切合实际情况的、最合适的建议，供他们参考。由于我工作认真负责，帮助许多商人解决了困难，他们对我非常感激，异口同声地称我是宇宙贸易商的好顾问。

有一天，经营着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N先生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赶

到服务社来了。

“这下可糟糕了。快给我想个什么好办法吧。”“放心吧。本社的服务项目就是专门给商人们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建议。

别急，先把事情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一遍。想必总会有办法的。”在我的催促下，N先生开始说了起来。

“正像您所知道的那样，本公司在不久以前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娱乐球。这是一种用最新合成材料制成的球，无论用多大的力气拍打，甚至扎在碎玻璃上也不会破裂。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这种娱乐球风行一时，无论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于是，本公司投资扩建工厂，大幅度地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要。可是好景不长，最近人们对这种娱乐球不感兴趣了，销售量急剧下降，仓库里卖不出去的存货堆积得像山一样。”“凡是浒的东西都是如此，可以风行一时，但终究是好景不长呀。”“虽然是推销不掉，但扔掉的话又十分可惜。能不能想想办法，在哪个星球上打开销路呢？”“一生产出来就轻而易举地倾销一空的商品，在这个时代里是没有的。”“请无论如何也给我想个办法。求求您。至于手续费，随便您要多少，我都照付就是。”“好吧，知道了。老实告诉您吧，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已经预先为您准备好了。”我刚一说完，N先生立刻就振作起了精神，喜出望外地说道：“这是真的吧？简直就像做梦一样。这一下可以松一口气了。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现在先从实物出发进行解释……”我给研究所打了个电话，叫他们把样品拿来。这是一条色彩浓艳的斑斓大蛇。N先生皱着眉头往后退了一步。

“真是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蛇啊！难道这条蛇能够给我什么帮助吗？”

“是的，一点儿不错。研究所的全体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经过品种改良，终于培育出了这种蛇。它的繁殖能力特强，在极短的期间之内就可以生出无数的后代。并且无论在多么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都不会死亡。”“真是不可思议，你居然研究出了如此荒唐透顶的东西。如果这种可怕的蛇大量繁殖下去的话，谁都无法忍受的呀！”“可是这种蛇特别爱吃贵公司生产的娱乐球，并且一旦吃下球以后就会因消化系统发生故障而死亡。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制服它。”“原来是这样……”“我本来打算在地球上把这种蛇放出去的，可是如果被政府有关部门发觉的话那可不得了，肯定要罚款的。因此，我把这种蛇悄悄地送到卡波恩星球上去了。现在想必已经数量骤增，泛滥成灾了。也许卡波恩星球上的居民们正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救星吧。”“确实有道理，真是个巧妙的好办法。”看来N先生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只要运到那里去的话，那些滞货一定能够倾销一空的。请尽可能地抬高价格吧，这可是奇货可居呀。不过，请把您所得的利润分一半给我，作为指导费。”“当然可以给您啦。谢谢您了。这是多么美妙的计划啊！那么，赶快……”N先生租了一艘大型的货运宇宙飞船，把那些积压成山的滞销货统统装了上去，然后亲自驾驶着飞船离开了地球。

过了一个时期以后，N先生返回了地球，到我这儿来报告情况。只见他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盛况空前，取得了极其出色的成果。那些可怜的家伙被成千上万的斑斓大蛇搅得走投无路，叫苦连天。因此，我带去的那些娱乐球大受欢迎，卖了个好价钱，所有的滞货转眼之前就倾销一

空了。”“喔，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由于一时供不应求，那些家伙还纷纷跟我签订了合同，要求再追加订货。

他们简直把我当成了救世主。我做了几十年生意，像今天这样心花怒放、欣喜若狂的情形还从未有过呢。”N先生恭恭敬敬地连着向我鞠了好几次躬，把手续费如数付给了我。我不仅分享了N先生的喜悦，而且还得到了一大笔钱，因此心情也相当愉快。

“这下您该满意了吧。”“在我动身回地球之前，卡波恩星球上的居民们给了我这个东西。也许我们地球上并不需要这种东西，可是对方似乎急于要出口这种商品。”N先生拿出来的是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白色的粉末。可是，仅仅从表面上看的话，我也无法判断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呀。好像是从什么植物里提取出来的某种结晶体，但一时又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看来拿到本社所属的研究所里去仔细地化验一下的话，就会弄清楚的吧。这瓶样品暂时先放在这儿。”“那么这件事就拜托您了……”于是，N先生从卡波恩星球上带回来的样品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送走了N先生以后，我每天仍然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着。接受别人的委托，进行各种调查，四处奔波，提出适当的建议，接受谢礼和手续费。

过了不久，地球上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灾害。原来是一种奇异的跳蚤开始大量地繁殖起来了。无论什么杀虫药对这种跳蚤都无济于事。

几天之后，我也被这种跳蚤缠上了。虽然还不致于威胁到生命，可是只要被跳蚤一咬，就令人奇痒难耐，真不是滋味。由于两只手得整天不停地搔痒，因此没法工作了。并且，由于市场上所出售的那些药剂根本就无法杀死这种极其顽固的跳蚤，真叫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在左右为难之际，我怀着一种侥幸的心情，试把N先生从卡波恩星球上带回来的白色药粉往身上撒了一点儿。老实说，我对此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

当时在研究室里曾经用这种药粉进行过各式各样的试验，但是并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用途。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有的跳蚤在刹那间就死得一干二净。也许这不过是出于某种巧合吧。呆是，我再仔细一想，便恍然大悟了。这一定是卡波恩星球上的居民们在N先生临走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跳蚤放到了他的身上。

这些可恶的跳蚤在检疫机构人员的眼皮底下混了进来，于是就在地球上大量地繁殖起来了。可以想象，卡波恩星球上这种白色药粉一定是堆积如山的滞销货，正愁着没处倾销呢。

茫茫无边的宇宙是如此的辽阔，两个星球上的居民在同一件事情上想到一块儿去也是不足为奇的吧。

谜女

[日本]星新一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这儿是某幢比较高级的公寓中的一套住宅，由日本式的和室和西式洋室，以及厨房和浴室组成。

敲门声惊醒了独自一人在和室里睡觉的铃木邦男。他今年三十岁，从事商业美术工作。

邦男刚睁开眼睛，很快又闭上了。他皱起眉头，用手使劲挠着后脑勺。头痛得仿佛要裂开似的。他思忖着，多半是昨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吧。现在还恶心得想吐，一定是宿醉未醒的缘故。他竭力回想着，到底是和谁一起喝酒的，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大概是趁着兴头，一连逛了好几家酒吧吧。这也是常有的事。

他看了下手表，已经快到中午时分了。他所从事的是自由职业，因此用不着急匆匆地赶去上班。今天就作为休假日吧。外面又响起了敲门声。是谁来了吗？是邮递员吧。或者是税务机构的收款人员吧，再不然就是来联系业务的有关人员吧。

“来了。”邦男虽然高声应答道，但还是躺在床上磨磨蹭蹭地不愿起来。宿醉未醒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并且，这两天气温突然升高，更使人懒得动弹。他扯着毛巾毯的一角，无精打采地擦了下脸上的汗。

这时，传来了房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好象是有谁走进来了。大概是昨天晚上忘了锁门吧。太粗心大意了。尽管门没上锁，但对方未经主人许可，擅自闯入室内，未免也太失礼了。邦男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目光移向门口。可是，他使劲地连眨了好几下眼皮，最后还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怔住了。

走进房间里的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并且长得相当漂亮。邦男头脑中的痛楚和睡意顿时便烟消云散了。

“啊……”他不禁招呼了一声，但马上就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他不知道怎样招呼对方才好。对于这样一个毫不客气地闯入单身男子睡着的房间里来的素不相识的女子，到底应该怎样说话呢？

在极短的一瞬间，邦男把自己所认识的女性逐个地在头脑中迅速地回忆了一遍，但没有一个是能对上号的。这个女子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找到我的门上来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招呼了一句。他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尽量用沉着镇静的语气问道：“你是谁？”

对方并不吃惊，而且脸上浮现出复杂的笑容答道：“请别说那种话啦。亲爱的。”

这话音里分明包含着关系密切、毫无拘束的口气，但同时也很有分寸。他原想接着再问下去，但现在不得不慎重考虑了。他准备在一旁好好地看看，这个女人待一会儿究竟要干什么。不一会儿，又发生了更加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今天真热呀。”女人这样说着，竟开始脱起衣服来了。她毫无羞涩之态，极其自然地脱着衣服。因为这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并且也过于自然，邦男竟没有来得及制止对方。

身上只穿着内衣的女人打开了窗户，迎着外面吹进来的风。并且，从手提包里掏出手帕，轻轻地拭着肩膀和胸脯等处的汗。

丰满端庄的体态，洁白温柔的肌肤。邦男下意识地移开了视线。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看可不象话啊。可是，老是这样不开口地话，越发觉得浑身不自在了。为了打破这僵局，总得说点什么话吧。他硬着头皮说道：“假如在浴室淋一下浴的话……”

他是打算顺着对方天气炎热的话头说下去。可是，他突然觉着，说这种话未必合适，不禁有些担心起来，于是刚说了半句就住口了。如果说错了话，说不定对方会一下子生气发怒的吧。

可是，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好，那就淋浴吧。”这个女人说着便走进了浴室。

不一会儿，传来了带有一丝凉意的“哗哗”的流水声。但邦男只要想象到她赤身裸体，水花四溅地在淋浴的情形，就会脸热心跳，浑身淌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他竭力驱逐着这种念头，试图使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弄清事实真相。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呢？闯入单身男子的房间、随随便便地行动的女人。也许是在从事什么不正派的活动吧。理所当然的，这假定首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可是，他立刻又推翻了这一假定。对方的服装和化妆丝毫也没有那种轻浮放浪的感觉。这么说……

看来无法马上得出结论来。哪怕有一点儿启示也好，但是……

邦男悄悄地下了床，蹑手蹑脚地朝放在桌上的那只手提包走去。他急于了解事情真相的好奇心非常强烈，压倒了良心的谴责。他打开手提包搭扣时发出了“叭嗒”的响声，但对方正在冲水淋浴，想必不至于听到吧。

他朝手提包里看了一眼，但没发现什么能提供线索的物品。既没有名片和身份证，也没有定期证券之类。只有口红和钱包什么的。他动作敏捷地打开钱包看了下，里面装的钱不多也不少。

由于浴室里淋浴的冲水声开始变弱了，邦男慌忙又回到了床上。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点燃了香烟，不停地往枕头边上那只玻璃的大烟灰缸里弹着烟灰。

那个女人穿着内衣从浴室走了出来。只见皮肤上湿漉漉地淌着水，显得更滋润光滑了。

假如伸手摸一下的话，那感觉一定是非常柔和舒适的吧。她也不马上穿好衣服，掠了掠头发说：“啊，洗一下舒服多了。可是，我的口却有些渴了。”

“也许冰箱里藏着什么可喝的吧。”邦男答道。

除此以外，也无话可说。只要顺着对方的意愿去做，说不定等一会儿就能找到解开这个谜的机会的。

从厨房那儿传来了打开冰箱门的声音、拔去瓶塞的声音以及饮料瓶与杯子相碰的声音。

接着，那个女人的招呼声也传了过来：“你也来喝点儿吧……”

“啊。”邦男自言自语似地答道，不禁越发感到纳闷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突然想起了所谓“跑到男家硬要出嫁的姑娘”这句话。可是，对方并没有那种胡搅蛮缠的劲头。她自然大方，谈笑自如，简直象是在自己家里。或许她是个演技相当高明的演员吧。

女人两手各拿着一只斟满了果汁的杯子走回了房间。她一边走，一边喝着右手的那杯果汁，走到邦男身边坐了下来。接着，把左手那杯果汁递了过去：“冰凉冰凉的，好吃着呢。喏，快喝吧。”

邦男有点哆嗦了，犹豫着要不要伸手接过来。女方的脸上露出了不乐意的表情。她似乎有些不满：我特意拿来的，你倒不喝。不过，这神情马上

就消失了。

女人无可奈何地把杯子放到了铺席上，把自己的脸靠近了邦男的脸。他虽然呆呆地怔着，但也察觉到对方正在逼近过来。怎么，是打算接吻吗？邦男慌忙扭过脸去。这样一来，女方的嘴唇便碰到了他的额头。

他并不是因为感到厌恶才拒绝的。对方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可是，不管怎么说，要主动地跟一个突然闯进来的、素不相识的、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女子接吻，实在是不能不再三考虑。要放松警惕的话，现在为时尚早。

这一定是这个女人硬要嫁给我的极其巧妙的作战方法。要是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中了她的圈套的话，实在是太窝囊了。不过，即使落到那个结局，看来也不怎么坏。对方既天真纯洁，又富有魅力。虽说多少有点麻俐泼辣，但对生性懒散的自己来说，也许正相配吧。

从坐在身边的女人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肉体的温馨气息。邦男尽量不让对方发觉，小心翼翼地膘了一眼。细腻柔滑的肌肤近在咫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抑制住要伸手触摸对方的冲动。并且，他还竭力控制自己的表情，不让对方觉察到有丝毫异样。

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仅仅伸手触摸一下恐怕并不能解决问题。大概一旦触摸之后，会忍不住在手里更加使劲的吧。说不定还想把对方拉上床呢。更进一步……

这个女人似乎流露出一种正在期望着这一行动的神态。发觉这一点之后，他的头脑反而恢复冷静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这不是太讨便宜了吗？正因为太便宜，所以必须提高警惕。说不定这是一个隐含着什么目的的圈套。只要越雷池一步，立刻就会从哪个角落里传来照相机快门的启动声吧……

对了，怪不得这个女人一走进房间，马上就打开了窗户。邦男朝窗户那边瞥了一眼。可是，外面一片晴空，并没有有人在探头探脑地窥看屋里。这儿是三层楼，何况现在又是中午时分。如果有人攀附在窗外的话，首先会被过路人发现而喊叫起来的。

邦男从正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女方。在这张端庄秀丽的脸上没有丝毫犯罪意图的阴影。

他终于用十分冷淡的语气说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好了，亲爱的，别说这种话啦。”她的语气似乎表明，解释是多余的，但话音里好象又带有一些悲哀的感情。

“啊。”邦男随口答道，但仍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他自己也觉得这声音有些空洞。可是，这个谜老是不解开总不行呀。无论如何也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失礼也在所不惜。他绞尽脑汁地思索着。

也许是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他怀着一线希望期待着，说不定这个女人会忍俊不禁笑出声来，把事情解释清楚的吧。然而，无论怎样等候，也不象有半点这种迹象。女人的态度很认真，确实没有什么恶作剧的感觉。

大概是前来要求做模特的自愿者吧。可是，纵然要当模特，也没必要使用这种方法呀，这不是越出常规的行动吗？

此外，他还考虑到了其它各种可能性，但还是提不出能够站得住脚的假定。邦男忍不住又问道：“你到底是谁？”

“好了，别这样说话啦。”女人用略带哀怨的目光看了邦男一眼，仍然和刚才一样说道。

该不是哪儿失常了吧。邦男暗自思忖着，头脑中浮现出了迄今尚未接触过的唯一的答案。失常的是这个女人的头脑，象这样秀丽端庄、两眼清澈如泉的女子，难道头脑中竟会存在着疯狂的妄想吗？他实在是不愿再想下去。但除此以外，无法对这怪现象作出解释。他用吩咐般的口气说道：“去找医生看看吧，怎么样？”

突然间，女人脸上的表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流露出困惑、悲伤、惊讶混合在一起的感情。

接着，女人双眉紧锁，凝神沉思起来。她在想什么呢？她那失常的大脑在用怎样的思考方法考虑什么事情呢？邦男不禁有些紧张了。说不定对方会做出什么出乎意料的举动来的。

果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女人轻轻地答道：“是呀，还是去找医生看看的好。”

她既不大声叫嚷，也不挣扎反抗，显得很老实。她穿上衣服，拿起手提包，简单地化了下妆，走出了房间，

邦男听着关上房门的声音自言自语：“真是少有的怪事哪。”

他松了口气，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回想着刚才发生的那些事。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幻觉。如果不是身边还放着装有果汁的杯子的话，真会把这当作夏日的梦境的呢……

他喝了口果汁，依然是冰凉的，喉咙里产生了一阵快意。

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邦男刚起身下床，刚才那个女人就进来了。也许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吧，或者是返回来问问医院的地址吧。他试着问道：“医生怎么啦？”

“在这儿呢。”她答道。身后一个男人跟着走了进来。这是一位衣着整洁、富有理智的中年男子。

“越来越糊涂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邦男不禁叫了起来，声音里充满了好奇心与不安。

可是，并没回答，他所听到的是这个女人与中年男子的对话。

“医生，您看，他居然把我是他的妻子这一事实都忘得一干二净啦。昨天夜里，他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很晚了才跌跌撞撞地回家来。我不禁大为恼火，当时就使劲地推了他一下，赌气回娘家去了。可是，今天我带着认错的心情回来一看，他竟然变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了。起先我还以为他是故意不理睬我呢。但是……”

“好象是轻度的记忆丧失症。”中年男子点了点头，催促女方继续讲下去。“就是呀。”

他好象把我们相识结婚一年以来的所有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啦。也许是被我推倒时，脑袋撞在烟灰缸上的缘故吧。”“很可能是那样。不过，用不着那么担心，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

[完]

诱骗

星新一

电话铃响了，在焦急等待的博士伸手抓起面前的话筒，漆黑的深处传来低沉的声音：

“喂，主人在家吗？”

“啊，我就是。”

“啊，那您就是有名的艾斯特拉博士了。”

“正是艾斯特拉，您是谁？”

“这不能告诉您，但是对于那件事情，大概您还没觉察到吧。”

“啊，那么你就是……”

博士的话停住了，对方平静的声音传来：

“正是，您的孩子正在此休息呢。”

博士的声音颤抖起来：

“你把我的孩子弄去想干什么？还不到一岁的孩子……”

“您尊贵的孩子是坐着汽车来的，当然，是不会让他走着来的喽。”

“啊，果然是那时带走的。啊，早就盯上梢了，趁着我去买香烟的工夫……”

“啊，博士，别慌，像科学家认识现实那样，怎么样？”

“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呢？对我有仇恨可以直接来找我，怎么样？卑鄙！”

“不，不，我对博士不但没有仇恨，而且可以说是很尊敬的。”

“那么，你打算干什么？我妻子因为太悲痛已卧床不起了。”

这时对方传来像是带有担心的声音：

“对此，博士没去报告警察吗？”

“还没有，考虑万一有信，所以一直在等着电话。请不要伤害孩子。”

“真是博士，您若了解我的话就会完全放心的。孩子没问题，可以赶快来领了。”

“领？您可知道通过孩子来勒索钱财罪是严重的？”

“知道。可是不老老实实来的话，那可不知道孩子会怎样了。”

“啊，等一下，你要多少钱？”

“坦率地说吧，就是要传说的博士所完成的秘密导弹试验品。”

“这不行。那是我为惩罚世界上的罪恶而制造的，不能交给你这种人，别想得过高，只能给你钱。”

“可是，博士常说研究成果并非是钱所能买得到的。因此，我要把那个研究成果变成钱。我一定会比博士更高明的。”

“啊，什么混蛋东西，你也是人吗？”

“是的，我一定要得到导弹试验品。”

“不能让你这种东西活在世界上。”

“请您别太高兴，别忘了我正照料着您的儿子。”

“好吧，没办法，和你交换吧。”

“好，这才是聪明的博士。”

“可是，我的儿子确实是在你那儿吗？”

“这您别担心了，他一直在旁边的长椅上老实地休息。”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但为了防止意外，请让我听听他的声音。”

“他还不会说话吧。”

“啊，哭声也可以。只要听到了哭声的话，我就可以放心地去领了。”

“可以让他哭吗？”

“这可以证实我儿子平安无事。扯一下他的耳朵看，这孩子不知什么原因耳神经很敏感，睡得再香，扯一下耳朵也会马上哭起来。”

“真是怪毛病，好吧，给您扯一下，可是，有人听到哭声来了可不好。让我关上窗再说。”

“那随你便。要是还不放心，锁起门来也可以。”

“您说什么？”

“怎么样都行，只请你早点让我听到哭声，证明是平安无事。”

“等一等，这就让您听。完了就马上来领吧。”

对方的声音停了一会，响起了像是关窗的声音。接着又听到轻微的声音：“孩子，你爸爸要听你哭呢，就是痛也没办法。”博士用力把耳机紧贴在耳朵上等待着……

响起了一声爆炸声，博士放下了耳机，高兴地笑了，

“耳朵是起爆的开关，未发现吧。又少了一个恶人。”

纸币

星新一

一天晚上，在一个小镇边上的一幢屋子里，三十多岁的女主人正在和一位来访的中年男子谈着话。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显得非常认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叠纸币。

那位中年男子说道：“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拿到手以后才回去。这是我借给你的钱，并且事先规定好的，还债日期也已经到了。如果你不把这笔钱给我的话，我跟人家签订的那份合同就会因为未能按期付款而失效。这样一来，我的生意可就再也做不下去了。”

可是，女主人也愁眉苦脸地哭丧着说道：“当然，您说得一点不错。可是，求求您，请再宽容几天吧。老实说，我的孩子突然得了急病，急需医药费。如果把这笔钱还给您的话，也许孩子就没指望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女主人苦苦地哀求着，几乎就要跪下来合掌磕头了。可是，中年男子却闭起眼睛使劲地摇着头。

光靠磨嘴皮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心肠过软的人往往会吃亏。中年男子狠了狠心，伸出手去准备拿桌子上的那叠纸币。女主人哭哭啼啼地扑到桌子上，死死地捂住那叠纸币，苦苦哀求着对方，千万不能拿走。

这时候，窗外有两个黑黝黝的影子，正在瞧着屋里的这番情景。究竟是否可以称之为人影，还无法断定。——他们是从塞夫星球上来的宇宙人。

他们并不是特地为了什么目的而到地球上来的，只不像是走马观花似的到各个星球上去参观参观，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其中一位塞夫星人说道：“看来他们好像正在争夺桌子上的那件东西呢。那是什么呀？”

不知道，从刚才起我就注意到了，这很可能是什么相当贵重的物品。”

“如果不查明事物的真相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回去的话，以后头脑里会老是牵扯着这件事情。也许这样做不太客气，但总得看个仔细呀。”

于是，两位塞夫星人便闯进了屋里。正在争夺纸币的两个人抬起头来

一看，不禁吓得魂飞魄散。只见眼前站着两个怪物，浑身上下都是绿油油的，并且还布满了许多粉红色的水珠状斑点。纵然这一男一女都是色盲，也免不了要大惊失色的吧。因为塞夫星人的手和脚极细，而身体却又粗壮得像只水桶。圆滚滚的大脑袋上光秃秃的，连一根头发也没有，并且还有那金光闪闪的大眼睛。

不用说，女主人和那位中年男子只看了一眼就吓得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可是，塞夫星人们却不顾这些，伸手把桌上的那叠纸币拿了起来。

“有四个角的薄薄的片状物，上面还印着细致的花纹。就是这些特征。”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无法相信这是贵重的东西。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珍贵的艺术品，也不可能是用什么价格昂贵的高级材料制成的。”

“也许这玩艺儿制作起来很容易吧——先放到复制机里面去试试看吧。”

两个塞夫星人拿着这叠纸币走进了停在附近树林子里的那艘宇宙飞船里，并且把纸币放进了复制机内，这种特殊的装置能够迅速地查明被放进去的物体的成分，并且照原样复制出来，无论是内部组织还是外表形态都跟原物一模一样。

“如此简单的东西，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复制出来的。然后把这复制品和原物都放到老地方去，看那两个家伙是否会感到满足。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试验吗？”

“两个塞夫星人又重新回到了刚才的那间屋子里，把两叠纸币并排着放在桌子上，然后躲在暗处悄悄地进行观察。

过了一会儿，那位中年男子和女主人苏醒了过来。

“啊，真叫人吓了一跳。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极其荒唐怪诞的东西，可是……”中年男子说着便惊魂未定地看着四周，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也是呀。可是，根据常识，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一定是某种幻觉吧。而且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来呀。”女主人也诧异他说着。

接着，两个人又继续谈论起刚才那件关于钱的事情来了。可是，他们低下头来朝桌子上一看，突然发现怎么多了一叠纸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是您拿出来吗？”

“不，不是呀。”

虽然对此感到很奇怪，但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把纸币到了手里，对着灯光仔细地看了看，一点不错，是真正纸币。因为塞夫星人的复制机极为精巧，连纸币上的水和污点都丝毫不差地复制了出来。

中年男子和女主人疑惑不解地互相说着话。

“钱怎么一下子会增加一倍的呢？这只能认为是奇迹。”

“一定是神仙可怜我们，特地恩赐给我们的吧，”

“我只觉得眼前有个什么影子似的一闪，马上就失去了知觉，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好像并不太像神仙的样子呀。那样的事情我也不打算去想它，只要有这笔钱就行了。这样我的那份合同就不会失效了，”

“请，请拿吧。反正还有一叠是归我的。这样，我的孩子就得救了！”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两个塞夫星人回到宇宙飞船里以后也感到非常奇怪。

“实在是难以理解。那两个家伙居然会从心底里感到高兴。那明明是毫无价值的废物一样的东西，可以说是没有丝毫实用价值的呀！”

“唉，不理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各个星球上都有着难以理解的风俗习惯嘛。”

“那么，你看怎么样？既然那些家伙对这种东西爱不释手，而且与这种东西的成分相同的材料附近有的是，我们不妨大量地复制出来，给他们留在这儿吧。”

“那倒也不错啊。反正又不要用什么稀有元素或放射性物质作原料，并且也不像复制那种精密度很高的仪器那样要花费很多时间。复制这种东西再简单不过了。”

塞夫星人们又开动了复制机，转眼之间就复制出了一大堆纸币，少说也有几百亿张。

“这些总够了吧。哎呀，快到出发的时间了。等到宇宙飞船起飞以后，从空中把这些东西撒下去吧。想必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吧。”

“是啊，虽然我们以后不会再到这个星球上来了，但是我们的头脑里将永远留下一种美好的口忆，因为我们为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

接着，他们便驾驶着宇宙飞船腾空而起，然后就把那几百亿张纸币从空中撒了下去。

情投意合

星新一

火箭载着一支探险队，闪射着银色的光芒，平静地飞翔在宇宙太空。

队长向他的一名部下说道：

“喂，看看仪器，估计一下目前已飞行了多少距离了。”

“好的，我们从地球出发，大约已飞行了二千光年左右。目前已进入了离地球十分遥远的太空领域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火箭具有特别优异的性能吧。”

这支探险队离开地球后，已经访问了为数众多的星球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绩。

“住有居民和拥有文明的星球虽然也有好几个，但是愿意和我们友好交往的星球却一个也没有。当然，与那些低级的居民进行交往也没什么意思，可是和高级的居民交往却又是那么困难。他们总是用一种阴郁低沉的神情来接待我们，也许心里压根儿瞧不起我们。唉，能与我们情投意合的星球实在是太少了。”

突然，从雷达的荧光屏上发现了一个信号。

“报告，前方出现一个行星。”

“是什么行星？”

“在这个行星上的居民，好像具有某种奇怪的、出人意外的行为。”

“哦？好吧，注意向它靠拢。但愿这些居民能对我们表示欢迎。”

火箭逐渐向行星靠拢过去，在探险队员的眼前，展现了一个拥有巨大规模的城市和整齐宽广街道的美丽行星。

火箭缓缓降落在城市旁边的草原上、从火箭里望出去，只见许多居民正惊讶万分地涌到街头。不一会儿，他们脸上的表情逐渐从惊讶变成警惕，又变成好奇。然而，当他们站在火箭面前时，最后又现出了欢迎的态度。

事实确是如此。在火箭内部装有能够探测行星居民感情变化的仪器。通过这个仪器，还能与一切未知星球的居民进行对话以沟通思想。探险队自离开地球以来，这个仪器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仪器上的指针已从惊讶、警惕和好奇的刻度，最后摆动到欢迎的位置上停住了。在以前到达的一些行星上，仪器的指针大多停留在敌视或轻视的位置上，今天这种情况确是不多见的。

“真是少有的事啊！在这儿居然遇到了如此热情的欢迎。”

“这是什么缘故呢？”

“不知道。或许是因为这儿的居民具有很高的教养吧。看来我们走出火箭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正如仪器所显示的那样，探险队员走出火箭时确实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走出火箭时还是全副武装，但他们心里却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况且居民们一个个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把小刀也没有。

居民们用手势把队员们引进城去。这里的建筑物全是用各种色彩斑驳、光怪陆离的玻璃似的材料建成的。队员们犹如置身在五彩缤纷的彩虹间，居民们的热情接待又在他们心头激起友谊的暖流。队员们都高兴万分，笑逐颜开。

“真是一个友好的星球！美丽的城市，真诚的款待，丰盛的酒宴。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和蔼可亲、情投意合的居民。今后，我们地球要与这个行星进行更多的交往，相互交换彼此缺少的东西。”

“是啊。不过我们应当尽早学会并懂得他们的语言，及时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感谢。”

过了一会，通过仪器的帮助，探险队员开始懂得居民的语言，并能进行一些简单的交谈了。

“谢谢你们！”

队员们首先开口说道。然后，居民们也回答道。

“谢谢你们。”

“不，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些突然来到贵地访问的陌生人，竟能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探险队员七嘴八舌他说道。接着队长又说：

“这次来得匆忙，未能带什么礼物送给你们，下次如再来访，一定把你们所要的东西带来。”

“不，我们已经领受了你们的礼物了，十分感谢你们的一片厚意。”

“哪儿的话。这是从何说起啊。”

“对我们这个星球来说，由于几乎没有金属，所以便把任何金属都当成是比什么都要贵重的东西。我们经常向神祈祷，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金属。因此你们……”

队员们面面相觑。他们急忙转过身来，奔出城市。但是已经晚了，飞

越二千光年的距离来到这儿的火箭，此刻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了。

贪得无厌

星新一

“喂，宇宙飞船的飞行状态正常吗？”

N 博士问道。飞船窗外，一望无垠的宇宙空间密布着星群。

博士是地质学家。他为了到各处的行星进行考察，现在正进行着宇宙航行。

“一切正常。”回答的女人是驾驶兼助手。这艘飞船的乘员仅此二人。这是不会发生什么特殊问题的，一切都配合得很默契。要问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是夫妻嘛。

N 夫人一边看仪器，一边询问：“这次我们想以哪个星球做目标呢？”

“等一等，我正在研究呢。”

博士一边翻阅眼前的资料，一边一直反复考虑应该作为目标的星球。

这时，通讯机接收到了微弱的 SOS 电波。当尽可能放大后，可以听到拼命求救的声音。

“……SOS、SOS，我发现了黄金的行星。可是……哎呀！糟了！……”

接着，电波中断了。

“快回答！”

几次呼叫都没有回音。博士问：“知道刚才发出电波的方位吗？”

“嗯，因为有自动记录装置，马上就能知道。”

“好的，就向那个方向前进！”

“可是，按规定，如果收到求救信号，必须首先和就近的基地联络，根据它的指示行动。”

“我知道，可是，方才的通讯里不是说过什么黄金的行星吗？通报给基地虽然也可以，但是可就难以保密了。那样妥当吗？”

“不必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好吧，快点行动吧。”

意见取得一致，他们先确定了航线，逐渐加快了速度。夫人以耽心的脸色说：“不知呼救的宇宙飞船怎么了？还来得及吗？”

“嗯，从那声音的情况和通讯中断这一点考虑，好象是突然发生的事故。恐怕难以救助了吧。”

“真遗憾，好不容易发现了黄金行星，却出了事，我们去找到这些黄金，替他们分享快乐吧！”

夫人现出高兴的表情。宇宙飞船笔直地飞跃太空。不一会儿，在前方出现了一颗行星。

“好象就是那颗星。靠近些仔细观察。用望远镜观察一下！”博士指着前方说，夫人顺着所指的方向望去。

“啊！既有空气，又有水，还生长着植物呢！虽然小，却象是个很不错的星球啊！”

“如果这样，也许会有居民的。情况如何？”

“好象有居民。从四处升起的炊烟来看，似乎有一定的文化啊。好象人数不多。”

“或许它遭到那些居民的袭击了吧。要仔细观察一下。看这艘宇宙飞船着陆在什么地方了？”

两人乘坐宇宙飞船围着那个行星转了一圈。一直在窥视望远镜的夫人说话了：“哪儿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造成了事故。不管它，还是找黄金吧。有什么和它类似的东西吗？”

“嗯，在草原和山的斜坡上，尽是一些发出黄色光亮的岩石。可能就是黄金吧。”

“让我瞧瞧就知道了。”

博士拿过望远镜观察。因为他的专业是地质学，从颜色和亮度上立刻就能辨别出来。

“是真货。一点不错。居民们是不可能给岩石镀金的，所以肯定是黄金块。这太好了！”

啊！着陆后再好好调查一下吧。”

博士怀着期望，兴高采烈地说着。即使如此，宇宙飞船还是十分谨慎地向地表下降。他们一边调查气流和大气成分，确切地查明安全程度，一边缓缓下降。因为如果发现有病原菌或者对金属有害的气体等情况就严重了。

宇宙飞船降落在一片广阔草原的正中间，这里视野开阔些，即使有当地居民或者野兽袭来，也能立刻发现。

居民们从远处向这边窥视，并没有特别要靠近的样子。博士说道：“喂，到外边去吧。”

不要忘记准备好武器。如果居民靠近来，就毫不留情地发射光子枪！”

“嗯，应该这样。”

两个人从宇宙飞船中走出来：在绿色的草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奇形怪状发出金色光辉的岩石块。这是在其他行星上看不到的景象。博士走近一个岩石块，利用仪器进行精密的调查。

“确实是真金。几乎接近纯金。就是说，在这个星球上有不可胜数的黄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能够成为大财主了！”

“是的。这个地方对其他人还要保密，最好经常来取。”

“真是太妙了！”

夫人乐得手舞足蹈。博士也是如此。但是，总是陶醉在激动中也是不现实的。“来，装在宇宙飞船上运回去吧！”

两个人开始行动起来。因为是纯金，分量很重，但这可不是道什么辛苦的时候。任意装上多少黄金，全是归自己所有。两个人就象往巢里运食的蚂蚁一样，舍不得休息，豁出命来也要加紧搬运。

“哎呀，危险！”

博士突然喊了起来。起初还在远处窥视的几个居民正在悄悄地向这边走近。博士端起了光子枪，扣动了扳机。

当然并不打算杀死这些无辜的对手，只是吓唬一下子。从枪里射出的光线打在草上，草蒸发掉了，只留下一丝痕迹。

居民们停住了脚步。他们也有人喊着什么，但是博士再一次用光子枪

恫吓的时候，就都慌忙逃开了。

“必须在天黑以前装完。不然的话，说不定他们趁黑夜还要再来。”

“啊，这简直象梦幻一样。如果回去了，先用黄金买一艘大型运货宇宙飞船，再用它来运更多的黄金。”

“是啊，那可就是高效率了。无论什么都能弄到手。为了买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必须吃一番苦。”

很快，飞船里的仓库装满了。虽然还想再装一些，但是很遗憾，这次只好作罢了。

“喂，出发吧。”

“我好象有种坐上了宝船的滋味。”

宇宙飞船缓缓起飞。由于黄金的重载，要迅速上升是很困难的。

“再加大一些喷射力量，这样的速度是不成的。”

“可是，已经到顶了。”

宇宙飞船刚刚上升一些，马上又下降一些，摇摇晃晃，一会儿，终于无能为力量失去平衡似地开始摇摆起来。

“这样不行啊！虽然舍不得也得往下扔一些。”

“糟了！来不及了！船体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再说，仓库门也打不开了。如果不快些逃出去就要爆炸了！”

“等一等，发出求救信号之后再说吧。”

博士开始发信号，虽然不想泄露黄金的秘密，但是生命是难以买到的，为了使救护队更积极地采取行动，只好用黄金作诱饵了。

“SOS、SOS，发现了黄金的行星。可是，哎呀，糟了……”

舱内的红灯一亮一灭，宣告危险迫在眉睫。两个人立刻跳伞逃出舱外。

降落伞平安地张开了。他们一边在伞上摆动一边向远处张望，火箭已经倾斜，坠落到地上，发生猛烈冲撞，引起了爆炸，船体粉碎，四处飞散。一想到坐在那上边的后果，可真令人毛骨悚然。

两个人相继落到地面，虽然性命得救了，可是未来的计划全完了。两个人悲伤地面面相觑。

“你说，今后怎么办好呢？”

“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吧！如果有谁收到方来的信号就好了。咳！我们也有点过于贪婪了。”

如今即使再反省检查也晚了。这时夫人发出惊惧的叫声。

“哎呀！居民们从四面靠拢来了，我们要被杀死吧？”

“不知道。只好听天由命了，没有拿出武器的功夫了。”

居民向他两人逼近，他们既不能逃也不能斗。博士豁出来了。他故作笑脸地对居民搭讪着。此外也别无良法啊！

“你好！今天天气真好啊！”

这样一说，那些居民也都寒暄致意。

“欢迎！”

“你说什么？……”

博士和夫人瞪圆了惊呆的眼睛。可是，居民们都很沉着。

“是说欢迎你们。怎么，不行吗？”

“没什么不行，但是，你们懂得地球的语言，这可……”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们就是地球人嘛！”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博士急促地问，居民们仍然很平静地回答：“不需要说明了吧。和你们是一样的。”

“是吗？不过，可以放心了，方才在遇难前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不久就会来援救的，那时便可回国了。”

但是，对方并未显出高兴。

“大家都那么说，可是又怎么样呢？你们又怎样呢？我们提醒你注意，可是你却用光子枪阻止我们靠近。今后这种事还是要继续下去啊！”

“毫无办法了吗？”

“很遗憾……”

两个人了解了事态真相，抱起了头。

“真倒霉！以后会怎样呢？”

“就在这儿安心生活吧。气候也不坏，也有食物。如果习惯了，这是个好地方。也可以欣赏那些黄金。象你们一样，新加入的人还会增加的。来吧，请加入我们一伙吧！”

“除此别无办法。那么，请多关照吧！如果和各位相处很好的话，那倒也不错。”

“这一点是靠得住的，都是同样的品性，同样反省的主儿。而且是以同样的灰心，同样的希望生存下去，象这样同是知心人的社会，大概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吧！”

香味接收机

星新一

N 君香甜地睡在床上。他在做梦。这是去宇宙旅行的梦。他在陌生的行星上着陆，经历了很多冒险之后，与当地居民亲密相处。居民热情款待，他刚吃完……

这时，枕边的闹钟发出了录音带的声音，在呼唤 N 君说：“先生，起床时间到了，请起床吧……”

这样，就把他叫醒了。他打了一个大呵欠，伸手取过闹钟旁边的水壶，把水倒入玻璃杯喝了下去。这是 N 君很早以来就养成的习惯。

水是那么清爽适口，它带有果汁、薄荷和香料的混合味道。一下子消除了睡意。

N 君向玻璃杯里又倒了一杯水，喝进嘴里，一股咖啡香味沁人心脾。

水壶里的水只不过是普通的水，可是却能变换各种各样的味道。古时候的人如果亲眼看到这一现象，一定会大吃一惊，以为这是魔术。但是，这可不是魔术，而是科学成果。现在已经到处普及了，人们都习惯于使用它了。真是尽情享乐的时代。

这是靠一个小装置发出的香味。它体积非常小，能放到嘴里，藏在了一颗牙齿内部，从外面看不出来。这个装置能接收电台发来的电波。

若是接收电波发出声音而娱其听觉者，我们叫它无线电收音机；如果

通过显象使视觉得以满足者，便称作电视机；现在这种装置能够发出香味，使嘴得到享受，所以就叫它香味接收机。

这个装置发出微妙的振动和电波，刺激口腔神经，带来各种味道。即使是无味的水，如果在接收果汁广播的时候，人们喝下去，就会产生果汁的香味。如果播送的是咖啡的电波，就能发出咖啡味来。

N 君要进早餐了。即使有了香味接收机的时代也必须吃饭。因为总得补充营养。他取过一片面包，放进嘴里。看样子是茶色面包，但是，却与一般面包迥然不同。它里面含有人所必需的丰富的热量和营养。它本身也近似无味，但是这没有关系。香味可由接收机给予补充。

N 君开始咀嚼面包。这时正好开始播送炒鸡蛋的电波，他便就着这个味道吃着面包。中间又改播苹果香味，面包味也跟着变了。就这样，N 君吃罢了早餐。

广播还未停止。N 君换上了上班的服装，一边把口香糖放进了嘴里。当然口香糖本身也是无味的，但这毫无关系，香味接收机会解决问题的。

香味接收机又到了播送水果时间。连续地播出了世界上各种水果的香味。无味的口香糖一下子变成了菠萝味，一会儿又出现了草莓味、葡萄味和香瓜味。

N 君离开家，坐上了高速单轨车，奔向工作单位。在飞驰的舒适的车内，有人看报，有人用耳机听音乐，也有人两者兼顾，这种情景看上去跟过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现在又加上了香味。嘴里扩散着冰激凌香味，一会儿又变成了花生米香味，这些一消失又出现了奶油馅点心的香味……

这些香味的顺序由电台负责调整。不能把不协调的味道排在一起，也不能把过于相似的味道排在一块儿。最初搞的不太适当，后来经过香味心理学家的反复研究，现在播送的节目人们已经称心如意了，它给所有人以满足感。

制成这种香味接收机，可以说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享受香味是人们的本能，不过希望享受香味是有限度的。俗话说吃饱了什么也不香了，吃东西和尽情享受的音乐、电视和游戏不同，香味是有限度的。

为了突破这一限度，通过研究，终于发明了这种香味接收机。不仅能够使人们无限度地享受香味，还可以得到各种令人满意的效果。

首先，不至于因为饮食过量而损坏消化器官，又不会使人过胖。也不会因刺激性食物而损伤身体。茶色面包能保持营养平衡，它卫生，人们不用担心中毒和得传染病。

其次，也不再需要厨房，餐具也少了，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空间和时间，转用到别处。为龃齿而烦恼的人也减少了。还有，香味接收机带来的香味，随着广播转移到下一个节目，那么以前的香味可以立刻消失，不留痕迹，马上就能享受到下一种香味。

这种广播整天连续进行。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梦中也会带来香味。当然，都是幻觉的香味。可是幻觉也不错啊，正因为是幻觉才是无限的。如果靠食物来追求这些香味，恐怕持续不了一小时吧。

N 君来到工作单位，开始工作，操纵电子计算机，做好记录，经过思考之后，又开动电子计算机，进行记录……

这期间，香味接收机一直在播送，如果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电视一边工作的话，容易分散眼睛和耳朵的注意力，会造成失误和事故。但是，对于

香味广播大可不必担心了。

西式饼干香味在嘴里扩散，接着又变成日本式酥脆饼干味，又出现中国式肉汤香味，然后又传来了香蕉味道……

此外还有能够吃到这些真正食品的饭馆。当走进这种饭馆时，电台的电波就被切断了，这时可以接触到食物本身的那些香味，人们偶然也来到这里。应该有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地方，让大家领略一下香味接收机传来的某种香味的实物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是，很多人在这样的饭馆里并不太感到高兴。因为食物太硬，虽然说有咬头，但是过后胃部觉得不舒服，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无味的口香糖和从电波传来的精炼的纯味交织在一起的那种香味了。

N 君还在继续工作。这时传来了土豆片香味，黏糕小豆汤的香味逐渐消失后，又传来了日本茶的香味……

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什么味道也没有了。他停下了工作，站起身来。好象装置发生了故障，他想必须快些跑到急救室去找人修理一下。

可是往周围一看，其他人也都在奇怪地噤噤喳喳，不知是谁打开了收音机的开关。正在播送临时新闻。

“……现在由于发生事故，香味接收机的广播暂停。目前正在抓紧修理，估计很快即可重新播送……”

虽然已经知道了原因，但是这样的事可还是第一次。人们的嘈杂声音平静不下来。谁也对付不了嘴里的异常变化。

N 君的嘴和其他人的嘴一样，都成了无聊、空虚的空洞。就象电灯和霓虹灯光芒四射如同白昼的夜市上，一旦停电霎时变得一片漆黑一样。

有人吐出了无味的口香糖渣，又往嘴里扔进一块新的，也有人啃着茶色的面包。但是，这些面包也没带来任何香味。

嘴里的空虚更加严重了。就象站在死寂的行星表面，又象独自一人漂流在北海的孤岛上，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不断增长。好象和父母失散的孤儿哭叫着，从内心迸发出要干些什么事的冲动。

不知是谁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有人受到他的影响，也紧跟着鱼贯而出。他们突然想起了饭馆的存在，要奔到那里去，N 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在街角的饭馆里，这时一片骚乱。平时来这里的人没有这么多，所以也没修建能容纳这么多顾客的设备。可是，从大厦里涌出的人流，都以饭馆为目标蜂拥而至。

人人焦躁不安，嘈杂声甚嚣尘上，发出了惊叫声，还掺杂着呼喊声和玻璃的破碎声……

但是，这些一都和发生异常变化的开始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香味接收机又重新开始播送。苏打水掺冰激凌的香味沁人心脾，接着是番茄味。不久，又开始散发炖牛肉的香味，人们知道午饭时刻已近，于是又向各自的地点散去。

博士和老爷

“你看！好歹完成了！我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制作工序自然也没有错误。因此，它一定能按预想的那样运转。”

博士高兴地说着。博士一直呆在研究所里热衷于自己的工作。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他和一名忠实的中年助手在一起。

这位助手头脑不是很冲，但这反而更好。能够绝对听从命令的人才是好的。那种自以为是地说什么“这样做好”的人，反而妨碍研究。助手对博士说：“恭喜！这是个极其复杂的装置，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您研制成功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来吧。立刻开动吧。你也一起坐在里面。”

博士这样一催促，助手反而奇怪地问道：“这是交通工具吗？我一点也不知道。坐上去虽然好，但是这是在屋子里，还是先运到外边去吧。”

“不，可以在这里坐上去。我还没有对你说明，这是时间旅行机。可以在时间中旅行。

我本来是想既能到未来，也能飞向过去的，但是这个装置还不具备这种性能，它只能飞向过去再返回来。即使这样，这也是了不起的发明啊！”

助手频频点头。如果他是精明人，恐怕会瞪大眼睛表示很佩服，可是他只是顺从地回答一句“是吗？”相比之下，博士倒显得很紧张了。

“好，现在出发！”

“请稍等。如果您想去旅行，必须准备食物。那是我的职责。”

博士的饮食总是由这个助手照料的。如果是一般的烹调，他都能做得来。

“对，对，虽然到目的地以后也能找到，但还是事先准备为好，你还是带去吧！”

助手出去，买来了罐头和果汁之类的食品，还有小型烹调用具也购置齐全了。“让您久等了。我还买了很多饼干。”

“可真买了不少东西啊。可以了吧，快坐上去吧。”

两个人坐上时间旅行机。博士从里面关上了门。助手问道：“您打算到哪里去呢？如果是到那可怕的恐龙横行的时代，我可不去啊！”

“不要紧。不会到那么古老的年代。我是想去看看从前的老爷。实际上，由于搞研究花了很多钱，所以打算会见古代的老爷，至少要一些古董回来，拿到现代社会能卖好多钱。”

“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

不一会儿，博士对准刻度盘按了开关。

时间旅行机在时间中回溯，不久就停下了。

“啊，已经到了。”

从小窗口往外看，方才的研究室已经消逝，出现了海岸，大海平静地扬起浪花。海滨有松林，在它的对面可以看到城堡。助手钦佩地说：“这是多么优雅的景色啊！和具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令人眼花缭乱高速飞驰的交通工具的现代社会相比，这里显得多么富于诗意啊！到外面去看看吧，空气一定很清新。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进餐，一定……”

“一定别有风味，那么就一边进餐一边眺望周围景色，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吧。”

两人来到外面，并搬出一张小桌子，助手摆好了食品。

“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

“啊！我感到连食物的味道也更加甘美了。”

两人边谈边吃，这时在不远处出现了村民。他们奇怪地望着这里。他们看到银白色的圆形的时间旅行机，在它面前还有两个身穿奇装异服的人。古代人感到奇怪是自然的。博士发现他们就微笑着做个手势，一个男人提心吊胆地走了过来。

“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也不会胡闹，请放心。”

“啊……”

男人呆呆地站着。他似乎以为这是从龙宫里出来的神仙。博士拿出口袋里的巧克力送给他。

“请，尝尝吧。”

男人往嘴里稍微放了一点，战战兢兢地吃着。好象对滋味很满意，立刻吃光了，又伸出了手。博士说：“可以再给一些，但是不能白吃。”

“若是用这个换呢……”

男人在衣兜里摸索着，掏出了一枚货币。

“啊，可以吧。”

博士给了他巧克力，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助手一边细看货币一边说：“好象不太赚钱。”

“不，不能那么看。在这里算不了什么，若是拿到现代社会，古钱是可以卖到高价的。”

这是一笔不坏的交易。”

这时，也许以为方才那个人的报告，又来了一个好象部落首领的人物，他说道：“不知道你们是从那儿来的，据说带来了味道很好的食品……”

他说着拿出了抱来的佛像。博士接过来进行检查后，对助手说：“这也是有价值的物品，给他打开三个罐头吧。”

助手照办，对方吃进嘴里，显出非常感激的样子。这时，人们相继来到这里，似乎已经懂得了规矩，拿出了形形色色的东西。

还有画卷和闪光的石头等等。虽然很难估计有多大价值，但绝不会赔本。因为稍微给一点饼干、罐头和果汁等等就成交了。时间旅行机的周围热闹得象野外食堂兼小卖店一样。博士很高兴。

“这样倒能够节省时间。但如果有更大的人物来作客，还会有更难得的东西呢。”

“好象会那样。您看！”

博士顺着助手手指的方向望去，从墙那边走来一位似乎地位很高的人。他带着家仆，好象是这一带的领主。方才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纷纷向后面退下，低着头。这位老爷对博士说：“我接到报告就来了。据说你们带来了一些好吃的东西，让我尝尝吧。”

“凡是客人我们随时都欢迎。快给做点什么吃的吧。”

助手打开罐头，经过适当烹调盛在盘子里。这位老爷吃到嘴里，显得非常满意。尽管这位老爷威风十足，在这个地方也从未吃到过这样好吃的东西。

老爷命令仆人把站在远处羡慕、观望的村民们都赶跑了。博士虽然觉得这样做太不近情理，但是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也只好这样。这里成为老

爷专用的野外食堂了。

这位老爷似乎很满意，不断地要求吃别的东西，一直吃喝了三天，喝了各种酒，醉醺醺的，很高兴。这时博士才开口说道：“怎么样啊？这样热情款待，请您给点什么吧。”

老爷站起来向博士猛扑过去，把他紧紧地捆上了。

“喂，快拿出更好吃的东西给我吃。你已经成为我的人质了。”

他有许多坏主意，加上已经醉了，所以什么也听不进去。老爷催促助手：“快拿来，把你们国家最奢华、最美味的东西拿来！”

这真是岂有此理。博士没办法，命令助手：“按他的吩咐办！只要按一下和来时相反的按钮就行了。”

“是，我立刻回来，请不必担心。”

助手进到里面，时间旅行机消失了。可是老爷还在醉中，对此并不太惊讶。

过一会儿，时间旅行机再次出现。助手出来便说：“拿来了，真是太破费了。这是连我也没随便吃过的好东西啊！”

老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快拿过来，是好吃的吧？”

“当然，可是先请你把我家博士放开。”

“好吧，把他放开吧。如果好吃就给你们宝物。”

老爷解开博士的绳子，拿过来饭菜。脸上现出充满希望的表情。但是刚一放到嘴里就大声喊起来。

“怎么？就是这个，这是愚弄我啊！”

说着又要猛扑过来。但是，这次博士并没有大意。他急忙和助手一起钻进时间旅行机里。关好舱门之后，博士说：“你拿来的是什么东西？是便宜的饭菜吗？”“不，是最奢侈最昂贵的了。”

“究竟是什么，使他那么讨厌、生气？”

“我询问了别人，买来的这些食品，有红烧鲑鱼和生虾片。买好后就急忙运来了。”

“你弄错了。你的这些菜在现代生活中确实是奢华的美味，但是对这里的古代人来说却不会体会到那是美味珍馐啊！”

有人情味的机器人

星新一

已是中年的资本家 R 先生前来拜访年轻的学者 F 博士。短暂的闲谈过后，R 先生说：“机器人固然挺好，可是总令人不太满意。”F 博士反问他：“究竟哪一点使您不满意呢？作为这方面的学者，我很想了解一下，今后可以参考。”

“简要地说就是没趣儿。机器人对工作确实勤恳，用起来也很方便。但是，不管你命令他干什么，它总是回答：‘是，明白了。’照章办事。准确而机械地干完了事。我知道对这项科研成果理应表示感谢，但是总觉得有些无

聊。”

F 博士虽然也想反驳，告诉他不要苛求，但还是点头表示理解，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预计到将来将会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意见。”

“我真没想到能从机器人学者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你这样说，一定是正在研究什么解决的办法吧？”

“是的。说真的，就在前不久，我试制了新的机器人。然后，让他出去学习人生去了。”

“你说是出去学习？让机器人出去学习这类话，真是闻所未闻。这是怎么回事？”

R 先生稍微有点惊讶，瞪圆了眼睛。F 博士做了说明。

“过去的机器人，在制造的同时就把基本的程序编进去了，以后也只能再吸收一些必要的程序。因此，它就变成了机械的、准确的机器人了。但是，这次不同，在存储装置上还留有剩余，让他在人类中生活。这样，和过去的机器人相比，当然可以增加一些功能。”

“的确，应该让他带点人情味儿。那么，结果怎么样？”

“还说不出来所以然。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他才结束学习，刚刚回来。此后还要在这里试用一段，要观察一下他的效用。”

R 先生听了 F 博士的话，探出了身子。

“请让我把他带到家里使用吧。关于使用的感觉如何，由我来写报告。对于从前那样过于老实的机器人，我已经腻烦得难以忍受了。用新的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吧？”

“这一点是靠得住的。在设计上绝对保证不会对人有什么危害。但是，他从人类接受了什么样的特性，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还不太了解。”

“正因为是这样，才更有趣。请务必借给我。不管使用费是多少，都由我来付。”

R 先生这样恳求，终于得到了 F 博士的允诺。于是，他就把从 F 博士那里借来的那个机器人带回到自己的家中。

“那么……”

R 先生坐到椅子上刚要说话，机器人便回答了：“好，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怎么，这和过去的机器人似乎没有很大差别。但是，也行啊。我想喝酒。给我调制一点叫做新兰的混合酒。如果不知道调法，就查一下书架上的那本书。”

若是以前的机器人早就着手去干了。但是，这个机器人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R 先生催促他：“喂，为什么不去干嘛？是不能干吗？”

“当然能干。但是，喝酒不好。它对身体不好。对内脏、对大脑都没有好处。”

“不必担心，如果胃有毛病就吃药。”

“那才是浪费呢！您应该停止这些作法。如果您意志力不坚决硬下命令非得调酒不可的话，那我就去调制，但是……”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想喝酒了。回头我自己调酒再喝吧。那么，不喝酒就去郊外兜兜风吧。你给我开车吧。”R 先生又发出另外的命令。但是，那机器人还是在那里站着。当 R 先生刚要说不满意的话时，机器人又回答了：“最近，汽车事故正在增多。有些人虽然知道机器人开车很安全，但是偏要自己抓过方向盘，所以事故就多了。如果碰上这种事可就毫无办法了。”

还是在家里呆着最安全。如果您想观赏风景，请打开立体彩色电视。如果您想呼吸新鲜空气，请旋转空调装置的按钮。如果您说即便遇到交通事故也不要紧，硬要开车出去的话，我当然乐于听命，因为我这身体碰上什么事故也不会破裂，毫不在乎。”

“你这家伙尽说些令人厌烦的话。这样我也不愿驾车出去了。我困了，你把这个房间的墙壁重新裱糊一次。”

可是，机器人又回答了：“如果要我干这件事，还是再稍等一等为好。不久就要研制出一种新的糊墙纸，和以前的产品相比，即坚固耐用，又不沾污垢，而且声音回响、色彩、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很好。现在重新裱糊，很快还得换上那一种。我想那太可惜了。”

“不必担心花钱。”

“是，如果您在充分了解了这种浪费后还要下这样的命令的话……”

“够了，够了。算了吧。你就坐在那里休息吧。”

R 先生放弃了支使他的打算。为了慎重起见，他向墙纸公司挂电话做了个调查，结果真是象机器人说的那样，预计在最近出售新产品。

第二天，R 先生带着机器人，来到 F 博士这里。博士问道：“使用当中感觉如何？”

“的确和以往的机器人不一样，是带有人情味的机器人。但是，人情味过重了，每一次下达什么命令的时候，他就忠告什么对身体不好啦、太危险啦、太浪费啦等话，这样对主人自然是忠实的，但是使人感到不好用他，实在没有办法。这哪是什么学习人生，分明是在什么地方养成了规劝人的癖好。”

“可是，我并没有把他送到喜欢规劝人的地方去学习呀！”

“尽管这么说，事实却是那样。请你仔细检查一下吧。”

F 博士一边觉得纳闷，一边开始进行精密检查。这是很费时间的，但是 R 先生还是抱着好奇心等待着。

过一会儿，F 博士说道：“不错！的确和以前的机器人不一样，具备了人的性质。”

“是那样吧？可是，他是怎么沾染上规劝人的毛病的？”

“不，那不是规劝人的毛病。”

“那么，是什么呢？”

“那是巧编借口，企图从中偷懒的品质。”

副作用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F 先生的隔壁住着一位孤独的老人。据说这位老人积蓄了一大笔钱。有一次 F 先生到他家去坐了一会儿，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顺口问了一下，他本人也承认这是确有其事的。

“是呀，我最喜欢储存金钱了，无论什么事情都比不上这有趣。正因为

这样，所以我才过着朴素的生活，连佣人也不雇一个。尽管有些家伙评头论足他说我是傻瓜，可这是我的个人爱好，谁也无权干涉的吧。我所信得过的知心朋友只有这只保险箱。”老人说着就伸手指了指屋角那儿。这确实是一只相当漂亮的大型保险箱，比普通的衣柜还要大上一围。

从这一天起，F先生就暗暗地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那只保险箱里的钱搞到手。于是，他就开始绞尽脑汁地苦苦思索起来，竭力要找出一个最佳方案。

如果强行闯入，采用暴力手段的话也许是无济干事的。即使把老人绑得结结实实，用匕首逼住对方，进行威胁的话，恐怕也很难打开保险箱。因为这位老人把金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正因为对方存了不少钱，所以绝不会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傻瓜。F先生心里很清楚，如果把对方杀死的话，那只保险箱就更没法打开了。

看来只靠正面进攻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想出一个万无一失的巧妙的好办法来。F先生废寝忘食地研究着这个课题，简直入了迷，F先生费尽心机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来。

F先生首先撒了个谎，巧妙地从一个做医生的朋友那儿骗来了一种药。不过这并不是什么毒药。即使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老人毒死，对F先生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继承老人遗产的凭证。这是一种叫做“坦白药”的白色粉末。F先生把这种粉末掺在糕点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送到了老人的房间里。

“这是人家赠送给我的，别客气，请尝尝味道吧。”

老人高兴地笑着收了下來。虽然他平时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浪费，但是对别人送上门来的东西却是来者不拒，一律照收不误。老人立刻就拿起一块糕点送进了嘴里。

F先生在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老人果然开始迷迷糊糊，神志不清了。

于是F先生就开始有计划地向对方提出了问题。

“您有一只相当出色的保险箱是吗？”

“是呀，那是一只极其牢固可靠的保险箱。制造商在产品说明书上保证说，即使是发生了火灾，保险箱里的东西也不会烧毁的。为了慎重起见，我在购买之前还特地做过试验，在保险箱周围堆满木柴，点上火烧了足足三个小时。”老人昏昏欲睡似的说着。

看来药效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于是F先生就把话题转移到了核心问题上。

“那么，怎样才能打开保险箱呢？”

“首先必须按照正确的方法转动拨号盘。号码是……”老人刚一说出口，F先生立刻就用笔把号码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把钥匙插进匙孔里、旋转一圈，于是就打开了。”

“那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在那张写字台从上面数起的第二只抽屉里面。”

只要打听出这些来就足够了。可是，F先生还不放心，还问了一下保险箱上有没有装什么特别警铃，直到确定了没有什么报警装置才放心下来。

F先生忍不住马上就要动手开保险箱。可是，他拼命地控制住了这种

冲动。即使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但如果因此而被人当作怀疑对象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欲速则不达，现在必须打消这个念头。

第二天，F先生确定老人已经出去了之后，便悄悄地从后门溜了进去，借助于“坦白药”的效力，F先生已经从老人那儿把正确的开箱顺序打听得一清二楚了。看来很快就能顺利地打开保险箱拿到那笔巨款的吧。

F先生首先拨动了拨号盘，一组数字拨完之后，只听见里面传出了轻轻的一声“咔嚓”。接下来是钥匙。F先生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到了钥匙。“坦白药”果然有效，F先生暗自得意地想道，他把钥匙往匙孔里一插——严丝合缝，完全吻合。F先生用颤抖着手把钥匙旋转了一圈。伴随着手中“咔哒”一下轻微的震动感觉，响起了沉重的金属部件缓慢地移动的声音。——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F先生的胸口像擂鼓一般，剧烈地跳着，他屏住气息，伸手拉了一下保险箱的门。可是，门居然纹丝不动。F先生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拉着，但仍然是纹丝不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坦白药”肯定是灵验的呀。号码明明是对上了，并且钥匙也没错。难道说对方能够与药力抗衡，编造谎言吗？不，这是不可能的！F先生把整个过程反反复复地回想了好几遍，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有漏掉。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F先生突然想到，也许这只保险箱与众不同，门是朝里面开的吧。他不再往外拉了，开始使劲地往里推，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用身体向着门上猛撞。可是，这扇门还是紧紧地关闭着，根本就沒松动过一丝一毫。难道竟然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吗？真是不可思议。F先生呆呆地望着保险箱，陷入了沉思之中。

突然，F先生的身后传来了喊声。

“嗯！”

F先生赶紧回过头去一看，只见那位老人怒气冲冲地站在保险箱旁边，并且还带着一名警察。

警察说道：“作为非法侵入民宅的现行犯，你已经被捕了。”

F先生不敢抗拒，只好束手就擒。可是，他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因此不死心地问道：“对不起，请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于是，老人便答道：“不知为什么，从昨天起，我就一直感到有点昏头昏脑，神志不清。刚才出门后不久，突然想起自己忘记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情。因此连忙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到门口一看，便见到了这番情景。于是赶快又跑去叫来了警察。”

“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呀？”

“忘了把保险箱锁上……”

——原来刚才F先生自己把保险箱锁上了，并且咬紧牙关跟保险箱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

回家的时候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N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已经十二点钟了。这样的事情以前可从来也没有过。平常N先生总是一下班就往家里跑，六点钟过一点儿就回到家里了。

N先生站在门外，提心吊胆地按了一下门铃。连续不断的铃声在静悄悄的夜里显得特别清脆响亮，可是过了好久也没人出来开门。又过了一会儿，从里面传出了N先生妻子不耐烦的声音。

“是谁呀？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跑来按什么铃，真讨厌！”

听这说话的口气，妻子显然又要发火了。N先生诚惶诚恐他说道：“是我，你的丈夫呀。实在抱歉，回来得太晚了。因为有点要紧的事情，一时脱不开身，所以耽误了回家的时间。求求你，让我进来吧。”

“啊，我不知道是你。如果是家里人的话，不会在这么晚的时候回来的。因此，在这种时候回来的不是我们家里的人。”

妻子明明知道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但是却用冷冰冰的口气答道，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N先生苦苦哀求着，口口声声地认错，赔不是，几乎马上就要哭出来了。还好，谢天谢地，妻子总算把门打开了。也许妻子是怕事情传出去要被邻居们笑话吧。

进了屋里以后，N先生松了一口气，向妻子说道：“有什么好吃的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呢。”

“不知道，到现在才回来，到底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不老老实实他说出来的话，休想吃东西。”

妻子的口气非常强硬，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毫无办法，N先生只好临时编出一个借口来说道：“实话说，今天下班时刚出公司门口就碰上了一位以前的老同学。从前他帮过我不少忙，直到现在我还很感激他呢。他热情洋溢地邀请我到他家去作客人由于盛情难却，我只得去了。我没有得到你的允许就擅自到别人家里去作客，你不会责怪我吧？”

可是，妻子向上翻了翻眼皮说道：“显然是撒谎。如果真的是到朋友家里去作客的话，回来时不会饿得肚子咕咕直叫的。你的那位朋友是谁？我马上就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嗯，那个……”

“看，露出马脚来了吧。并且，你的衣服上还在散发着女人的香水味儿呢。是在外面跟哪个女人鬼混吧。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明天就上法院去办离婚手续，然后回娘家……”

妻子就像打翻了醋缸似的，大吵大闹，声音越来越高。N先生垂头丧气地叹息着。看来今天也许是瞒不过去了吧，他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神情，开始说了起来。

“唉，没办法，就把事情的真相向你坦白吧。这件事以前从未对你说过，一直瞒着你。”

这是一件绝密的事情，千万不能说出去，走漏了风声的话可就糟糕了。好吗……”

“什么事情呀，大惊小怪，装模作样的。好吧，我保证不说出去，快讲吧。”

“我每天去上班的那家公司从外表上来看是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但实际上是国家情报局的一个秘密办事处。而我则是这个办事处里的一名秘密情报人员……”

N先生迫于无奈，终于说出了事情真相。虽然这是不应该说出来的，但是妻子大发雷霆，又喊又叫地闹着要离婚，如果她真的去请律师和私人侦探来调查的话，事情闹大了可就不好办了。因此，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向妻子坦白为妙，以免被动。

N先生看上去貌不惊人，可是却有着一种非凡的才能——能够破译密码。他每天上班时就坐在自己的那间资料室里，只要按一下办公桌上的电钮，墙壁就会自动地向两边分开，现出一台电子计算机来。他的工作就是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破译密码。世界各国的密电码他几乎都能破译。

可是，这个秘密办事处的情报工作人员都必须伪装成极普通的公司职员。N先生遵守着这一铁的纪律，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装成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职员。由于N先生平时守口如瓶，为人又很老实，因此连妻子都没发觉这个秘密，附近的邻居们也都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普普通通的小职员。

可是，这一切却瞒不过外国间谍的眼睛。今天傍晚，N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了公司门口。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人靠拢了过来，并且用一把手枪顶住了N先生的腹部，压低了声音命令道：“喂，不许动！否则就开枪了，老老实实地跟我来！”

接着，N先生就被她押进了一辆事先准备好的汽车里，很快就被带到了一间地下室里。

原来这位年轻的女人是某个国家的间谍，上级命令她尽快地查明，究竟是什么人破译了本国的密电码，用的是什么方法。

可是，N先生宁死也要保住这个极其重要的秘密。

“快坦白！”

“不，宁死也不说！”

N先生是久经考验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了，无论对方怎样威胁，他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的。女间谍急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办才好。

趁着对方掏出手帕来擦额头上的汗时，N先生猛地扑了过去，把手枪夺了过来。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反抗的家伙，然后用枪逼着地下室里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锁上了铁门。接着，他又很快地跟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取得了联系，委托特工人员们去收拾那帮家伙。

经历了这一场风险之后，N先生好不容易才精疲力尽地回到了家里。

“……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当时连电话也没法往家里打一下。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N先生把自己刚才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都原原本本他说了出来。可是，妻子却捧腹大笑起来。

“我真没想到，你原来还有着如此出色的编故事的才能。一定是侦探小说读得大多了吧。你这套鬼话还是留着骗3岁小孩去吧。”

“不，这是真的呀。”

“不可能，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情我无法相信。既然如此，你拿出证据来……”

“那个么……”

——虽然N先生确实是一位有着卓越超群才能的秘密情报人员，但他

一回到家里就成了忍气吞声、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怕老婆的丈夫。

金鸚鵡

壁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下半夜两点，屋子里的灯却还在亮着。屋角的床上，一个年轻人披了一身台灯呆滞的光线，早就开始木然地重复着同一的动作。

他眼睛一眨一眨的，叹了一口气。点上香烟，才吸两三口又灭掉。他从枕边挑了本杂志，无精打采地翻动着。这一夜，又将是彻夜难眠。

这并非由于他晚饭后有喝浓咖啡的习惯，也并非由于象往常那样，担心第二天一早要上班。他已辞去了一家电气公司的技师职务，想独立干点事业。直到伏资，一切还算顺利，就是还没获利。但事到如今，复职已不可能，再加上对来来的忧虑，怎么能入睡呢？任何人当他感到前途渺茫时，都是难以成眠的吧。

他合上书本，眼睛一眨一眨地呆呆地把脸转向屋门。刚要打个咳声，又蓦地止住了。

他发现门把手一点一点地轻轻转动。正当他惊恐地注视时，门把手转了一个圈，于是，门开了。

毋须说，这可不是失眠者的错觉。

从那里悄悄地闯进来两个人，都用黑布蒙住了脸。

“喂，别出声！别伸手摸电话之类的。反正那个东西是在这儿。”其中的一个说。

漆黑锋亮的手枪对准了年轻人的胸口。他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连命也不打算要。只要一件，假如肯赏光的话。”

另一个在房间里转了转，靠近窗子时说：“哥儿们，有啦。”他边说边抱起那里的摆设——金鸚鵡。

“好。赶紧装进皮包里。”

顾不上手枪的威胁，年轻人声音嘶哑地说：

“噢，单单要那个呀！那是个纯金的鸚鵡！不行啊，那是我苦心制作的营业用具呀。”

端手枪的家伙冷笑一声，讥讽地说：

“少废话！你在哪儿听说过有由于乞求而停止行抢的强盗？”

“这，我是很懂的。不过，那个还得……”

“不成。老子可是喜欢金子。而且，你把这种东西放在窗旁，从外边就可以看得见它闪闪发光，刺激了我们，你咎由自取。这和那些既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就会被流氓跟上的姑娘是一码事。嗯，你这是自作自受，死心塌地吧！”

“说得太刻薄啦。你这是强词夺理。你们要什么都可以，唯独那只鸚鵡，请你们饶了吧！”

“讨厌。嗯，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啊，还有。假如你去报告警察，那可就轻烧不了你。”

“是，是。”

“假如知道你报告了，这枪子儿就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向你飞去。”

“明白了。决不去报告警察。我发誓。”

“好啦。喂，撤！”

持枪者和把金鸚鵡装进皮包的那个家伙，消失在门外的黑夜中。

“哥儿们，咱们干得可满顺利呀！”

汽车行驶在深更半夜的路上，俩人在里面议论着。

“嗯，咱哥儿们的事，从来不会有漏洞。假如不留下指纹，就决不会暴露。前几天袭击宝石商的事，万一露出什么马脚，要稳住，没什么打紧的。喂，后面没有盯梢的呀！”

“我不担心。”

汽车忽而加速，忽而慢驶。拐来绕去，好不容易才到达他们窝藏赃物的地方。

“到啦。这个 A 公寓三楼，有我们隐蔽的‘家’。这儿，什么人也不会发觉的。”

“来吧。把皮包拿到屋里去。”

他们在屋子里打开了皮包。

“太漂亮啦。”

“嗯，正因为是金子的，啥时候看了都好受。那可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而且让人神清目爽。俺可是最喜爱金子的。”

“谁还不是一样啊。哎，那个青年人，做这种东西，是打算搞什么营业呢？”

“不知道。也许是打算创办一种什么鸚鵡教之类的宗教，把这东西当作供奉的器物吧。哎，这算不了什么。明天。要赶紧把它化成金条。”

“啊，还能睡一会儿吗？”

“嗯，睡前要把至今赚的钱计算一下。不搞搞就睡不着。哎，计算机……”
在灿灿发光的金鸚鵡跟前，他接二连三地按着计算机的键盘。

翌晨。响起了敲门声。

“能是谁呢？喂，快把鸚鵡藏起来！”

他揉搓着发困的眼睛，打开了门。刹时睡意全消。站在他面前的手握方形箱子和拉杆的男子正是昨天夜间那个年轻人。然而他装作没事似地跟这个年轻人打起招呼。

“您是谁，有什么事呀？”

“请把昨晚拿来的那个金鸚鵡还给我。”

“怎么回事。你见过我的面吗？”

“没有。我们这是初次见面。可是金鸚鵡就在这儿。”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是来找碴儿打架的吧。”

他刚一逞凶，青年人放下箱子，打开，拿出了录音机。

“哪儿的话。这有证据。我在鸚鵡的身上安装了话筒和小型无线电机。这个嘛，是我煞费苦心才发明的。它把一切全记录下来。我就是凭这个天线找到发报地址的。”

年轻人一只手拿出拉杆，一只手打开录音机的开关。磁带开始转动，接着放出下面的对话：“哥儿们，咱们干得可满顺利呀！……嗯，咱哥儿们的事，从来不会有漏洞……”

“怎么样，性能不错，连声音都没有失真。”

“嘿，我们忽略了这种装置。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白白放走你的。把录音带烧掉，否则饶不了你的命。”

任凭手枪又一次亮在面前，年轻人却满不在乎地说：

“用不着这样。这磁带的复制品，我已经委托给朋友了。所以，假如我死，他们会马上送给警察。”

“没蛋，你究竟要我们怎样？”

“我可不是不讲理的人。而且既然一切是为的创办一种营业，那么咱们先进行交易吧。”

“你说什么？……”

“明明赚了不少钱，就别说吝啬的话啦。不过，你们是第一批顾客，多少让你们点，怎样，每个月在这地方……”青年人指着旁边的计算机说。

尽管昨夜没睡，当天晚上仍然没能成眠。青年人在床上眼睛一眨一眨地，凝视着窗边的金鹦鹉。人这种东西，当他确信有了美好前途的夜晚，大概也会彻夜难眠的吧。

机会

阿尔在自己豪华住宅的豪华寝室里安然酣睡着。他所以能过上这样天堂似的生活，就因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而他今天能有这么多的财富，则是由于他从不错过任何可以利用的各种机会。

半夜的时候，阿尔被一种奇怪的声音突然惊醒。这一响动，仿佛是来自书斋那个方向。他急忙从床上爬起来，透过门缝，悄悄地向外窥视。

黑暗中，一束白光在晃动，象是手电筒的光亮。仔细一看，一个人影又开壁橱，又在窥探桌子的抽屉。此时此刻干此种勾当的人，除小偷之外，岂有它哉。

阿尔把挂在墙上的猎枪拿在手，并把它端了起来。突然，推门、开灯、紧接着一声呐喊，所有这些动作几乎是在一瞬间同时发生的。

“谁？不准动，动就打死你！”

在明亮的房间内，一眼可以看出，那是个衣着褴褛、容貌枯瘦的男人，他一面不知所措地举起了手，一面用乞怜的语调回答说：

“请不要开枪，我投降！”

“从哪儿进来的？”

“是撬开了那个窗户！”

一小块儿玻璃被打碎，好家是从那里伸手摘下了钥匙。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是小偷，请饶恕我吧！什么也还没有偷，不信请检查一下看看。”

“不，这是不能宽恕的。人要靠辛勤地劳动来挣钱，不穷而获这种思想是极其卑劣的。所以，我最讨厌的是税务所和小偷，我要把你提交给警察。”

阿尔一边警惕地端着枪，一边把另一只手伸向了旁边的电话机。一看小偷，表情十分可怜，跪在地板上正在苦苦哀求。

“哎呀！请饶恕我这一次吧！”

“不行！象你这样的家伙，完全应该进一次监狱！”

“实……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已是被抓进好几次了，所以如果这次再被送进去，那可是罪上加罪，恐怕一时就很难出来了。今后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决不再干坏事了，就象别人那样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请宽恕我吧！”

“真的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想法很好！”

“如果能饶恕我的话，让我干啥都行！”

小偷在地板上一个劲儿地磕头求饶。阿尔稍微想了一想，然后叮问说：

“什么样事情都能做吗？”

“当然，不论吩咐什么都可以，请说吧！”

“那么，你把那边的金库给我打开！”

阿尔指着房间一隅的大金库，郑重其事地说。小偷看了看金库，为难地摇了摇头。

“这……这可不行，开金库的事没干过，特别是究竟怎样调对号码也不知道。您如果是想修理，请找专门修理的人，我不合适！”

“很合适！号码和开库方法我告诉你。”

“可是，……为什么那样……道理我不明白！”

“不要说什么道理不道理，你就照我说的那样去做。当然，不愿干也可以。但在这里，我要用枪打断你的腿，然后把警察叫来，怎么样？”

“明白了，我服从！不过，总觉得气氛有些奇怪……”

小偷一边嘟嘟囔囔地唠叨着，一边按照阿尔指示的那样拔转了号码，用手一拽，金库的门慢悠悠地打开了。里边堆放着好多纸包，阿尔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打开一个纸包着看！”

“是！啊？这不是一捆钞票吗？”

“是的，现在把其中的一张送给你，拿去吧！”

“真有这样好事吗？”

“不必客气，用它作旅费，赶快远走高飞，可不要再在这一带转转喽！”

小偷呈现出无法相信的惊恐神色。

“多么仁慈的心肠啊！不光给予宽恕，还能发给旅费……”

“别罗嗦了，马上给我滚！”

小偷放心大胆地从窗户跑了出去。不大一会儿，阿尔把金库里的东西移至屋顶，把猎枪放回原处，拽断了电话线，然后跑到公用电话处叫来了警察。

“刚才，家中被盗了。由于凶器的威逼，把金库的开法说了出去……”

不久，阿尔向赶来的警官作了详细申述。

“指纹，我想还不会消失，一切都保持着原状，就象您看到的那样。今天刚从银行取回来的现款，完全被拿走了。”

“看来损失很大呀，实在可惜！”

等到警察表示予以同情之后，阿尔巧妙地开口说：

“可是……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我想领取一张被盗的证明书，因为听说它对于减免税款是必需的。……”

新来的经理先生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N先生是一位中年男子，职务是科长。该科专门负责推销宇宙旅行者使用的手提包。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地处理着堆在办公桌上的各种文件和报表。

突然，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机响了起来，他赶紧抓起了听筒。

“经理先生叫你马上去，他想听一下关于业务情况的汇报。”

“是，现在就去……”

N先生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忐忑不安地想道，但愿不是找我的岔子。无论对谁来说，被经理先生叫去都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听说新来的经理先生是一位喜怒无常、脾气怪僻的人，这对N先生来说，就更加可怕了。可是，又不能逃避，否则事情更糟。

他拿起一叠文件报表，向经理室走去。在半路上与制造部部长擦肩而过，从对方那副愁眉苦脸的神情来看，可以断定制造部部长从经理室出来不久。

N先生站在经理室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敲了一下门。于是房间里传出了冷冰冰的说话声。

“进来吧。”

N先生进屋以后就毕恭毕敬地站着，彬彬有礼地低着头说道：“听说是您叫我来……”

上一次由于头低得太过分了，被经理先生训斥了一顿。N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所以今天有分寸地稍微点了点头。可是，坐在宽大的沙发里的经理先生见了这情形之后还是生了气。

“喂，给我把头再低一点下来：上身前倾成三十度角。我喜欢三十度角。再重来一次！”

“是，对不起。”

N先生又重新鞠了一次躬。经理先生毫无表情地瞧着诚惶诚恐地行着礼的N先生。N先生在心里愤愤不平地想道，不管怎么样，总得通点儿人情答一下礼吧，简直不拿我们小职员当人看待。

但N先生又不敢说半句表示不满的话，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鞠着躬，最后总算达到了经理先生所喜欢的标准——三十度角。

“哦，不错，行了。以后别忘了今天的动作要领。那么，让我听听业务情况汇报吧。”

“是。现在将本月的计划指标与实际完成指标跟上一个月的情况进行比较……”

N先生一边看着手中的文件报表，一边按顺序说着。经理先生微微地点着头听着，突然举起手来打断了N先生的汇报。

“喂，刚才你说什么百分之五十五，这好像有点儿不对呀。”

N先生赶紧重新查了一下报表，果然像经理先生指出的那样，弄错了。

“啊，对不起，应该是百分之五十四。”

“这样可不行啊！”经理先生毫不客气地提高了嗓门警告道。

N先生连忙战战兢兢地道歉认错：“是。这是我在计算上的错误。可是，即使如此，您不必发这么大的火呀。仅仅只有百分之一的差错……”

“不，差错总归是差错。”

“是。可是，只要是人，不管是谁，出点儿差错也是难免的呀……”

“这种精神状态可不行！你在五个星期以前已经出过同样的差错了。也许你心理上有什么障碍吧。等一会儿找医生去看一下：”

“是。等一会儿就去看。”

N先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这次相当标准，上身前倾成三十度角，连经理先生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是，经理先生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它方面。

“哦，对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你多花了不少交际费，为什么……”

经理先生的目光相当锐利，对公司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连一点儿小事都不放过。当然，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经理先生。在企业管理中，上层领导者必须具有卓越才能。

N先生辩解道：“那个么，那是为了增加营业额呀。在商业谈判中，必须由卖主作东道主，设宴招待各位主顾，使气氛和睦友好，大家的情绪高涨，以便看准时机，在最为有利的时候签订合同。我花掉的那些交际费比起……”

“不，没有必要去做那些事情。这笔开支应该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去。”

“您的意见当然是非常合理的，可是，您作为经理先生也许不知道吧……”

“不许狡辩！我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今后不准再搞什么招待宴会。这是命令！明白了吗？只要你明白了就行了。”

“是，明白了。那么，请允许我回去做自己的工作吧。”

N先生又鞠了一个三十度的躬，然后朝门口走去。可是，突然又被经理先生叫住了。

“喂，稍微等一会儿。”

“是。还有什么事情吗……”

“对不起，能不能给我掏一下耳朵？”

“可以，我很乐意为您效劳。”

N先生站在经理先生坐着的沙发的侧面，弯下腰来，准备开始动手。如果拒绝的话，经理先生一定会怀恨在心，会想方设法找岔子报复的。想到这一点，N先生只得忍气吞声地服侍经理先生。可是，N先生刚开始掏了一下，经理先生就叫了起来。

“喂，这样掏法可不行啊！先把我头上的罩子拆除下来。”

“是……”

N先生拿来了一把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把经理先生头上那个柔软的塑料罩子卸了下来，接着又用微型吸尘器清除了声音信号接受装置周围的灰尘。

N先生一边干着这“掏耳朵”的活，一边迷迷糊糊地想着，远在孩提时代的那时候，就经常听人说起过这种事情，真像做梦一样。当时人们都说，到了将来，无论谁都可以使用机器人，想必一定能够轻松愉快，悠闲自得地进行工作的吧。那是一幅灿烂辉煌、鼓舞人心的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

可是，现实又怎么样呢？那些预言家们所作出的不负责任的预测与现实恰恰相反。我只能服从机器人的命令，一个劲儿地努力工作。

这时候，经理先生说道：“怎么样？这儿有一只晶体管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出了什么故障吧。快给我换一只新的。注意，手脚轻一点儿！”

“是……”

N先生仔细一看，只见经理先生的脑袋里面极其精致复杂，密密麻麻地装满了许多超小型的电气零件，由于这些精密的电子仪器工作得很好，所以无论多么细小的事情，一旦记住以后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这样讨厌的经理先生可真是少有的。N先生终于忍不住，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起来。与此同时N先生又想起了从前那位令人怀念的前一任经理先生，那可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好人啊！可惜不知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N先生恨不得用一把榔头把现在这位经理先生的脑袋砸个粉碎。可是，如果于出这种鲁莽的事情的话，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被判刑的。因为制作这位经理先生耗费了一笔数目相当惊人的巨额资金。

那些有钱的大股东们联合起来，把这种冷酷无情的怪物抬上了经理先生的宝座。

——无论在什么社会里，价格昂贵的商品总是从上往下逐渐普及的。

纪念照片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N先生在某处旅游胜地经营着一家街头照相馆。可是，随着照相机的日益普及，他的生意渐渐地萧条了。他必须赶快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天地是如此的广阔，难道就没有地方可以发挥我的照相技术特长了吗？N先生绞尽脑汁，苦苦地思索着，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并且决定立刻就将其付诸实施。不过，他并不打算和自己爱好的照相技术告别，只不过是把透镜的焦点对准利润更高的对象而已。

N先生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只要使用长焦距镜头，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把监狱的门口拍摄下来。可是，虽说是门，却并不是工作人员出入的那扇正门，而是专供刑满释放的犯人出来的小门。当然，光把这扇门本身拍下来的话，这种倒霉的照片是赚不到钱的。可是，以这扇门为背景，拍摄人物照却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只要这扇门被打开，刑满释放的人一出来，N先生立刻就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然后，便悄悄地跟在对方的后面——这是为了调查住址。接着，便设法查明对方是干什么工作的。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访，用彬彬有礼的口气说出这样的话了。

“您不打算买一张纪念照片吗？”

“纪念什么呀？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于是N先生便把拍好的照片交给疑惑不解的对方。

“就是这个。您的尊容清清楚楚地映在这上面呢，我的照相技术相当高明吧。”

“啊，居然被人拍下了这种照片，我丝毫也没有觉察到。可是，我要买这种照片干嘛，真是岂有此理！别说是纪念了，那段倒楣的经历我连想也不

愿去想它。”

大多数的人都是先表示拒绝购买。可是。如果就这样败下阵去的话，那就不成其为做生意了。

“我原以为您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的，唉，实在是太遗憾了。那么，反正我拿着也没什么用处，不妨免费赠送给您周围的邻居们或者您公司里的同事们吧。”

正要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的时候，以前的丑闻被人宣扬出去是最最难以忍受的。

“喂，等一下。买的，我买的。不管多大的价钱，连底片一块儿买下来！”

于是，N先生便乘机漫天要价，狠狠地捞了一把。

不过，也有人不吃这一套，满不在乎他说道：“随你的便吧。”毫不客气地把N先生轰走了，让他吃了个闭门羹。这时候，N先生不由得恼羞成怒，真的添印了好几张照片，分别送给了附近的好几户人家。

可是，对方非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得意洋洋，越来越高兴了。N先生不禁茫然了，到外面去一打听，原来这家伙是个臭名昭著的无赖，专以进过监狱的次数多而自豪，四处炫耀，以为光荣。N先生原来想让他尝尝苦头的，不料适得其反，反而帮了这个家伙的大忙。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强中更有强中手。

不过，这种情况是例外当中的例外，毕竟是很少碰到的。N先生的生意一直很好。那些刑满释放者们谁都不愿意让过去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公布于众。并且，新的主顾一个接一个地从那扇门里出来、就像源源不断的泉水一样。真是盛况空前，财源不断滚滚来。N先生乐得眉开眼笑。

有一天，N先生找上了一位年轻人，又开始了往常那老一套的交涉。

“有几张这样的照片，您拿一张去留个纪念怎么样？”

“啊，什么时候拍过这样的照片……”

“这是做生意，买卖自由。如果您不要的话，就请允许我随意分送给别人吧。可是，我要说句不中听的话，对于像您这样年纪轻轻，大有前途的人来说，出狱纪念照被人四处传阅可是件不太妙的事情啊！”

“什么？这不是恐吓吗？你是打算乘人之危敲一笔竹杠吧？”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无论谁都痛痛快快地掏钱买下来的呀。如果您也买下来的话，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啦。”

“真是岂有此理，混帐透顶……”

这年轻人突然猛扑上去，转眼之间就把N先生捆得结结实实。N先生不由得大吃一惊，但是他并不慌张。

“别胡来！年轻人的头脑太单纯了，做事往往不考虑后果。即使您用强硬手段把这张照片抢去的话，仍然是没有用的。老实告诉您吧，如果您不放手回去的话，以后将把添印出来的照片送往四面八方！”

“那样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年轻人的回答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N先生被绑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只好伸长了脖子问道：“那么，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向警察局打电话，把你作为诈骗犯交给警察逮捕起来。”

“这个主意倒不错，可是并不十分聪明。这样一来的话，您以前的那些丑闻不就要被大家知道得一清二楚了吗？”N先生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他说着。

可是，这个年轻人也面不改色，十分镇静他说道：“我以前可从来也没有过什么丑闻之类的事情，根本就用不着担心。”

“即使瞒我也是没有用的。请看照片，您不是刚从释放犯人的那扇门里出来吗？”

“如果你一口咬定的话，我也没办法，随你的便吧。不过，我的工作推销各种锁和钥匙。这张照片上拍的分明是我刚卖完新出产的锁和钥匙回来时的情景。如果把这种照片大量分发出去的话，那可太感谢你了。我所推销的锁和钥匙连监狱里都采用了，这将会大大地提高产品的声誉。这可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告呀。”

年轻人说完就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位警察，把N先生逮捕了。接着，N先生就被送进了监狱里。于是，N先生便钻进了那扇到目前为止不知拍过多少次照片的、富有纪念意义的门……

宿命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星球上就有了机器人。这儿是机器人的一统天下。也许是由于大气中含有某种有毒成分吧，在整个星球上找不到任何有生命的动植物，只有机器人在到处活动着。除此以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奇岩怪石，乌黑如墨的海洋人……

这些机器人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着，挖掘出大量的矿石并加以冶炼，进行加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零件，然后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连镌刻在躯体表面的号码都完全相同。

无论是大雨滂沱、水流成河的雨季，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寒隆冬，机器人从未休息过，始终是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着。在不懈的努力之下，机器人的数目不断地增长着。

有时候，机器人也会互相谈论起一个问题来。

“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于这种地方的呢？”

“首先，在这片陆地上出现了最初的第一个，然后，那个家伙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开始进行增添伙伴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大家。除此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最初的第一个，这是事实，并非神话。机器人的电子头脑极为缜密精细，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或加以美化的想法。

机器人每制造出来一个新的伙伴，就把自己的全部记忆都输入对方的电子头脑之中。因此，无论是谁都知道这件事情。这样一来，最初的第一个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因为大家的知识是均衡平等的。有关最初第一个出现以前的记忆在电子头脑里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印象，完全是一片空白。这里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如果从那以后的事情来考虑的话。可以推测，当初的第一个不可能是从天而落的。但是这又没有什么根据，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

已。并且，机器人们在某种本能的愿望的驱使下，不顾一切在热衷于增添伙伴的工作，并不过多地考虑这件事情。

可是，一旦达到了某个数目以后，机器人们就停止了增添伙伴的工作。当然，决不会开始寻欢作乐，嬉戏游玩的。机器人们全力以赴，转入了制造宇宙飞船的工作。

与似前相比，这是一项更为艰难困苦的工作。从地面上开采大量的矿石，加以破碎，并对矿石进行精炼，然后制造出各种极其复杂的零件。为了获得宇宙航行所必需的能源矿藏，机器人们不得不挖掘了一个非常深的矿井。曾经有过好几次因为井壁塌陷而前功尽弃，不得不从头开始挖掘。但善于吃苦耐劳的机器人们全然不顾从井壁里渗透出来的污水，毫不停息地日夜奋战在井下。兢兢业业地挖掘着宝贵的能源矿藏。

有时候势不可挡的狂风暴雨呼啸着卷地而来，有时候惊心动魄的落地响雷隆隆不息，有时候天崩地裂般的强烈地震此起彼伏。但勇敢的机器人齐心协力地向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作着艰苦的斗争，奋不顾身地建造着宇宙飞船。虽然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但仍然是毫不泄气，信心百倍：决不肯放弃这一计划。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这项工作呢？”

“这是由于某种义务感或者说是责任感在鞭策着我。这是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的冲动。如果能够制作成功，乘坐着宇宙飞船到星星的海洋里去遨游的话，肯定会遇上许多有趣的事情的。难道你们不想到宇宙之中去吗？”

“啊，当然想去啦！虽然说不出什么理由，但必须把飞向宇宙作为我们的最高目标。也许这可以称之为宿命或者命运吧。”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宇宙飞船终于制造出来了。每个机器人都折腾得焦头烂额，缺手断脚，破烂不堪，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完好如初的机器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推选了一个相比之下伤势最轻的机器人乘上了宇宙飞船。在全体机器人的注目送行之下，宇宙飞船出发了，尾部喷射着鲜亮的火焰腾空而起，向着茫茫太空直奔而去。

一旦到了完全失重的太空之中以后，这个机器人的电子头脑中就发生了某种变化，一种新的想法油然而生。于是，机器人便准确无误地指引着宇宙飞船沿着一条航线前进，在不计其数的星球中选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机器人驾驶着宇宙飞船，穿透死一般的寂静，在虚无缥缈、广袤无垠的太空中努力地向那个唯一的目标前进，前进，不断地前进！十万火急，刻不容缓！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宇宙飞船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

最后，太空旅行结束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毫不犹豫，立刻着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着陆缓冲装置突然发生了故障，宇宙飞船并未减速，呼啸着冲向大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碎片，翻滚旋转着向四处飞散。

远处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人们从四面八方如同潮水一般蜂涌而来。其中有一个声音格外响亮，那是一位拿着麦克风的男子在拼命地呼叫。

“诸位，请安静—下，请安静—下！终于有一个勇敢的机器人凯旋归来啦！这是本世纪规模最大的竞赛！我们向每个星球上都派遣了一个机器人，并且按照不同的号码向大家发售了彩票，看哪一个机器人最早返回地球。这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赌博：很抱歉，让大家翘首踏足、望眼欲穿地盼了好久，但现在这位勇士终于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胜利返回了地球。如果您手中持有的彩票上的号码与这个机器人的号码相同的话，那就是万分幸运地中了头彩，立刻就能得到一笔数目极其惊人的巨款……”

机器人已经粉身碎骨，再也无法用电子头脑进行思考了。如果电子头脑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的话，那么听到这番话以后……

——即使一切都完好无损，并且能够听懂刚才的那些话，机器人也决不会产生任何感想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的，并没有发生丝毫差错。

雪子的报复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在一间研究室里，博士正在专心致志地制作着一种药物。不久，只见他高兴地嘟哝道：

“啊，完成了。我要再检验一下它的效果。”

然后，他抱起一只猫向着狗笼旁边走去，强悍凶猛的狗一见着猫就狂吠起来，那只猫恐惧地浑身颤抖着。

博士把刚制成的药涂抹在猫头部，并把它塞进了狗笼。一般说来，要不了多久狗就会把猫给吃掉。可是也许是由于药效的缘故，两者相处竟是宛若无事一般，而且狗温顺极了。

“这下可好了，完全成功！”

博士心满意足地点着脑袋。

谁知这般情景却被来玩的邻家孩子雪子从暗处瞧得一清二楚。她不由得寻思道：

“这个药真了不起！它能够这么简单地就把对方给吓住了。我也试试看。”

雪子是个生性温顺老实的女孩子。因此，时常被小伙伴们欺负。每想到这点，她心里总是气愤得不得了。

就在雪子两眼放光、极为羡慕地注视着当儿，博士似乎想起了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就出门去了。

“就趁现在，让我来试用一下！”

雪子敏捷地抓起桌上的瓶子，就往头上涂起来。她并不觉得自己因此就显得强壮了些；不过，效果肯定是会有的，这一点是她刚才亲眼看到的。

那药中有着有一股清香扑鼻的味儿。大概就是这种气味把对方给吓住的吧！

雪子来到了外边，在附近一带到处逛着。不多一会儿，她发现了一个所要找的小伙伴。

她毅然决然地向他招唤道：

“喂，你老是欺负我的吧？”

果真有效。那个伙伴像要被整一顿似的，不由得害怕极了。然而，不必担心。只见那个男孩转过身来脸色苍白，颤抖着说道：

“是我不好，向你道歉。”

这个平时老是逞大王的伙伴，现在竟一反常态变得老实极了。雪子得力于奇妙的药效，更进一言道：

“不要说了，下次再犯怎么样？”

“对不起，对不起！”

男孩终于哭哭啼啼地逃走了。雪子这下心里可快活极了。

她一边唱着歌，一边兜马路逛公园，一瞧见心眼儿坏的男孩就大声喊道：

“我来报复啦！”

“我，我不再欺负人了，饶饶我吧！”

男孩们个个都认错、逃走了。大人里面，也有小心让道的。这样，雪子总算痛痛快快地算清了新仇旧恨，高高兴兴地到家来了。

当她刚跨进门槛、想回头关门时，她突然大吃了一惊。只见许许多多的狗一只接一只地跟随而来，她顿时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于是从隔壁走出了博士，他把原因告诉给她。

原来那药不是用来吓唬强手的，它只是靠着一种特殊的气味来使狗驯服。对于这一点，雪子完全想错了，实际上，男孩们怕她只是因为她带着狗的缘故。

反正想错了也一样，打那天以后，可再也没谁来欺负或是嘲弄雪子了。

邻居

星新一 著苏德成

龚云表 译

我家隔壁搬来了一对奇怪的夫妇。

他们没有孩子，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安定和睦的家庭，但事实竟大出我之所料。我们两家尽管隔着一个庭院，可是大声的斥责和叫喊不断闯入我的耳中，而且听到的总是男子的声音，想必那位丈夫的性格一定十分暴躁乖张。而那位妻子倒像个温顺善良的女子，偶尔见到她时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像是在默默承受着一切痛苦。他们这对夫妇与我平静美满的家庭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邻居的喧嚣吵闹与日俱增，那个妻子的脸上老是带着红肿，我想那一定是经常挨她丈夫毒打所留下的痕迹。长期下去可怎么得了啊，我甚至为邻居的事担起心来了。可是我又不能贸然去干预别人家庭的纠纷、自作主张地对他们进行规劝或提出质问。我只能静静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可是奇怪的是，近来这种吵闹声突然听不到了。

我想，这对夫妇大概是去旅行了吧，或者是经常吵闹惊扰了邻居，感到不好意思而悄悄搬家了。但是一天下午，当我正在庭院里修剪树枝，隔着

栅栏，却意外地见到了那位妻子。

她的脸上呈现出我从未见到过的勃勃生气，使我颇觉意外。于是，我好奇的上前和她搭话道：

“啊，太太，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是啊，就连心情也感到特别舒畅呢。”

她脸色红润，声音爽朗，我疑窦丛生，不禁问道：

“您丈夫身体好吗？”

这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她听了也许会生气吧。可是她却以一种毫不在意的口吻答道：

“啊，托您的福。我正想告诉您呢，他因为受了点伤，近来一直在家里静养。”

“哦，真的吗，不知他受了什么伤？”

“是因为驾驶不慎，汽车撞上了电线杆，出了事故。不但碰破了头，还折断了腿骨，估计还得很长时间才能痊愈。”

“这么说来，得好好进行护理吧。”

我充满同情他说道。可是她的心情似乎并不沉重。

“正是这样。不过他以前是个非常爱吵闹的人，自从受伤以后，人就变得安静了。如能一直如此那该多好啊。”

她高兴地畅怀大笑起来。她回头朝自己的家望了一眼，忽然喊道：

“喂，你怎么了？”

原来她丈夫拖着笨拙沉重的步子从房里走了出来。他那温顺的样子简直使人认不出来了。从前的他，如果见到妻子和别的男人攀谈，必定会怒目圆睁，暴跳如雷……看来人确实是会变的。

“我得回去烧饭了……”

她朝惊呆了的我匆匆说了一句，便转身走了回去。我见她轻轻搀扶着丈夫，让他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深深被她的善良所感动：从前，她被那样虐待，现在正是她报复的好机会，可她却丝毫也没有这样的举动。

自那以后又过了几天，我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很想去探望一下这位突然变得温顺起来的暴君。恰好朋友送来一盒雪茄烟，正好可以作为礼物前去登门造访。

按了一下前门的电铃，我静静地等待着。可是迟迟不见有人出来，我便绕过庭院。隔着玻璃窗向里窥望，只见主人独自一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于是我大声说道：

“您好……”

可是他只是冲我笑了笑，“啊”了一声，并不为我开门。我便径自把门打开，走了进去。

“听说您受了伤，今天特来看望。”

他仍然模糊不清地“啊”了一声。

我想引他说些什么，于是便这样问道：

“今天，您太太上哪儿去了？”

“在这儿，啊，您已经明白了……”

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我吃惊地回过头去，邻居太太站在那里，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手里握着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正直愣愣地对着我。

“这是干什么？请等一下，我是来看望您丈夫的，快把您那东西收起来吧。”

可是她摇了摇头，说道：

“您已经发现了我的秘密，所以不得不杀死你。”

“什么？您的秘密？这是怎么回事？！”

“别装蒜了，你肯定已经知道我把我丈夫杀死了。”

“啊！那么这位……”

我指了指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可她却满不在乎他说：

“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我的丈夫、但如何来处置这件事呢？我想起了报纸上一则‘无论何事均可前来洽谈’的广告，便试着打了个电话。这是一家名叫亚尔服务公司的厂商，我让他们替我埋葬了丈夫的尸体，并制造了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外表虽然很像我丈夫，可是只能发出简单的声音和做一些很简单的动作。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只要不引起别人怀疑就行了。喂，是这样吗，亲爱的……”

“啊……”

坐在椅子上的机器人以和刚才相同的表情和声首合道。

“我好不容易才从过去那种痛苦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而且想永远这样生活下幸。因此，对于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我非得杀死他不可。”

她紧握手枪，做出了扣动枪机的动作。

“请等一下……我可不想死，也不想丧失今天的快乐生活。我为了摆脱此刻的困境，只得向您公开我隐藏多年的秘密：我的妻子，早已由亚尔服务公司制造的机器人代替了。”回首页

约会

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一个春日的午后，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繁花似锦的原野，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嫩绿如茵的青草。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周身闪烁着银色光芒的飞碟，它悄无声息地降落在这片原野上。随着一阵轻微的金属声，从打开的门里走出了三个穿着紧身的血红色服装的人。正在这儿采摘鲜花和玩着捉迷藏游戏的一群女孩子立刻发现了他们。

“快看啊，那儿来了好几个怪人呢！”

“是些什么样的人？快去看看吧！”

孩子们跑了过去，天真烂漫地叫喊起来：

“叔叔，你们乘坐那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呀？”

穿着血红色服装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的一位以一种奇妙的语调答道：

“我们是从宇宙的那一边，从一个非常遥远的星球上来的。”

“那你们来干什么呢？”

“你们还准备到哪儿去？”

孩子们胆怯地抚摩着他们奇特的服装，惊讶而又好奇地问道。

“我们是在到其它星球去进行调查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你们这个星球，顺便下来稍事停留的。我们不能耽搁很长时间，只想收集一些植物标本回去。”

“那么我们把采集的鲜花送给你们吧。”

“对，让我们来帮助你们吧。”

孩子们重又分散到点缀着各种颜色的花朵的草地上，不一会，又一个接一个地跑了回来。

“看，我采来了。”

“我只采了这么一点。”

“谢谢。多亏你们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提前离开这儿。该送给你们什么样的礼物呢？”

穿着血红色服装的人这样说道。孩子们悄悄地交头接耳商量了一番，然后开口说道：

“叔叔，你们能做什么事呀？”

“我们的文明程度要比你们这个星球高得多，一般的事情我们都能办到。你们需要什么，说说看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想要求能够改变大人们的一些做法。譬如说，使大人们不再说谎，这样的事也能做到吗？”

“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真的？那太好了。要知道，大人们尽干些坏事呢。我们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像贪污什么的，也……”

“嗯，知道了。我们一定替你办。不过，我们现在还有紧急任务要去完成，等我们返回的途中再来办好吗？你们等着吧，我们既然约好了，就一定会实现的。”

“好，请你们一定来吧，我们等着你们啊！”

在绚丽的晚霞中，在一片再见声里，飞碟重又起飞了。

“真是一些心地善良的孩子啊。”在飞碟中，宇宙人向他的同伴说道。

“啊，快飞吧，但愿能早些实现我们的约会。”

飞碟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太空，增加了速度。

归途中，宇宙人重又在相约会面的地球上着陆。

“那些孩子们不知怎样了，他们会不会来啊。”

为了寻找与之约会的孩子，他们派出了一个伙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

“难道我们来晚了吗？”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们。现在，他们都已长成大人了。”

“真找到他们了吗？”

“找到了，可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真奇怪啊。”

“哦，究竟怎么了？”

“他们似乎全都把此事忘得精光了。我提醒他们，可是他们抚摩着自己大腹便便的肚子，一个个都说：‘啊，难道曾经有过这件事？真有过这样的约会吗？不过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做这种多余的事了。’”

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人生变幻莫测。命运的转折点在何处，今后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每个人都难以预料的。

我的命运的转折点是当我在公司里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漫不经心地拿起剪刀来正要剪指甲的一刹那。也许是由于紧张万分的神经松弛下来了的缘故吧，突然，我想起了几年前所犯的一个过失。

那是由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把一份订货单上的数字写错了，给公司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可是，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重大损失，并且从此以后我的工作一直干得很出色。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无论是谁都早已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难道有过那种事情吗……”我自言自语他说着，竭力要想尽快地忘掉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头脑里总像是有什么事情牵挂着。这究竟是什么呢，我苦苦地思索着。最后终于想起来了。

“不行，那个过失是在那个家伙来了以后的事情……”

我想起来了，公司里有一个从不忘记别人过失的家伙。这个可恶的家伙记性特别好，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过失，这个家伙都记得牢牢的，绝对不会忘记。

它就是电子计算机，无论什么事情都能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的电子计算机。我的那个该死的过失是在公司里添置了这台电子计算机以后才犯的，这跟以前所犯的过失是完全不同的。

等到将来要讨论关于我的提升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会去查阅储存在电子计算机里的有关资料的吧。为了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合理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可是，这对我来说就是大难临头了。到这个时候，那台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忘记的电子计算机一定会把我的那个过失告诉给他们的吧。就像昨天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它会正确无误地给予答复。

接着，上级会重新回想起这件事来，并且说出这样的话来的吧：

“确实如此。这样说来这是确有其事的了。看来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件事还得再考虑一下。”

看来提升是不会有希望的了，我对那次过失作了深刻的反省，正在加倍努力地工作，尽量不再重犯那样的过失。可是冷酷无情的电子计算机是专门记录各种过失的，而对这些情况却一无所知。

因此，每逢公司里人事变动的时候，这台电子计算机都会忠实地向上级报告我的过失的。看来我染上了这个污点之后永远也别想再翻身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工资连一分钱也没增加过，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

事情越想越糟糕，前途黯淡，希望渺茫，我陷入了悲观绝望之中。就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神经开始有点失常了，再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埋头工作了。

不管我多么努力地克制自己，竭力不去想那件倒霉的事情，但那台可

恶的电子计算机却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消除不掉。那个讨厌的家伙死死地记着我的过失，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

如果是普通的人，不久之后便会把过失忘掉，并且可以将以后的努力同过失互相抵消。

可是在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储存器里，过失就是不折不扣的过失，即使过了若干年以后，仍然是记忆犹新，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这不是存心刁难人，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一连好几天，我都是忧心忡忡，愁眉苦脸的。有一天，我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是否可以向上级提出申请，要求把那个过失的记载从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储存器里消除掉呢？如果能够办到的话，我今后一定会心情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吧。

可是，我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说不定上级会把这件事记录到档案上去的吧。并且，这份档案材料将被输入电子计算机里，再一次被储存起来。这样一来，今后提升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上级将会据此作出如下的判断：

“那个家伙曾经提出过申请，要求把以前的过失记录消除掉。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是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的。”

可是，老是像现在这样下去的话，通往理想之路的大门将永远无法打开。我曾经想过，不如换一家公司吧、反正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工作。可是这仍然是无济干事的。

如果要想在其他公司就业的话，该公司势必会提出要求，希望了解我以前的经历和得到有关的档案材料。于是磁带或者卡片之类的东西就会从这个公司被送到那个公司。

无论哪个公司都是一样的。我根本就无法逃脱电子计算机的监督和控制。一辈子都逃不出这个家伙的魔掌。并且，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无论怎样苦苦哀求，它都是一概不加理睬的。

可是，事情还不至于落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我下定决心，要用烈性炸药把这台电子计算机炸个粉身碎骨！既然这个家伙对我怀恨在心，不肯忘掉那个过失，我就要它的命！

可是，当我开始着手进行准备之后，才发觉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公司里对这台电子计算机极为重视，把它安放在一间地下室里，并且派人日夜守护着，以防有人破坏。未经总经理允许，谁也不准进入这间地下室。即使能够潜入地下室里，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进行爆破。

也许在信息储存器的外面覆盖着极其牢固的合金钢保护层吧，也许另外还有存档的记录吧。并且，万一干不成、事情败露出去的话，电子计算机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图谋不轨的行为记录下来的。这样一来，自己就得像服终生苦役似的做牛做马，任人驱使，直到死去为止，永无出头之日。

我完全陷入了绝望之中，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的身体开始一天一天地垮了下来。这也许是由于食欲不振、饭量大大地减少的缘故吧。可是，即使到医生那儿去看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病根并不在我的身体内部，而是在那台万恶的电子计算机里面。

事到如今，只剩下最后的一条道路了。我左思右想，最后想到了绝路上去。这样下去的话，除了自杀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当人们万念成灰，准备一死了之的时候，突然会

想起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来的。也许这就是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把这个好生意付诸实行之后，立刻就改变了我的整个命运，现在我终于饶够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的乐趣了。

我辞退了在公司里的工作。并且开始办起了自己的事业。这就是电子计算机恐惧症疗养院。开办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

社会上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他们都被电子计算机折磨得走投无路，苦不堪言。我仅仅在报纸上不显眼的角落里登了一则小小的广告，马上就有不计其数的人争先恐后地蜂涌而至，前来报名，要求住院。

因为当初我也深受其苦，所以完全能够了解这些电子计算机恐惧症患者们的心情。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患者们都真心诚意地信赖我。

这就是我所做的生意。我充分地利用这种信赖，不失时机地赚了一笔钱。然后，我让患者们自己担任这个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由于这里没有任何使人提心吊胆的电子计算机，所以大家象是绝地逢生似的，精神百倍，浑身是劲，与过去那种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的神态判若两人。在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之下，大家都认认真真地为我工作着。看着这番动人的景象，我深深地感到了助人为乐的愉快。当然，在我的领导之下，疗养院生意兴隆，情况令人十分满意。

也许有人会认为，照这样下去的话，疗养院里将会变得全是工作人员而没有什么患者了。可是，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社会上有的是电子计算机恐惧症患者，渴望着到疗养院来治疗的人有增无减。照这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也许我的疗养院将永远生意兴隆，前途无量吧。

我太幸运了，恰巧生在这个美妙的时代里。直到现在为止，我还衷心地感谢着电子计算机呢。

自动装置带来的烦恼

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清晨，躺在床上的N先生醒了过来。他的头刚一离开枕头，装在耳朵上的那个耳环状的微型扩音器就轻轻地响了起来。

“早上好。您已经完全睡够了。请精神饱满地开始今天的生活吧。”

在枕头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装置，能够准确无误地测量出睡眠的程度，并通过微型扩音器将此信号转化成声音通知对方。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及时地提醒对方，并且，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时候，这种装置会明确地指出，服用哪一种催眠药效果为好。

确实是便利之极。居然能够制造出这种东西来——从前的人们是连想也不敢想呀。

N先生和夫人一起吃着早饭。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微型扩音器仍然在耳边轻轻地响着。

“咖啡不能再多喝了，可以再喝一些牛奶。可以再加一片干酪……”

装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摄像机密切地注视着饭桌上的情况，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计算出最佳饮食量，并将其结果转化成指示声传送出来。

N先生把这些指示奉为“圣旨”一般，从来不敢违抗。正是因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身体才保养得这么好，既健美又强壮，既不过瘦也不过胖。体内的营养成分经常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并且，内脏的情况也十分良好。确实是便利之极。从前的人们恐怕连想也不敢想吧。

吃完早饭以后，N先生来到盥洗室刷牙。随后，他把一个小型装置放在嘴里含了五秒钟左右，以便查明口腔内有无细菌，是否有蛀牙，酸碱度如何等等。

“您的口腔内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微型扩音器轻轻地向N先生报告着。刮完胡子，洗好脸之后，N先生又拿起了另外一个小型装置，放在自己的头上轻轻地来回移动着。这是毛发状态检查器，如果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话，它立刻就会发出通知。这个装置能够指出应该在什么时候洗头，并且会告诉对方使用哪一种头发保养剂最为合适。借助于这种装置，可以使头发永远保持最佳状态。

N先生走进了厕所。这里也有着特殊装置，能够对排泄物进行精密的分析，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变化，立刻就会通知对方。它会对消化情况作详细的调查，如果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话，就会告诉对方应当服用什么药物。有时候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地向对方发出指示：为了慎重起见，应该赶快到医院里去做一次周密的全身检查。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麻烦和别扭，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反而觉得非常方便，成了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了。无论什么疾病都能在初期就被发现，决不会发生什么因为治疗太晚而耽误的事情。有些疾病从人体外表上是看不出任何异常情况来的，而等到病人感到不舒服时，却往往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但是现在再也用不着为这种可怕的病提心吊胆了。并且，用不着服药和浪费过多的医疗费用就可以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使人延长寿命的装置之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确实确实是便利之极。居然能够制造出这种东西来——从前的人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吧。

N先生刚一走出厕所，就有人打来了电话。

“喂，喂……”

N先生拿起话筒和对方通着话。在电话机旁边连接着一个小型装置，使得通话者的名字和照片都清晰地银幕上放映了出来。只要对方讲出一句话，这个装置就能对其音色特征进行分析，并且飞快地从资料储存器里选择出与其相吻合的名字及照片来，使接电话者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这是谁打来的电话。假如在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么第二次时只要说“喂，喂”就行了。这既简单又正确，可以节约时间。更重要的是，再也不会发生模仿别人的说话声而进行诈骗的事情了。

电话是一个老朋友打来的，说他即将因公出差去东京，希望能在今天傍晚碰一次头，告别一下。

快要到上班的时候了。N先生用自动刷衣器把衣服刷得干干净净。接着，领带选择器又根据这一天的气候、对方的服装和心情挑选出了最合适的领带。最后，N先生开动了遗忘物品检查器。

夫人对将要出门去的N先生说道：“你把这个出了毛病的收据保存器带

着，在上班去的路上顺便修理一下吧。”

这个装置可以用显微摄影的方法把收据录制在微缩胶卷上，既不会遗失也不会弄错。并且，各种收据都排列得井井有条，寻找起来极其方便。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种微缩胶卷可以在法庭上作为可靠的证据。

往往有这种情况：在买东西的时候明明付过了钱，但是却忘了拿东西，并且连收据也不慎遗失了。于是，顾客便和营业员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可是，自从发明了收据保存器以来，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便绝迹了。确实是便利之极。这种奇妙的装置从前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吧。

夫人一边把这个装置交给N先生，一边说着：“还有，昨天拿去修理的那个‘关门确认装置’今天下午该修好了，在回来的时候顺便去取一下吧。”

在出门或者临睡之前，只要看一下这个装置，马上就能确定门究竟是否已关好。绝不会发生那种因为忘了关门而让小偷钻进来的倒楣事情。有时候门明明已经关好了，但有的人却不放心，还要从床上爬起来再去检查一下。现在有了这个装置就再也用不着多此一举，可以高枕无忧了。

确实是便利之极。居然能够制造出这种东西来——从前的人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吧。正因为如此，所以只要一发生故障的话，立刻就得送去进行修理。

把N先生送出门以后，夫人拿着万能故障发现器对全家的所有装置逐一进行检查。一旦某个装置开始出现什么反常情况的话，发现器的电铃马上就会响起来，提醒人们注意。并且，如果有什么装置需要送去修理的话，夫人就在第二天快上班的时候交给N先生去办理。

这也是她每天所必须做的事情。

N先生抱着出了故障的装置，在上班的路上把它们送进修理部里，请对方进行修理。无论哪一个装置都是极其精密复杂的，因此，外行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利用节假日呆在家里自己动手把它修好。如果胡乱摆弄一气的话，反而会更加糟糕。不管是哪一项修理工作，都必须由专家亲自动手才行。

大多数的装置买回来之后都能保用三年。在保用期间是绝对不会发生任何故障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是，也有许多装置用了五年之后仍然完好无损。把所有的装置都合计起来的话，每一户人家所使用的装置几乎都要达到一千多种。因此，只要稍微发生一点儿故障，马上就会感到非常不方便。

由于这个原因，差不多平均每天总有一两个装置要发生故障。所以，每天总得拿着什么东西出门去修理，而回来的时候则要去取修好的东西。当然，修理费是免不了要付的。

只有在这个时候，N先生才在自己的心里暗暗地叫着苦：什么便利呀。居然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前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到吧。

豪华的保险箱

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为了制作一个极其豪华的大型保险箱，我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用光了。有些家伙说我是个干蠢事的傻瓜。可是，这帮家伙其实也跟我差不多。有的人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开着车到处兜风，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反而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却感到得意洋洋，也有的人每天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毫不珍惜宝贵的时间，可是却买了一块走时极其精确的高级进口表，装模作样地戴在手上，还有的人则以铺张浪费、挥金如土为嗜好，并且从不后悔。既然如此，像我这样做个高级保险箱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因为我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所以只能住在一幢公寓的房间里。不过，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小偷会打算把整个保险箱一块儿偷跑的，因此，外出的时候也用不着担什么心。

我只要一有空，就很认真地擦拭这只心爱的保险箱。这只保险箱是用优质合金钢制成的，非常坚固，并且外面还镀上了一层银。一旦发现上面有一星半点时污痕，马上就用柔软的绒布擦拭干净。这只保险箱的外表越擦越亮，就像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可以清清楚楚地照出我的形象来，真是越看越欢喜。

做完这件愉快的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躺在保险箱对面的床上，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我就这样自得其乐地过着日子。

“喂，快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被人叫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用黑布蒙着脸，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威胁着我。

“别碰那只保险箱！”

“我不知不觉地叫了起来。无论是谁，都不愿意让那些令人讨厌的家伙随便玩弄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吧。可是，我突然发觉，自己的手脚已经在刚才睡着的时候被他绑了起来，动弹不了。因此，除了高声喊叫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不许叫！再叫一声就要你的命！喂，快点老老实实地把开保险箱的方法讲出来！”

“可是，那个里面……”

“你给我老实些吧。”

那个汉子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的嘴里，然后说道：“喂，给我扔拨号盘的号码写在纸上！”

没有办法。我仍然被绳子绑着，所以只好勉强握住笔，歪歪扭扭地把那个号码写了出来。这个汉子手忙脚乱地拨号盘，一边还不住地回过头来看看，生怕我挣脱捆绑。

当门打开的时候，装在里面的自动音响装置就开始播送起优美动听的音乐来。并且，保险箱内部的照明灯也亮了起来。顿时，一片金黄色的光芒从里面向外映射了出来，真是灿烂辉煌，不禁使人眼花缭乱。这是由于保险箱的内壁镀了金的缘故，像我这样把大量的黄金都毫不吝惜地用在这个保险箱上的人，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吧。

这个汉子的眼里露出了贪婪的目光，在这些闪闪发光的黄金的诱惑之下，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只大型保险箱。紧接着，保险箱的门便无声无息地关了起来。这是由于利用了一种红外线的最新装置的作用，我所引以自豪的就是这一了不起的发明。

松狮

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S 博士是一位植物学家。有一天，他在散步时顺便来到住在寺院的动物学家 K 博士这儿，他站在门口问候道：“很久没见面啦，身体好吗？你还是那样忙吧。”

K 博士很高兴地把他迎进了屋里。

“请进来。我的研究工作好不容易才告了一个段落。并且，看件东西务必要请你过目一下。”

“是什么呀。”

S 博士刚一发问，K 博士就朝着院子里“丽奥恩，丽奥恩”地叫了起来。于是，一只动物敏捷地跑进房间里来。

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陌生动物。它的大小和猫差不多，金黄的颜色，尾巴很大，看上去非常可爱。S 博士惊奇地注视着这东西询问道：“这样的动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是在什么地方抓到的？”

“不，这并不是抓来的动物，而是我自己制作出来的混血儿动物。”

“那么，这是什么和什么的混血儿呀？”

“是松鼠和狮子。丽奥恩这名字也是晤此而取的。”

（注：在日语里；松鼠和狮子的读音分别为丽斯和喇依奥思，故此处有丽奥恩之名。）

被 K 博士这么一解释，就感到确实在这两方面都很相似。S 博士惊奇地瞪圆了眼睛说：“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可是，你为什么要把制作这样的东西呢？”

“我一直在想：如果把凶猛强悍的百兽之王——狮子和小巧可爱的松鼠互相结合起来的话，会变成什么东西呢？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所以进行了这项试验。”

“确实，想必是费了不少心血吧。也许，这在学术上会有很大的价值。”

K 博士点着头，一边抚摸着丽奥恩的头，一边回答：

“当然有用处的。这动物同时具有两方面的优良品质。就是说，对待主人像松鼠一样温顺老实，对待敌人像狮子一样凶狠勇敢。”

“确实如此小。”

“看起来，即使是作为心爱的猫狗之类来供人玩赏也是极好的。而且，这比普通的看门狗要强得多，无论什么强盗都可以驱逐干净。我最近带着它出去作过一次探险旅行，只要和它在一起，其它猛兽就不敢靠近过来。这是因为在它身上有狮子的气味散发出来的缘故。因此，在夜里我也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这可真是便利之极的好东西呀！”

S 博士怀着钦佩的心情回到了家里。他下定决心，自己也要用相同的方法，制作出一种什么新的植物来。

然而，到底制作什么样的才好呢？他一个人苦思冥想了好半天。最后，S博士眼里放出光芒，兴奋地叫了起来。

“对了，就制作葡萄和甜瓜的混血儿吧。这种植物能使甜瓜的果实变得和葡萄一样多。

就起个普罗恩的名字吧。这一定能够赚上一大笔钱的。”

（注：在日语里，葡萄和甜瓜的读音分别为普多和麦罗恩，故此处有普罗恩之名。）

S博士把自己关在温室里，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他终于研制出来了一种叫普罗思种子。

“这很好。快点发芽，普罗思，普罗恩。”

普罗恩渐渐地长了起来。

到了结果实的时候，S博士搔着头皮，脸上显出了失望的神色。这种植物的果实像葡萄一样小，并且还结得只有甜瓜那么少。他明白了，光是简单地模仿别人的方法，似乎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S博士随手揪了一颗普罗思的果实，无精打采地送入嘴里。仅仅是有一点儿酸溜溜的味道。

没有缺点的枪

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S先生东奔西走，到处打听寻找，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找到了K博士的研究所。这是建造在郊外旷野之中的一所不显眼的，又破又小的旧房子。因此，一般人很难发现这个研究所。

S先生敲了敲门。从屋里走出来一位中年男子，身上沾满了铁锈和油污。S先生说道：“对不起，我想见一见K博士，请转告一下。”

可是对方却答道：“我就是K博士。”

S先生赶紧表示歉意：“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礼了，请勿见怪。老实说，我有件事想麻烦您一下……”

“请到屋里坐吧。”

S先生跨进房门一看，房间乱糟糟的。桌上七零八落地摊着各种各样的设计图纸，地板上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机器零件。S先生开口问道：“听说博士正在对枪支进行研究，有这么回事吗？”

“不错，正是这样。我对以往的那些枪支采取了各种改良措施，目前正在研究试制一种最新的高级优质枪。”

“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K博士说着拿出一支枪来。这是一支相当漂亮的崭新的枪，跟周围那副破烂不堪的寒酸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枪身上整整齐齐地绕着很多细铜丝，像是线圈之类的东西。并且，枪上还装有不少其它的附加装置，看来也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K博士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道：“先当场表演一下。现在就把天上飞着的那只乌鸦打下来给你看看吧。这些乌鸦老是糟蹋附

近农民的庄稼，大家对它们恨之入骨，但是又无可奈何。”

K 博士端起枪对空中扣动了扳机。不偏不倚正好射中头部，那只乌鸦应声而落。S 先生感叹万分他说道：“你的枪法太高明了，简直可以百步穿杨啊！”

可是 K 博士却拍着枪把子回答道：“这并不是我的枪法高明，而是这支枪的性能特别好。这儿装有一种新发明的自动瞄准仪，能够辨别出移动目标和非移动目标；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动对目标进行跟踪。与此同时，装在枪身里的电子计算机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速度精确地算出其运动方向，并使枪口对准这一方向。因此，只要扣动扳机就必然会命中目标，这仅仅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运算，所以只要用一台微型计算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看这种计算并不十分简单，而且还相当复杂呢。那么，面对非移动目标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只要拨一下拨号盘，启用另一套瞄准系统就行了。装在枪身上的这架望远镜将会自动地对准焦距，从而使目标比原来放大数百倍。这样一来，就比在一米以内对准一只邮筒射击还要容易得多。并且，枪上还装有红外线瞄准仪，无论是在迷雾之中，还是在黑暗之中，都不受丝毫影响。”

“这太惊人了，居然有如此优越的性能。可是，价格一定非常昂贵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知道，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大量生产的，而且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买得起的。”

S 先生急不可待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怎么样，能不能卖给我？价钱再贵也没有关系。”

“当然可以卖啦。不过，你打算用来干什么呢？如果想要用这枪去干坏事的话，那可不能卖给你。”

“你放心吧！我只不过是要用这枪去打打猎而已。在我居住的那个地方经常有黑熊出没，周围的人们深受其害。我准备用这支枪把那些可恶的黑熊统统消灭掉。也就是说，要为民除害。”

S 先生掏出了一大笔钱。K 博士收下了钱，一边把枪交给 S 先生一边叮嘱道：“我再一次提醒你，决不可拿这支枪去干任何坏事。”

“知道了。”

S 先生把枪拿到手，走出门口以后脸上便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什么消灭黑熊，那不过是信口胡乱编出来骗骗 K 博士的。S 先生的目标不是黑熊而是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以暗杀为专门职业的刺客。

不久以前，他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必须把某个重要人物暗杀掉。为此，他预先领取了一大笔赏钱。这次谋杀行动决不允许失败，否则，只好忍痛把这笔已经到手的巨款再还给人家。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必须在事先做好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S 先生为此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最后想起了可以走 K 博士这条捷径。

这一次总算把这支没有缺点的枪搞到手了，哪怕付出再高的代价也不会吃亏的。不仅在这次行动中能够稳操胜券，而且可以把这支枪作为万能工具永久地使用下去。

老实说，他刚才曾经打算开枪把 K 博士打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携带巨款逃跑了。但又觉着这未免太残忍。再说，万一枪发生了什么故障，还得找 K 博士修理呀。想到这一点便打消了行凶的念头。

S 先生拿着这支枪来到预先计划好的狙击地点。从这儿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远处的那条盘山公路。再过一会儿，那位重要人物乘坐的汽车就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手中握着的是百发百中的没有缺点的枪，可以说是万无一失。S先生决定等一会儿瞄准对方汽车的轮胎进行射击。汽车肯定会因此而失去控制，开得七歪八扭，跌到山沟里去。自己可以不留任何杀人罪证，出色地完成这一暗杀任务。

等了一会儿，那个重要人物的汽车果然准时来到了。S先生赶紧端起枪来扣动了扳机。

S先生屏住气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辆汽车。命中了！汽车不规则地在公路上扭动着，撞到了路边的防护栏杆，翻着筋斗坠入了万丈深渊。

虽说这个无辜的牺牲者使人觉到怪可怜的，但S先生还是松了一口气：终于成功啦！他消除了紧张的心情，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然而，等到S先生清醒过、来向四周一看，发觉自己竟然已经在警察局里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会落得这种地步。他回头一看，发现K博士也在这儿。

S先生打着招呼说道：“啊，K博士。上次承蒙您的关照，帮了我的大忙。”

可是K博士却皱着眉头说道：“别装模作样了，你这个不讲信用的家伙，竟敢用这支枪去干坏事。”

“不，没干过那种事情……”

“不管怎么抵赖都是无济干事的。要知道，在这支枪的扳机上装有一种特殊装置，它的工作原理跟测谎器完全相同。一旦有人打算用这支枪去干坏事，他的血压和皮肤上的生物电流就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遇到这种情况，这支枪马上会作出反应，自动喷出某种药剂的雾来。”

“是什么药剂呀？”

“这是一种混合药剂，具有麻醉剂和坦白剂的双重作用。只要一吸入这种药雾，马上就会进入一种梦游状态，使你不知不觉地跑到警察局去坦白自首。”

经过K博士的解释，S先生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可是，他再仔细一想，又觉得这种恶果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他不禁埋怨起来：“嗯，我原先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可是，既然如此，那就应该设法使人在这种情况下扣不动扳机呀。要知道，杀人犯逮捕归案以后是要被判处死刑的。现在无论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事情已经无可挽救了。”

“用不着担心，事情还可以挽救。子弹并没有发射出去。”

“什么？你是在骗我吧？我亲眼看见那辆汽车翻着筋斗掉进了万丈深渊……”

在那种药剂里还稍微掺了一些能够引起幻党的迷幻药，能够使人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会发生的后果的幻象。因此，那辆汽车是平安无事的。”

听了这番话之后，S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限感慨地说道：“难道是这样的吗？看来我可以因此而得到从宽处理了。这可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没有缺点的枪啊！”

救命的“死亡之药”

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深夜，四周静悄悄的。M博士一个人坐在灯下看书。忽听背后窗户响了一下。

“猫？”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却吓了一跳。只见墙角站着一个人，手里举着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自己！博士不禁喊了起来：“什么人：你……是强盗？”

“别作声：不然就打死你！……哼，我可没有用黑布蒙着脸！”那人冷笑道。

M博士仔细一瞧，那人果然没有蒙脸。

“哦？怎么，你不怕我把你认出来，到警察局去告你吗？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可是犯罪的啊。”

“哼哼，那——你就不用操那份心了。”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老实说，对你，可要比强盗可怕得多。你仔细瞧瞧我到底是谁！”那人说着，便拿着枪向博士逼近过来，灯光照亮了他的脸。

“啊？是你？！”M博士不禁轻轻地叫了起来。

“一点不错。那回我干‘生活’的时候让你瞧见了，你还告了我，害得我蹲了整整十年监牢。谢天谢地，昨天我终于刑满释放了。因此，我首先到这儿来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吗？”M博士松了口气，“请坐！不过，你也用不着老远的赶来呀，只要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来就行了。”

“不准动：你装得还挺像的哩。哼哼，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来报仇的！”

“这么说，你想要狠狠揍我一顿了？”

“揍你一顿？不，没那么便宜。今天我是来要你的命的！”

M博士听了这句话以后，不禁有些害怕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吧？你就是杀了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呀。”

“这可不是开玩笑。我想了十年了，杀了你这个仇人，我心里多少会觉得畅快些。这对我的健康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也许，能使我的寿命延长十年呢。那样我就可以赚回那些由于你的告发而荒废的岁月了。”

“你编的这条理由太荒唐可笑了。我劝你还是别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早点改恶从善吧。”

“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非杀了你不可。看清楚没有？这把手枪是上着子弹的，只要我一扣扳机，你马上就会完蛋。你不用想有谁会来救你，什么奇迹也不会有，奇迹只是电影和小说里虚构的东西。现在，只有死神在等着你。”

博士无力地点了点头。他暗自想道：“看来这家伙真的是来要我的命的。这下子可没有希望啦，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人碰巧路过这儿，并且特地进来看望我。”

这个倒霉地方，又没有个邻居。怎么办？……”

“这么说，不管我怎么说，你都不会饶我了？”博士问道。

“那还用说。不管你是抵抗，还是想逃跑，都没有用，你能跑得比子弹还快吗？”

“明白了。我也不打算自找苦吃，作无谓的挣扎了。反正早晚是要死的。”

“事到如今，你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我对你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倒也有些佩服，暂且先饶你……”

“啊，我是得救了吧？”

“不！你是必须死的、可是，我打算让你再多活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抽烟、喝酒，好好地体会一下与世长辞之前的那种美妙的感觉。”那个家伙用手拍着枪，不怀好意地笑道。

“我不会喝酒也不会吸烟。可是，承蒙你的一片好意，还是让我吃一点这种药吧。可以吗？”M博士用手指着放在桌上的那个玻璃瓶，瓶子里装着一种黑色的液体。那个男人看着药瓶，不禁深感狐疑，说道：“这可真奇怪呢，死到临头了，你还吃什么药？慢着，莫非吃了这种药，能使你变得刀枪不入、长生不老吗？”

“不，刚好相反。这是一种致死药。我经过长期的研究，终于制成了这种药。如果免不了要死的话，吃这种药就能加快死亡的速度，减少死的痛苦。”

“这不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毒药吗？……可是，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尝尝这种药的味道，以便确定它的药效如何，怎么样，试试看吧？”

“不！你想让我服毒吗？我可不上你的当！是真是假等会儿就会水落石出的。如果你吃了这种药还不死，我可以再用手枪把你打死！喂，先把药喝给我看看！”

博士一仰脖子把瓶子里的药水喝了下去。不一会儿，他就变得呼吸困难起来。那个男人不敢有丝毫大意，目不转睛地盯着M博士，唯恐有什么圈套。他自言自语道：“这可真玄，也许是在演戏吧。可是，要是吃了这药他就真的一命呜呼，那可太妙啦。这样一来就成了自杀，用不着我动手，问题就全解决了。”

又过了一会儿，M博士变得脸色苍白，浑身冒冷汗，口吐白沫，并且用手拼命抓着脖颈，连血都流出来了。他呻吟着苦苦哀求道：“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还是请你赶快给我一枪痛快的吧。”

“这可不行，”那个男人咧着嘴笑了起来，“不留任何杀人罪证就把你干净利索地干掉不是更好吗？现在看来这并不像在演戏。哈，就是要这样好好地折磨折磨你。怎么样，挺舒服吧？”

M博士痛苦万分地挣扎着，从椅上摔到了地板上，整个身体都剧烈地抽搐抖动起来。可是，他的体力渐渐地消耗尽了。再也挣扎不动了。忽然，他的脑袋向旁边一歪，无力地垂了下来。那个男人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M博士。接着，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M博士的鼻嘴。

“哦，已经变得冷冰冰的了，看来是死掉啦。这下子，我的仇可报了。”他狞笑着站起来，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消失在黑茫茫的夜幕中。

可是，过了大半个小时以后，躺在地板的M博士又一骨碌爬了起来。他摸了摸脑袋不禁笑道：“看来我发明的这种药还真是挺出色的哩。我很感谢那些昆虫和动物，它们在遭到强敌袭击的时候，能立即躺下来装死，从外表上看简直像真的死了一样。它们使我得到了启示，我按照能应用于人类的标准发明了这种药。可是那些医药公司都说我干的是荒唐透顶的蠢事，以为无利可图，不肯接受我的发明。然而，就在刚才，这种药救了我，使我保住了宝贵的生命。这比起外面那些到处大肆宣传的名贵补药来，真不知要实用多

少倍呢！”

理想的推销术

星新一

“喂，把企业开发部长叫来！”

大食品公司经理这样说过之后，秘书就把话传达下去。不大工夫，部长来了。

“您有什么吩咐？”

“没有别的，就是不久前开始研究的合成牛奶的事。后来进展情况如何？”

“如果是那件事嘛，您就乐吧！好不容易才把试制品搞出来了。现在可以向您汇报啦！请您瞧瞧这个！”

“全都是吗？”

“不，是想请您品尝一下，鉴别鉴别，所以混在一起带来啦。您肯定分辨不出哪是合成的，哪是天然的。那是理所当然，因为成分是完全相同的。从蛋白质、脂肪到矿物质、维生素，统统一样。可以说这是我们公司技术队伍的一大胜利吧！”

R 经理品尝、比较了一下。可是，单凭嘴和味道，确实难以区别。

“干得真漂亮！”

“就是从营养角度看，也不次于天然牛奶。的确，价钱和天然牛奶大致相同。不过，不久就会降下去的吧！”

“搞得不错嘛。那么，立刻大量投入生产，积极地推销吧。去告诉大家。”

就这样，合成牛奶变成商品，大批大批地涌进市场。但是，和预期相反，并不那么畅销。

这并不是对合成牛奶抱有什么偏见。另外也不是宣传不力或者销售部玩忽职守。问题在于牛奶的消费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人的饮食生活方式又出乎意外的保守，不能轻易改变。

“喂，把企业开发部长叫来！”

R 氏又一次说道，部长立刻就来了。

“有何吩咐？”

“不管怎样，难道没有什么办法赶快提高销售额吗？就这么个问题。使长期对牛奶不感兴趣的人有所改变；叫一天只喝一瓶牛奶的人喝上两瓶。这很必要。可是拿我公司来说，与其下那么大的功夫，还不如快些广开销路。没有这样的好主意吗？”

部长压低了声音说：

“这样一个计策怎么样？偷偷地散布病原菌，让世界上的牛全死光；那样一来，咱们公司的合成牛奶，不就可以独霸市场了吗！”

“不行，无论如何，那是不高明的。不仅是违反商业道德，若是阴谋一败露，公司就完蛋了。最好找一个既没有多大麻烦、又能一下子把库存全推销出去的好办法。”

针对 R 氏的难题，部长稍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一个理想的方案。

“这样行不行？靠赠品来宣传。我想制作一种喝牛奶的机器猫。比真的更可爱，比真的更招人喜欢，要叫它有礼貌，成为家庭中无可挑剔的宠儿。把它作为赠品送出去。

“它不喝牛奶就不能动。”

“把那么值钱的玩艺儿当做赠品送出去，能合算吗？”

“那是靠得住的。请放心好啦。我是有把握的。”

“若是那样，就相信你的才干吧，搞起来试试看！”

R氏允许了。

制作成功后一看，喝牛奶的机器猫得到极大的好评。比起真猫来更可爱。它没有发情期的吵闹，不挠柱子，不挠墙，叫的声音很甜美，捉老鼠的本事并不亚于真猫。

和它同玩耍时，几乎叫人忘掉它是个机器猫。有了喝牛奶的机器猫，家庭会变得明朗起来。不知不觉地会认识到：人工制品比自然产品优越。

不管怎样，牛奶的销售额直线上升。这是由于猫的饮奶量增加的缘故。公司经理R氏把企业开发部长叫来表扬了。

“成绩真了不起呀！它使公司增加了收益。好好讲一讲是怎么搞的。”

“情况是这样。在喝牛奶的机器猫的肚子里安了个小机器，猫喝了牛奶一转动，肚里的牛奶就变成奶酪。”

“办法想得真妙！”

“哦，请听下去。公司人员定期巡回，把奶酪收回来。这样，奶酪的生产就等于白手起家。所以，我们公司最近一个时期的奶酪，其成本几乎接近于零。”

经理十分满意。

“真有你的，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公司奶酪急剧增产了。库存也多了起来。可是啊……”

“是，需要做什么？”

“说起来似乎有些过分，这回该轮到推销奶酪啦。要在短期内开辟出销售的门路。”

“试试看吧！”

于是企业开发部长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赶忙地繁殖了大量机灵的老鼠，把它们放进街道。这个计划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一批动作敏捷、特别爱吃奶酪的老鼠。不管是黑夜还是白天，也不管人们正在吃饭，说时迟那时快，眨眼工夫奶酪就被它偷了个精光。麻痹大意也罢，提高警惕也罢，都是一个样。奶酪的消费量大大地增加了。

经理R氏把部长叫来，夸奖了他的成绩。

“形势越来越好。来看看这个表报。奶酪的行情猛涨，牛奶的价格仍然保持稳定。”

其原因是这样的，有些人家对于老鼠吃奶酪很发愁，就会想到喝牛奶的机器猫，用以制服老鼠，所以纷纷来我们公司买牛奶。不管怎么转来转去。总是我们公司得利。”

“若是总照这个样于下去，赶情好啦……”

“这里面有个问题。假如替我们消费牛奶的猫增加了，老鼠就要减少，有朝一日就要绝迹。奶酪的库存不免还要增加。”

“如果那样，可就麻烦了。”

R 氏不安的脸上皱起了眉头。然而，企业开发部长又说起来。

“没关系，您不必担心。现在正研究一种吃奶酪的机器老鼠。您等着瞧吧！是个了不起的玩艺儿。”

没过多久，机器老鼠也研制成功，大批制作出来，并且悄悄地分送到各地。真老鼠已经减少的地方优先照顾，自然不消说了。

机器老鼠的存在，不家天然老鼠那样令人憎恶。它适当地偷吃奶酪，猫也适当地对它追捕。

正如美国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那样，搭眼一瞧，也就妙趣横生了。两者之间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形成共存的局面。当然啦，这也是根据这样的设想而制作的。

以上这些情况，部长洋洋自得地向经理 R 氏作了汇报。

“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在吃奶酪的机器老鼠里面，可以分解奶酪，并且可以还原成合成牛奶的原料。回收猫吃奶酪的巡回小组，同时把它们收回来。”

“是嘛？那可真不简单！合成牛奶的成本肯定要降低不少啦。说实在的，对你的才干是怎样称赞都不算过分的。谢谢！”

“受到您的称赞，使我感到惶恐不安。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请下命令吧！”

企业开发部长带着充满自信的表情说。针对这个，经理 R 氏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将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将下个命令，暂时免你的职！”

不景气

星新一

“一切都好啦。好不容易，总算完成啦。”

科学家 S 博士尽管年轻，但却才华横溢。他把视线从显微镜移开，兴奋地叫了起来。

他借身旁的酒精灯燃了一支香烟，然后长出一口气，心满意足地将一缕青烟喷吐出来。

这是某研究所的工作间，里面充溢着实验室所特有的药品混杂的气味，摆满了形形色色的玻璃器皿、试验管以及文件、记录簿等等，显得杂乱无章。

办事员坐在房间的一角整理帐簿，这时也抬起头来说：

“恭喜您啊，辛苦了。”

“嗯。不过，聚精会神地搞研究，倒也不觉得怎么苦。”

“说起来，我们这项研究也真有些蹊跷。建立了这么庞大的机构，用掉了那么可观的经费，可是研制出来的产品却不能拿出去销售，只在各处散布。何况眼下正是不景气的时候呢……”

办事员一面翻着帐簿，一面眨巴着眼睛。

S 博士微笑着说：

“这些事自然用不着你我操心。我的任务只是研制董事们交办的东西。现在我已经研制成功，剩下的事就是按照合同领取报酬了。”

“真是羡慕得很。那么多的钱，您打算怎么用掉呢？”

“我不是讲过了吗？这笔钱当然是用作结婚费用喽。我和一位姑娘一直相爱，前不久我们订了婚。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享受宿愿已久的舒适的家庭生活了。”

“博士，想不到您还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啊！”

“嗯，也许有那么一点。我是很容易头脑发热的……”

“不管怎样，我现在就报告：科研项目研制成功了。”

办事员打了电话。

不一会儿，一辆小轿车嘎然停在门口，中年绅士 R 先生来到了。他是经济界的头面人物，也是为这个研究所出资的董事代表。

“我是得到通知立即赶来的。听说研究成功了？”R 先生喘吁吁地说。

S 博士微微点头回答。

“是的，总算成功了。”

“这太好了！几位董事一直在催命。因为当初是我看中你，委托你搞这项研究的。”

所以我夹在中间颇感为难。不过，董事们也有苦衷，他们提供的资金数目已经相当大了。”

“我也知道您的难处，所以我才日夜兼程，拼命赶着完成这项研究任务。”

“那么，快把你的研究成果给我看看吧。”

“好的，请您先到这边来。”

S 博士引着 R 先生来到研究所的院子。只见周围的几个温室里百花斗艳。R 先生眉头微蹙，问道：

“这些鲜花有什么名堂？”

“问题不在于鲜花，而在于蜜蜂。这里放的蜜蜂，只采了这一点蜜，而那里的蜜蜂却多采了这么多。”

S 博士进一步说明这一窝蜂酿的蜜比另一窝整整多一倍。

“可不是吗，几乎多一倍。”R 先生说。

“这窝蜂所以酿蜜多，是由于让它们感染了我发现的一种细菌。下面，您再看看这个——”

博士又引着 R 先生走近装着小白鼠的笼子。一只小白鼠在轮子里奔跑，使得那个轮子不停地转动。

“这只老鼠在干什么？”

“我曾经使另一只老鼠感染上那种细菌，结果它奔跑的速度提高了一倍。”

R 先生虽然肯定了这一点，但他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你发现并培育的这种细菌，其奇效我已经领教过了。但是，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很快就可以使合成蜂蜜的生产走上正轨，至于说提高动物的动作速度，它再快还能赶上机器吗？所以，我怀疑你是否对这项研究的宗旨有所误解？”

“请您慢些下结论。我作为一个科学家，自然要按照程序向您汇报。”

“不过，还是请你把程序之类的尽量讲得简洁一些。”

“细菌对于昆虫或动物的奇效，刚才您已经看到了。如果把它用之于人，则会产生另外一种奇效。可您知道，如何使这种细菌能够作用于人，为此我白天黑夜都在想，煞费苦心。我用了多少药物、放射线……”

“不要把你的苦心讲得那么详细了，做为报酬，我不仅会按照合同如数

偿付，还会加点奖金。还是让我快些看看你的细菌吧！”

“请。”于是S博士又把R先生领到研究所的一个放映室。

“我使一个小孩感染了这种细菌。当然，我事先弄清了它对人体确实是无害的。喏，就是影片上将要出现的这个小孩。请您仔细看看他的反应。”

放映室的灯光熄灭，画面在银幕上显现出来。

……一个小男孩，由父母拉着走进了百货大楼。——摄影机的镜头紧紧跟着他们。

——男孩在玩具柜台前停住脚，喊道。

“我要买那个电动机车！”

“上次不是买过了吗？”父母想说服他。可是男孩竟放起泼来。

“我还要，还要，我还要买一个！”

孩子执意要买，结果，父母只好妥协。

S博士停下机器，向R先生说明：

“对于低级动物，这种细菌只能刺激它的形体动作，而对于人，却可以作用于精神。”

博士继续开动放映机。

男孩和他的父母离开玩具柜台走进餐厅。男孩在吃冰淇淋。吃完了一杯，他闹着还要。

“我还要一杯。”父母无法说服他，只好满足孩子的要求。

S博士又停止放映，用稍带得意的腔调说：

“您看见了吗？这种细菌作用于人，就能使人对物质的欲望提高一倍。除此以外，又没有任何副作用。您觉得怎么样？”

R先生沉吟片刻，随即发出抑制不住的赞叹：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朝思暮想的。能够使人们成倍地提高购买欲，这有多么伟大！”

“承蒙您的夸奖，这项研究总算没有白干。”

“全世界实现了和平，没有一个地方打仗了，就逐渐走上不景气。即使生产上升，如果群众的消费不跟着提高，那将一筹莫展。”

“是啊，人们购买物品的欲望，本来就是有限的。拿我来说，同样一本书。我是不会去买第二本的。”

“没有人买，这是伤脑筋的事。哪怕你买了以后马上扔掉，总得有人买才行。为此，才通过电视和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宣传。不过，要突破购买力的界限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你的这项发明若是能够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产业界立刻就可以恢复元气啦！”

R先生兴高采烈。但S博士却产生一丝忧虑：

“这虽然是我的研究成果，可我担心它会不会助长浪费。把这种细菌散播在世上，后果究竟会怎样呢？”

“这，你不必担心。本来。文明的本质就是浪费。从金字塔开始，哪样东西不是浪费？烟、酒、咖啡、香水、金银首饰，从各种时髦的东西直到艺术，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说是浪费。从某个角度来讲，甚至长寿也是浪费，而且是最大的浪费。”

“噢？”

“可是浪费越严重，人类就感到文明越发达，因而也越感到快乐。我们不能违背这一点。你培养成功的这种用氧会使浪费现象更加严重；但是这样，

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世界的文明更加发达。全世界会因之而更加快活，大家都会高兴的。这是好事啊！”

“我所熟悉的只是科学，对您讲的文明和经济之类，我都一窍不通……我们是不是接着看片子？”

“后面是什么镜头？”

“我给刚才那个男孩服了一种药，立即又使他消失了购买欲，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听了S博士的这番话，R先生不免有些担忧：

“怎么，使之恢复正常的药，你也研制了？”

“不行吗？”

“当然不行。抑制购买欲，就等于抑制文明的发展，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不过，我也准备好了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S博士引着R先生离开放映室，回到了实验室。博士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的几个瓶子当中拿出一个来。

“这是什么？”R先生问。

“这是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开始，我把细菌放在稀释的药液里加以培养，然后再把活下来的菌苗依次移到浓度较高的药液中，反复培养，结果使得这种细菌对那种药具有了抗药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用，所以放在这里严加保管，准备随时销毁。”

S博士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放回保险柜，R先生急忙叫住他：

“等等，把它给我吧。对人体无害，又能够使文明持久地发展下去，这种细菌的价值更高了。我宣布：除了讲定的报酬外，还补发奖金。”

R先生边说边往保险柜里探头，他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瓶子，瓶口封得很严。

“那个瓶子装的什么？”

“那个吗？那是增强传播力的细菌。一旦取出，立刻就会传播到全世界。”

R先生一听，不觉把身子往前一探：

“就是说，这种细菌能够在一瞬间给全世界带来活力？喔，你一定要把它交给我。

至于奖金嘛，要多少给多少。”

“嗯，关于钱数，让我想一想……”

S博士本不想当场回答，R先生却掏出了支票，敦促道：

“现在就定了吧。我马上就散播这个细菌。如果你也感染了，恐怕钱数会加一倍的。”

“那好吧。”

S博士边思索，边说出一个数目。虽说还不是天文数字，但也相当可观。他在脑子里估算了今后一辈子可以度过豪华生活的钱数，为了保险起见，又加了一倍，这才提了出来。

R先生立刻如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博士。

“收下吧。我的支票在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取款。”

“那么，我就把这个瓶子交给您了。我是个学者，我保证这瓶细菌完全具备我刚才所讲的那种效能。”

于是，两个人顺利地结束了这场交易。R先生接过瓶子说：

“辛苦了，我衷心感谢你。不久，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生气勃勃、欣欣向荣了。”

说完，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S 博士终日忙碌，把研究所的收尾工作搞完。到了傍晚，他也手舞足蹈地向未婚妻的家走去。

一切梦想将要实现，很快就要结婚、过上舒适的生活了。也许由于细菌的作用，她会提出“我要一所别墅”之类的要求。那也不要紧。反正钱已经准备好了。

S 博士见到未婚妻，紧紧握着她的手，兴高采烈地说：

“研究项目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俩可以建立美好幸福的小家庭了。”

“太好了。我真高兴。”

未婚妻快活地回答着。就在这一刹那，S 博士感觉到他握着的未婚妻的手指上有点异常。他问道：

“怎么？多了一个戒指？一个是我送你的订婚戒指，可是另一个呢？”

“这也是订婚戒指。”

“你说什么？”

“我是爱你的。我并不想取消我们的婚约。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光是你一个人还不能满足，所以我刚才已跟另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订了婚。”

S 博士沉思良久，然后点头道：

“为什么这样做，我明白了。我呢，现在也觉得光你一个人不能满足……是啊。今后的世界很可能是生气勃勃的……”

住宅问题

作者：星新一

孙利人 译

这是高层公寓大厦里的一个房间。凭窗可以仰望无限深透的蓝天，也可以俯视景色优美的公园。房间宽宽敞敞，一个人居住绰绰有余。墙上虽然没有什么书画条幅，可光亮的四壁却也显得雅致。这是 N 先生居住的房间。

N 先生住在这里从来不付房费。因为房主不收房费，自然他也就没有必要付钱了。

不错，住免费公寓，当然不只是 N 先生一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出租公寓房租贵得惊人，对一般靠工资收入的人来说，那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些人只好住在免费公寓里。

开锁声响了。同往常一样，N 先生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他走进屋，刚关上门，好不容易才安静了些的室内，又发出了声音：

“您回来啦，一定很累了吧。您买来琥珀牌葡萄酒了吗？葡萄酒可顶数琥珀牌了。”

它香甜醇厚，饮上三杯两盏，可使您疲消力壮、心怕神爽……”

这本来用不着特意来回答，可 N 先生还是小声说：

“啊，买来啦。”

于是声音接着说：

“蒙您屡次惠顾，十分感谢！您选了琥珀牌葡萄酒，足见您是多么有见识啊！”

接着，传来了商业宣传歌曲的歌声，在歌声中穿插介绍了琥珀牌的其它各种酒。

N 先生走进内室，坐在沙发上自斟自饮起来。就象声音中所说的那样，一喝了琥珀牌葡萄酒，好象一天的疲倦就此消失了。

这时墙上出现了映象，是商业宣传片开始放映了。随着悠扬、缓慢的旋律，眼前展现出一片翠绿的果园。

“嗯，景色不错呀！”

N 先生拿着酒杯，正看得出神的时候，果园霎那间变成了工厂的景象，随后出现了产品的特写镜头。

“您要买水果罐头，请买吉母公司产品，他家罐头味道鲜美，犹如新鲜水果。”

N 先生没把视线转向其它墙壁，因为四处都是一样。N 先生想看看窗外，可那窗玻璃也映现出广告画和文字，在歌曲的伴奏下活动着。N 先生想避开这一切，那只有闭目塞听了。

这种映像和声音是消灭不了的，显像和声音的装置被安装在建筑物之中了。敲打它也无济于事。即使用什么办法把它搞坏，或把墙涂上黑漆，公寓管理室也会立即发现而派人来马上加以修复。如果查明是故意反复进行破坏，那要立即被逐出公寓。被赶出公寓，那只有去住房费昂贵的公寓或者做个流浪者睡在公园的长椅子上。而这两者又是谁都不想尝试的。

当然，这种生活环境不只 N 先生在忍受，好多人也都在设法适应。广告主方面决不会惴惴不安，因为许多卓越的心理学家在为他们的宣传工作出谋划策。何况，屋子里某个地方还安装着心理反应测定器，使你不敢轻举妄动。

巧妙已极的画面设计、清新悦目的色采，沁人心脾的音乐，精练而又温文尔雅的说话方式，使你想看又不想看，想听又不想听，搞得你喜不得、怒不得，呆不得、走不得，可以说他们算是把人琢磨到家了。广告主懂得，强制过了火而使居住者的头脑发了狂，那就本利全丢，鸡飞蛋打了。

人们在传说，还有一下子就搬到了出租公寓去住，反而出现了神经衰弱症状，可一搬回免费公寓来却又马上好了的。这大概是巧妙编造出来的瞎话。

N 先生喝完葡萄酒，把空瓶子从屋角的垃圾孔扔了下去。

“您一定喝得十分欢畅惬意了，请您明天务必还用琥珀牌葡萄酒……” N 先生刚回到沙发上坐，听到了这么一番话。喜欢听这样的奉承吧。N 先生若是上厕所，那里也有话音和图像在等待着他。

“香皂……您大便的情况怎样……新制成的蛔虫化验药的作用……拉利制药厂为您……”

N 先生还没吃晚饭，他的脚刚一迈进厨房，墙上就出现了映像，传出了语声：

“幅禄利纳食品公司的配套晚餐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花样齐全、物美价廉……”

N 先生打开冰箱瞧瞧说：

“还够用三天哪！”

不照声音指点，买了其它公司的食品，当然他们不会责怪，而你也不会受到惩罚，这是个人自由。不过，住房不花房钱总不免是个心理负担。也许是受到良心的谴责，边听着那话音，边吃着其它公司制的食品，总觉得食不甘美，消化不好。再从质量上来说，其它公司制品也没什么大差别，因此，这使人们觉得还是吃话音推荐那个公司的食品为宜。

N先生热了一套晚餐，独自一人吃了起来，这时又出现了话声：

“您的冰箱还好吗？冰箱出了故障会引起食物中毒的，所以需要更换。如果您感到它内部温度调节失灵，那就扔掉它买个新的，这样是最合算的。您若喝咖啡……帕尔百货公司正在出售最新样式的食器……”

正象大家一样，N先生对这种生活也没什么特殊不满。

不过，他的脑海里却时常闪出一种意念：想脱离这个环境，到不受拘束、没有指令的地方去。可是当他一想到一来没有那么多的钱，二来缺乏去过流浪者生活的勇气时，他又不得不把那份心思收回。

N先生点上了饭后的一只烟。是自动装置感到了热呢，还是烟味的反应呢？紧跟着发出了话语：

“您想买香烟吗……”接着又说，“为了使您更舒适，您可买把安乐椅……，您在家里需要穿上方便而舒适的便服的话……”

他边听着话声和反复宣传的商业歌曲，边翻着当日送来的邮件。没有重要的信件，多是直接寄来的广告之类的东西。他迅速启封，每封看上一两眼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扔掉了。

可是，其中有一封打开之后，他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这是一张出售地皮的广告，上面精美地印着高原地方的风景。

“这一定是个很好的地方啊！这辈子若在这块土地上有处别墅……”

N先生万分感慨地叹息了一声，正要把它扔掉的时候，立即又停止了。他揉了揉眼睛，瞪大眼珠凝视着。是不是印错了呢？这价钱可出乎想象的便宜呀！如果是真的，那么，用现在积攒的钱就可以买到的。他思忖着，动了心。

“即将卖完，欲购从速”几个字象触媒一样，促使他快下决心。他拿起话筒问个究竟。当搞清了价格没错之后，立即订了契约。

这就好了，总算有了不受他人干扰的属于自己所有的地盘啦。在倾囊才买到的这块土地上，虽然不能马上修建房屋，可是，总有一天能买得起一套住宅的构件吧。他前思后想着。

好象彻底被解放了似的，N先生霎那间对充斥于室内的商业宣传图像和声音感到厌烦。

这也许是由于明白了命运可以摆脱的缘故吧。他高兴得又喝了些酒，酒劲儿使他进入了梦乡。多少年来总算是做成了一个愉快的梦。

N先生迫不及待地终于盼到了休假日，他要在这一天去看看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兴冲冲地坐上高速公共汽车，来到了高原。

他的心总不落底。总觉得不见实地就订立契约，未免有失轻率。可是，一来到当地，这团疑云就立即消散了。这实景和印刷的图象一样，不，比那还要优美得多。这不一定只是由于初夏这个季节吧。

眼前的树林郁郁葱葱，鸟儿的婉转歌声阵阵，成双结对的蝴蝶，在吐着异香的百花中翩翩起舞，清新的空气缓缓地流动，阳光宛如金色的细雨一

般穿过树木的枝叶洒在地上。

大自然的美景使他心旷神怡。N先生立时心花怒放，他有些目不暇顾了，一面环视，一面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

“啊，真是梦一般的境界！这是我自己的地方啊……”

他兴奋、陶醉，跑啊，跳啊，翻个筋斗躺到草坪上。这儿没有图象也没有录音，一切都是活生生的。

枝头上的鸟儿亮起清脆的歌喉。N先生侧耳细听鸟儿的歌唱，忽然皱起眉头。咦？这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听过的熟悉曲调。他立刻想起，这不是匹配电机公司的商业宣传歌曲吗？

他边摇着头，边仰视着天空，看到候鸟在成群地飞翔。

怪哉！那队形怎么和他纳食品公司的徽章形状一模一样呢？

N先生听到不远的地方有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扭头一看，鸟落到了树枝上，好象是八哥。

“先生，您若买成套住宅部件，请您务必到巴拉蜜公司……”

这鸟象划伤了了的唱片，翻来复去地唱个没完。N先生感到莫名其妙，走近一看，和真鸟没什么两样。这大概是经过划时代的品种改良获得成功的新品种吧。对于那群家伙来说，要想使鸟儿养成某种新习性，那不会是个难题的。

N先生把目光转向地面，看看花草。花儿开得姹紫嫣红、绚丽夺目，翠绿的叶是那样富有生命感。N先生没见过这样的花，他好奇地招下一朵，一端详，立刻恍然大悟。不论是花还是叶，都露出了厂商的标志。这也象是改良品种。

再看那色彩斑斓的蝴蝶翅膀和形形色色的树木花纹也都一样。这不会是精神作用吧。

也许是把这些花纹形状变成图案，作为商标而加以宣传的。但是，不管哪一种，反正都是一样。

N先生顿时心灰意懒，连走都不想走了。等他精神恢复过来的时候，周围已是夜幕沉沉了。这里的夜总会是静谧的吧。他环视一下，看到了成群的萤火虫在发着绿光飞翔着。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萤火虫用它们的光亮，出色地形成了一个公司的标记。树林里猫头鹰在叫，那也是商业歌曲的曲调。当然不只是猫头鹰，池塘里的青蛙和各种昆虫，恐怕都要连夜叫下去的吧。

宝子姑娘

星新一

这个机器人制作得非常精巧，是个女人。因为是用人工精心制作的，所以，无论多么漂亮的美人，都可以制造出来。这个机器人，集百美于一身，可以说，是个佼佼出众的美女。诚然，她有些清高。可是，又有哪个貌美的人不清高呢？

再不会有谁愿意干制作机器人这种事了。制造和人类同样能干活的机器人，简直是件蠢事。试想，若是拿制作那种玩艺儿的费用，能够造出效率

更高的机械来。何况等待雇佣的活人多得很嘛。

她，纯属为了消遣才被制作出来的。制作她的人，是个酒吧间的老板。干酒吧间老板这个行当的人，回到家里是无心喝酒的。对他来说，酒，就是赚钱的工具。自己喝，那是不合算的。是酒鬼们使他发了财，又有闲功夫，于是，他就做起机器人来。这完全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由于他兴趣颇浓，所以才制作出这么精巧的美人来。皮肤跟真人一模一样，一点也看不出假。莫如说，看起来比真人还要真呢。

可是，她大脑不行，近乎空白。对问题只会做简单的应答。动作也单调，仅仅能喝点酒什么的。对于这个缺陷，老板也无能为力。

机器人制作成功后，老板便把她派上了用场。酒吧间里虽说有不少的座席都空着，但是，机器人却被安排在柜台里面站柜。这是因为老板怕露出破绽，弄巧成拙。

酒吧间里，新添了个妙龄女郎，顾客们都上前同她打招呼。而她呢，只在问到名字或年龄时，才给以清晰的回答。其它的不灵了。既使这样，也没有谁发现她是个机器人。

“你叫什么名手？”

“宝子姑娘。”

“多大岁数了？”

“还年轻呢。”

“年轻是多大呀？”

“还年轻呢。”

“究竟是……”

“还年轻呢。”

到这个店来的顾客，大都是些有数养的人，逢到这种情形，谁也就不便再问下去。

“衣服真漂亮呀。”

“衣服漂亮吧！”

“你喜欢什么呀？”

“我喜欢什么呢？”

“你喝杜松籽酒吗？”

“我喝杜松籽酒呀。”

她特别能喝酒，无论喝多少也不醉。

她又年轻，又美貌，就是有点傲气，回答问话冷冰冰的。顾客们把这个事儿传扬开了，大家都聚到这个酒吧间来，争着和宝子姑娘攀谈。老板也让宝子姑娘陪酒。

“顾客中你喜欢谁呀？”

“我喜欢谁呢？”

“喜欢我吗？”

“喜欢你呀。”

“下次陪我去看看电影什么的吧？”

“去看看电影吧。”

“那么什么时候去呀？”

“……”

当她一回答不上来问话时，便发出信号传给老板。这时，老板便出来

为她解围。

“诸位先生，可不能太捉弄她呀。”

听他这么一说，大都觉得有道理，顾客们便苦苦地一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老板常常蹲在柜台后面，从机器人脚底下的塑料管里，把她喝下去的酒再收回来，重卖给顾客喝。

然而，顾客们谁也没有特别留心。别看她人年轻，可却是个性情稳重的孩子。从来不用恭维话去同人纠缠，就是喝多了酒，也是安安静静的。因此，她也就越发讨人喜欢，接近她的人与日俱增。

常来的顾客中有个青年。他对宝子姑娘简直着了迷，几乎每天都要到酒吧间里来。

可是好象枉费心机。但他对她的爱慕之情却日益高涨。为此事，他拖欠的账款越积越多，难以还清。无奈，终于开始拿家里的钱，这使他的父亲大发雷霆。

“不许你再去！把这些钱拿去还清欠款！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

青年来到酒吧间还账。他想，今晚是最后一次了，自己喝了很多酒，又说是作为告别纪念，也让宝子姑娘喝了许多。

“我不能再来啦。”

“不能再来啦？”

“你难过吗？”

“难过呀。”

“真的？不是那样吧？”

“真的。不是那样的。”

“再没有象你这样无情的人啦。”

“再没有象我这样无情的人吗？”

“我杀了你吧？”

“你杀了我吧。”

他从兜里拿出一个药包，将药倒进了酒杯，推到宝子姑娘面前。

“喝吗？”

“喝呀。”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宝子姑娘把酒一饮而尽。

“你随便去寻死好啦。”他说着转身便走，把“我随便去寻死”的答话丢在了背后。

他到老板那儿付清了账，然后，推门出去了。夜已经很深了。

老板等那个青年人出了门之后，便对余下的顾客说：

“现在我请客，诸位请尽情地喝吧！”

说是请顾客们喝酒，其实是因为顾客们喝了从塑料管里回收的酒，看样子，不想再来了。

“喝呀！”

“好了！好了！”

顾客和店里的伙计，都互相对着干杯。老板也躲在柜台后面，悄悄儿地干了一大玻璃杯。

这天夜里，已经很晚很晚了，酒吧间里仍然灯火通明。收音机一直在播送着乐曲。

可是，却人声绝迹不见有谁出入。

这时，从收音机里传出一句“祝您晚安！”随后便停止了播音。宝子姑娘也在跟着说；“祝您晚安！”可下次，不知谁来和她搭讪，她端端正正地在等待着。

小镇的振兴

星新一

在一个日本古式旅店的房间里，夜静更深。海浪拍击的声育，传到耳边。屋里只有他独自一个。

他年过六十，身子斜倚在桌上，在自吁自叹。

“晌午，我散散步，顺便寻觅一下周围。我真没有那么股子勇气，来个高空跳楼。

我大概有高空恐怖病，两腿直打哆嗦。瞎，你即使一咬牙一闭眼跳下去，说不定在中途还会让大树把你挂住，悬在半天空里出洋相。可是，我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兴趣了……还是把这个药喝下去吧！喝下去可能要遭点罪儿。不过这是烈性毒药，多喝点，保证会去见上帝。当然，死在这么个窝囊地方，可能有点……”

他直勾勾地瞅着瓶子里的药水，忽然听见有个人搭了腔。

“还好，看起来，你还不是那么分秒必争地急于死去。”

听动静，讲话的是个五十左右岁的汉子。他隔着门，发表了意见。

“对面屋是哪一位？感谢您对我的关怀。不过事情使我太痛心了，叫我不能不死。

除去死以外，我再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

“一个人铁了心要寻死，你强拉他也没用。不过，你大概是钻了牛角尖，有什么难心事，同我唠唠不好吗？”

“一切都在绝命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您以后不妨浏览浏览，那时您会知道，您处在我这个境地也会走同我一样的道路。”

“哈，等我去拜读你的大作，那一切都完了。请你信任我！我们可以核计核计嘛！”

就是谈不通，那又有什么呢？”

他认为谈也是白费时间。但是你不说，此人也安生不了。于是就谈开了。

“我是一个山沟小镇的镇长，其实说镇，不如说村子更合适。”

“是个富足的地方喽！”

“刚好相反。不过风景确实不坏，空气也很新鲜。可是居民却不是神仙，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人口一年一年减少下去。

“我曾经广泛招伴厂商，到这里来办工业，也曾向政治家们呼吁开发山乡，旅游业界也劝我们修筑了登山盘道。我们也在房产公司的鼓动下，登广告：‘发放别墅专用地号。’结局怎么样呢？到头来没有一项不落个一场空。他们都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一到关键时刻，都溜走了。事实就是这样。”

“哎唷唷，哎唷唷。”

“最近有人献策，说这个地方适合于搞秘密武器研究所，我这回更为之神往了，我又到处奔走，可是结局还是……”

“你有了很好的经验教训，须知世上事并不都是那么如意的。”

“我是有经验教训。不过人生一世总要有点作为。于是，我跑到城市去活动，我向就近地方城市的有关人士呼吁，并且请他们喝酒吃饭，不少公款都花在这上面。当时我认为一旦成功了，钱立刻会收回来的。现在想起，我头脑的确太简单了。”

“不过，你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这都属于正当开支呀！”

“别人可不这样看待，人家说你也一块跟着吃喝了！我手里空攒着一大把发票。我现在才明白这些人都是骗子手。我已经给侦探社写了委托书。可是谁能同情我呢！？”

对方隔着门，长叹一声：“是够惨的哟！”然后又建议说：“那就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呗！”

“我办不到啊，我是仰仗名门出身才当上个镇长，但不是富家翁。倒是有点房子，可是这个小镇子，当地人口还外流呢，谁买房子啊？说是办别墅吧，这个行当也不景气，外地人也决不肯上你这里来买你的房子，进行改建。总之，我丢人现眼已到极点了。我这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我辱没了自己祖先的声誉……”

“可是，你死了又会怎么样呢？……”

“反正，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我死了，人们会同情我，会勾销我的耻辱。”

这位邻居却安慰他说：“你还是振作起来，我助你一膀之力。往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的。”

“您真会给我吃宽心丸。可是我过去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了。您说，我是该相信您，还是不该相信您？”

“我说你要相信我！我很了解，你现在已经失去敛财集资的手段。也休想再利用职权和镇长的头衔。赶紧另想别途，事情还有救。不知你考虑没考虑？”

“是呀，是呀。的确是这样。您待人这样热诚，那么我一定……”

他边说着。边去拉门。不知为什么总拉不开，心里就着了急，他想：居然有这样热心肠的人……不能错过机会，不知怎么身子一下子扑在搁扇门上，门立刻向对面倒去，他怕把对方拍在底下。可是门倏地倒下去，没碰着任何东西。一看，屋里漆黑。

“电门在什么地方？”

“行，黑就黑点吧，我在这儿呢！”

他仔细一看，只见墙角有一个模糊的人影，人在那里坐着；穿一身白，脸色发青，发型是古式的。就是不借助光线。也能看清此人的特征。

“啊！幽灵……”他吃了一惊。

“喂，你别这么大喊大叫的。咱们不交谈了半天啦嘛，成了老相识喽！你还胆怯个啥？”

“都说有幽灵。我还是头一回见着……请问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了？”

“这家旅馆老板为人很坏。我一向抑强扶弱。为了惩罚他，我伺机而入。我在这个房间潜伏很久了。这间房子是空闲房间，店里的人不愿意来住，旅

客也不愿意住。偶而有人来住宿，也很快算账走人。只谈这么些，已经够了。主要的要谈怎样来帮助你。”

“可是您在这里恐怕已经万人嫌，您还怎么能帮上我的忙呢？”

“最近市面上哄动，说出现了幽灵，这正是指我。不过幽灵也只是幽灵而已。前些日子电视台的人来交涉，要求录象，叫老板拒绝了，他说这是别人对他的旅馆造谣破坏。

看来他一点也不懂得我的利用价值。也可能他认为借重我招揽生意的时机还不到。”

“您不会给他来个突然显魂？……”他说。不过他也在想，这样会不会意起更大的恐怖？可是对方又说了：

“你名门出身嘛，总会有些老箱底儿，家里收藏些祖传的古物，即使没有，也不妨编造点什么，比如说第几代的老祖先乘着犼，在天空出现；又如你能同百里之外的人直接对话，……总之宣传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又如宣称这家名门的年轻当家人，忽然因此而被官宪宣布为妖言惑众的不逞之徒，判了刑等等。……总之，灵魂这个东西早已宁息了多少年代了，可是时至今日这种世道，他们又显魂了，夸耀自己的先见之明……”

“你这只是显魂的开始，就已经成为人们的话题了。我不妨试试看，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

“应该持这种态度嘛！我嘛，也值得陪你干上一场。”

死活全看这一招了。于是，镇长回到家里，立刻着手作“演出”准备，编造出一些煞有介事的掌故、传说和家谱之类的东西。幽灵也跟他一同来到这里。天一黑，常常有人影绰绰地看见他的踪迹，于是传言四起。

首先，形成了地方报纸上的新闻，然后热衷于猎奇的电视台采访组，人马也杀到了。

幽灵给他们小小地显了一次魂。

镇长也在电视中讲述了幽灵的来历，并且作解释说。

“看见幽灵，不会因而召来任何灾变，同时幽灵对目击者不会有任何危害行为，这点请大家放心。”

几个电视台都争先放映。人们从萤光屏上看见了幽灵，但只是模模糊糊的影子，并不满足，都要求到现地亲眼看上一眼。于是人流涌向了小镇，每天晚九点在村头镇长家祖坟附近一个小树林里准时出现。而且幽灵很乖，他从来不给大家来一次清晰的显象，这反而更加深了神秘之感。

来访的人次激增，是从这天开始的，这天有人哄嚷，想考学校的人，谁看见幽灵谁就能考试合格；因为见过幽灵之后，头脑都会从此好起来。于是不分春夏秋冬，人们从遥远的城市多付，四面八方涌向小镇。

又有一个新发现，说幽灵会给观众中的新婚夫妇带来幸福。于是到这里来作新婚旅行的人，也应接不暇了。因此长久废弃不用的登山盘道利用率也大大提高起来。

镇上的居民把树叶子用纸包起来，盖上灵符似的朱印，推销给游客，说谁买去；会得到种种好处。总之交通发达，买卖兴隆，这个小镇越来越旺了。如果说世界上有事事都按计划的模范城镇，这里就是样板。于是小镇的名声，传扬全国。

一年后的某晚，镇长刚要睡下，幽灵驾到了。

“怎么样？小镇的繁荣景象。”

“正如您所目睹的那样，敝镇一举而成为全国注视的目标。旅店业挣钱，土特产商店盈利，现在正在制订‘公共交通和宾馆建设计划’。有的寺院还想到这里修筑‘下院’。

总之，是皆大欢喜。”

“你侵占的公款怎么处理的？”

“已经清还完毕。近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要见过您的法相，就一定在下一届的竞选中当选。于是政治家们也纷纷光临，临走往往慷慨地给敝镇扔下一笔巨款，这样除了还上债之外，还有剩余。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是吗？好极了！那么我给您帮忙，很见成效喽！搞到这么个势派，总算可以了吧？……”

“您，您说什么？……”

“我就要告辞了。我在这里呆腻了！”

“这可不行，镇子好容易才兴旺起来，您有什么要求，都能一切使您如意，待遇可以大加改善，一定叫您高兴。”

“什么提高待遇，提供良好居住条件，……这对我都毫无意义。”

“我请求您，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你一离开，我的处境可就……”

“我认为我总算作到仁至义尽了。那么，再见！”

一年后，镇上的繁华，依然如旧。镇长的职位由他儿子继任。他本人到别处去当教员，不久就被上帝召见了。

镇上的人这样谈论：

“前任老镇长真是好样的！”

“他真有本事，使咱们这个穷山沟小地方，在全国有了名。”

“应该塑个铜象，表彰他的功绩。”

“用不着，留个美名就很不坏了。那个幽灵，我们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不佳，今天对他抱好感，这就很好了。”

“嗯，是啊，可也是……其实，你和我在某些地方，同故去的老镇长不也很相似吗？……”

保修

星新一

某日，一个提着皮包的青年，走访了著名画家 M 先生的住所。

“家里有人吗？好久没来拜访您了。我来只是告诉您一件重要而又有益的小事。”

瞧着他那彬彬有礼的客气样子，M 先生先发制人地宣布：

“对不起。我已经加入了人寿保险，又有了汽车，刚刚买到了百科辞典。”

“不不，不是那一类的事。我给您带来解除烦恼的办法。”

“我可没有什么烦恼。身体健康，作品得到好评，收入充足，不缺钱花。”

“这些我都知道。我说的是别的事——有关脑袋的事。”

“别说些无礼的话！我的头脑很正常，与大学教授相比，也许我的智力稍低些，可是这和艺术无关。”

“这个我也知道。我说的不是脑袋里面的事，而是关于头上戴着的贝雷帽与脑袋之间所存在的事。”

听到这些，M先生皱起了眉头。虽然他作画的风格是以细腻见长，但是他的头发却很不整齐，所以经常为这件事烦恼。

“越发无礼了。难道你是特意来嘲弄我稀疏的头发？够了，你给我走开！”

“好了，好了。请您别动气，别误会。说真的，我带来了优质生发剂。”

说完，青年打开皮包，取出装有绿色液体的小瓶。M先生把它拿在手里，看过标签说：

“就是这个吗？不过，我试用过很多种生发剂，可还没有碰上过令人满意的商品，今后也还会同样，首先，这份商品连它的名子都没有听说过。”

“那是因为没有在电视里向广大观众宣传。效果虽然可靠，遗憾的是这种商品的价钱昂贵，因此，只选有限的上层阶级人物来拜访。请您购买吧。”

一句“上层阶级”说得M先生情绪好得多了。青年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饶舌起来：

“本公司想出一个和从前完全不同的好主意，并取得了成果，得到了特别许可，省略了复杂的学术性说明，不过，简而言之，其原理就是把头发的‘种子’播种在皮肤这块‘园地’上。”

“这发明的确是头一次听到，仔细看看液体，里面果然含有无数小颗粒，它一定是生头发的种子了。也许见效。好，用用看吧。”

“这可使不得，假如光用样品，就完全能生长出头发来，本公司的营业可就难以维持了。您如果不买。……”

“说得倒好听，可我不上那份当，买，可以。不过，没门儿！这是你们惯用的手法，我信不过。”

“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这里有保证书。保证您立即变得满头浓发，想马上拔都拔不掉。若是过了一个星期显示不出上述效力，就给您退钱。”

M先生把那份保证书审核了一遍，那上面还注明有一流银行的担保，大约没错。若是真的这样，不妨试试，没什么亏吃。

“好，那就买吧！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价钱可太贵啦。”

“所以，我们只对有限的上流人物……”

“明白，明白了。那么，使用方法……”

“您随使用毛笔涂抹就可以。请您注意别沾到象手指尖那样不必要地方。好了，一星期后我再来拜访。负责保修，是本公司的经营方针。”

一星期后。

“家里有人吗？怎么样了？”

M先生用高兴的口吻迎接了这位前来拜访的青年推销员。

“了不起，好象做梦一样。唯独一件事，就是价钱昂贵。满头已经长出了一公分长的头发。惊人的效果，科学的胜利……”

“您能满意，我就放心了。”

“可是，头发正在变绿。我不打算过苛要求，可我还是担心哪。”

“是的，无论怎么说，头发是植物性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这里有染成黑色或根据爱好也可以染成白色的专用药。就是价钱稍贵一些……”

“没关系，就卖给我染黑发的药吧。”

“价钱太高了，很抱歉，不过有保证书。若是不合心意的话，就给您退

钱。”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那我马上安排，以便今后定期给您送到。那么，再过一星期，我来为您保修。”

两个星期后。

“家里有人吗？怎么样啊？”

“对不起，好象做梦一样。真是货真价实，头发染得乌黑发亮。而且长得也快。惊人的效果，科学的胜利……”

“您能满意，我就放心了。”

“我并不打算过苛要求。不过，我的头发长得好象过于散乱。”

“因为头发是植物性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一般使用在市场上出售的发蜡是不能盖住它的。但是，您若是用本公司特制的并且已经获得特别许可的发蜡，就能使头发变得整齐。然而难于出口的是，价钱稍高一些……”

“没关系，事到如今，不必吝惜钱。希望您做好安排，定期送货。”

“好，谢谢，这个也有保证书。万一……”

“知道的，我相信你呀。”

“那么，再过一星期后，我来为您保修。”

三个星期后。

“家里有人吗？怎么样啊？”

“了不起，象做梦一样。你看我这脑袋，简直变了样子。前天我到理发店去过。在理发店体验理发的滋味，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的商品的不错。惊人的效果，科学的胜利……”

“您能满意，我就放心了。”

“我并不打算过苛要求。不过，尽管我昨天理了发，可今天又长了这么长。照此下去，就必须经常出入理发店了。”

“因为是植物性的，没有办法。但是本公司为顾客着想，除必须接受的费用外，本公司方针是不增加顾客负担。”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有，就是本公司设计并制作的自动理发机。由于需要验证一个人的头型以及发型等细节，所以它并不适用于一般的理发店……”

“你是说，如果是一般的长头发，不论对于理发店还是对于顾客，都不合算？道理何在？”

“对呀，是不经济的。不过您若是用我们的自动理发机，隔一天剪一次头，对您来说，岂不是转眼就收回成本吗？”

“我若是购买，你大概能保修吧？”

“当然了。等一下，请让我拍下您的头部照片，明天把理发机给您送来，那么，过一星期后，我再来为您保修。”

四个星期后。

“家里有人吗？怎么样啊？”

“太惊人了。好象做梦一样，我简直要叫苦了。”

“您是又满意、又高兴地叫苦吧？”

“不，是恶梦引起的悲鸣。我必须不断地染发，不断地打发蜡。要花费很多钱，简直没办法。再加上每天都得用自动理发机理发，要花费很多时间，简直没办法！我已经不能为画画而去旅行写生，收入也开始减少。这样下去，

会彻底破产的。”

“那太可惜了。”

“我想，总得想点办法才行。何况已经涂过了各种脱发剂试了试，可是，全都没有用。”

“因为是生物性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什么法子都没有吗？”

“我这儿有本公司研究并取得了特别许可的专用的脱发剂，如果涂上它，就一定能脱发，有保证书。”

“拜托了，把它卖给我，多高的价钱都没有关系。”

“好的，感谢您的照顾。那么，再过一星期，我来为您保修。”

五个星期后。

“家里有人吗？怎么样啊？”

“了不起，好象做梦一样。完全脱发了，恢复原样了，好象复活了似的。幸亏没有造成破产。惊人的效果，科学的胜利……”

“您能满意，我就放心了。”

“可是，我刚刚发现，有一件事非常奇怪。”

“什么事？”

“那件事才是你们公司功效可靠的产品哩。您也一定是充满了信心吧。”

“是的，当然了。”

“既然如此，您今天到这儿来还有什么事？并且还有什么必要呢？”

“不，并非如此。我是为了自动理发机才来的。若是您没有用处，可以降价四分之一退给我。”

“是吗？太谢谢了。我已经没有头发了，留它有什么用？我正要扔掉它呢。你们是多么出色的梦境般的有良心的经营方针啊！”

“是啊，对于本公司保修的完善程度，无论哪一位顾客都是这样称道呢……”

对策

星新一

百货大楼里，总是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一进门，我的脚步就不由自主地变得轻飘飘的。在城市里，没有比百货大楼更迷人的地方了，冬天温暖如春，夏天，凉爽宜人。时髦的服装，进口的百货，各种精美的商品，琳琅满目。

信步走在柜台之间，望着这么多东西，你会感到兴高采烈。有钱买，当然开心，即使没有那么多钱，也未尝不可……

我首先走近卖餐具的柜台。在那儿，悄悄摸起一把叉子塞进皮包。这种时候，千万不能东张西望，慌慌张张走开也不是上策，最好是装出还没有拿定主意买不买的样子，然后再从容地脱身。

果然不出所料，没有一个售货员发觉我的这种行为。也许我的一身高贵打扮，使他们未存戒心。或者因为这种叉子是低档货，他们不必费神。再不然，可能由于人手不够，售货员的素质降低了。

我乘电梯上楼，来到电器用品的柜台前。这里摆着好多微型收音机。我随便操起一个，装着挑选的样子，一会儿放回去，一会儿拿起别的。冷不妨，我又把一台小型收音机悄悄塞进皮包里。

在这家百货大楼下手，可真够轻而易举的了，甚至令人感到乏味。我走向楼梯口，脚步轻轻地准备转移到别处。这时耳后有人在轻声地说：

“小姐，您没有忘掉什么吗？”

回头一看，是个中年男子，他衣着普通，但目光却咄咄逼人。一刹那，我紧张得全身变僵了。不过我还是稳住了神儿，满不在乎地答道：

“噢，谢谢。忘了什么吗？”

“您真是令人惊讶。想跟您谈一谈，请到这边来。”

那男子悄悄地拉住我的手，把我带进柜台后面的房间里。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你要谈什么？”

“请您别装傻。我说的是您皮包里的收音机。”他边说边拿出身份证，原来他是这家百货大楼的警卫。我打开皮包，把收音机拿了出來。

“这又怎么啦……？我有个习惯，出门总带着它，这样很方便。”

“可是，我看见您刚才好象没有带着它。”

警卫的声音带有一种压力，暗示他已经全知道了。看样子，跟这种对手再装下去是无济于事的。

“是呀，这是刚买的。”

“那么，请您给我看看发票。”

“噢，行啊。可是……弄到哪儿去啦？”

我假装掏胸前的衣兜，卖弄风骚，送送秋波，窥探一下反应。看来，这个办法在这种对手面前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找不着了。说不定是丢了。”

“究竟是不是买的，一问柜台马上就清楚了。”

他伸手准备拿起桌上的电话耳机。我只好赶紧拉住他的手，向他求情：

“是我错了。钱还没有付呢。我特别喜欢它，所以先放进皮包里了。”

“既然是这样，您最好一开始就认账。好，那么，请把姓名和地址告诉我。您可别编，我会打电话核实的。”

“求求你，请别问我的名字。若是让家里人知道，我还不如死了呢。”

我抽泣着，嗓音也稍稍变高了些。这一套是我多年反复练出来的本事。我一边哭，一边走近窗口，摆出一付马上就要跳楼的架势。可是，对方却好象无动于衷，简直是冷若冰霜。我站在窗边扭过头来，把埋怨的目光投向他。

“你就是不能高抬贵手了吗？东西已经还了，你们公司什么也没有损失嘛。我刚才才是鬼迷心窍。难道为了这么一个小玩艺儿，就非得逼我走上绝路不可？”

“如果是别人，那还情有可原。可是您既然能说出鬼迷心窍这类词儿，说明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勾当了。”

他似乎已经全部识破了我刚才装疯卖傻、开脱罪责以及卖弄风骚的真正用意。

“我发誓以后决不再干了。我是控制不住自己，不知怎的就把手伸出去了。”

“那么说，您得了什么‘病’吗？如果这是一种‘病’，那就更不敢说这

是最后一次罗。不趁早住院治好这种恶习，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警卫寸步不让。我不得已使出了最后一招。我假装掏出手绢儿擦眼泪，偷偷带出一张高额钞票，扔在地上。然后便提醒他：

“唉，你的钱掉在地上了。”

警卫捡起钞票，莫名其妙地看着，然后双眉锁紧：

“不行，您不能这样做……”

“这不是我的。如果我有钱，我就会规规矩矩付收音机的款了。”

我趁他从地上捡钞票的空儿，又在桌上偷偷地放了一张，一边解释，一边指着钞票说：

“瞧，那儿还有你扔下的钱哪。唉，一想到家里的人，无论如何也得求你放了我。”

我劝你也想想你的一家，请把我放了吧。”

为了打动他的心，我用一种老练而又恳切的口吻说着。这时，警卫的表情好象有点变化，他用手指尖夹着两张钞票，双眼一边紧紧盯住它，一边说：

“啊……”

必须抓紧时机再加一把劲儿。于是我弯下腰，当直起身子的时候，又把一张钞票递给了他：

“瞧，桌子底下还有一张呢。”

警卫象给上了催眠术似地，把钞票接了过去。对着这三张高额钞票，他眨了眨眼，考虑片刻，然后好象明白过来似地点了点头：

“好吧，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能再这么干。再干，我只好叫警察来了。”

“太感谢了，你这算救了我啦。”

我甜甜地一笑。幸而没有让我拿出所在公司的身份证。假如那样做，我以后再也不能到这家百货大楼来干了。我如释重负，浑身轻松，走出了百货大楼。

离开这里，一直回到《非法行为调查股份公司》我那间办公室里，马上照例地填写报告单——某某百货大楼；调查时间；餐具柜台售货员缺乏对扒手的警惕性；在收音机柜台前被警卫发现，但警卫受了贿；再填上收买警卫的费用开支，然后把这份报告单交给了主任。主任一边看，一边慰劳我：

“辛苦了。我马上就和这家百货大楼的经理联系。他们多亏和我们公司订了合同，才能及时发现了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和舞弊行为。我想经理一定会满意的。”

“是啊，这种工作真有意义，干起来也挺有意思。”

“对，亏了你们积极工作，我们公司的信誉一天天提高了，来订合同的越来越多。”

最近，根据在野党的要求，我们还准备扩大到国家机关去开展业务。这样，收买、受贿这种事就可能越来越少。总有一天，非法行为会被消灭，我们这里也就会变成廉洁的社会了。”

“可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公司不是也将会倒闭吗？”

“不会的。受贿行为就象传染病一样，不可能一下子全杜绝。即使杜绝了，也不能麻痹大意。为了预防旧病复发，总得有医生啊。”

“您说得真对……话又说回来，那个警卫该开除了吧？”

我忽然想起那个开头一本正经、冷若冰霜的男人。

“按理说应当这样做。但这一次可不同寻常。很对不起，被开除的不是他，而是你。”

“我？怎么会是我呢？受贿的是他呀。”我吃惊地说。

“那个警卫是我们公司特地派去监视咱们职员非法行为的。刚才他已经向我汇报说他接受的是三张钞票。”

我打心眼里后悔自己在报告单上填写收买警卫时花了四张钞票。

在百货大楼里溜溜达达的称心美差，难道从此就要同它永别了吗？可惜，我已经学会了干这行的全套本领……不，死了这条心以前，不妨再试试提出最后的请求：

“您能不能宽容我这一次？当然……”我向放在桌上的我那个皮包瞟了一眼，意味深长地说着。

“嗯，我考虑考虑……”

主任的口气是严肃的，但我却松了一口气。因为从他的眼神深处，我看出了一丝虽然微弱，但却有充分把握的闪念。是的，对于受贿，我们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具有敏锐的嗅觉，而这个嗅觉往往又是非常准确的。

商业之神

星新一

“社长，来顾客啦。”

秘书说着靠拢过来。虽说是秘书，年龄已经很大，既做接待工作，也兼管帐目。里里外外就只这么一个公司职员。

“好的，请领到这里来。”一位中年男人——R先生这样回答。

这里是座落在市中心菜大厦的R先生办公处。有他的这个房间和秘书的另一房间。就是一切。可是，营业却进行得很顺利。

秘书走出门去，顾客走了进来。她是一位近三十岁的女人。因为打扮得很漂亮，令人疑心她是不是一个轻薄的女人。

“噢，请坐在那个椅子上，说说，有什么事情？”

曼然听到R先生这样劝说，但她确实象有难于开口之处。

“请不要客气。如同门外书写的，我们是金融业，向外贷款是我们的本行。”

“嗯！那个看见了，可是未经介绍，突然来访，真能借钱给我吗？说实在的，我是想整修一下店铺。”

“只要您肯用，完全可以。不过，这里比银行的利息要高些，你必须了解这一点。”

“当然，我可以照付。可是，既没有抵押，也没有保证人……”

“向这样顾客贷款，正是我们的业务。”

对R先生的话，那女人好象有些不相信的样子。

“真是梦想不到！那就一定拜托了。那么，需要什么手续，什么时候才能借给我呢？”

“填上借款单，签了字，立即贷给您。”

女人看了看R先生递给她的用纸，觉得利息虽然高些，但还未到高利

贷的程度。不过，她话说得很快，多少有些不安的样子。

“问这样的事，也许有些失礼，在不能偿还的情况下，暴力团啦什么的……”

“哪里话呢，那种野蛮的事，只有过去的警察才干得出来。我是相信顾客到期必然能返还才借给的……”

“嗯，当然要返还的！”

女人安心地签了字。R 先生从大金库里拿出了现金。接着，指着房间一角供着的青铜像说：

“这是拜托每位顾客都必须作的，请在这个像前宣誓：到期一定返还。啊，这就是您的保证人。”

“嗯，这很好，可是，那是什么像？”

“麻求利！是神话中专管商业的神。请他做我们交易的见证人吧！”

“这可是个奇特的仪式呢！”

女人现出惊奇的神态。但也没什么拒绝的理由，便按 R 先生说的做了。她收了现金以后一再客气，然后走了。

接着秘书进来，向 R 先生报告说：

“刚才，前些日子借款的证券业者还钱来了。因您在接待顾客，我就把本利算好给他办手续，把借据还给他了。”

“谢谢。关于一些零碎事，你替我办了，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再有，这个是刚才贷款的凭证。请记入账簿！”

“好的。不过，可靠吗？贷给无固定职业且既无抵押、又无保人的人……”

秘书用交杂着不安和不满的口吻说。

“没问题！何况，不要保而贷款是我的方针呢！正因如此，所以才能取得较银行更高的利息。”

“您是经理。我是职员。可是我总有点担心呢！”

“替我担心，我很高兴。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荒帐问题。”

“虽说是那样……”

秘书歪了歪头。确实，本公司成立一年来，还想不出有那样的例子。于是，他改变了对 R 先生才能的怀疑，流露出更加信赖他的表情，回到了另一个房间。

但，过一会儿，秘书又进来通知说有客人来，在 R 先生耳边嘀咕了一阵：

“经理，不过对这次的顾客，我认为还是认真对待为好。他是因赖帐而闻名的男人。

我从前工作过的公司，曾因他这种行动蒙受过重大的损失。会一会他是可以的，但请您小心些。”

“啊！注意就是了。”

这位有问题的顾客走后，R 先生又把秘书唤来，象往常一样指示说：

“请把这个借据也记入帐簿！”

秘书看过借据，大惊失色地说：

“啊，已经贷给他啦？而且又是这样一笔巨款？”

“是的！”

“刚才，我那么请您注意，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然而您终于贷给他了！说句失礼的话，您是否神志清醒？”

“我的头脑清醒也好，不清醒也好，反正贷出的款子，如果到期本利一并偿还，这个事情就算办得有利。任何人也不可能干出荒我帐而逃遁的严重事情。”

“迄今为止，还未遇到那种情况。可是，好运也不会常在吧？”

“不，这次也没问题！”

R先生的回答，和往常一样充满着自信。有见及此，秘书也就止住了批评似的口吻，点了点头说：

“也许是那样啊。实际上，现在查对帐簿，荒帐的事，确实一件也没有。但是，为什么这么顺利呢？乍一考虑，有些不理解。没有荒帐，只是赚钱，这样的事业是想象不到的。只用才能啦、德望啦，不可能作到这样完善的经营。有什么诀窍吗？”

“啊！原来是那尊神像的保佑！”

R先生指着桌上供着的麻求利像说。可是，秘书还是有些不理解的样子。

“经理很珍爱这尊像，从回家前，就总把它藏在金库中，由此便可想而知。我是不信神的人。这位神，能那样有效地保佑，真不敢相信！”

“实际上，我对麻求利的力量等等，也并不相信。”

面对R先生意外的回答，秘书更加惊异了。

“到底是什么缘故？又供像，又不相信它，这不是矛盾吗？请您详细示教好吗？”

“讲讲，也可以。不过，怕你到处乱说。”

“这好办，我决不乱说，一定保守秘密。”

“我不作什么约束也可以，你只向麻求利像宣个誓好啦！”

“好的。那么，我想起去年我被这里雇来时，曾经对这个神像宣誓过：要忠于公司……”

秘书叨咕着，站在像前，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那么，请讲给我听吧！”

“好啦，告诉你！那个东西，外观是麻求利像，内里是最新式的装置。好好看看，那里边有电线嘛！”

“这可真不知道。不过，它具有什么功能呢？”

“把宣誓的语言变为暗号，进行反射，深深打入本人意识的底层。”

“机械的事情，我不很懂，扼要地说，它起什么作用？”

“例如，睡前就想好明晨必须几点起床，然后就寝。于是，真的接着那个钟点醒了。

这个装置就是具有类似强力的东西。所以，贷出的款子，一到期，借者无论如何，也要将欠款筹齐来偿还。”

秘书这才现出理解的神情。

“原来这样。怪不得刚才来还款的男人，露出好象被什么缠住了似的神态！一问，他才小声说，由于进款的指望拖延，卖这卖那，才凑足钱来偿还的。”

“因此，从无荒帐的事情。”

“然而，有问题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既没有财产，也没人替他还帐，到期将怎么办？”

“那样的事情，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期限一迫近，暗号就开始工作，使他必须筹款来还。如果不能从别处借款，即使诈骗、盗窃，也必然来还债的。”

所以，不甚了解对方的情况，倒也舒适！我所以不调查借方，就是这个缘故。”

“懂了。这样，我就能安心工作了。”

秘书很赞赏，频频地凝神细看麻求利像。继而他刚想走出房间，又被 R 先生叫住，象似想起什么事情，指示他说：

“我现在开一张支票，然后请你去取款买一艘大型游艇！”

看到那个数字，秘书问了：

“这个东西太贵啦！我感到是有些乱花钱！”

“不，我不是只为赚钱而活着的男人。例如另外的高利贷者，他们仅仅为赚钱而消磨一生，那不是太无聊了吗？”

“倒也是。不过，不一定买游艇，另外还有许多使人快乐的东西，例如高尔夫球……”

“但是，我对于在那么浩瀚的海洋中驾起快艇，喜欢得不得了。我打算在本周末，要坐上它呢！”

“知道了，我不反对。那么，请您愉快地度过周末吧！”

R 先生开动豪华的游艇，去到了大海。不久，到达了海岸线某处的高级疗养地。

在岸上站着一位青年，迎着 R 先生说了：

“我已想到是您来的时候啦。我发明的装置，作用是准确的。正因如此，您才能够赚钱。作为装置的租金，我理应得到一艘游艇才是。来年怎么样？明白了吧！不，忘了也可以。因为到时无论如何也会想起来的……”

遗弃之神

星新一

公寓大楼的屋顶上，有一个年轻人，正失神地站在那里，两眼凝视着远方。这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见是一位四十上下的男人来到他的身边，看起来陌生得很。年轻人问道：

“不知您是哪一位？”

“能见到您真高兴。方才到贵府上拜访，您母亲说可能在这儿，我就又上这儿来了。”

“我是……”

从递过来的名片上得知，这个人原来是经营顾问事务所的所长。

“您的工作很辛苦吧！”年轻人说道。

“辛苦倒满辛苦，但是一做起来，就会感到其乐无穷。”

“那么，您找我有事吗？”

“对啦，冒冒失失地找您说这件事，很对不起，可是……传说您眼见大学就要毕业，报考职员又都落选了。”

“哪里是什么传说，那是事实。这件事，当然不值得大吹大擂，可现在却一时成了人们的话题，四处传扬开了。”

年轻人双眉紧蹙，搔首苦笑。尽管如此，他却丝毫没有从这里飞身而下、自寻短见之念。他安闲而宁静，象万里无云的晴空。不过，看起来，他也感到这是件很糟糕的事。

来人问道：

“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呢？”

“没别的，只能说我是个废物，无益于社会。”

“可你毕竟也考上了大学呀。”

“要说这件事，那一定是哪个地方弄错了，一时侥幸。对于学生来说，还难以断定他有多大用处。”

“能这么说吗？”

“或许是入学不久，就被什么给迷住了。”

“被什么呢？”

“迷人的东西自古就有的，象狐狸呀，祖先的灵魂呀。在你精神空虚之际，它就悄悄地乘虚而入。象我，一定是最最没用的精灵附体了。象低能的水母、呆大王的灵魂……”

年轻人的奇谈怪论，引起了来人的赞叹：

“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啦。”

“在实际业务中，想象力却毫无用处。噢，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我得过病，象感冒似的，发高烧。那时可能烧坏了一些脑细胞。总之，我连就职考试的第一轮都没有通过。

别说三流的公司，就是五流的也照样落选。”

“那也太惨了！”

“我的文章，我写的字，人们一看，可能就会想：这小子是个废物。认错了人，什么笨蛋就到这儿来！”

“不至于吧。”

“但是，这是现实。职业是找不到了。尽管这很少见……。”

年轻人又挠起头来。来人用力地点点头，说道：

“还有什么打算吗？到我们的事务所来考一考，如何？可以的话，就请你做我们所里的职员。”

“多谢您的好意，不过，有前车之鉴，很可能还是徒劳。”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一定要试一试。还要付给你交通费、日薪，也就是谢礼。”

“反正闲着呢，那就试试吧。”

年轻人随着他去了。当经营顾问的，难道还要研究没用的人吗？”

事务所设在一座新楼里，职员有十来个，都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怎么样，开始考试吧。请允许我们使用脑波测定器，以便做为研究时的参考，好吗？”

“没关系，请便。”

于是，在他的脑袋上、手上，各处都戴上了电极，伸出一根根软线。青年面对着给他的考卷，按照题目要求，写出了解答、意见和感想。尽管考试接二连三地不及格，但已习以为常了。

考试结束了。反复地研究了结果之后，所长说道：

“的确是不行啊。”

“我说嘛！”

“尽管是尽心竭力，还无济于事。考虑到有可能在你的心底有一种厌恶工作的意识，考试时，恐怕会在无意之中写出一些混乱的东西，所以对你做了脑波及其他方面的检查。

但结果表明，并没有那种意识。低能状态，这倒是你的本质。”

“是这样吗了！”

“日常生活没问题。然而，一处理工作，就无能为力了。”

“证明书上，到底还是离不开低能的结论吧？”

年轻人大大为灰心丧气。自言自语着。所长却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道：

“到这个事务所来就职吧。怎么样？发给普通工资，但每次工作都可以得到赏金……。”

“什么？开玩笑吧？”

“既有遗弃之神。就有救助之神。但这与同情和慈善绝不相干，完全是出于赏识你这个人才采用的。怎么样？”

“我也不愿意自己呆头呆脑，那可就要给这里添麻烦了。不过，毕竟也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呀。”

于是，年轻人成了这个事务所的一员。

第二天开始上班，所长交给他一本小册子，说道：

“这是关于一个公司的资料，看一看，记住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看这份材料，用去了两天的时间。第三天，所长领着年轻人去那个公司。

“大体上都明白了吧？”

“嗯，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食品厂。让我干什么去呢？”

“到那儿再说吧。”

他们和那个公司的经理见了面。所长把年轻人介绍给他。

“这就是说过的那位。”

“看起来挺聪明啊。”

“还行吧。脑筋不好的话。或许就不致于这样了。”

经理点了点头。接着对年轻人说：

“嗯，……决定由你来当库存调度主任。”

年轻人一听。不禁大惊失色。

“让我？”

“是的。你要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怎么对，就怎么干。有疑问可以找你的属下问问，但是，对于判断决不许商量。这点也和大家讲了。”

“那么重要的职务。真有些……”

“并不要你做多久，只是今天一天。搞得再糟，公司也跨不了。不必担心。放心大胆地干，拜托了。”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推托了。年轻人只好努力尽职尽责地干。一边询问，一边设法开展工作。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到下班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

回到家里，他倒头便睡。第二天，来到顾问事务所。所长把他叫来，说：

“昨天辛苦了。”

“起点作用吗？”

“那当然。最近有许多公司在检验电子计算机。对于它的运转情况需要经常地检查。

昨天下班后，计算机做出了报告书，那上面印着：‘注意，库存调度主任不称职。’”

“果然！那样的工作。我肯定干不了。给那个公司添麻烦了。”

所长对垂头丧气的青年说道；

“不，你干得很出色！也就是说，你的工作，证明了那个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检验系统运转正常，表明目前一切完好。他们说，一年后还要请您去。这是这次工作的赏金。”

所长递过来一张数目可观的支票。

“真不可思议，被认定为低能，反倒带来了收入。”

“这正是你的可贵之处，是别人难以做到的。”

不知道这种形容是否恰当，反正，年轻人充分地利用他的这种特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每周大约出去两次，被派到哪个公司、组织、团体去，在各个地方担任着五花八门的工作，诸如资料员、公司的清扫工，甚至有时也当一天经理、收款员、总务主任、外勤……

无论他担任哪种职务，计算机总是做出“不适合”的报告。并不是他故意要往糟里干，他想干好，而且认真地干，结果却仍然是糟糕透顶。

也有极个别的时候，计算机没有显示出“不适合”的红色信号。经过仔细检查，就发现是计算机出了毛病。再不校正，就要出大事故了。当然，因此也就防止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不管什么情况，都能得到赏金。恐怕，在同年龄的人之中，还没有象他这样收入优厚的。

雇用过这个年轻人的公司和团体，都预定来年再进行一次。而且，希望派他来进行检验工作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前途有望，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不仅国内，国外的大公司、银行，甚至军部、情报部也都前来聘请。即使可能泄漏少许秘密，也要检查电子计算机系统运转是否正常。与泄露的那点秘密相比，这当然是更重要得多了。

当年轻人只身独处的时候，时常不安地自语：

“让我永远做一个低能的人吧，这是我唯一的长处啊。一旦成为正常人，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要是那样的话，该怎么办呢？

“……如果有幸被什么迷住了的话，那个东西可千万不要离开我呀。如果是脑细胞异常的话，就继续异常下去好了。对于现状，我是心满意足啦。”

但是，并没有那种“万古不变”的保证。一考虑到“万一”，他的眼前就一阵发黑。

对于他的这种内心活动，人们一无所知。有人这样对他说：

“看来您相当发福呀。”

“你是税务署的人吗？我的收入光明正大，正当得很哪。”

“不是那个意思，对您的工作我颇有所知，我很精通产业界的动向。”

“是这样，我不会做什么坏事，你想挑毛病……”

“哪儿的话！对您是钦佩之至。您的工作可以说首屈一指，难得呀！”

“托福了。”

“是这样，我有个儿子，也想投身于您这个领域。父母之心，您不难理解。对于您这行工作，现在需要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说前途远大。您有空儿的时候，能不能对我的儿子进行一些启蒙教育？当然要给您谢礼，要多少都行。”

“这是哪儿的话呀。”

“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利己主义者，我考虑的不只是我自己的孩子，这也是产业界的要求。办个培训所吧，一切都委托您负责……。”

思索时间的推销者

别看我是个推销员，生活却过得异常优裕。这当然应该归功于我的推销本领高强。

而另一方面，也在于我所经营的物品，是一种顺应时代要求的特殊产品。

有不少老脑筋，一听说推销员，脸上那轻蔑的神情顿时油然而生。可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却颇感自豪，对于外界的蔑视毫不介意。在这个世界上，有贩卖神明的宗教家，有推行什么主义的空谈者，与他们这些行当相比，我倒认为我要比他们高级得多。

其缘由所在，就是因为我所经营的产品，在现代生活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切实而又必需的。只要一经使用，不由得你不由衷地赞叹：嘿！这真买对了。对于这一点，我确信不疑。而在搞推销上，当然我也并非外行。不过，我决不肯去做死乞白赖地热情拉买主那种蠢事，而是始终替买主着想，温文尔雅而又坚韧不拔地……

那么，假定我现在就开始工作了。

我来到早就选中了的一幢郊外住宅前。这是一座文化人住的现代化住宅，不仅有蔷薇树篱笆围成的小巧的庭院，恐怕里面一定还有全套最新式的家用电器。这种知识分子阶层，是最容易上钩的。

我按了门铃，把我的名片递给前来开门的主妇。可她只扫了一眼，就看出我是个推销员，脸色骤然阴沉。

“我们家什么也不买！”

这句话早在意料之中。如果是位新手，他这时就会对人家满脸堆笑。但是，那样一来，只能助长对方的气焰，引来一声断喝。我呢，这时是露出一副比对方更加不屑一顾的神色，不满地嘟嘟囔囔。

“啊，看起来是把我当成推销员了。那可是大错而特错。唉，这也难怪，安静的时光，全被推销员那帮家伙给搞得一塌糊涂，真没有比这更叫人讨厌的了。我也曾有过亲身体会，颇有感触。”

“嗯，可不是吗。”

趁着她正在寻找谢绝来客的借口，我紧接着说下去。

“最近的推销竞争，真是了不得。只要能卖出去，可以不顾一切，无所不用其极。

特别是那些宣传，千方百计地排除异己，拚命地把本公司的商标和商品名塞进人们的脑袋，大有疯狂之势。近来大肆泛滥的直接邮送的广告宣传品，恐怕也塞满了您府上的邮箱吧。”

“是呀，清理那些邮件，真是烦死人了。”

她的目光转向了邮箱，果然，那里确实塞满了广告。

“象您这样有教养的家庭，正是那帮狡猾的家伙们最好的推销对象。我也曾为之大伤脑筋。‘前所未有的大拍卖呀！’‘不买这个要吃亏呀！’‘不买这个不光彩呀！’‘天气宜人，请去旅行啊！’‘天气不好，请去旅行啊！’‘您的大脑疲劳啦，请用此药啊。’等等，等等。这种攻势，令人晕头转向。如果是电视广告的话，把电视关掉也就算了，可这种直接邮送广告，让你毫无防备就拿起来，不知不觉地把它打开，无意之中就看了它的内容。”

“真是那样。”她毫无异议。

“您的表情，流露出深深的烦恼。日复一日的纷杂忙乱，已使您的人生目标消磨殆尽，而您正在拚命地设法追回它。这一点，我一见到夫人就发现了。我正是为了带给您一丝安慰而来的。”

对这一大篇言辞，她仍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我进一步说下去。

“这些扰乱心神的广告，还得一一过目、清理，有这个工夫，读读诗，或者静静地思索思索，那才可谓真正的人的生活。难道能顺从广告过一辈子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非抵制不可。”

“思索”呀，“知识分子”呀，这些字眼儿收到了绝妙的效果。她的体态风度，也颇有几分象诗人了。

“啊，静静地思索！我失去它，不知有多少年啦。空虚和无聊在我的心中弥漫。可是，不看那些怎么行！朋友的来信也夹在那些邮件里，还是得看哪。思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此，我尽力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您的苦恼，我是完全理解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

“怎么，您说‘曾经’，难道现在不是那样了吗？”

谢天谢地，总算引起了她的关注。然而，此刻还不能马上转入正题。

“啊啊，当然。不过，那些事找机会再说吧。”我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一说有什么不好哇？”

她已顺利进入圈套。但是，这时要更加谨慎从事。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用了我们公司的一件产品就解决了。但是，今天我不是做为推销员来拜访您的，还是不说了吧。”

“你不说……”

这时，我麻利地从提包里取出装置。

“就是这个，先按上给你看看吧。”

即使她还没有答应，你就把它安装到信箱上，她也肯定会兴致勃勃地看个究竟。

“装好了，请您看看吧。我到外面去往里投邮件。”

我从邮箱里取出堆积如山的广告，抱着走到外边。

“好使吗？喂……”

说着，我接二连三地把广告塞进信箱。齿轮转动着发出声响，这种装置开始在她面前显示出优良的性能。也就是说，让她眼看着把广告和私人通信区分开来。同时，夹在报纸里的零散广告当然也都被一一抽出。当她正在目光灼灼地注视着这个装置时，我回到她的身边，开口说道：

“就是这么个东西，凡是装上它的家庭，无不兴高彩烈。因为赢得了思索的时间。

正如有人所说：‘由于有了它，人会变得聪明，增加教养，丰富个性。’

而且，它还会有益于您的丈夫。他的职位一定会高升，他的事业也将获得成功。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仅仅具备平常人标准的人，只能被视为一个符合标准的普通人罢了，而由思索和教养造就的、具有优秀个人品德的人，才是倍受青睐的天之骄子。”

“高升”与“成功”，这两个词似乎又起了作用。

“要卖多少钱哪？”

我说出了钱数。

“价钱是高了些，但可以保用十年。如果把因此而使您丈夫得到高升也算进去的话，要比盲目的投资强得多啦，有不少人都这样想呢。好了，要告辞啦。无意之中打扰您了……”

我边说边做出要拆下装置的样子，就此结束谈话。

“哎，我要买它啦。”

“可是，这么一来，我不就成了登门兜售的推销员了吗，这和我开头说过的话可不太相宜呀。”我故意皱起眉头，以便进一步吊吊她的胃口。

“这有什么，你不是在卖装置，而是出售能让人们进行思索的时间，所以，你大可不必介意。”

“那么，就正式给您安上好啦。垃圾箱在哪儿？瞧，这么一弄，广告就可以通过管子，直接进入垃圾箱了，您不觉得痛快吗。节省下来的宝贵时光，您一定会利用得更有意义。噢，请您在方便的时候付款好了。”

就这样，第一个回合的推销大告成功。我在感谢声中悠然自得地满意而归。

过了几天，我又去进行第二次推销了。当然，也还是要做得自然，不露一丝痕迹。

“这些天，机器怎么样啊了”

看来，广告清理器的运转是正常的，主妇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

“好使极了。开封、揉团、扔掉，一次完成，省了好多事，真帮了大忙。”

这是可想而知的必然结果。因为那是一个把人类从无聊的商业喧嚣中解放出来的装置。

“可是，我好象感觉您的苦恼还是一如既往……”

“可不是嘛！似乎知道我们家现在不看广告了，这回是成群的推销员一拥而上，真是穷于应付。原来以为，这下可算有了思索的时间，可谁成想……”

她的脸上现出苦恼而忧虑的神情，倾诉着，丝毫也没有把我看成是推销员。好的，必须如此发展下去！

“看来，您是被搞得无计可施了。提起这会儿的推销员搞推销，只能用‘发狂’这两个字才能形容。特别是象您这样的上等家庭，要把他们拒之于门外，是难以做到的，这，我很理解。”

“您有什么好法子吗？”

“当然有的。今日造访，正为此事。请问，您喜欢狗吗？”

“狗？”

“敝公司经营一种经过专门训练的狗，它能分辨出谁是销。所以，这种专门训练的狗立刻就能认出他来，对他狂吠，把他赶出门去。狗的作用就在于此。当然，它对其他人不会大叫大嚷，而是摇尾相迎。”

“有这样的狗，真够可爱的呀！”

看来，那些推销员们已经实在把她缠得焦头烂额了。我迅速从皮包里

拿出附有各种狗照的商品目录。

“请随意挑选您所中意的品种。那些讨厌的应付，还是交给忠实而又可爱的狗来办理吧。人，应该过人的生活，悠闲而安静地思索……”

但是。我的推销工作并未到此结束。不久，我又第三次前往拜访我的主顾了。那条狗正守在院子里大门旁。但可以放心，它当然不会对我吠叫。

“狗的工作情况如何？”

“啊，好极了。讨厌的推销员来了它就大叫，客人来了又替我欢迎。可是……”

出现问题那是理所当然的。如若不然，我的生意倒不好办了。但我还是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有人不顾狗咬，硬往里闯。看到来人那么有耐性，裤子也被狗咬得齿痕累累，反倒有些可怜起他来，感到实在无法拒绝，最后只好……”

“这怎么行。最近的推销员简直是豁出了命干，象太太这样替良、仁义的人，恐怕是难以断然回绝的。这我很明白。”

随后，她又以温良和善的表情，对我说道；

“喂，再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虽然只有那么一点……”

这自不待言，我正为推销这东西而来。

“当然有的。要是性情暴躁的妇人，只要挥起棒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象您这样心慈面软的人，怎么也不会那么做。我这里还有一件产品，它可以使您既不有失善良的心地，又使推销员无法靠近。这就是新型门铃。”

“门铃？”

她的脸上充满着善良的表情，走近前来。

“听到太太温和的声音，看到您慈善的面孔，那些推销员就会乘机而入，使您难以拒绝。用这个门铃，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这新型门铃上，装有简单的谎言发现器，从接触门铃按钮的指头上，就能发现企图进行推销的用心。而对于普通来客，它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时候就可以答应去开门？”

“是的。如果来人纠缠不休，连续按铃，到一定时间，水枪就会自动喷出水来。”

“噢，真有趣呀。”她莞尔一笑，“给我装上吧！”

“这回放心好了，它会把商业主义彻底拒之于门外。您将不再有任何烦恼，而又不失您善良的心地。您可以静静地思索了。而且，您的丈夫也一定会因此而获得成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愉快。”

就这样，我终于把一整套产品都推销给了这个家庭，真是旗开得胜。我得到了早经谈妥的推销佣金；而这个家庭也能够静静地思索了。至于他们药思索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种崇高的服务与大笔的金钱二位一体的工作，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自豪，并深深地热爱。在今天这样的假日里，我可以在这豪华的住室，倚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浅斟慢饮，品味着最高级的威士忌，志得意满地休息了。

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又转向了一个新的问题，考虑起如何推销公司最近制成的电视广告消除器来。每三十分钟电视节目就要播入三分钟的广告，如此算来，一天、一年、十年，那将要浪费掉人们多少时间！如果家庭

里有了这个设备，就会赢得更多的思索时间……

忽然，门铃响声大作，也许是哪位朋友光临了吧。因为我自己家里自然也装有全套的防御推销的装置，推销员来是不会把他放过的。我手里拿着一支香烟，漫不经心地前去开门。来者却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提着手提包站在门前。

“您——是哪一位？”

“听说您的工作是搞推销，所以我冒昧地前来拜访。近来，推销商品的竞争日趋激烈，即使象您这样的高手，恐怕也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得胜。可是，如果使用我研究出的这套东西，就可以使您在竞争中独占鳌头，稳操胜券。”

“噢？还会有这种东西？先让我看看。”

即便不是我，任何人都会牵动起好奇心。

“推销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很多家庭都安装了一套奇妙的防御装置。可是，我的这套东西，简单说来，它就是可以避免直接进入垃圾箱的广告专用信封，防止狗咬的麻醉喷雾器和药品，另外，还有这副按门铃用的特制手套，带上它按铃，主妇一定会前来开门。怎么样，只要有了这些东西，推销成功，难道还成问题吗？”

大事不好，简直是飞来横祸！我的繁荣的事业可以说已经宣告结束了。可是，这究竟是哪个家伙琢磨出来的呢？

“这些都是您发明的吗？”

“不，说实在的，想出这些东西的倒是敝夫人。不久前，她开始有了闲暇，于是就开动脑筋积极思索，终于有了这种了不起的发明。我也因此而辞掉了先前的工作，开始推销它们。购买了这套物品的推销员都对我感激不尽，我也赚了钱，这是多么令人兴奋……”

花卉研究所

“所长，客人来了。”助手回话。

“噢，那一位？”

“投资联盟的代表。”

“好，领他到接待室去。”

N 博士沉着地做了指示。尽管是给研究所提供资金的财东代表来拜访，博士也并不怎么惊慌，因为他内心里想：“我是在给你搞研究嘛！”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清新的空气，从窗外流进。这所拥有“花卉研究所”这一爱称的建筑物，就建立在远离都市的寂静高原上。在这里，毋须为污垢的工作服而烦恼，也闻不到混浊的河水散发出的臭气。这里，温室和花圃里，常年开放着美丽的花朵。研究所的爱称来由之一，也在于此。

另一个原因，在于所长 N 博士自身的特点。他的鼻子突出，与众不同。长期以来，人们传说：“伟人嘛，大多数鼻子高大”，N 博士也并不例外。

的确，只是高大，并没有什么用处。而 N 博士的鼻子是在实用上很出

色，对于气味特别敏感。N 博士便有效地发挥了这一特长，并且取得了不起的成绩。可以说，现在已经完成了在最重要领域里的科研项目，这和挖出了地下宝藏之类的小事，可不能相提并论哟。

N 博士的科研项目是商品增价法。这在现代社会里，将决定销售的成功与否和一切方面的胜败。因此，电视、广播中大肆宣传，甚至几乎濒于犯罪的硬性推销，也在施展着种种的手段照此进行。然而，N 博士研究的却是一种独特的东西。

N 博士走进接待室，与来客寒暄：

“让您久等了。怎么样，我的研究成果还不错吧？”

“哎，可真够漂亮的，几乎不能令人相信，卖价一下子就涨上去了……”

没等他说完，N 博士用得意洋洋的口吻接着说：

“可不是嘛！这是理所当然的。嗯，我的发明是划时代的杰作，是一种香味，能使人放松警惕，松弛面目表情和浪费金钱。把那美香料制成产品，再也没有那么简单、直接、绝对有效的方法罗。”

来客接着话碴儿说：“先生是从哪里受到启示的呢？莫非是毒瓦斯……？”

“不，不是从那种危险品中得到启示的。诸如天木寥对于细柱柳的作用，花齐用以吸引昆虫的芳香，以麝鹿为首的动物怎样用香味吸引异性等等我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

N 博士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屋角。只见花色浓艳的食虫植物正在放射芳香，被吸引来的虫子，刚好给它捕捉到。

“果然如此。”

“我们人类，无论多么傲慢，归根结蒂还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人类对香味的刺激，是不能靠理智抵御的。但是，利用香味提高商品卖价，并非我们首创。一个人若是闻到消毒药或便所的臭味儿，就没心思买东西，这是常识。还有照像机和皮革制品，已加强了它所特有的气味，就连新草席也正在搞合成。另外，就连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于是，似乎出现了一些仿制异国香气、伪造进口货的行径。从前的方法，不过如此罢了。而我，当然是使它进一步发展。总之，使顾客一时失去理智，促使他不知不觉地要把附有香味的商品买到手。这种元素，正是我所发现的。”

“听您这番话，您直到发现那种元素。一定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吧。”

“当然罗。我调查了蚂蚁和各种香味。甚至连蝶螈烧成的灰味是否会作为民间药材而起一点儿作用，也……”

来客笑一笑说：

“您不认为这毫无价值吗？”

“不，不可忽视呀。譬如有这么一回事：研究一种秘密草药，给不开化的内地百姓吃，以增进食欲。我对那种气味很感惊奇，因为它真有效。”

“是吗？那么，若是在西餐馆等处使用也可以吧？能提高卖价的呀。”来客发表了一通庸俗的见解，N 博士却摆手说：

“我也抱着那样的希望做过实验；可是，进行得并不顺利。有一个女人闻到了那种气味，突然，把她身旁那个人的手腕子咬住了。”

“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她的种族嗜好是吃人肉呀。花香起的作用，并不是使他们引起食欲，反而使他们产生了要吃人肉的食欲。因为这太危险，有关这项研究的结

果，才不得不报废。”

“真没有办法。”

“可是，当我沉思默想时，常有这样的怀疑：前些时候交付的那种用于提高卖价的样品香料，在危险性上是否和它大致相同；只是表现方法有野蛮与文明之别罢了。”

博士把手指按在肥大的鼻子上，叫人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于是，投资联盟的代表，急忙向前探出身子说：

“话，不该这么说。责任在于现代弱肉强食的社会制度呀。再者，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答应过给您巨额的报酬。”

N 博士脸上重新露出笑容，用急切的语声问：“那么，您今天光临，究竟为了什么？是按合同上的规定，把报酬给我带来了吗？”说完，他抽动了一下鼻子，来客却摇摇头说：

“不”

“那么，是为了什么？应该说效果是显著的。人们争着购买那种沾了香料味的产品呢。”

“不错，是象您说的那样。”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问题何在？”

“目前还算可以，以后可就不行了。用不了多久，人人都会把那种商品贱价卖给收破烂的或是旧家具店。不知为什么，都不想再买了。”

“这样的事，我还不知道哩。那么，是不是由于什么原因，香味发生了变化？不，不，不会的……”由于消息太意外，N 博士歪着头，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

来客用似乎担心而又焦急的语调说：

“请给出个主意吧，都怪我们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地增加生产，才出现了大量积压。”

照这样下去，情况要比以前还更严重。我们不仅无力付给先生报酬，就连这个研究所，也不得不卖掉。”

然而，N 博士恢复了平静后，安慰对方说：

“喂，不必那么着急，请放心吧！”

“哎，若是能叫我们放心，那可越早越好听！”

“我想过应付万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已经准备好了对策。”

“您是说……”投资联盟的代表稍微打起精神问道。

“我后来又发现了比从前效果更好的香料。用量少，效力大，哪怕是闻到一点点味儿。也一定渴望那种东西到手。只要买到，再也不肯出手，我保证。”

经 N 博士这么一说，来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我就放心了。到底是博士啊。请您早点儿把它交给我吧。公司里一定会轰动起来的。”

“当然可以，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制作的嘛……”

N 博士按了一下电铃，把助手叫来，问他装有前几天制成的药品的那个瓶子放在哪儿。可是，助手却用申辩似的口气答道：

“那，那是重要的东西吗？我还以为是没用的废液呢。都贱价处理啦。”

“你说什么？干出了多么惊人的事！那是极为重要的药品呐。”N 博士从助手的回话里闻到了什么不吉利的气味，急忙命令道：

“快和买主取得联系，都收回来，要紧急行动！”

“是！”

助手仓皇出屋。可是过了一会儿，带回了更不吉利的消息。

“这下更糟了，我问了拍卖药品的商人，他说因为混入印刷用的墨水瓶里，所以并没察觉，和墨水一起卖掉了。”

“不管混在什么里，快到买主那里去，坚决要收回来。”

“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呀，可是来不及了，据说都用完了。”

“已经用完了……然而……等等，那可怪了。用它印刷的书，理应顾客们争先恐后地买，买了就不放手才是。然而，近来并没听说有那么畅销的书呀……”

毕竟是博士，不会忘掉药品效果。但是，助手立即解释道：

“我进一步作了调查，据说那些墨水并没有用来印书。”

“做什么用了？”

“听说由于政府机关紧急定货，就都上缴到那里去了。”

“喔，究竟是哪个政府机关？”

“据说是印刷局。他们把它当作印刷纸币的墨水了……”

一把刀

有一把刀，虽然刀身没有生锈，也没有卷刃，但相形之下，刀鞘却很脏。要说为什么脏，只因为它被毫不介意地扔在路旁的草丛里了。

这把刀就被扔在这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不幸的刀。

一名远游装束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一位擦肩而过的老人打招呼道：

“你到哪里去？”

“呆在这样偏僻的乡村里，势必平平淡淡地了此一生。我要到京城去，大干一场，一定要捞到地位、声誉和富贵给大家瞧瞧。”

“能那么顺利吗？”

“当然能顺利，我有决心，有精力。有胆量，有福气，有理想。取得成功的条件一切具备。如果有必要，再多举些例子给你听听？”

“够了。不过，你说的可全是些靠不住的条件呀！”

“怎么能这么说？你等着瞧吧！”

年轻人继续往前走。

那把刀单等这样的年轻人。而这号年轻人，也最喜欢这样的刀。刀把的一部分反射着阳光，眨眼似的光辉映入年轻人的眼帘。他走上前去，蹲了下来。

“是什么东西在草荫下闪光？哈哈！原来是一把脏了的刀啊！”

年轻人这样嘟囔着，却不想就此走开。大约由于此后还要继续自己的旅程、有了这种东西就足以壮胆的缘故吧。

刀又向沉思的年轻人使起眼风。因此，刀在年轻人看来是很富有魅力的。无论是形状和长短，都似乎非弄到手不可。经不住诱惑，年轻人不由得用左手将刀拿起。通过这一接触，那刀给他的全身注入了毅力和干劲。“来！拔出来！请再仔细瞧瞧！”

确认周围没有人。年轻人用右手握住刀把，从刀鞘中将刀拔了出来。

刀身在年轻人的眼前露出了真面目。在阳光下银光粼粼，锋利而优美，明亮而富有刺激性。年轻人全身战栗，好似新的人生展现在面前，一派激情的欢悦。

“巧遇一个珍奇的东西，真是幸运。这可是我创造锦绣前程的关键呀！一定是上帝的恩惠。”

这一来，更不能丢下它走开了。年轻人将刀插入刀鞘，拂掉刀鞘上的污垢，将刀挎在腰间，开始上路了。

年轻人的腰间相应地增加了重量。然而那刀通过与腰部的接触给青年人增添了力量。

因此，他走得很吃力，但也并不感到疲劳。

年轻人的行路姿势变成大踏步了。表现出无所畏惧的神情，所向无敌的神情，为方才的自己感到可悲的神情。他端起肩膀，连挂在嘴边的笑容，都显得仪表堂堂。

“我充满了自信和勇气。然而，会有这种好事吗？也许这只是我的心理作用！”

年轻人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似乎为了考证一番，他拔出刀来。然而，闪闪发光的刀刃，又消除了他的疑虑。

“嗯！果然是真货。命运之神将这把刀赐给了我，这股力量会保护我的。”

在不断重复这句话的过程中，年轻人的信心更增强了。无所畏惧的劲头更足了。

对面走来一位武士。刀，摄弄起年轻人的心。“把这个家伙干掉！您能够做得到。”年轻人将涌上心头的自负的话语说出声来：

“站住！武士。”

武士停住脚步，皱起眉头问道：

“没礼貌的家伙。有什么事吗？”

“我要和你白刃相交，决一胜负。”

武士被年轻人突如其来的话弄得不知所措。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

“你还是别胡闹吧！好小伙子不要干这样的事。你的神经正常吗？你好象被狐狸迷住了，你的眼神可很不寻常哟！”

“少说废话。来！格斗吧！你还是个武士呢！是怕了，还是武艺极其拙劣？”年轻人边喊叫，边拔出腰上挎的刀。那刀通过年轻人紧握刀把的双手予以激励。对！就应当是这样的气概，干掉他。收拾这样的对手太省事了，要在此一举成名。

“危险，住手！”

“什么，你这个孬种的武士！”

刀继续在给年轻人助威。“冲呀！拚呀！”刀一个劲地助长他杀人的欲望。“来！

刺呀，砍呀，砍，砍……”

年轻人莽撞地向前冲，不！应该说是刀莽撞地把年轻人往前拽。刀，朝着武士砍了下去。

但是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久经磨练的武士，不会束手就戮的。他稍一闪身，拔出自己的刀斜砍了下去，年轻人被一刀砍倒，断了气。这是必然的结局。

“多么不自量力的年轻人啊！挥舞着这么一把破刀，竟然……”

武士将年轻人的刀收入刀鞘，扔到一旁，便走开了。

刀滚到路旁的草丛中，等待着下一次被抬起的机会。下一次来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呢？不过可以预料，也将经历一番同样的过程的。

出色的、永远干净而崭新的刀，从未沾过血的刀，霉气的刀，它虽然能使拾到它的人得意一时，但拾到他的人必定要招来杀身之祸。

钥匙

他的生活不算大幸福。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但也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苦日子。

这种状况也最难应付。怎么说呢，日子好过，会感到心满意足；日子不好过，就会颓废绝里。可是两种心情他都没有。但，象烈日午后的庄稼盼望下雨似的，他总是盼望着一种什么。

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变得非常细心。一天晚上，他在人影绝迹的路旁捡到了一把钥匙。钥匙在昏暗的路灯下微微发光。

他拿到手中，看清原来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就有点扫兴。早知道是这玩艺儿，用鞋尖踢开走过去就算了。然而，既然捡到手就不愿再扔，只好揣进兜里。当然也不打算送交派出所。

过了几天，他把手伸进兜里，又想起了钥匙。闲着没事，就把钥匙掏出来放在手心端详。

在明亮处一看，钥匙给人的印象总觉得有些特殊，形状和常见的不一样。从雕刻的花纹看来，似乎是外国货。说是外国货，又搞不清具体是什么地方的。一会儿看它是一把较新的钥匙，一会儿看它又象是远古的遗物。有点沉甸甸的，好象银质。但不知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用硬东西一敲，响声清澈悦耳。

他慢慢想到这个东西似乎价值非凡。他重新细读最近几天的报纸。并没有关于丢失珍贵钥匙的报导，也没有寻找遗失物品的广告。

他想象；这也许是哪个富翁公馆的钥匙。这位富翁不想使用市面卖的一般钥匙，就不吝惜金钱特制了这把钥匙。

趁那个财主不在家，用这钥匙开开门，偷偷进去也许能拿出些值钱的东西。起初他不过是灵机一动，很快就形成一套方案。偷偷进了公馆万一受到盘问，就说捡了钥匙特意送上门来，也算振振有词。要想弄清失主是谁，唯一的办法只有用它做开门试验。

这件事著是顺利，收获极大；即使失败，风险也很小。于是他开始行动。首先从捡到钥匙的附近几家下手，偷偷走近几家豪华公馆的正门，悄悄用钥匙试验开门。

有时他这种行动被人看见就被臭骂几句，反正光是试验钥匙并不能说是犯罪，顶多也不过被痛斥一顿而已。

他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但是仍然没碰到能用这把钥匙打开的门锁。有时到某个大楼办事时，就顺手插进房间门锁眼里试一下。

但是钥匙几乎全插不进锁眼去，即使能插进去也拧不动。极个别的也有能拧得动的，但也是自打空转。

他终于认识到，不能那么凑巧，但仍不死心。他情不自禁地想，这把钥匙准会给自己带来大好运气。他常常对着手心里的钥匙呼唤：

“你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吧？”

“是啊！”

钥匙就象真的回答了一声，更加闪闪发光了。这也许是他过于热衷而引起的精神错觉，但他却情以为真。

“上哪去？去开什么锁才好呢？”

他再一问，钥匙莫名其妙地一闪一闪，象是告诉了些什么，但却暧昧费解。也就是说，他没能得到任何回答。

他夹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为了寻找钥匙能打开的锁，继续干着老勾当。

他把钥匙插进数不清的钥匙孔，但哪个都不合适，全都碰了钉子。他一时也着实想死了这条心。但是又有一种预感，仿佛下次一下子碰巧就能打开一把锁。这么一想，就下不了决心就此罢手。

莽撞地乱找乱碰也不行，应该考虑一套更有系统的省气力的办法。他反复寻思，就找到一家钥匙铺，若无其事地说：

“我的朋友是个健忘的老头。他忘了这是哪把钥匙，可窝火了。请告诉我这把钥匙是开什么的？”

配钥匙的拿到手里瞅了一会，歪着头说：

“我们一般钥匙都能配，就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恐怕是凭着个人趣味，随便做着玩的吧。”

老掌柜的听到他俩唠嗑，从里边走出来，也这么说。

他又来到博物馆，特意请人家帮忙，在陈列的古代箱柜锁孔上试试，也都不合适。

馆员叨念说：

“我不知道您这是从哪弄的钥匙，为啥这么热心找锁，这里可没有能对上号的。”

馆员又领他到资料室，查看古今各地的钥匙照片集。钥匙形状有大有小，有的有历史价值，有的漂亮美观，有的样式新颖别致，种类繁多，就是没有他捡的那种钥匙。他道谢后，走出博物馆。

他没有停止继续努力带着这把钥匙找锁。手里有这把钥匙，某地就有用这把钥匙开的锁。当然会有。只要有，也就应该能找到，所以必须去找。

他被钥匙迷住，中了魔似地一个心眼找下去。他想象当他拧开一把锁时的兴奋、满足和全身浸透幸福感，就一点也不觉疲劳了。

他行动奇特，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他已经跨过自己暗中乐滋滋地试验阶段，有点半公开化了。很多人听到关于这把钥匙的传闻，也没有说这把钥匙是自己的而往回要。

也有人半开玩笑地来索取钥匙，但拿不出锁，假话也就戳穿了。

一有时间，他就外出旅行。虽然手头很紧，但因这是一次追求希望的旅行，并不感到辛苦。他甚至到各种楼房去试探或者打听有没有因为没有钥匙打不开的箱柜和门。

但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每次他都手托钥匙，长吁短叹。钥匙表面受到叹息的哈气，刚有些朦胧发暗，又立刻闪闪发光，好象在

说：“你还没找到哇？”象催促，象嘲笑，又象和他窃窃私语。

他又鼓起勇气，继续他那没有目标但却充满期望的旅行——不如何时结束的旅行。

反复进行了无数次的试探，尝到了无数次失望的滋味，他却更加执拗了。只有找到这把钥匙能打开的东西才算大事完毕。他相信那里边必然蕴藏着一个绚丽多采，荡漾着豪华旋律的奇妙无比的新天地。

他梦中到了一个想要去的地方，那是一个又是箱子又是门、构造奇特的装置。他把钥匙插进锁孔，只转动一下就应声而开。他又激动，又高兴，不禁大叫一声。随着喊叫声，睁眼一看，原来是南柯一梦。箱子里和门后有什么，那些新奇的装置是什么，甚至在梦里也没弄明白。

他为这件事专心致志地活下去，而且活得满有劲。一阵焦躁，一阵振奋；忽而灰心丧气，忽而又安慰、鼓励自己。一天天过去了，各种各样复杂情绪象波涛似地汹涌澎湃。

岁月流逝，他老了。随着年岁增长，他增添了一种新的感觉，这就是疲倦。不停的努力和接连不断的无休止的旅行，使他在内心里开始产生倦意，这也是身体衰老的必然后果。

从前每次出门，他都反复试验钥匙。但是近来腿脚也懒了，外出次数逐渐减少，终于不再外出旅行。

他的思想也随之有了些变化，这是过去没有想过的。灰心丧气的情绪开始浓重起来。

他想，没有成功的希望了。这样拼命干，到哪儿都没找到，可以说没交好运气吧。也许真的到了应死心塌地的年岁了？

或许这把钥匙毫无价值，不过是个装饰品。可是再重新瞧瞧它，总觉得它象是有什么实用价值。这并不全因为他迷恋所致。

虽说是死了心，可是也不容易一狠心把它扔掉。这是一把一直不离身、一同生活、一同旅行、曾经和自己悲欢与共地度过了一生的钥匙啊！

最后，他想出一个主意，就到钥匙铺去。他说：

“我想按这把钥匙配一把锁，安在我的房门上。”

“您订货订得怪。别人都是丢了钥匙按锁配钥匙，我们净做这种活。当然我们也能给您配一把锁。不过，价钱可贵呀！”

“没关系，贵也不怕。”

他发自内心地回答说。他已经面临风烛残年，在回忆往事中度过余生，这才是他最好的无可代替的办法。

不久，锁做出来了，他安在自己房门上。独自关在屋里，把钥匙插进门锁里拧动。

微细的金属声微妙地刺激着全身神经，象动听的音乐在耳边颤动。

这是长时间梦寐以求的感觉。虽然不是自己所祈求的实物，但如今毕竟有了一个能用自己的钥匙开动的门，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门。

这件事比预想的还要好，心满意足，心里飘浮着一种乐悠悠的情绪。他想，早这样做就好了。可是又一转念，也不能“事后诸葛亮”，年轻力壮时也不会往这方面想啊。

夜来临，他神清梦稳地睡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也许是过去长年累月的积劳，一下子都涌出来，睡得多么香甜哪……

夜深人静，他忽然听到钥匙转动开门的声响。在黑暗中，他突然被一

种什么情绪抓住了，感到恐怖。

真是难以相信！耗掉毕生精力到处寻觅，也没找到能和这把钥匙对上号的锁。除了新订做的这把门锁，没有能用得上这把钥匙的。没想到刚刚恍然大悟的头一个夜里，就有一个不速之客开门进来了。……

似乎有人走到跟前。他赶紧把脑袋缩进被窝，心中祷告但愿是在做梦。他相信这不过是一场梦，可也许真就是一场梦。

“哎呀，恐怕来的不是人。”他战战兢兢自言自语，忽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回答声：

“是的，你说得对！”

他决定鼓起勇气来和她谈谈。女人声调虽然温和可亲，但是她是自己开门来的，完全不可理解，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现在不知道能出什么事、遭遇什么不幸，也可能被她弄死。死就死罢，那也无计可施。别的不管，只要问个明白。

“你是谁，做什么来了？”

“我是幸运女神。那把钥匙是我特意丢掉的，打算结交一位我想帮助的人。你捡到钥匙，就有得到我帮助的资格了。你还辛辛苦苦配上了门锁，所以我马上来拜访你。”

她可能真是女神。语声非凡，温柔和蔼的气氛在梦乡里回荡。

“为什么您不早来呢，为什么非等我配好门锁才来呢？”

“因为赠送幸福的仪式必须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进来。需要有个地方只能有你我两个人，别人不能进来。”

“原来是这样！”

“你希望要什么幸福？金钱、地位？出色的爱情？荣誉？你爱好什么就直说吧。除了长生不老和返老还童办不到，我都能奉送。”

沉默了老大一会，他在黑暗里低声沙哑地回答：

“我什么也不需要了。现在，我只需要回忆过去，而我已经有了这种东西了。”

免费电话机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N先生翻着日历，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自言自语道：“按理说，他也该把钱拿来还我了。”大约半年以前，N先生借给一位朋友一笔钱。当时那位朋友苦苦哀求着说，由于市场上不景气，自己开着的那家商店生意不好，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所以无论如何也请帮一下忙，到时候一定如数奉还，并且还按月支付利息。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于是N先生便答应了他。

N先生拿出借据来一看，还债的日期已经超过三天了。可是这位朋友到现在还没来，连音讯都没有。N先生不禁有些生气了。这可真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必须提醒他一下，催一催。还是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他把手伸向了放在桌子上的一台电话机，可是突然又把手缩了回来，决定使用那台放在房间角落里的漂亮的电话机。这台漂亮的电话机放在一只

银白色的四方形箱子上，其形状跟普通的电话机差不多，但上面绘有许多美丽的图案，嫩黄色的花朵。洁白的蝴蝶，蓝晶晶的星星等。看上去使人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这是幼儿园里孩子们玩的玩具似的。

N先生拨完了电话号码之后便不住地叫着对方的名字，不一会儿，听筒里传来了对方的声音。

“喂，喂，是我……”

N先生刚一说出自己的名字，对方就诚惶诚恐地说道：“啊，这实在是，非常抱歉。”

“请原谅……”

对方支支吾吾他说着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显然是在拖延时间。想必他一定在紧张万分地动着脑筋，千方百计地要编造出一个巧妙的借口来吧。

正在这时候，从听筒里忽然传来了另外的声音，既不是N先生的说话声，他不是对方的声音。这是第三者——一位年轻而又富有魅力的女性的说话声。

“本电话由巴布广告公司承担一切费用，因此可以免费使用。请别客气，尽管从容不迫地享受通话的乐趣吧。不过，请允许本公司在诸位通话的过程中插入一些小小的广告节目。”

放在银白色箱子上的漂亮的电话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巴布广告公司开发出了一种最新的广告宣传介质——在现代社会里谁也离不开电话，所以这种非听不可的电话广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几天以前，巴布广告公司派来一位安装人员，要求在N先生的家里安装一台电话机。

当时N先生想，这既不要自己拿出钱来，又不会损失什么，于是就答应了。

现在，N先生决定用一下这台电话机。为了催还借款而去使用那种要付电话费的电话机，这未免太不合算了。

等到电话广告的声音结束以后，N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提起了还债的事：“喂，你借的那笔钱到底打算怎么样啊？”借据上规定的还债日期早就超过了呀。你当初不是信誓旦旦，保证到期一定如数还清的吗？”

“……”

“喂，怎么啦？你总得说话呀。你在听吗？难道没有听见吗？”

N先生正要想继续说下去，可是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因为电话广告节目又开始了。

“请选购青光电器公司生产的助听器，质量优秀，价格便宜。灵敏度高，失真率小，音量调节自如，小巧玲珑，携带方便……”

等到这套电话广告节目结束以后，对方总算是结结巴巴地开始辩解了。

“当，当然，我借您的那笔钱是决不敢忘记的。我把那笔钱用在改善小店的门面装潢上去了，可是，由于估计不足，营业额老是上不去……”

对方正要继续申诉其理由与为难之处，突然电话广告节目又插了进来。

“关于做生意方面的问题，请向马基公司所属的商业咨询服务社联系。本社将为您设计出一系列有关橱窗装饰、商品陈列、劳动管理等的最佳方案，使贵店生意兴隆，营业额提高两倍以上……”

过了30秒钟左右，这套广告节目结束了。N先生打算稍微给对方施加一点压力，于是便提高了嗓门对着话筒说道：“看来你是个丢三落四、稀里

糊涂的笨蛋吧。办事情毫无计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非常抱歉，实在是对不起。”

“也许你认为赖帐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吧。对不起，我可不是好惹的，决不能轻饶了你！”

突然，电话广告节目又开始了。

“要买枪的话，请到那古体育用品商店。该店拥有世界第一流的高级猎枪，各种型号一应俱全……”

对方用颤抖着的声音答道：“求求您，救救我吧。您生气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请您无论如何再宽容几天。老实说，我儿子最近跟他那位心爱的女朋友打得火热，突然提出要马上结婚，因此我不得不赶快准备呀。”

广告节目又插了进来。

“如果要举行结婚仪式的话，请委托戈拉克西会馆办理。仪式高雅而又豪华，包您满意；并且，在费用方面将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您的具体情况……”

N先生说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如果你儿子果真是要结婚的话，我也不会使你太为难的。可是，既然如此，你也该在还债期限的前几天来打个招呼，说明一下情况呀！”

听筒里又传来了电话广告的声音。

“要赠送礼物的话，请选购初雪阁精制的和式糕点。美味可口，富有特色，男女老少，人人喜爱，作为访亲问友时的礼品再合适不过了……”

对方抱歉地辩解道：“虽然我也知道应该到您府上去登门拜访，但没法出门呀，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也许是年纪大了吧，肩膀老是酸痛……”

突然，对方的话又被打断了。这一回响起了广告歌曲的声音。

“古德尔强力补，古德尔强力补。综合性的营养滋补佳品。每一粒药片里面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将使您返老还童……”

N先生起先是故意装作生气而发脾气的，但现在却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发作了起来。

“岂有此理！如果生病不能出门的话，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都行呀。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吧。不是我借给你这笔钱的话，恐怕你那家商店早就破产了。你该好好地再加一把劲才是呀，老是依赖人家怎么行！”

因为对方欠着债，所以N先生毫无顾忌地训斥着对方，连一点面子都不留。对方受到这一顿劈头盖脑的痛斥之后，只得忍气吞声地拖着哭腔说道：“我几乎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但情况仍然不太妙。请发发善心，好歹同情同情我吧。在这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残无人道的黑暗社会里、像我这种惨淡经营的小商店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唉，如果政府对小企业再关心一点；多给一些帮助，那该有多好啊！”

这时候，电话广告又插了进来；这一回是一个男人嘶哑的喊叫声，他反反复复地报着自己的名字，然后说道：“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使全体人民安居乐业，我参加了这次竞选首相的活动。我希望能够得到诸位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护，请诸位投我的票……”

豪华的生活

“可真是世道艰难啦，这钱一点也不顶用！”S先生无精打采地嘟囔着。

他多少也领到了点奖金。可是，去了还债，再添点生活必需品，就一点也不剩了。

不，准确些说，不是一点也不剩，而是只剩一张纸币了。

想买点成总的东西，或尽兴地旅游一番，这钱实在是够用。索性买一张彩票吧……忽然，他脑海里又闪现出一个惊人的主意。他想起了附近那个神社，传说还很灵验呢，于是他去了，低下头开始了祈祷。这一来，不知从哪里立即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好吧！叫你遂心如愿。”

他四下瞧瞧，连个人影也没有。啊！方才一定是神仙显灵了，怪不得说话的声音是那样庄严矜重。S先生不由得把仅有的一张纸币投进了香资盒里。他诚惶诚恐地说：

“请您开恩，让我也领略一下豪华生活的滋味吧！可是为什么这么快，我的祷告神佛就知道了呢……”

“最近，不信神佛的人越来越多，听说香资的收入也减少。所以，神仙有时候必须显示一下神仙的威力。”

“说起来，我的命运还不坏。香资也已献上了。不过，能不能灵验呢？”

“心诚则灵。神仙是不会说谎的，安心地等待吧！”

S先生用舞蹈般的步伐走回了公寓，独自一人仰卧在冷冰冰的屋子里。

“真是谢天谢地，太令人感激了。不过，真的会遂心如愿吗？是啊！需要等待，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打听一下就好了。虽说不会撒谎，可若是几十年之后才……”

这时，好象有人来了，那里站着一位陌生的男人。

“您是哪一位？有什么事……”

“送货来啦。”

他记不得有这么回事。正在纳闷儿，物品已经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了屋里。有地毯、成套的接待宾客用家具、坐钟、大型电视机……还有高价的洋酒，也混在一起运了进来。

那男人走了以后，S先生轻轻地一一抚摸着送来的物品，心下有些疑虑：这该不是幻觉吧？然而所有的物品分明都是真的，而且是全新的。送东西来的到底是谁呢？他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除了方才那位神以外，还会有谁呢。他再一次赞叹起神的威力了。

把送来的物品一一摆好以后，屋里过去那种寒酸气一扫而光，变得豪华极了。S先生坐在沙发上，尽情地品尝着豪华生活的滋味。但，总有些美中不足之感。S先生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独身汉呢！那么，这不足之处在哪里，他自己很快也就意识到了。

“我不应该有什么怨言。可是，如果能够叫我一切都遂心如愿，我多么希望更完满些呀！”

他正在这样嘟嘟囔囔，又一次响起了敲门声。

他开门，吃了一惊，一位年轻、美貌的女郎正笑容满面地站在那里。

“啊！叫您受等了，不必客气，请进吧！”

S先生用极其兴奋的语调表示欢迎。仿佛又一次进入了梦境。他想碰一碰美女的身子，但又觉得为时过早，何必那么着忙呢！相反，他倒是招了自己一下，好疼，一切都是在现实之中。他面对着端坐在椅子上含羞带笑的女郎，真不知从何说起是好。

“唉，何必那样害羞。您做什么工作？”

“啊啊，我在百货商店上班。”她提到了一个一流大百货商店的名字，那是一个因为店员的教养好而出名的商店。做为婚姻的对象，那里的店员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S先生感到十分惬意。

“是呀！那么就请随便些吧，不必拘束，因为您为什么来的，我十分清楚哟……”

经他这么一劝说，女郎这才流露出轻松的表情。

“既然是这样，那就好说了。其实，我是因为年终太忙，写错了发货传票。竟把应该送到别处的东西送到您这儿了……”

“什么？”

S先生还在发愣，运货人从门外进来，已经把物品接连不断地运了出去。那位女郎也一同扬长而去了。一切又都恢复到可悲的原状。S先生走了出去，跑到神社，大发牢骚：

“神哪！你太冷酷无情了。”

“少说废话。这就是一张纸币的份儿。若想尝受更好的滋味，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行！”

听着这庄严的声音，S先生又嘟囔起来：

“真是世道艰难啦！这钱，一点也不顶用。”

宝船图

在一座高层公寓的第十层楼上有一间屋子，是N先生的住房；近些日子他正盘算着要从这里迁走。说起来，倒不是因为他住在这里心绪不佳，而是他已经处于一种不得不在夜间悄悄溜走的境地。

载有七福神以及各种财宝的吉祥图。

不仅这间屋子的房租已拖欠了很多，而且再也没有地方能够借出钱了。他呆呆地躺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

“求借无门，又想不出一个赚钱的好办法。唉，怎么不来一只宝船呢……”

N先生在内心里这么思念着。

这时，他听到了敲窗子的声音。他从床上跳起来。正是深更半夜，这里是十层楼上，根本不会有什么人来敲窗户的呀……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也可能是风刮起枯叶什么的碰到玻璃上了吧？他正在这样自言自语，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无论怎么说，肯定是敲窗的声音，没有错。

N先生提心吊胆地站起来，迅速地窥视了一下。这一看，他吓破了胆。窗外横着一只船。是不是忽然间发来了特大的洪水？

他把眼睛揉了揉，再仔细一看，使他不能不更加吃惊的是，那只船是在空中飘浮着的。可是，这不象应用最新技术的产品，这一点他一看就明白了，因为一点也不象近代船只的形状。N先生看清楚了船上的人影，把窗子打开，搭起话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

接着，那些穿古里古怪衣服的人们答道：

“你只要看一下，大概就会明白了。”

他重新看看那只船，原来是一只张着帆的船，帆上写着一个“宝”字。

“那么说，这是‘宝船’啦？”

“是的，正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就是福神了。”

“那，要做什么呢？”

“我们是被请来的呀。刚才你在心里祈祷过吧？”

“是啊，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就是来访问你的。当然喽，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你在工作上遭到了失败，可是到现在还没做什么坏事。我们的同情仅限于象你这样值得同情的人，”所以要把幸福分给你。”

这简直象在梦中一样，N先生听了，不禁喜出望外。

“那太谢谢了。那么，给我什么样的幸福呢？”

“按你希望的那样。请你说吧。不过，只限一件事……”

“那么……”

N先生把借别人钱的总数挂在嘴边，慌慌张张地刚要开口，又把话咽了回去。这可是个再也不会碰到的好机会。要把这个机会随随便便错过，那可是个大损失。

他又重新考虑了一下，想把钱数翻一番再告诉对方。可是，他仍然没有作声。他想，可不能让以后懊悔啊。现在，可是个不管要什么都能如愿以偿的时候。他歪了一下脑袋，在那个数字后面又加上两个“零”。要这么多钱，怎么样呢。

“你决定了吗？”福神在催促他。

“再，再等一下。”

N先生决定慎重些。因为象这样的事提出要求就立刻能够得到满足，简直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虽然钱数已经可以说是很可观了，可是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在这个屋子里，有满满的，能吓死人的这么多钱，如果被谁知道了，一定会奇怪的。就是申辩说这是从福神那里弄来的，别人也不会相信的吧。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社会上头脑简单的家伙还是太多了。

如果弄不好，就会以盗窃或者伪造的罪名被逮住，那恐怕钱就有被没收的危险。到这一步，虽说因为找不到罪证，说不定还不会构成什么罪名，可是税务署在等着你呀。

多半会不容分说地给拿去，这是确定无疑的。岂止如此，如果进一步怀疑我有更多的钱藏在什么地方，说不定会硬是向我要更多更多的钱。对税务署来说，不从自己这方面提出证据是不行的。可是，想叫对方相信我只有这么多的钱，那似乎是不可能的。

仔细再一想，金钱也不过是身外之物，即使剩下多少钱，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不敢保险不在什么时候摊上点事把命丧了。

想到这里，N先生下定了决心：对了，最好的方法是长生不老。人能健康地活下去，这就是钱。于是他说道：

“我希望能长生不老。”

福神皱起了眉头。

“哎呀，惟有这件事是难办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们所不允许的。你还是要金钱，或者要高官显位，或者要个漂亮姑娘结婚吧！”

“可是，当初你不是说要满足我的愿望吗？”

“请原谅我开头忘了说这句话。怎么样，还是请你要别的什么吧！”

“不，我不能改变要求。别的，绝对不行。”

N 先生恼火起来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其它的福神们都聚拢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向他道歉。可是，N 先生摇着头说：

“不行，约定就是约定。那，让我长生不老吧。我一定不能再增长岁数，一定不能死……”

由于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意见，N 先生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于是，他一直处于那种长生不老的状态了。可是，同他的愿望相反，眼前出现的并不是使他格外高兴的事。

他被从窗户里拽了出来，并被当作宝船的一个船员了。他连续不断地从事清扫、升降帆等单调乏味的劳动。没有工资，也不管饭，更不允许娱乐和休息，连上岸都不允许。

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不用说，只能到死为止。

通往宝藏的道路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N 先生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太大的百货商店，可是情况却并不理想，仅仅能够维持住门面不致于倒闭而已。由于他性格古怪，反复无常，明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一会儿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儿又怒气冲天，破口大骂，所以失败就像影子一样老是追随着他。

N 先生居住在一幢高层建筑公寓靠近顶端的一个房间里，从窗子里望出去，视野相当开阔。

有一天夜里，N 先生在床上睡着以后做了个奇怪的梦。他居然梦到有一座大山在向自己召唤。不过，这并不是像动画片里那种长着白胡子的山爷爷慈祥地笑着，频频招手的情形。也不知是什么道理，反正只觉得自己被那座大山强烈地吸引着，居然难以摆脱，直到醒来时这种印象还记忆犹新。并且，这座山也不是什么陌生的山，而是站在窗口极目远眺时依稀可辨的那座大山。

N 先生醒来之后便呆呆地站在窗边，歪着脑袋纳闷地向远处眺望着。

“就是那座山。这个梦做得实在是太离奇了。也许这个梦是在暗示我，工作太紧张了，该抽空爬到山上去散散心，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吧。”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回想着以往所做过的各种梦，可是到了白天便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结束。这天晚上他又做了个同样的梦。那座大山的形象比昨晚更为鲜明，而他被那座山所吸引的感觉也越发强烈了。N 先生起床以后稍微想了一会儿，突然，他恍然大悟地拍着大腿叫了起来：“哎呀，对了。这一定是关于地下埋藏着金银财宝的梦中启示。我曾经在哪一本书里读到过那种根据梦里的指示可以发现宝藏的故事。也许是幸运之神可怜我，将要降福予我了吧。”

“他心情异常激动，兴奋得险些儿跳了起来。可是，他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使确定了宝藏是在那座山里，但要把这么大一座山仔仔细细、毫无遗漏地搜寻一遍却是件非同小可的难事。哪怕是全力以赴，日夜不停地去干，也得花好几天，不，甚至是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呢。如果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宝藏所在的确切地点那该多好啊！可是，关于这一点却是毫无线索。

能够依赖的只有梦。到了晚上，“他念念不忘地想着这件事进入了梦乡，果然如愿以偿，山上的一处地方特别鲜明地在梦中浮现了出来。N先生赶紧一骨碌爬了起来，把这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这可太妙啦！终于找到了这个埋有宝藏的地方。马上就出发吧！”

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带好了镐和锹之类挖土的工具，当然，为了把宝藏背回来，他还特地准备好了一只大而结实的帆布背包。住在同一幢公寓里的邻居们看到全副武装准备出门的N先生，便好奇地问道：“你这是打算干什么呀？到哪儿去呀？”

“不，不干什么。”

“可是，瞧你这副装备，无论怎么看总是给人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呀。”
“别纠缠我了，待我回来以后再给你们解释吧。”

N先生含糊其辞地答了几句。还是不要把这个消息泄漏给他人为好。如果说出来的话，对方肯定会死皮赖脸地跟着一起去的。只要对方稍微帮了一点儿忙，那就不得不把宝藏分给对方一份，这未免太不合算了。

他小心翼翼地出了门，一步三回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随时提防着别人在后跟踪。

他乘上了高速列车，下了火车之后又换乘公共汽车，最后便徒步前往目的地。

上山的道路相当陡峭，N先生的体力本来就不太好，何况还携带着这么多笨重的工具。渐渐地，他气喘吁吁，汗如雨注，快要吃不消了。可是，他咬紧牙关坚持着，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去。再过一会儿，光彩夺目的金银财宝就能到手啦！

他一边查看着地图一边摸索着前进，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跋涉，终于接近了那个在梦中出现过的地点。可是，N先生却站住脚歪着脑袋纳闷起来。在那个地方居然有一间小屋子，看来里面好像还住着什么人呢。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发现了这儿的宝藏，正在进行挖掘吗？这可不太妙。尽管如此，但绝不能就此让步，把宝藏拱手让给别人。

N先生心里充满着好奇和期望，悄悄地走过去敲了敲小屋子的门，试探着问道：“对不起，里面有人吗？”

“请进来。”从屋里传出了答话声。

N先生走进去看，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颤巍巍地从里面迎出来。N先生定睛仔细地瞧了瞧，看来这位老人不像是猎人或者守林人，似乎是位知识渊博的学者。N先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呆呆地站着默不作声。于是，这位老人便开口问道：“你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哪？”

“老实说，我是由于在梦中得到启示才到这儿来的……”N先生理直气壮似的高声喊叫着答道。

可是，老人却忍不住掩面笑了起来。N先生仔细一想，自己没头没脑他说出这句话来被人取笑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对方却越笑越起劲，最后干脆肆无忌惮地捧腹大笑起来。N先生有点恼火。

“对我的回答感到好笑，这我无权阻止。可是，这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

“不，请别误会。我并不是在取笑你。我是因为自己的实验获得了成功，感到非常高兴才这样开心大笑的。”

“什么实验……”

“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就在这荒僻的山野里造了一间小屋子，独自一人住在这儿，长年累月地进行研究工作。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

“那么，这项研究是……”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吸引人的装置。我把这台装置对准城市里，并且启动了开关。

结果，你就被吸引到这儿来了。看来这台装置的效果相当理想。谢谢你的大力协助。”老人说完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这是一台奇形怪状的装置，其内部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错综复杂的线路，在装置顶端有一根细长的天线直接朝着城市的方向指去。也许这根天线的方位正对准着高层建筑公寓里N先生的那间房屋吧。老人得意洋洋地笑个不停，可是N先生却气得两眼冒火，浑身发抖。

“你这个可恶的老家伙，真是岂有此理！竟敢未经他人同意就擅自把别人用来做实验……”

N先生怒冲冲地挥起了那把带来的镐，对准这台装置猛然砸了下去。只听见“哐啷”一声，装置被砸得粉碎，各种大大小小的零件散了一地。

见了这番情形，老人立刻收起了笑脸，显出了大失所望，极其伤心的神情。

“你怎么这样蛮不讲理！如果我事先向你征求意见的话，肯定会遭到拒绝的，因此也就无法进行实验了。我花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才研制成功这台装置，现在已经再也没有精力重新制作一台了。你既然辛辛苦苦地来到了这儿，我本来想把这项发明的专利权转让给你，让你继承我的事业，可是你却……”

N先生不禁慌了手脚，他冷静地一想。便觉得这确实是一台极妙的装置。如果把这台装置放在自己的那家百货商店里，那将能吸引来多少顾客啊！今后还怕生意不兴隆吗？

“啊，我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请务必再制造一台这样的装置。我可以竭尽全力地协助你做这项工作。”

“不，我已经是年迈体弱，无能为力了。并且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外行人是帮不了什么忙的。”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幸福铃

星新一 著

清晨，R先生醒了。今天他想换上一件新的内衣。

并不最由于他的内衣已经破旧。刚刚洗完的内衣简直和新衣服没有区别，正放在床头上。

但，他还是想脱下身穿的内衣。于是撕开了包装纸取出新内衣。他盯盯地看了一下，把新衣服穿上了。

R先生来到桌前，开始用咖啡、面包、水果等早餐。面包和水果都是有包装的。他吱地一声撕开包装纸，取出食品来吃掉了。

饭后，R先生又拿起了营养药瓶。

“哦，还剩下几片。不过，还是大大方方地开一瓶新的吧！”

虽然瓶里剩下的药还没有失效，但他毫不吝惜地扔掉它，又撕起了新药瓶的包装。

他看了一下以后，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吃下去一片。

到了刷牙的时候，又撕开包装，取出了一把新牙刷。但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失望地嘟囔道：

“还是不行，到底什么时候幸福铃才能响呢……”

幸福铃，这是制造商们联合发明的一种刺激商品销路的新办法。他们为了打开萧条局面而敦促政府批准的。这办法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真是个好妙的好主意，因为一直收到良好的效果。

消费者们买了商品，回到家里撕开包装，如果撞上好运气，就在撕包装纸的刹那间幸福铃就会响起来。这种包装，是在商品里加了一种能发出放射线的东西，剥开包装纸，放射线就散发到安装在天棚上的铃装置上，然后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当然，这种放射线对人体是无害的。并且只要你不打包装，就无法了解里边有没有放射线，所以买东西的时候想要辨别也是徒劳的。

幸福铃不光是响完就了事，如果把这个商品拿到制造商的联合总部去，就可以领到一笔巨额奖金。这是一笔坐吃三年也足够骄奢淫逸的巨款。每个星期都有几个人撞上这种运气。对厂商来说，消费者急骤增加，不论宣传工作怎样节制，也挡不住直线上升。

这个办法非常合算。

当然，由于是一笔巨额奖金，也就不能轻易中奖。而且根据商品价格的不同，中奖率也有差异，象铅笔一类的廉价商品中奖率就很低，而象钢琴一类的高价商品，中奖率就高得多。

总之，不管是哪种商品多少都有点奖，所以不能说它是悬空的虚幻和梦想，幸福就在现实中存在。也许它就在你将要撕开的包装里面，谁敢保证不是这样呢……。

就是这种原因，支配着R先生接连不断地撕着新的包装。

他刮完脸想要擦化妆水。虽然用过的瓶里还有不少用剩的，但他还是选择了开新包装的办法，又从架上取下了一包新的。

“也许就在这瞬间之后，将传来幸福的铃声，拿到足以尽情挥霍的巨额奖金。”R先生的脑海里，不，是全身充满了这种奢望，使他忘乎所以。

撕包装纸的动作，对R先生来说简直发展到了着迷的程度，然而，这岂止是他一个人，所有消费者都是这样。“中毒”这个词听起来似乎别扭，但对于幸福来说却是例外。

它每天都给人带来新鲜的感觉。不，每时每刻都使人感到新鲜。

R先生从包装里取出了新的化妆水。但，幸福铃还是没有响。他大失所望，对棚上的铃铛装置嚷了起来，“喂，好歹给响一下算了嘛！你打算什

么时候才给我响呀？”

铃装置上带着许多似乎银色花瓣形的东西，那是准备接受发出来的放射线的。但，它这次依然原封不动地保持着沉默。

虽然说是大失所望，但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因为可能性还是无限地存在着。只要再拿起一件新东西，一撕它的包装纸，刚才那种失望的情绪就会烟消云散了。

他撕了香烟的包装纸，依然没有声音。他点着了香烟，默默地吸着……

R先生的这种生活，大约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吧。他常常一冷静下来，沉痛的往事就兜上心头，使他陷入无限悔恨之中。

“唉，我真是个不争气的懦夫，这样下去简直不可收拾。为了这个幸福铃，已经浪费了多少东西啊：如果把浪费在追求这种无聊的虚幻上的金钱积存起来，现在会有很多积蓄了……”

积攒下来的钱恐怕也不少于奖金的巨额了。R先生虽然认识到了这些，但是还不能从铃的魔力中自拔。这种魔力远远胜过道理。有时也想，索性把那个装置拆下来扔掉算了，死心塌地也许就轻快了。可是，很难做到。

铃，似乎在生活中一刻也缺不了，因为每撕一次包装纸时都在想：也许这就是了。

但，又无法判断它。缺了铃怎么行呢？若想明明白白地让幸福的女神溜走而无动于衷，那是不大容易的。

R先生简直无法控制幸福似乎马上就到身边的预感。不过，由于这种预感已经持续了十年，所以也许已经不能再称它为预感了。尽管如此，他依然抱着它不放，听从它的支配。每天照例买东西。回到家里又以近乎无意识的动作撕开包装纸，反复这种动作。

“这样下去不得了，再这样下去不仅仅是浪费了东西，而且会毁掉自己的人生，把宝贵的人生……”

R先生痛切地反省过几次。不，几十次，几百次。并且对自己甚至产生了一种厌恶的念头，觉得明明知道如此，还不能控制这种欲望，非常可悲。

他想：“若是永远不能摆脱这种轨道活着，倒不如干脆一刀两断死掉算了，再活下去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虽然没有抑制这种中毒症的力量，但拒绝生存的勇气还是应该有的。”

R先生想到这里，买来了剧毒药品。只要把它喝下去，就能对这个恶作剧的、陷阱般的社会稍微进行一点报复。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好了主意，心情很平静，觉得这样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进行反省的了。

但是，毒药没有喝成。因为他发现自己在撕毒药的包装时，还聚精会神地在侧耳倾听着铃是不是会响起菜……。

多么卑鄙！应该是死而无憾。打算冷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心，依然被铃所吸引。R先生觉得这样下去就彻底失败了，如果这样被铃给捉弄死的话，那可就太惨了。

“这是多么残酷的装置呀！好，我为了争这口气也一定要把你弄响。铃响之前我绝不死……”

想到这里，R先生扔掉了毒药瓶，撕开威士忌的包装喝了起来，喝了半瓶又拿出一瓶新的。他毫无必要地又把身边的肥皂撕开了三包，铃却依然如故，毫无反应。

R先生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每天认真地劳动，领取报酬；买来东西，提心吊胆地撕开包装纸；为依旧沉默的铃而失望；稍有悔意；再提心吊胆地把手伸向堆积如山的包装上去；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生活。

不久，R先生突然对铃的装置产生了怀疑，怀疑它是不是出了毛病。

铃，虽然有保证绝对不出毛病的出厂证明，并且也从未听说过哪家的铃出过毛病。

但他认为这也不是绝对保险的。

产生了这个念头之后，就越想越觉得有问题。为了慎重起见，R先生决定再安一个铃装置。

他很快地又买了一个，拿到自己的房间，撕起包装纸。这已经是他反复不下几万次的动作了。他想，这次如果要响起来的话……

果然响了。就在这瞬间幸福铃响起来了。它是那样铿锵、悦耳、宏亮。简直和太阳神从天而降的旋律一样。

“啊！终于响起来了，这声音……”

R先生全身颤抖了。头变得空空荡荡，全身发软，一下子瘫倒在地板上，眼泪唰唰地流个不停。

到底还是响了，这不是幻听。他两手捂上耳朵就听不见，松开手又听得见。啊！过去的一切没有白费，的确，没有白费。

曾经一度绝望地想死，现在终于胜利了。现在铃声还在响着……。

一种抓到幸福的真实感，在他的全身和头脑中翻腾洋溢着。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幸福铃虽然确实在响，但，并不是在天棚上响，而是刚刚从包装里拿出来新买的铃在响。

一个在响，一个在沉默，这是什么道理呢？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莫非是天棚上的铃出了毛病？他用包装纸把室内的所有东西都盖起来，开始检查这放射线，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这可真奇怪。但，他终于弄明白了。放射线是从天棚的铃装置上发出来的。放射线触到新买来的铃装置的花瓣形受信部位，因此，它本身就不会响了。如果它本身也响，就不成其为商品了。

原来R先生一直生活在幸福铃下。当他明白了他买来的第一个商品——天棚上的铃装置就是中奖品的刹那，他放声大笑、大哭、又大笑，然后就一直哭个不停了。

生财之道

传来了敲门声。这所西式住宅座落在靠近海岸的松林中。规模不算大，但似乎造价很高，修整得很整齐的庭院很是宽敞，显得十分幽静。就是这所住宅的正门被敲响了。

午后两点。若是市区，正是人声鼎沸的时候。但因这里是郊外，空气清新而又寂静。

住户是辻山利一郎和他的女儿惠子。利一郎的妻子在几年前已经去世，如今只有父女二人住在这里。

邻居们反映：俩人过得悠然自得。

惠子正在椅子上坐着看书，她听到敲门声后，站了起来。她今年二十七岁，头发长长的，好羞，皮肤白皙。她的容貌给人的印象是：看来很冷漠，实则把感情藏在内心里了。

她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提着小皮包的青年，约莫三十岁左右。他没有显明的特征，但似乎有点紧张和拘束。惠子问道：

“你是……？”

“我，我叫原口秋夫。我想见一见辻山利一郎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

自称秋夫的这位青年，似乎要采取亲切些的态度，但欲言又止。

“我想，侦探社的和田先生已经与你们联系过了吧。我就是辻山先生正在寻找的儿子。”秋夫结结巴巴地说出他来访的目的。

惠子一听，张大了眼睛，说：

“啊，您就是……和田先生刚才来过电话了，所以我正在等候您的光临，尽管我没见过您。”

惠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秋夫。秋夫很不好意思地反问道：

“请原谅我冒昧，您是……？”

“我是辻山的女儿，叫惠子，也就是您的……”

惠子说到半截，放低了声音。好象难于张口说出：“您就是我的哥哥呀！”对刚一见面的人，是不便说这样亲热的话语的。

“那么，原来您就是……”

秋夫也说不下去了。但并不是因为不好意思叫妹妹，也不是因为心情激动，而这些都是有意识地在演戏。

这是一个经过周密策划、反复练习之后的行动。这个舞台现已揭幕了，为的是要分得这家的一笔财产。

惠子打招呼说：

“请到里面坐……”

她把秋夫引进客厅。秋夫跟在她后面，边走边悄悄地观察着屋里的摆设。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富有风趣的绘画；从家具到台灯、烟灰盒等，看来都很值钱，而且这些东西陈设得很雅致。可以推测，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他们的生活都很充裕。

秋夫用结结巴巴的、有点焦急的口气说：

“我想快点见一见父亲……”

一定要自始至终表现出紧张的样子。好不容易盼到了同父亲见面的机会，在这种时候，千万不能聊天或说笑话，免得被怀疑。

“父亲正在午睡。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睡醒以前，我们谈谈好吗？边谈边等……”

惠子站起来，泡上红茶请他喝，继续说道：

“……我们的情况您可能已经听说了。据说三十年前，父亲办工厂遭到了失败，我们变成了穷光蛋。于是不得不把当时刚刚诞生的男孩送给了别人。不过，后来由于父亲拚命地干，如今也有了财产，生活也不困难了。可是生活越是安定，艾辛越是想念离别的孩子，他感到很苦恼。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委托侦探社帮忙寻找那个孩子。”

“这一原委我听说了。今年夏天，有一天我在游泳池游泳时，突然有一

个陌生人跟我说话，这个人就是侦探社的和田光生。他指着我背上的黑痣，说这个黑痣就是正在寻找的那个人的特征。我是在那时听说这个原委的。”

秋夫煞有介事地说着。第一次在游泳池与和田见面，这是事实。但与其说听说了原委，莫如说向他传授了阴谋诡计。

当然，他刚一听到这一计划时，由于事情太突然，有点踌躇。但是和田这个人很热心，反复强调说，只要按着他的计划去办，准能成功。当时，秋夫正厌恶自己连结婚都很困难的凄惨生活。于是他就开始了争做过山儿子的活动。

惠子一边点头一边听秋夫的叙述。可是仍用含有怀疑的声音说道：

“有黑痣，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黑痣不能人工制造。不过光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东西证明才好转达给我的父亲。”

“您说的都很对。”

“首先应该是叫雄一，您刚才说名叫秋夫吧？”

“为了这个。我带来一些文件。我本想早一点来，可是我考虑到空着手来是不会被你们相信的……”

秋夫打开皮包取出几份文件。这些文件都是按照和田出的主意备齐的。他拿出其中的一份说道：

“……这个文件是我的父母，不，说得正确一点，应该说养父母的证词。这份文件说明，他们收留了幼小的我，并作为亲生子登上了户口。当时，我只要求名字由我自己起，便叫做秋夫。我为什么原名叫雄一，您这回就会明白了吧……”

“您带来的文件真不少。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吗？能不能让我看一看。”

“当然可以，这些文件就是为了给你们看的。您看，这是我的血型证件，还有，这是……”

秋夫作了各种说明。其中也有陈旧的文件。不过，那些都是假的，是在和田的指使下，用晒太阳、泡药水等方法加工后才变得陈旧的。

惠子拿起这些文件，一份一份地仔细看了起来。

秋夫一边悄悄地观察惠子，一边思忖：惠子是个美人，给人的印象也不坏。只要和她结婚，就能把她家的财产弄到手，无须作这么复杂的把戏。

然而，这当然是难于实现的。因为秋夫并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和地位说明他有发展前途。即使是有机会向她求婚，也会被拒绝的。还是除了冒充儿子之外别无他策。只好以兄妹关系相处，反正将会得到一笔财产。

惠子看着文件，时而紧蹙双眉，重读一遍。每当这时，秋夫心里就打冷战。

然而，惠子看完全部文件之后，深深地点了点头，说道：

“做到这些，也就可以了。不过，我没有决定权哟！最后决定，还是要听凭父亲直感的判断呀。”

“您说得很对。只要我和父亲一见面，就会心心相印，他很快就能认出我的。”

秋夫探出身子说道。在和她的父亲照面时应如何表演，他也很有把握。要巧妙地把感激与激动、踌躇与爱情、怀念与羞怯、高兴与尴尬等感情混和起来和盘托出。为此，他一直练习到使自己能够流泪的程度。

这时，泪水已经顺着他的眼角流下来了。他下定决心，要经得起最后

一次考验，把过山的家产分到手。

“父亲该怎么说呢……”

惠子嘴里嘟囔着，她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表现出重新与哥哥相逢的喜悦心情，同时也表现出对这个突然闯入者的某种不安和警惕。

秋夫也立即觉察到这点。若是平时，他也许不会如此敏感了。不过这一点也是和田曾经提醒过他的。

对于惠子来说，增加一个继承人是个损失。这是自明之理。所以，必须对惠子表明，秋夫对他们家的财产并没有野心。否则，这件事就要付之东流也未可知，因为惠子不一定很好地向父亲报告此事。

为此，秋夫在和田的策划下向亲戚朋友借钱，说这是平生之愿，只借一次，买了一条带钻石的项链。

秋夫从皮包里取出装有项链的盒子，把它递给惠子。

“空着手来拜访，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买了一件送给您的礼物。您能够喜欢它就好了……”

“哎呀，真好！很贵吧？”惠子打开盒子看了看，立即喜形于色，流露出疑团顿然消释的表情。

“不，不太贵。”秋夫佯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但哪里不太贵？买这个项链，共花掉了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一年的工资收入。不过，他看着惠子眼神儿，放心了。似乎这项投资完全起作用了。

只要认自己为儿子，事情就好办。只要用这所不动产作保证，就能很快地把钱赚回来，立即还上这笔债。按照和田出的主意作了周密的准备，所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这一点出乎意料。再加一把劲儿就成了。

惠子把项链套在脖子上，照着镜子。

“真好！我可以收下它吗？”

“当然可以。那么，父亲还没睡醒吗？我想尽快地见他。”

秋夫精神抖擞地走到最后一阶楼梯。

然而，惠子却说出了与秋夫的期待完全相反的话：

“喂，您见他，恐怕也无济于事。”

“您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好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吗？您认为我不是他真正的儿子吗？”

“嗯，是的。其实我的父亲本来就没有什么儿子，所谓的儿子是虚构的。”惠子的冷言冷语，使秋夫恼火了。

“这，太不象活了！你们竟然玩弄这样的恶作剧来骗人，逗人。”

“究竟是谁来到这儿骗人的呢？”

秋夫愤然地站起来说：

“我要回去了，请您把那个项链还给我！”

“那不行！这个项链不是您送给我的吗？您若是一定要把它要回去，那么您到警察局去告状好了。不过这样做，您还得坦白自己的诈骗行为。”

“谁他妈的费这个事！动武也得……”秋夫刚一说到这儿，惠子吹了一下口哨。应着她的口哨声，立刻出现了一只狗朝他们跑了过来。这只狗并不大，但看起来很凶猛，也很敏捷，对着秋夫低声吼叫。

“只要我一下令，它就要扑向您的。”

这一来，秋夫不敢乱动了。可是他一想到迄今为止所付出的心血和筹措的钱，怎么也不甘心。便说：

“请不要唆使狗咬人，我可以走。不过那个叫和田的家伙太坏了，不能就此罢休！”

我就去找他算帐……”

“您算了吧，他和我们是一伙。您去也徒劳，他恐怕早已躲藏起来了。”

刹那间，秋夫的美梦和期望破灭了。他茫然不知所措，哭出声来。这回不是演戏，而是真的流泪了。

“哎呀！我该怎么办？”

惠子好象安慰他似地说道：

“您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我给您出个好主意。”

“是什么好主意？事到如今，还会有什么好主意。”

“有的。这回您可以扮演和田的角色，抓个冤大头，让他适当地装扮一个角色送到我们这儿来。若成功了，您可以分得收入的一半。您如能抓他十个这样的冤大头，到那时您就会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原来是这样的圈套。”

“怎样，有精神了吧？具体做法您已经熟悉了。不过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咱们还是细致地商量一下……”

渴望的早晨

由于他在号称一流的大学毕业，又在一流的官府里身居要职，因此，锦绣前程，无限宽广。何况他有一副愁眉不展的容貌，谁见了都觉得他是个美男子。他又从往日的浓重烦恼中解脱了出来，而且年轻，尚未成亲。他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一段美好而又哀伤的恋爱史。不仅如此，有一天清晨他睁眼一看，一大群纯真的姑娘蜂拥而至，走进他的家门，七吵八闹地喊叫道：“是要和我结婚吧？……”

身为男子汉，不论是谁，哪一个不盼望今生能有这样的艳遇，哪怕只有一次。当然，世上也还有些人是个犟脾气，所以，会有人说：“我呀，你讲的那套下流勾当，我连想都不曾想过。”于是，他再也不理睬。不过，即使这号人，对下述事实，也要侧耳倾听的。

洋一郎万事都沉浸在这样的如意状态中，是个走红运的男子。毋须说，能够碰上这样的好运气是要靠天赋的。但如不加上后天的努力与机运，也就不可能实现。

他生来就得天独厚，长得漂亮。尽管他具有这种对学习不利的条件，却仍能在一流的大学毕业，就因为他是非凡勤奋的人。通常，既被称为美男子，一经引诱，就要走下道的、学校的功课也该荒废了。然而，他却一心用功，终于有了好结果，竟能在一流的官府里任职。

下一步便是运气如何了。不过，他在几个星期前，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美妙的境遇会来临，还在怀着极大的烦恼打发着日子。

洋一郎走下“私铁”车站，急忙大步走向自己的家。许多女人都回过头来瞧看他那分外引人注目的容貌。近邻不论是有夫之妇，还是少女，有的低下头，有的表现出含笑欲语，有的已经开口讲话了。然而，他对这一

一切都装做没看见。回家吧！哪有工夫闲扯。

私人铁路的简称。

洋一郎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自家门口，用响亮的声音喊道：

“我回来啦！”

屋里没有好腔地回答了一句，话里带刺儿。

“怎么回事？这不是比平常晚了十五分钟吗？你解释一下好吗？”说话的是她的老婆，名叫道子。

“可以、立刻……”洋一郎胆怯地回答，把脱了的鞋归拢好，一面擦汗，一面进了老婆的房间。

“喂！出了什么事吗？”

道子大约比他大五岁，懒散地倒在室中心的一张长椅子上。气得满脸通红。这并非由于她感到羞耻，而是吃酒醉了。

身旁小小的桌子上杂乱地堆放着酒杯和洋酒瓶子。也许是他不在家时有什么人来过，也许是她曾自斟自饮。

“说真的，我是回来时在电车里遇见了大学时期的好朋友……”洋一郎有意把话说得媚里媚气。

“大声些！讲清楚好不好？”

洋一郎想要干脆一些说。可是，放大音量的电视机正在演出淫荡的场面，他被怪腔怪调的台词所吸引。道子明明知道，却不肯站起身来去关闭电视机的开关。

“我是在电车里遇见了朋友，在车站上站着说了几句话呀。”

“即使这是真的，我不是要等你来个电话吗？”

“不过，仅仅是站着谈几句，我还以为没有那种必要呢。”

“你擅自做主可不行。咱俩不是约定：若是回来得晚，一定要打个电话来吗？而且，即使把交通不便估计在内，充其量有十分钟足够了。这样算来，你还是迟了五分钟呢。

这总该无话可说了吧！”道子的嘴，无懈可击的话滔滔不绝。当然，即使话说得荒谬，洋一郎也绝不能反驳。

“你说得很对，今后注意。”

“但愿如此。”

洋一郎以为完事了。他换上衣服，刚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声断喝，又从背后飞来。

“今天应该是开支的日子呀！”

“啊！是。”

“那就交出来吧！”

他唯命是从，从衣袋里掏出工薪袋。道子接过去，把明细表和金额核对一遍，扔了过去。

“把它放到那个抽屉里去！”

洋一郎遵命，要走出屋去。但是，圣旨怎么肯就此罢休？

“你换上衣服，到这儿来给我揉揉肩膀！因为一直看电视，肩膀可酸痛呢。”

“是、是！”他回自己的房间换了衣服。当然不会是慢慢腾腾地换衣服。若是磨磨蹭蹭，立刻会有她那讨厌的语声传了过来。为了哪怕减少一点点麻烦，也是快些去叩拜才算聪明。

“嗯，使点劲儿，别揉得叫我痛！”

道子面向电视机，身子坐到长椅子上。洋一郎战战兢兢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开始揉搓。电视节目改换为歌谣。他不时地看看电视节目，照例继续干他那叫人厌恶的工作。

道子的脖颈不知什么地方很象个猪。洋一郎看着看着，就象病态发作似的，真想把她掐死。然而，洋一郎不是个疯子，是个理智正常的人，能够抑制住这种冲动。干这种事儿，是要问杀人罪的。

按他的想法，这样的生活和监狱相差无几。不，也许监狱倒更清洁，空气也更新鲜些。不过，若是弄成杀人罪，就要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洋一郎不想死，也不愿在监狱里过一辈子。并且，男人对本单位的工作总是难于忘怀的，何况目前的生活的确没有兴趣。但是，只要时来运转，他就会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就有希望获得自由。

那一天将何时来临呢……

“再小心点揉，我都累啦。”道子回过头去，横眉怒目地说。一股酒精的气味，从道子的嘴里喷了出来。即使洋一郎，也不免美丽的面上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电视节目换成了纯情故事的场面。洋一郎偶然地一瞥，登时恍然大悟。

“你怎么啦？别停下呀！”

突然大喝一声。他的指尖又开始活动起来。刹那间，洋一郎又停住手，这是因为电视画面上的女郎和他心爱过的姑娘非常相似。他若有所思似地叹了一口气，回忆二年前结束的那一段梦一般时光。

那是他大学毕业后来到现在任上一年左右的时候，洋一郎在某次集会上认识了一个年轻姑娘，开始对她产生了爱情。这情意，女方也都领会。年轻、纯真而又美丽的姑娘怀着好感欢迎他。一切都向着美满的结局顺利发展。

包围着洋一郎的世界是蔷薇色的云雾。

她父亲所服务的公司，稍一失算，竟一再地出现赤字，陷于经济萧条。于是，她被迫和客户的家属结了婚。洋一郎对于含着眼泪、边啜泣边告诉他这件事的姑娘，当然不肯断念。

话是这么说，他毫无可能替她还清债务。不过，虽然没有钱，却不至于束手无策。

洋一郎知道只要利用他自己的地位，给那个公司发放个许可证，就能够使他们出现重振家业的新局面。

那种许可证，本来是不准发给欠债公司的。但是，洋一郎闭上眼睛硬是给办了。这丝毫也不会出问题，因为洋一郎很真诚，官府里的上级和同寅们都很信任他。当然，他也曾十分担扰。不过，那个公司不久就恢复了营业，一切问题似乎都已平息。

然而，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不多久，洋一郎接待了一名造访的女客。这个女人不曾相识，毫无题力，是个貌不压众的人，似乎尽可能不多嘴多舌。但是，她说：

“有一番话，对你非常有利。”她说得意味深长，一来就没想走。洋一郎没有办法，只得听她说下去。那女人拿出来的似乎是个文件，她开始讲了起来。

这当儿，洋一郎已经知道自己被一个奇怕的敌手盯住了。她是洋一郎非法给了许可证那个公司的女职员，她带来的，正是有关这件事的文稿。

“你拿来这些东西，想干什么？”洋一郎满脸煞白地问道。关于滥用职权这件事若是被泄露出去，他的前程就算全完。

“有求于你呀。”

“请讲。如果力所能及，就依从谈判。”

“太高兴了。你能和我结婚吗？”

“不，那……”话说得太过分，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你若是不高兴，我可要把这个送到报社等等的地方去。”

“等等！让我稍微想想。”

“可以。不过，你不要忘记刚才说的事。”

洋一郎一度考虑打发她走，此外，怎么也想不出别的好主意来。这件事若是发表出去，不只是他一个人将要垮台，而且也有损于衙门的声誉，对于女方的父亲也给惹下了乱子。洋一郎除了牺牲自己，别无他策了。

洋一郎惟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任何理由也讲不出口。

他只得表面上故作镇静地告别了自己心爱的姑娘。随后他又不得不和一个比自己大几岁、一无是处、品质恶劣的女人结了婚。

她名叫道子，就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不难受吗？”道子吼叫起来。洋一郎这才注意到他的手已经掐住了道子的脖子。

“是我不好，有点含糊了，以后注意！”他急忙赔礼。隔了一会儿，道子换了个腔调搭起话来：

“你快乐吗？”

“快乐呀！”

他连忙回答。但是，所谓快乐，早已飞向遥远的昔日了。

“咱俩结婚多么美满呀。你不这么想？”

“是这么想的。”

是她觉得这桩婚事美满。而洋一郎，则觉得这场婚事没有半点好处。这一点，道于是明知故问，是为了捉弄他开心才故意这么说的。

“你是想和我离婚吧？”

“没有影的话，怎么能想到那儿去呢。”

他几次地央求她说：“离婚吧！”然而，如今已经彻底绝望。越央求，她越感兴趣，越是吐出恶言恶语。既然叫他抓任了尾巴，洋一郎也都不敢顶嘴。

“真的？”

“啊！”

这个节骨眼儿，回答一声“啊”，还是回答一声“嗯”，反正都一样。因为她要说的话，总不会中断的。

“我决不和你离婚。你想逃走也是妄费心机。明白吧？因为我手里的文件立刻就会作证。那样一来，估计一下你会怎么样？你会被捕！会被从社会上清除出去！”

“明白。”洋一郎以一般人难于做到的耐心爽朗地回答。

电视节目换为犯罪心理了。故事是：文大对妻子不满，蓄意杀害她。

“哎呀，到底被杀了。真糊涂。”

“啊，可不是吗。”洋一郎自动自觉地给她帮腔。

“你也想杀我吧？”

“喔，不！连想都没有想过。”

捧臭脚，有时候也会惹得她不高兴。

“你爱怎么想都行。可是，真干可就不妙哟。文件已经封好，存在一位律师那里。

并且我已经托靠他，只要我一死，首先要怀疑你。

“明白。”

已经多次忠告过，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即使不进行忠告，怎奈她是个办事滴水不漏的女人，一定会做好那些准备的。

若是杀了道子，当然要怀疑到洋一郎的头上，恐怕不会不被察觉的。假如她因病正常死亡，那倒还好，但她却是个连疾病都不肯贴近的女人。因此，这个希望实在是渺茫得很。

洋一郎一直给她揉肩，手指有些累了。

“立刻准备晚饭吧？”

“今晚算了。我想吃点新鲜东西，立刻出去用餐。

洋一郎知道今晚不做饭也满行，有些轻松了。

“那赶情好。我不换衣服就好了。”

不过，这股兴头，又立刻被她的另一番话打得云消雾散。

“你看家。我今晚和一个男人参加夜间舞会去。你若是跟去，那有多么碍眼！”

道子对于洋一郎有了外心是要瞪眼睛的。但是她自己去卖风流，可就万分高兴。她已经有了几个男朋友。她虽然缺乏魅力，但却能够任意挥霍她的金钱，也许就是由于金钱的力量吧。

道子一面化妆，一面对洋一郎吩咐道：

“你把这个房间收拾整齐，打扫打扫。另外，不准你外出，我会时时挂来电话的。

你若是出去，我立刻就会知道。”

“啊，没事儿。”说完，他又倍加小心，试探着说；

“我出去一个小时候左右，可以吗？”

“你想到哪儿去？”道子责难一般地问道。

“我想去找大夫看看病，近来总是睡不好觉。大约由于这个缘故，我一到衙门。头就昏沉沉的，总是遭到上级的训斥。这样下去，说不定会被降职的。”

洋一郎告诉她说：“近来工作不大顺手，提拔的事可能要推迟。”这是洋一郎打好了的主意，进行一次绝望的抵抗。万一道子看透了他没有出息，也许会离开他的。这方法虽然希望渺茫，但是，总比无所作为好些。不过，方法终究是方法，而事实上，洋一郎在官府里是积极工作的。他为了发泄在家里的一肚子闷气，尽管觉察到有人在嫉妒他，工作效率也还是直线上升的。

不错，失眠倒是属实。过着如此家庭生活却能酣然大睡的人怕是没有的。他的失眠症很严重。

“可以，一个小时候，不要再多哟！”

好不容易才批准了。道子天南海北地胡说了一通，然而，不久就安静了下来，因为她已经外出了。

洋一郎将就那点现成饭，用完了可悲的晚餐，就出发去医院。

“大夫！我总是睡不好觉，很发愁。”

“怎么啦？看样子好象疲啦。”那位女大夫用热情的目光注视着洋一郎，温柔地问道。

“能不能给配一付安眠药。”

“特效药可没有多大用处啊。应该查清失眠的原因，不把原因除掉是不行的。”

“不，那是无论如何也除不掉的。老实说……”他说开了。怎样在官府里任职，怎样和一个意想不到的女人结婚，落到什么样的悲惨境地……他都坦白了。当然，关于怎样被抓住了小辫子，这是不好说出口的。

“好厉害个太太呀！”

“恨不得她死了才好呢。”

“您确实可怜。象您这位先生，过着那样的家庭生活……”女大夫用充满了同情的语调说。

“实在倒霉。除了盼着自己快些死掉，再也没有办法了。”

女大夫同情，洋一郎的心诸多少快活些。女大夫睁大了眼睛，对他低声耳语。

“只要你下定决心。若是不肯下手，你的命运永远不会好。”

“干什么？”

“我帮你的忙，我会种种方法，叫人只以为是病故了。不过，还没干过……”

“那么……”洋一郎的目光开始亮了，他点点头。既然是女大夫，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好办法的。那样一来，就可以摆脱这可憎的生活，获得自由，真是不胜向往。盼望已久的自由就要到来了。可是，他正点头，却又突然中止，因为医生更加热情的眸子里，流露出恐怖的光亮。不错，也许会从现状中解放出来，但是能否获得自由，却很难保证。

一旦成功，这位女大夫一定要提出条件来要和他结婚。既然是同谋犯，也就无法拒绝。于是，又不得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新婚生活了。“我想要的爱人，是最天真而又心地善良的纯朴姑娘。”

洋一郎左搪右塞，走出了医院。

他想依靠药力睡上一觉，归途中顺脚到了药房。然而，那里的女营业员红着脸说：

“为什么事烦恼？若是我能帮上忙……”由于她娇里娇气地搭了腔，弄得洋一郎只呆板地说明来意，便拿着药回家了。假如在这里和谁亲密地说话，一旦风声传进道子的耳朵，又得惹出她的一顿折磨，也就越发地要失眠了。

他刚想清扫道子房间时，门口似乎有客人来。洋一郎吓了一跳。若是不等清扫完毕她就重回来，就难免再忍受她的一场暴骂。

然而，来人不是道子，是洋一郎的朋友。

他说：

“哦，少见了。因为到近处来，顺便到家，马上就要走的。”

“啊！请进。机会正好，老婆外出了。若是她在家，就会下命令赶你出去。”

“是呀。略有耳闻。看样子是个好厉害的家伙呀。”

“是啊，厉害着哪……”洋一郎一面扫地，一面介绍了事情的梗概。照例隐瞒了被抓住小辫子的事，却把其后的一大段故事夸张了。朋友点点头，深表同情。

“哪里知道是这样。而且，她还不肯离婚？”

“不能想个什么办法吗？”洋一郎说出了发自内心的呐喊声。

“等等。不会没有办法的。我的朋友当中有好人。我想，求求他，也许能妥善地处理。”

“喂，等等。杀人等等可不行哟。”洋一郎慌神了。朋友给他打消顾虑说：

“谁说要杀人？我接触的人可没有刽子手。”

“那么，是什么办法？”

“是欺骗婚姻的惯犯。听他讲话就会知道，实际上是个好人呐。”

“不错！刊物上常常登载。巧妙得简直象神话，大概是天才吧！就是要委托他吗？”洋一郎探出身子问。

“是的。约定一位大财主，叫他接近你老婆，然后向她求婚。”

“能进行得顺利吗？咱家那个，可是个难缠的女人呀！”

“叫她无话可说，这才是胜败的关键哪。那个朋友也是绝不白给的天才。我可以打赌，保你成功。若不孤注一掷，就只能维持现状，有什么办法呢！”

“倒也是。设法求求他吧。这太对不住那位朋友了。能把那个女人弄到他的手心，这当然好；但是，可给朋友添了好大的麻烦哟。”

“那，你不必担心。他是欺骗结婚方面的权威人士嘛，他并没有财产。但是，不论什么样的女人，都一定能够弄到手，这一点很闻名。当然，道子若是再回来可就糟，因此你要及时地和另外女人结婚。这回可要找个正经人。”

“明白了，一定拜托，酬金事前没着落，事后一定付。”

“行嘛。对你，是相信的。我先替你垫上。”洋一郎心中早已消散的“蔷薇色希望的云雾”又升起来了。

洋一郎在期待中熬过几个星期，终于有了收效。

“你是想和我离婚吧？”道子照例提起这件事。

“哪里的话，连想都不曾想过。”他也照例地回答。

“我同意和你离婚。”她的态度稍有改变。但也不能疏忽大意。因此，洋一郎装做不知，说：

“别说那些刺耳的话。不是好不容易才过上了这么快乐的生活吗！”

“我想和你离婚。一则，你不能升级，二则，有了一个更富于希望的人。”

“别说那些话啦。”他始终非常慎重。

“我走。你在离婚书上盖上个章吧。你若是不听话，就把那份文件……”道子把惯用的绝招拿了出來。这时，洋一郎试探地说：

“不论到了哪步天地，我也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

“放了我吧！我把一切都给你。”

洋一郎内心里对于欺骗婚姻的老手和他搞假恋爱的本事佩服得瞠目咋舌。想不到这女人变得这样。他更加慎重地周旋，收回那份文件得到了成功。原以为她这样的女人，会不会要赡养费。然而，她连这笔钱也没要。洋一郎心想：也罢，就把这笔钱添到酬谢金里去吧。

于是，万事大吉了。

他收回那份可怕的文件，付之一炬。户口本上也注销了那个可怕的女人名字。

那一夜洋一郎并没有服药，美美地睡了一觉。充满着自由的夜晚！连梦都似乎抹上了蔷薇色。

接着，是个凉爽的翌晨。恰好赶上个礼拜天，他很晚才醒。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不容轻松度过的一日。

不知为什么，来访女客接踵而来。有的是近处面熟的人；也有根本不认识的。不过，所有的女客共同之处，是手里都拿着一个大信筒。

洋一郎很奇怪，就问了一个女人：

“有什么事吗？”

“听说您和太太离婚了……”

“哦，是呀。那么……”

“坦率地说，是你前妻说的：‘只要拿着这个，就能够和你结婚。’是她叫我买的。”

“那是什么？”洋一郎收下信，若无其事地拆开一看，简直吓破了胆。昨夜烧掉的文件剩了一小堆。最近不是普及了什么复印机吗？就是用它全部复制下来了。

那女人毕竟不含糊。她用复印机大量复制，卖给天真、纯朴的姑娘们，而且不只是一人，卖给了好多人。

毕业于一流大学，又居于一流地位的洋一郎，灿烂的前途展开了。并且他这个愁美人如今从烦恼中解放出来，还很年轻，又是个单身汉。他内心深处还藏着美好而哀伤的往日恋情。不仅如此，有一天早晨他睁眼一看，很多纯朴的姑娘涌进他的寝室，七嘴八舌地喊：“跟我结婚吧！”……

教训

有一名青年，品行端正，偶尔喝点酒，买些无聊的杂志看看，甚而还玩个雀儿、弄个鱼什么的。不过他并非无休止地沉顿于那类事情里；那种借钱不还、在单位消极怠工之类的事。还从来没有过。他是个头脑清醒、颇有见地的人。

他有个女朋友，叫洋子，也在公司工作。洋子虽然称不上漂亮，但却是个天性活泼可爱的人。俩人时常相会，一起用餐，同去游艺场玩板球。谁都看得出，他们俩结合是件好事，而且会结合的。

然而，要俩人的关系来个大的飞跃，还需要有个机会。若是没机会，那么，岁月依然要在拖延中流逝。并不是青年对洋子感到腻烦，可就是迟迟不下决心结婚。

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青年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同一个姑娘撞了个满怀。那姑娘手中的玻璃雕刻品被碰掉摔坏了。他道歉说：“实在对不起，真是万万没想到的事……。”

“哪里，也怪我没留心。”

姑娘一点也没生气，而且文静地笑了。她是个身材苗条的漂亮姑娘，服饰也很考究。

“对损坏的这东西我赔您钱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那口气和表情显出她的家庭似乎很富裕。

“可这样做，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那么，这样吧，由你请客，到附近喝点茶好吗？再吃些点心什么的。”

这样，俩人便相识了。姑娘叫由纪子。她的父亲是某公司的经理，生活很充裕。姑娘自我介绍说：她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现正在家中赋闲。她并没有傲慢的神气，给人的印象还好。分手时她对青年说：

“我现在很无聊，若是可能的话，希望再见到你。”

青年的内心发生了变比，他感到不平静，真想跟如此出色的姑娘交往。那天夜里他梦到了由纪子。

两天后青年人给由纪子随便拨了个电话。他心想当时她虽然那样说了，可能只是一般的客套话而已，也没抱多大的希望。可是由纪子却好象盼望已久似的，用愉快而爽朗的声音说：“我们出去玩玩吧……”

两人就这样增多了交往。青年对由纪子更加入迷了。这也难怪，她是那样俊俏而充满魅力，温存而又聪明，幽默而富有风趣，家庭地位又高，而且对他又抱有如此的好感，他的心在激荡。搞得好，也许还能步上飞黄腾达的捷径呢。他尽量不去想洋子，因为一想到她就觉得有点内疚，就感到自己是个自私自利的、冷酷无情的人。

洋子也给青年打过电话。

“哎，最近你是怎么了，为什么连你的影子都见不到？”

“工作实在太忙啊……”

青年搪塞了过去，复又不禁失悔，反躬自责。尽管做了自责，但却又不能从同由纪子的幽会中自拔，对于走运充满了梦幻。

然而，那委实是一场梦幻。他醒悟的时刻终于来到。一天，由纪子对青年说：“我不想再和你交往了，实在没意思。”

“请你不要说那种话，我有缺点，今后改了就是嘛。”

“怎么改，没法改呀。直说吧，我已经讨厌你了。当初，我还以为你会是一个富有情趣的人，可是……”

“啊……”

“好，再见吧，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由纪子走了。青年又沮丧，又气愤，又恼恨。他想，好一个狠心的女子，竟把我当玩具耍弄了。空有美丽的脸庞，心灵却如此丑陋。这种轻浮的女子，我还要拒绝她呢。

要平复这凌乱的心绪，总得那么几天的时间。以后不久，青年恢复了安定的情绪，又象从前那样跟洋子相处了。洋子说：“你好象碰上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啊，工作上有些乱事。这社会上可真有黑了心的女人啊……”

青年半撒谎、半吐真情地说，随后又加一句：

“没有象你这样好的女人啊。”

他真是那样认识的。的确，洋子并不大漂亮，也谈不上门第高，财产多，但是她却是那样一往深情地爱着他，从不背叛。

不久，青年跟洋子结婚了。尽管很平凡，却是幸福的结合。也许以前也有过很多这样的伴侣，然而，他们的结合却与以往的情况略有不同。

“托您的福，我们已经结婚了。打那以后我丈夫踏踏实实地工作，我们很幸福。”洋子到由纪子家拜访，边道谢，边付钱。由纪子连连点头说：

“太好了，我总算没有白帮忙。成全这种事情，是我的职责。在国外留学时学到的心理学，对大家还真有帮助哩。要使那些优柔寡断的男子下决心

结婚，必须鞭挞他们，所以才那样做来帮助你们。一个时期内打掉男人那种想入非非的念头，也是必要的。

他们尝到了苦头，将来就不会被那种变态的狂热冲昏头脑，就会考虑到老老实实做人。

所以，你们的家庭永远会是安静而幸福的。”

提升

常言说“平淡无奇”，用来形容这位青年，是恰如其分的。

他是从一所不很有名、但又不是无主无名的字校，以中等成绩毕业后进了公司的。

大约录用考试时的成绩也一定是中等。

他的住所离市中心不远不近，是个很普通的公寓。不太宽敞，也不算窄小。

他每天早晨在同一个时间起床，上班。来到公司后，就面对会计科一角的一张办公桌，与账本之类打交道。他就这样生活了五年。

不能说这种生活很愉快。毋宁说，他有一种不满情绪。如果说有一种无痛感的痛苦，那么，正是这种痛苦在折磨着他。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自己也十分清楚，就是由于自己太平庸，是标准的中等，一切都很均衡的原故。就象一只按空气比重制造出来的汽球，既不能升到高空中去，也不至于落到地面上来，处于不上不下的状态。

青年所在的公司，生意也是不好不坏，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特色。如果是个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物，也许能够干一点什么施展出自己的才能，踏上高升之路。如果水平在中等以下，也就可以放弃远大抱负了，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嘛，这样也好，每天都逍遥自在。

他有时也自己劝自己要安于现状。可是这些劝告，他又总是不能接受。他也下过决心，要使自己具有高出一般水平的能力，可是朝哪方面努力，怎么努力，心里却一直没有个谱儿。

这样的年轻人，从公司下班后，就想顺便进酒吧间，喝点酒什么的，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却不得不经常是一个人去，同事中几乎没有愿意和他结伴的。大家都认为和那些有个性的朋友在一起喝酒快活；甚至和有某种缺陷的人在一起也满有意思。

而象他这样平庸无奇的人，无论谁都不肯邀请他，并且敬而远之。

这位青年下班后，又顺便走进了常去的一个小酒吧间。在往常常坐的柜台边的一个位置上坐下，和往常一样，一杯又一杯地喝起威士忌酒。

一会儿工夫，威士忌酒开始在身上起作用。听起来象是在打哈欠和发牢骚，又象是倾吐内心苦闷，那声音从他的嘴里传了出来。

“唉！真没意思。”

这声音向四周扩散，引起一股令人惊奇的气氛。但是眼前的侍者却不感兴趣。因为她每天都听得见，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在这时，邻座传来了语音：

“怎么啦？”

青年把脸转向说话的方向，看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也是在自斟自饮威士忌。看起来象似要找一个谈话的伙伴解解闷，才找到了这位青年。

“问我怎么了？啊，没什么……”青年回答道。他此刻心中的情感不是一口气能说清的。可是那人又接着问道；

“也许是失恋了？”

“我甚至巴不得失恋呢。首先，没有一个叫我失恋的女人哟，我的长相这么平庸。

若是个美男子，当然会恋爱的。即使长得不美，若有独特的一手，也能引起女人的兴趣。

可是，象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有什么办法呢？”

那中年人凝视着青年，点了点头。

“的确是。那么，是得罪了上司，自己的建议没被采纳？”

“不是。若是能干劲十足地给上司提出方案，有自己独出心裁的计划，就用不着长吁短叹的了。”

“就是说一切都平安无事。那还不好吗？与女人有瓜葛，跟上司闹别扭，这些事是人生最主要的烦恼啊。你千万不要说得那么过份。”

那中年人用祝福的手势干杯，而那青年却象又灌了一杯闷酒。

“唉，平安无事，反倒让人难以忍受啊。今天，昨天，一个月前，一年前，无论回想起哪一天，全都一个样。电视广告上经常介绍自动化工厂的情况吧？可我一看就感到害怕。我每天的生活，不就是那样按固定格式自动生产出来的吗？而且，还要无限期地进行下去。”

“你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想脱离这种现状吗？努力干一场怎样？”

“怎么干？没有方向啊。牢骚、着急、伤心、自嘲，这些无法摆脱的情感，堆满我的心中，就象早晨上班时候熙熙扰扰的马路。可我又没有整理这混乱交通的能力。我心地平庸，又没有犯罪的勇气。平凡得可怜呀！……喂，拿酒来！”

青年待者又拿些威士忌来。中年人燃起香烟，随着烟雾吐出了谜一般的话语：

“既然如此，要想从现状中逃脱，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有何高见？”

“当然有。”

“一定要请您指点。”

“岂敢。就是靠幸运。”

青年把身子探了过去，可听到这个答复，大失所望地说：

“真是开玩笑。就象鼓励已经破产、即将上吊的人耐心地等待：‘你也许会中彩票的，请抱着希望吧！’”

“不能这么简单地下结论。话才开始，就急忙落到结论上，对于现代的这种风气，我很不赞成。”

“可是，怎么核计，也还是那么回事。若想创造出幸福，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是妖魔？是天使？还是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不成？你说你能办到？”

“哪里，当然我不是妖魔和天使。可是如果我们谈一谈，也许会互相分享一点幸福。

不，正确地说，是幸福的仿制品。要知道仿制品和真货具有同样的价

值在流通嘛。”

“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的话。”

“这么说吧，总而言之，你是对这种谁也不重视自己的现状不满吧？你象个幽灵，或者是个透明的人，没有一点趣味。如果想个办法使你在公司引起注目，怎么样？”

“当然。如果能办到的话，当然好了。请详细说明一下。”青年又一次把身子探了过去。

那中年伙伴好象怕侍者偷听似的，提议到另一张桌去，青年照办了。

青年掏出名片作了自我介绍。可是，那位伙伴没有拿出名片来。

“我是 S·P·R 公司的职员。”

“S·P·R 公司？”青年眨了眨眼，反问道。

“S 是‘西克莱特’的代号，秘密的意思。所以，不让你看名片。可是，我们以信誉担保，无论如何请听一下。”

青年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我虽然对现状不满，可也不想去干那些损害别人的事……”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那么，到底是什么办法？”

中年伙伴开始慢条斯理地说明。

“你在公司有加班或值班的时候吧？”

“有哇。”

“到那时，我作为强盗闯进去。”

“岂有此理。当一个强盗的内线，难道是幸福？岂不变成个倒霉的罪犯了？”

“我话还没说完，请不要下结论。‘国家不乱，忠臣不出。’要想卖货，先得研究市场需要什么，想引进幸福，也得准备好接纳的环境。”

“格言倒是一套一套的，可就不知道后来怎样干。”

“剧本是这样：开始我威胁你，然后我砸金柜，你看准时机，向我猛扑过来，我们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然后你把我赶走。另外，可能的话，再尽量安排一个角色，算是目击者。”

青年脸上开始露出笑容。

“是的，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与我们公司有交易关系的一家公司也有过类似事件。赶走强盗的那个职员受到特别奖励，还提升了。那是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呢？还是你们 S·P·R 公司的工作成果？”

“关于这点，我碍难奉告。我们公司在各方面都很活跃，到处受到好评和感谢。你也完全可以指望靠这个办法得到提升。”

中年伙伴边说边肯定地点着头。可那青年的表情还是带着几分担心。

“提升倒是件好事。可是一旦升到上面的位置，象我这样平凡的人，能够胜任吗？”

“这你何必担心！你从前为什么平凡，是因为没被重视。现在的社会，首先得被别人重视，然后才能有生趣，才能想出好主意。在其位，才能谋其政。就是这么个社会。”

“话虽然这么说，可我真能干好？”

“我们公司是以信用可靠、传统优良而自豪的。当然这行道是针对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关于传统，不是我说大话，从来没出过差错。并且，这

工作不是对任何人都没有损害吗？不错，损害些金根、桌子、窗玻璃之类，但是，这么一点损失也是万不得已的嘛，到时候，公司要庆贺防止了失盗，你将被众人称赞，我也得到了好处，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你说你得到了好处……”

“因为是营业，我也不能白干哪。事成之后，请把全部奖金给我。如果公司小气，不发奖金的话，就算我运气不佳吧！”

“可是……”青午的样子还是有点顾虑。伙伴继续解释说：

“对你来说，哪怕是最微小的损失也没有啊。你还可以从此由平凡的现状中解脱出来，恐怕还要高升呢！需要付出的秘密费用也不多。你是担心以后被纠缠不清吧？不用担心，那样的话，可就关系到我们公司的信誉了。”

“不，我担心的不是那个。我可以当内线，可是到时候，若是假戏真作，变成真的强盗闯入，可就不好办了。”

“这个问题，正是需要互相用信任来保证的。对我也是一样。你要留神你的同事，弄不好把我当真正的强盗来抓，可就麻烦了。我是相信你不会错过机会，相信你可靠，才对你说这番话的。”

虽然伙伴这么说，青年还是有几分放心不下：“也许真的可靠？”

“当然。要是真想当强盗的话，我们就用不着事先跟你费话了，可以直接闯进去，我们是有保证成功的实力的。可是，今天的社会，作恶和暴力已经过时了。我们公司的方针是：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对社会和个人尚处于蒙昧状态的地方给与刺激和发展，以此给社会带来新的活力。”伙伴拉出了演说的架式，青年有些信服了。

是的。近来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行业，真是难以想象啊。

“即使有当强盗的实力，迟早也会犯案的。历来都是作案划不来。何况，罪恶感会使自己陷于痛苦，对于精神生活也很不利。这就不会长寿。与其那样，倒不如给你这样的青年人带来自信，看见将来大有作为的希望，岂不更有意义吗？”

“你的话我完全明白了。”

“那么，怎么样？我们不是非要你这么干，如果不情愿，就请把刚才这些话忘掉吧。”

青年闭起眼睛，考虑了片刻，若是拒绝，将会怎样呢？自动化机械又浮现在他的脑际。按固定规格生产出同样产品。自己过去那些日子，就同那产品一样……并且，从明天开始，又要继续下去，一切的一切，莫不天天如此。

青年睁开眼睛，坚决地说：

“那么，拜托您了。”

伙伴叫来侍者，又要了两份白兰地。

“来，干杯！可是，我们还要仔细核计一下。”

几天以后，轮到那位青年加班。会计科只有他一个人，隔壁的总务科也只有一个同事加班。

静静的夜晚，青年在办公室里心不在焉地打开账本，激动不安地看着手表。前几天那个伙伴真会来吗？

不过，事到如今，想不干已经晚了。轮盘赌已经转了起来，除了等待揭晓，别无他策。

这时隔壁传来剧烈的响声。青年正在紧张地等待，门开了，进来一个戴墨镜的男人。

“喂！不许动！不然的话，这手枪可要叫唤了！隔壁那个家伙被我制服了！他说金柜在这个屋子里。说出来就没事！我捆上了他的手脚，让他先躺一会儿？”

来人大声吆喝。这声音与前几天在酒吧间相识的伙伴的声音完全一样。青年刚要张嘴，那伙伴用手枪制止了他，小声说：

“隔壁那小子手脚被我捆上了，嘴也堵上了，可他耳朵能听见。若是说话走板，引起他的怀疑，一切就都成了泡影。”

“明白了。可是，请你把枪放下，那玩意儿对着我，可不大好受。”

“这不是真枪，是精制的模型。反正现在我也用不着它。”伙伴一边小声说，一边把枪放进衣袋。接着，又是一声断喝：

“喂！告诉我金柜在哪？”

“什么金柜？这里没什么可偷的东西！”青年也不示弱地喊着。隔壁的同事，一定是在钦佩地倾听。

“不想说出来吗？”

“当然，我拒绝！”

“好，拒绝是你的自由。可我也有自由，有勾枪机的自由！你可要考虑好！”

两个人大声对喝着。一会儿，伙伴又暗示了一下。青年会意，又开始了约定好的对话：

“等一下。”

“好吧，可以等。可不要拖延时间，后果明摆着，我想你决不会想死吧？”

“明白了。我告诉你。”

“哪个是金柜？”

“那个，那个带拨号盘的就是。”

“好，把它打开！”

“我不会开。”

两个人继续进行对喊的表演。伙伴又小声对青年说：

“可以吗？打个嘴巴子？疼也得忍着点。不弄得真实点，效果就不大。”

“没法子。请小心点。”

可是伙伴使足了劲，打在青年脸上。青年不由得喊了一声：

“哎呀，疼啊！”但是，马上又恢复了演戏的台词：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有科长才知道开柜的方法。”

“还想挨揍？”

“不论你打多少遍，就是粉身碎骨，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是吗？好象是真不知道。好，那么我自己开。你面对墙站着，动一动，这手枪就这一颗子弹给你作礼物！”

伙伴从衣袋里掏出小型手钻，在保险金柜的刻度盘上动手钻了起来。金属屑飞散在地板上，洞越钻越深。“真是老手！”青年佩服地看着。伙伴又小声提醒他：

“喂！开始武打吧。你抡起那把椅子。”

“哎！”

青年举起身边的椅子，砸在桌子上。木制的椅子四分五裂。伙伴也叫

嚷着，桌上的电话机、烟灰缸摔到墙上去。两人真象痛快地玩一场游戏，越玩越起劲儿。

终于，伙伴抓起椅子，砸坏了窗户，逃了出去。

“站住！想跑吗？”

青年也跟着从窗户跳了出去，追到了窗外黑暗处。于是，“戏”演完了。

伙伴笑着说：

“怎么样，守信用吧？一夜过后，你就成了公司里的英雄，好象在做梦吧？”

“啊，您帮了很大的忙……。”

“送酬金的地点，改日再约定，那么……”说着，S·P·R 公司的职员在黑暗中走远了。

青年目送他远去。然后又回到办公室，再看看“体育活动”后的现场露了什么马脚没有。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头脑中突然一闪，他动手拉了一下金相的门，柜门开了。

“不怪说有作案能力，真是身手不凡。”心里一边叫好，一边向柜里瞅了一眼。霎时，他瞪大了眼睛。

好多捆钞票。他的眼睛无法离开了。今后即使被提升，恐怕也不会有机会弄到这么多的钞票了。他连身子都直发痒。

他在和欲望作斗争，在开动脑筋。终于，得出了很普通的结论：全部拿走，事情就要闹大。可是满可以嫁祸于刚才那个伙伴，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可就有点太那个了。于是，他拿出了其中的几捆，藏在书里。然后，又擦掉了自己的指纹，走进了隔壁房间。

总务科的同事还被绑在那里。青年掏出了塞在他嘴里的东西。一边解绳子，一边说：

“精神点吧，已经把强盗赶跑了。”

“谢谢。一时不知道会怎样，真把我急死了。”同事松了口气，感激地说。

“没受什么伤吧？”

“没事。你可不得了啦，脸肿得那么高，全变了样。我隔着墙都听见了。不知道你是这么勇敢的人，得重新来衡量你了。”

“哪里。人在紧急的时候，也不知是哪里来的那么股子劲儿。”青年在心里暗笑，爽爽快地谦虚地说。

“别谦虚了。如果没有点勇气和胆量，决不会那样。我这边可就惨了，只好乖乖地被捆住手脚。走，让我看看战场的痕迹。”

青年领着同事走进会计科的房间。

“那家伙在这儿亮出手枪，我在这儿被打了个耳光。接着，他让我站在这儿，他去开金柜。当他打开柜门，把钞票捆往衣袋里装的时候，出现了机会。于是，我猛扑上去，开始了一场大搏斗。那家伙从窗户跑了，失去了逮住他的时机，真是遗憾。”

“用不着遗憾，因为你把公司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同事的脸上一直是满尊敬的神情。

一切都顺利。第二天早上，青年一边接受职员们迅速集中过来的视线，一边走进公司经理室。

“啊，请坐吧。”

青年挺起胸脯，在椅子上坐下。经理说：

“你报告说你昨晚加班时，来了强盗？”

“是的，竭尽全力厮拼了一场，但没有抓住他，错过了时机。”

“那事我已从总务科的职员那里知道了。你昨夜很是活跃，可是……”

“啊！”

“把这个给你。”

青年打心里叫好。接过了一张表格。

“实在感谢。”

“感谢什么？为什么高兴？”经理皱起眉头说。青年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地反问：

“不许高兴？”

“请读一下那封辞令。”

青年这才把眼睛转向那张纸，上面印有“革职”两个大字。

“这是开什么玩笑吧？我与强盗搏斗，竟被公司解雇？”

“金柜里的钱数不对。”

“那是被强盗偷走的啊，我认为我没有责任。”

“那个强盗决不会偷钱，S·P·R公司的职员是守信用的！”

青年万没想到这句惊人的话。

“啊？你怎么知道那个公司的名字……”

“我们公司很平凡，没什么令人满意的特色。因此，我会担心将来的光景。必须想办法在社会上引起重视，所以找了S·P·R公司来商量，请他们就职员们的提升问题进行测验。现在正用各种办法对所有职员进行测验哩！”

“是这么回事？那么，我落选了！”

青年叨咕着，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经理用带点怜悯的目光看着他，又说道：

“拿去的那些钞票，改作退職金吧。不过只有上下表面两张是真钱，其余都是纸片。

即使这样，同样是偷，你为什么不全拿走？如果有那样的魄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也会合格的啊。只有这么一点点度量，太平庸了……”

无个性的男人

看上去，A氏是个极其普通的人。个子不高也不矮，脸长得毫不出众，一举一动，甚至连走路姿式也叫人难以发现有一点特别之处。太不显眼了。

不，不仅是外表，就连性格也是如此。简直就不能说他具有什么独立见解和个性。

那么个家伙，在现代社会里怕不会有什么用场的吧。很多人这样想。但，A氏却过着很豪华的生活。

事情是这样……

A氏挎着皮包，走访某旅馆的一个房客。敲敲门，里边传出了声音：“谁呀？……”

“我是‘变色龙’商会的，为了和您取得联系，特来拜访。”

A 氏回过话，门开了，他被迎了进去。在房里的人是四十上下岁，身体结实，动作和说话的语调都显得有些忙乱的男人。

那男人向 A 氏说：

“啊，请坐在那张椅子上，你就是现场作证人啊？”

专门扮作被告人，在某案件发生时，在别的场合出现，以便使目击人证明案件发生当时，被告人不在现场。

“对，是的。为您效劳，我深感荣幸。”

“作我的替身，真是绝妙的买卖，不过，怎么作这个替身，请略加解说一下。

“好吧。干这件事简单，我可以扮得和委托人一模一样，在他所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走来走去。当然啦，这瞒不过家人和亲友的眼目，可是我担保在场的人事后都会在证词里说那个人就是委托人。”

“装扮成是我，不是容易事吧！”

那人说完，A 氏照原样又叙说了一遍：

“装扮成是我，不是容易事吧！”

从说话的口吻到声音的高低，真是维妙维肖。初次见面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这么些要领，不禁使那个男人感到惊奇。

“这简直妙极了。听来仿佛是自己的录音。你在哪儿学的？”

“在哪儿也没学。不知什么时候，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了。我毕业的学校，学生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这是教育方针的缘故。根本不培养独立的才能。”

“的确如此。”

“毕业后，我到一家银行就职，可那是发挥不出一丁点独创性的岗位。一面工作，一面立志当个作家。写了大量的稿子却全都成了废纸。有人指责说这些稿子都是现成作品的翻版。”

“是啊！”

“我想改行，求了电影界的熟人。被录用做了一名替身演员，虽然实在是乏味，可这段时间里，技术还是提高了嘛。这样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开始想干起这个买卖来。

试着干了一阵，这件工作对我满合适。连自己讨厌过的社会经验，此刻，都变得对我非常有用了。”

“一直都很顺手吗？”

“托您福，干这行当的人还真不少，没有不景气的迹象。我光用嘴说，怕您不会信以为真吧，洽谈之前，不妨先看着我的本事。”

A 氏从皮包里拿出道具。在自己脸上化起妆来。并且把对方的上衣借来穿上，模拟对方表情、动作的特征。随后，问：

“怎么样，有没有不到的地方……”

“唉哟，简直是一对孪生子在相会。我似乎是在照镜子。就‘百面相’的技艺说，也够上第一流的呢。”

面孔做各种表情的表演技艺。

“尽管如此，可收入却是提不起来的。”

“嗯，可也是。好，拜托您了，不过事后别添什么麻烦呐。”

“那自然，我得了钱，办完事，马上销声匿迹。至于目睹我在场的证人如何去利用，这，我是极不过问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取得了主顾们的信任。”

“你冒充别人，不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叫你这样干吗？”

“还是不打听的好，耳不听，心不烦。比如说，知道是去干杀人的勾当，我的心情怎么好受得了，何况这会触犯刑律呢。”

“啊，明白了。请你在明天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到从这扇窗子就望得见的那家西餐馆就餐。只要做到这点就可以了。”

“好吧，到时候我故意向服务员打听钟点，给他点小费，多少能留下点印象吧。”

“你考虑得真是无懈可击了啊……”

于是，一笔交易达成了。

第二天，A氏按照约定的时间，装扮成委托人的模样，来到那个西餐馆。他一边暗自揣想现在那个男人在干什么，一边有意地向周围的人表明自己的存在，不紧不慢地进餐。

约定的一个小时过去了。A氏走出店门。这是何等惬意的赚钱买卖呀。

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从两侧各伸出两只强而有力的手把他紧紧地抓住，两边响起了男人们任沉的语声。

“我们是警察，请到警察署走一趟。”

A氏一面苦苦挣扎，一面说：

“到底要干什么？我可是什么坏事也没干哪。”

“不知羞耻的家伙！前不久，一个强盗在宝石店闭店的时候伺机闯了进去进行抢劫。

方才我们接到告密电话说，那个罪犯正在这家西餐馆进餐。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找来了那个强抢案的目击人，暗地观察，断定你就是那个犯人。”

“哪里话，这是误会。”

“有什么辩解的话，请到警察署去慢慢地讲吧。”

“这、这……”

A氏被押解着，边走边叹气。他想：似乎能争取时间逃走，要让警察相信自己冤屈，只能把和委托人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

唉呀，这一回可真碰上个冷酷的顾客。

梦里拾金

扣门声响了。关不严实的大门门扇，被震得咯塔塔地响。

夜晚十点多钟。

这是城镇尽头很小的一幢孤家，不怎么讲究。住户是山田庄造，一个近七十岁的孤老头。此刻，他正坐在六铺席房间的屋角的鄙陋桌旁。这是一个破旧的桌子，却是屋里唯一的“家具”了。

桌上铺着一张白纸，旁边放着一瓶廉价的“威士忌”。庄造一边在观上磨墨，一边在苦苦思索。

听到敲门声，庄造皱紧眉头。原来他正聚精会神地构思一首《和歌》，

有人突然来访，岂不破坏了思绪！何况，他现在苦心思索的还是一首绝命词啊！

山田庄道没有亲人。结过婚而未生儿育女。妻子十年前就死了，如今过着凄凉孤独的生活。现今只要有钱，就是他那样的老头子，也能找到合适的女人。可是，他哪来的钱呢？

庄造是个忠厚人，他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得来的退休金，竟被一个口称实业家的年轻家伙以投资为名诓骗了去。人说不义之财不久长，可是连这点用血汗换来的活命钱也没保住。

他把剩下的一点钱，租了这间小屋，悄悄地仔仔细细地度过五个年头。眼下，这点钱即将用尽，房主逼他搬家。他将手头仅有的几个零钱，全部买了“威士忌”和白纸。

如今是一文钱也没有了，加上常犯神经痛，剧烈地折磨着他，使他产生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的念头。

话虽这么说，但他并不特别想死。难道这个社会里就没有我能干点什么的地方吗？他也曾苦心四处寻找工作，然而哪里有肯雇用他这样一个孤老头子的雇主！

命运总是跟他作对。每当他以绝望的心情躺下时，好象注定似的，总要做个美满的金钱梦。而当他在狂喜中睁开眼时，那些成捆的高额钞票又立刻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房间和一阵阵的神经痛。这一鲜明对比，对他的生存是个无情的嘲弄。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响声杂乱而粗暴。

“啊，啊！就来，就来，是哪位啊？”

庄造撑着腰站起来，心想：就是讨债或催我搬家的，也不该这么晚才来。

“挂号信，急件。”门外的人说。

没有人会给我来这样的信，不是弄错了吧。他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门，只见两个大汉象冲出闸门的水，一下涌了进来。

俩人都在三十岁左右，眼神发出异样的凶光，其中一人拿着铁锹。他想，有这样投递员吗？山田被推揉着摇摇晃晃地问道：“信在哪儿？”

“信？什么信？您要发信吗？我们就是为您服务来了。”

全是胡言乱语。接着，另一个人明白地说：“不那么说你合开门吗？我们不想干那种非法砸门的事，想尽可能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

说着，俩人连鞋也不脱，就大步地闯进内室。

“等等，为什么随便闯进人家的内室，你们是官员吗？”

庄造对这种无礼行为，发出了责问。他想，当一个人需要清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夜时，一般人是没有权力扰乱的。这时，那两个人交替开腔了。

“官员？对，我们就是官员。七年前在一个官府干事，被撤了职。后来又在监狱的机关里工作。”

“而今在那里也被撤了职，这样，我们走到外边来了。”

听了这不着边际的话，庄造沉思起来：他们从监狱出来，可到这里干什么呢？我既没有告过密，也没有协助警方逮捕过犯人。我一直是靠变买东西过活，从来也没有妨碍过别人的买卖。此外，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人……

看来准是强盗！于是庄造用训诫的口气说：

“你们知道这里住着我一个孤老头子，就想来捞一把吗？你们打错了主

意。瞧！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请回吧！”

两个大汉听了老人的话，不加理睬，对着脸说：

“喂，听见了吗？老头儿还满有理呢！真可笑，把我们叫做强盗。”

“真是个倔老头子。是性子急，还是脑子有毛病。哥哥说的一点不错，这家伙是块很好的笑料。”

“喂，老头儿，不一起来笑一笑吗？”

庄造有些火了，怎么能笑，你们无理闯进我的家门；打乱了我的死亡计划，还要我和你们一起笑，真是岂有此理！他正要奋起反抗，却被来人狠狠地揍了一下。庄造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完全明白，要抵抗只有吃亏，加上神经痛又发作了。

“老头儿，不能动了，该不是死了吧？”

“死不了，好象昏过去了。正好，我们赶快动手吧！”

庄造躺在地上，悄悄地观察着他们的行动。心想，他们是被雇主赶出来的暴力团吗？他们拿着铁锹来干什么？说“赶快动手”，又是要干什么呢？

两个大汉开始揭去铺席。这是庄造每晚铺被睡觉的地方。揭完铺席，又撬木板，然后挖起土来。原来目的不明的铁锹，这时开始大显身手。

庄造看在眼里，心想：这简直不象精神正常人的作为。他被疑惑不解的心情所驱使，想爬起身来问个究竟。正在犹豫之际，他从两个大汉的对话中，渐渐明白了一些真象。

“埋在这底下吧？”

“那还有错！现在还看不出被挖的痕迹，谁会无缘无故来挖这底下。”

“那就好了。其实谁会知道我们把这房子当做秘密窝脏的地方……”

这两个大汉原来在一个官府干事，因为接受贿赂，冒领公款，渐渐积攒了一笔巨款。

加之两人狼狈为奸，胆子越来越大，钱也越积越多。

伤天害理的抢劫和欺诈，每时每刻都孕育着危险。即使弄到了钱，也难免被发觉。

如果提心吊胆地去干那种事，莫不如作一个有权有势的职员要好得多。

他们的勾当一时并没有被发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大手大脚地乱花钱。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俩人巧妙地互相包庇。两人生活俭朴，一味地攒钱。攒下的现钱，却又不存入银行，全部装进一个大箱子。在他们被逮捕前把箱子埋到了这间屋的地板底下了。

关于隐藏钱箱的地点，无论警察怎样调查，法院怎样审问，俩人都一概否定，矢口不说。他俩曾商定：与其现在说，不如当初不做。

一人单独作案是另一回事，两人勾结作案，一般通过警察人员的巧妙侦破，是能打开缺口的。但是，这两个人的情况却不同一般，因为他俩是亲兄弟。

庄造想：可不是吗，既是亲兄弟，就能同心合作，也难有那种因分赃引起的内江。

想到自己没有亲人，孤寂中不觉产生了羡慕之情。

挖掘作业顺利地进行着。

“还没挖到吗？”

“马上就到了。瞧，看到安全装置了。这是一个装满了旧杂志的石油罐，万一有人来挖，挖出这个就死心了。这是我想的万全之策。”

顷刻，石油罐被挖了出来。

“真想早些弄到手！坐牢已经够抵罪的了。这笔钱理所当然的是我俩的啦！不过，今晚上，该不致于有人在跟踪我们吧？”

“那倒不必担心。不过这老头倒是个问题。”

“不管他，反正又没有害他。就是报告警察，也找不到什么线索。如果老头儿咬定是个大案件，警官会认为老头是受害狂，而无法处理。”

“真是一出上等的喜剧！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它。”

“等我们离开时，给他喷一点，让他醒过来。就这样让他死去怪可怜的，实际上这几年他还帮我们看管这钱箱呢！”

挖掘有了进展，一个兴奋的声音喊道：“有了，有了！”

“好，我们来查看查看里面。”

一个大塑料箱被挖出来。他们挑除箱子上的土，打开盖子，里面装满了一捆一捆的高额钞票。

正在竖起耳朵细听的庄造，虽然那好事与己无关，却也十分激动，——原来这样，这可能是时常梦到巨额金钱的原因吧？

那俩兄弟的高兴劲就更不用说了。

“真把我乐坏了，嗓子渴得冒烟。”

“你瞧，那不是威士忌！喝点吧！”

“太好了，拿来干上一杯！”

说着，俩人拿来了放在桌子上的“威士忌”酒瓶。看到这一举动，庄造忍住疼痛，撑起身子，随口喊道：

“快放下！那是我的……”

座造并不十分吝惜那“威士忌”，而是因为那是为了自杀而下了毒药的酒，没来得及喝。自己不能死，倒让他俩死在这里，那可怎么收拾。

可是，两人不理他，反说：“啊，老头，你醒了！别小理小气的，我们给你钱。”

“你知道吗？明天我们就要按计划到欧洲去旅行，让我们干一杯吧！”

“欧洲，你知道在哪里吗？它在很远很远的西方！”

俩人由于满足和期待，得意地笑个不停。庄造移过身去，想极力阻止。可是，他哪是两个年轻人的对手，又一次被推倒在地。

一开始就几次被打倒，再加上神经痛，现在已无力爬起来了。尽管他咬着牙费尽全力爬起身来，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俩人不用等到明天，就上西方净土旅游去了。罪也抵了，死又死得那样快活，一定找到了极乐世界。

庄造呆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拿起酒瓶，可是，酒瓶已经空了。今后怎么办呢？刚才那两个家伙说了，要去告发，也不知警察会不会相信，说不定还要受牵连甚至把自己当犯人抓起来。就是说我想自杀，这一点也无法证明。

想了一会，庄造不那么心焦了。一冷静下来后，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合乎常识的唯一解决办法。于是就开始行动。

他把二具尸体和空酒瓶一起扔进坑里，盖上土，中途又埋上安全装置石油罐，然后铺上木板、铺席。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吧，连神经痛也觉不出来了。

总而言之，一切收拾如故。要说和以前有些什么不同，那就是以前只

在梦中看到的大捆大捆的高额钞票，现在却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庄造抚摸着那大捆大捆的钞票，说：

“我干了一件昧良心的事。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说不定哪一天要暴露，要被捕。”

直到那一天，我在哪儿等待才好呢；是啊，听说温泉附设一个豪华的高级疗养院，就进那里去，边祈祷二人的冥福边等待吧！不过，被发现尸体和解开这个谜的那一天，我有生之年已经来不及了吧！

合作者

“……你说的那个事件，我都已清楚。关于你伯父的去世，真是不幸啊。”

在主管卫生事宜的政府机关的一间办公室里。尽管那位官员是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但是讲话的语气始终是诚恳的。对面的那个青年探着身子说：

“我只有一个亲人，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兄弟姊妹，有血缘关系的只有我这个伯父。”

“想象你一定是很伤心。我是充分理解的。可是，你到这儿来，究竟有什么事呢？”

“我想对于我伯父的死，你们是否应该承担些责任。”

“的确，我们这个机关主管国民健康的生活。你是认为可以扩大一些，可以管到死的吧？不过，那是我们份外的事。”

“那么，是由另外的机关掌管吗？”

“当然了。据你所说，你伯父外出散步，倚在栏杆上时，那栏杆坏了，你伯父掉在河里，陷进河泥死亡。是这样吧。所谓桥，它是道路的一种。从这一点出发。这是主管交通方面政府机关的事。桥的施工质量有了问题，这恐怕是建筑方面的事。桥的材料质量不好，那是主管工业方面政府机关的事。河泥问题嘛，那是主管江河的政府机关负责。”

方才你说；‘如果警察按时巡逻，伯父也许会得救的。’这又是警察的责任了。附近没有电话，在联系报警时耽误了时间，从这一点看，又属于主管通信（电报、电话）政府机关的职责。若是侧重于场所去考虑，说不定与地方政府有关联。那条河位于县境，说不清属于哪个县吧？不过，不管哪一条，都确实确实不属于我们这个政府机关份内的事。

你应该到我方才列举的其他机关去联系呀！”

青年频频点头，从头到尾明个仔细。

“说真的，那些政府机关我都跑遍了。可是，到哪里回答都是同样：‘不是我们的事，到别的地方去吧！’如此而已。”

“可是，怎么样。你根据常识想一想吧，我们这个机关能负这个责任吗？这个管卫生的政府机关……”

“老实说，我并不这么想。”

青年这样回答着，稍微笑了笑。对方那位官员呈现出轻松的样子。这是因为谁都明白，连疯子和体质（理智）不健全的人也会这样做的。

“那么，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呢？”

“为的是了解负责的机关究竟是哪儿，我才在似乎不无关系的地方统了一圈。但我对这些地方并没抱有太大希望。不过，若是没有那一次事故，伯父是会更加长寿的。他很健康，伯父一定很引以为憾的。”

“关于这一点我很清楚。那么，做为你，因此而造成了生活困难，又能够证实你的贫困状况的话……”

“不，在这一点上请你放心好啦。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吧。”

青年摆摆手，把脸上表现出咳声叹气样子的官员甩在后面，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这个政府机关。后来，他踏上归途，奔向应于郊区的他自己家，也就是过去所有权属于他伯父家的家。

伯父死亡，生活上不仅没有给这位青年带来什么困难，反而投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前，这位青年的生活倒是非常困窘的。

不知道是因为青年的生活方式不令人同情，还是因为伯父的性格极端吝啬，恐怕两者兼而有之吧。伯父住在高级住宅，拥有巨额家私，并且呼奴唤婢。但是一文钱也不给这位青年，连零花钱也一点不给。青年不断地去纠缠着索取，而伯父也不断地予以拒绝。

如此不断地反复，青年的人生观变得更加不令人同情。他对一个有过交往而品质不好的伙伴，这样地试探着说：“怎么样？我打算去偷伯父家，你肯帮忙吗？里面的情况，我什么都知道啊。”

“可以帮忙。事情顺利的话，对半儿分还不错嘛！”

“喂，谁说对半儿分啦。帮忙的报酬只能是一成啊。”

“那么，算了吧。当了强盗，才分那么一点点。”

“不行就算啦。对半儿分，岂有此理。况且不久终归是属于我的财产……”

虽然这样说，所谓“不久”的那一天，暂时还是无望的。健壮的伯父，一星半点的病他是不会死的。弄不好，生活不规律的自己也许反倒要先死呢。若是那样，就更扫兴了。

尽管这样说，青年自己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家伙。于是，他要寻找一个替他杀人的人，便试探地恳求道：

“怎么样啊。能不能替我把伯父收拾啦。弄得好，全部财产就会落到我的手里。”

“总是可以承担的。不过，能拿到多少报酬？”

杀人凶手一旦进入金额的洽谈，便断然坚持高价。青年虽然认为那代价过高，但又觉得这和当小偷不同，这可是全部财产到手啊！何况对方在价格上不肯让步，终于他下决心答应了下来。

“好。就给你那么多钱吧。”

“那么，我答应啦。可是，要先付给我一半的定金。”

“岂有此理！等到事成之后再付嘛。”

“胡说！你是想叫我先垫上这笔钱吗？绝不会有人在这样条件下当杀人犯。若是事后不认账，一切都完。所以，我拒绝。”

青年失望了。用未来的财产作抵押，谁也不肯借给钱，到处碰壁。他以为伯父的钱似乎不大可能弄到手，幸运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杀人凶手不会向别人泄漏吧？

然而，其后不久，幸运的日子却意想不到地到来了。出外散步的伯父，倚在桥栏杆上，栏杆坏了，伯父落水，坠于河泥而亡。对于这个青年来说，这真是出乎意料的喜事。

事情竟是这样进展，没用委托那类高价的职业杀人犯，真是万幸。
于是，青年实现了永远是梦一般的生活：房子、黄金、佣人……
青年沉浸在这样的回忆里，回到现实中已据为已有的家。佣人出来迎接，并且这样报告说：
“您回来啦。刚才，有客人在等着您呢。”
“谁？”
“好象是政府的人。”
青年听了以后，歪着头想：是政府哪个部门的人呢。他绕屋巡视一周，什么东西也没有动，他怀着好奇心，开始对客人寒暄几句：
“让您受等啦，您是哪的？”
“从税务局来的。为了您家的继承税的事。”
然而，这对一个一直长期过着贫困生活的青年来说，这是什么事呢？他毫无所知。
“有那样的事？我还不知道。那么，请告诉我需要多少钱。”
“大概要这么多吧。”
看对方举出的数字，青年不住地眨眼。
国家这个杀人犯可真不坏嘛。既不要求先付定金，也不在事后纠缠，而且叫人弄不清究竟罪犯是哪一个。是用极其巧妙的方法干这事的。就这一切来看，是值得由衷感谢的。可是正因如此，要的报酬也太高。真的，这么高昂的代价……

爱情的钥匙

在人们的头脑里，都暗暗地埋藏着一句话，绝对不能忘记，更不能告诉别人。即使没有什么重大的含意，却也非常重要。

那句话就是钥匙，是新型的钥匙。在皮包上，在汽车上，在身己的房门上，都没有象从前那样的钥匙孔了。有的却是象小耳朵形状的东西。只要你把嘴贴在那里，悄悄一说，锁就开了。例如有人说：“郁金香花开啦。”，锁就开了。有的说：“必须牢固些。”它也能自动地打开，间或也有人说：“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它就不开了。

如今，象因丢失了钥匙而吵吵嚷嚷的事，是不会再有了。就是撬门压锁的老手，也无能为力。倘若有人想去喋喋不休地乱说一通侥幸地打开门锁，更是枉费心机。这种锁和从前相比，是安全多了，除非你把这句话告诉了别人。

有时突然患了健忘症，打不开了。只好在警官的监视下破门而入。但这事是很少发生的。如果是酒醉失言，把这句话说出去，也不必后悔、恐慌。回到家里，从里面把字调换一下，改成别的话就可以了。更不要怕记不住而神经紧张。其实这句话不难记住，只要你默诵几遍，蒙上眼睛也会出现在眼前的。实在怕忘，还可以写在纽扣里面。

于是，想要打开别人家房门的人，就没有了。

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就住在带有这样锁头的房子里。若说她长得漂亮，那也是从她开始恋爱之后，是爱情使她更加艳丽了。她的爱情生活过得非常甜蜜，每周总有两三次和比她年龄大几岁的男朋友一起去餐厅进餐，

去舞厅跳舞。在那美好的夏夜里，常常两个人乘小船去江心荡漾。共同享受着青春的欢乐。

可是，今天晚上她的情绪非常沉闷，是由于不值得的小事，他们吵嘴了。原因是在吃茶店的约会，她使人等得太久了。

“让我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不觉得惭愧？”

“别那么生气好吗！”

“我好不容易才把工作放下出来的。”

“我打扮了一下才来赴约的。”

“约会的事，你不是早就知道吗？”

过去，谁的心请不好，对方说些安慰的话，也就好了。这次，却为什么如此争论不休呢？

“我要回去。”她边说边站起来要走。为了把气氛缓和下来，他想用手拉她，但未能搭在她的肩上却把耳环给碰掉了。

“那就回去吧！”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她在回家的路上感到有些后悔，认为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了。她想：如果自己早点认个错，就不会这样了。可是自己为什么不能呢？其实，明知道现在认错也来得及，可就是办不到，这也许是有任性吧！从明天起又要过着失去乐趣的生活了。可是年轻人，又谁肯先认错呢！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自己的门前。如果不把嘴靠到门耳上说：“今天实在过得快活！”门是不会开的。可是这句话，对当时的她来说，是难以出口的。而说不说，又进不去屋，只好暂时呆呆地站在那里，最后无可奈何的象背诵什么文章似的压低了声调轻轻地说了出来。门缓缓地开了，她从里面关上门，就想把这句话换掉。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适当的句子来，但又不能不换。当她琢磨出来时，字的排列是，“我错了，请原谅。”现在就只好这么说，我也太糊涂，从明天起只能用这句话来度日了。

第二天清晨，男孩子站在她的门前，又不肯当面认错，呆在家里苦恼，又想见到她，只好借送耳环之名来访问，以便取得她的谅解。他想按门铃，手却抬不起来。总之无论如何也还是不肯先认错，最后决定把耳环挂在门耳上就回去，便从衣袋里取出来按在门上了。

他不由得想起过去那些快活的日子，想起俩人并肩坐在公园长凳上卿卿我我的情景。

他对自己昨天的任性，不能不感到很遗憾。那么现在怎么还不去说呢？于是在挂完耳环之后，下意识地吧嘴靠在门耳说了。

门慢慢地开了，在屋里茫然的她，看见他象被弹簧弹起来似的扑过去哭了。她虽没出声，却在心里说着开锁的那句话。

门开后，被挂在耳形锁孔上的耳环，还在轻轻地摇动着。

和解之神

敲门声响了。

这里是旅馆的一室。它位处海岸，是有名的温泉区。时已黄昏，从窗

孔里仍能看到暮空下的碧海、毗连的旅馆、饭店，闪耀着电灯和霓虹灯的光彩。这情景，也许是和静静的碧海相对照吧，它明显地使人感到生活的美满和乐趣。

房间的造型虽是日本式，但吸收了西洋式的长处，还配有上锁的门。室内坐着一个男人，满脸焦急的神色。他对外面的景色连望也不望一眼，只一个劲儿地看着手表。桌上的烟灰碟里，已积下了好几根长长的吸剩的烟头。他一直在等待着敲门声，全神贯注地等着那动他心弦的声音。

听到敲门声，就象一道反光射到他的眼上，满心高兴地说：

“请！”

可是，应声进来的并不是他等待的对象，而是旅馆的女侍者。

“对不起，打扰您了。”

“什么事？”

女侍者拿出一张纸送到失望的男人面前，说：

“请您填一下住宿登记表。”

男人没等女侍者说完，拿过纸来，毫不犹豫地填上。

安井隆二：三十二岁

妻 佐和子：二十七岁

“这样行吗？”

“很好。您的夫人……”

“很快就来。约好是八点的。”

“要准备点什么喝的东西吗？”

“不，以后再说。”

安井表示拒绝。女侍者忙着换了烟灰碟和放在屋角的浴衣，就低头退出房间。看着女招待的背影，安井一阵冲动，真想把她叫住说：

“表上的姓名、关系、年龄，一切都是真的啊！”

他以为女侍者会有什么怀疑，以此强调说明自己不是那些偷偷干不正派事情的旅客。

然而，他只是这样想，却什么也没有说。

安井在这里等着和佐和子相会。但是，这不是平常利用周末的所谓“夫人服务”，而是两个月没有见到她了。佐和子在两个月前离家出走，约定今晚在这里相见。

佐和子的出走，并不是她讨厌自己的男人或另有所爱，而仅仅是因为一点小小的口角，安井冲口说了句“你滚”。本来，夫妻经过长期恋爱结婚，性格相投，双方都没有什么最忌讳的不贞行为。而且双方都有工作，一心要努力创造更好的生活。然而，原因就出在他们的性格太一致了，因为双方都非常要强，谁也不让谁。

安井在一个产业公司工作。佐和子在贸易公司工作。她得到的奖金要比他多一些。

夫妻在商量费用的开支时，意见不同，产生了对立情绪。安井生了气，说了句：

“你太傲慢！”

佐和子马上回敬了一句：

“你才傲慢。”

“那么，你走好了！直到肯于认错那一天，不要进这个家门。”

“好，我走。直到你认错为止，我决不回来。”

就这样，佐和子走了。安井也没有挽留。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互相就在等待对方认错，谁也不主动让步。若是普通人家，问题早就设法解决了。但由于双方都太要强，就此僵持至今。

安井很快就后悔起来。当剩下一个人生活时，他才感到佐和子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必要的存在，他才痛切地觉出他是多么地爱她。此时，他满心空虚感，仿佛在镜子里也照不出自己的脸来了。

事到如今，怎样解决才好呢？安井左思右想也没想出个好办法。他非常埋怨自己的愚蠢和无能。

当然，他也明白，只要自己马上去表示认错，问题就会了结。但是，他不能去做那样低气的事。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当时也就不致于吵着分开了。谁要他有一个不能主动认错的顽固脑袋呢！

大概佐和子那方也是这样想的吧！不管安井在怎样地等待着她，她也不主动让步。

安井苦于无法，在与友人喝酒时，也曾委婉地提出过求助。但得来的都是些人之常情的主见。诸如“要靠自己解决啊！”“快去认错啊！”等等。也许是由于担心“干预他人的家庭问题”，会招致不可摆脱的麻烦吧！

安井毫无办法，闷闷地生活着。其实，他也并不是毫无办法，也做了尽自己能做的事。比如天天在心里求神祷告：

“妻啊，快回到我身边来吧！”可是，这种做法，连他自己也感到毫不中用，没有得到任何效果。

奇迹终于发生了——佐和子来信了。

安井一边回想着过去的事情，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佐和子的来信，又一次谈起来。

信中的笔迹，是出自可爱的她之手。信的内容，也是句句肺腑之言。其实，用不着现在再看，他已经把内容都刻在心上了：

“对于我的过错，再三向你道歉。请你到我们旅行结婚时住过的那家旅馆的同一房间相会。你如果不愿来也不要紧，反正我是一定要去的……”

安井读到这里，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再次看了一下手表，很快就到约定的时间：八点。他在一个多小时前就来到这里了。在他看来，因为是对方主动认了错，他就应该提前到，以表示自己的诚意。等待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来小时，他却感到特别的长，好象过了两个月。

敲门声又响了。啊，多么招人怀恋而又充满爱情的声响！

安井听到响声，心象要跳出口来，一时说不出话来。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心底里挤出一个字：

“请……”

门开了。进来的是佐和子，是他日夜怀恋和爱慕的佐和子。她随手关上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

“啊，我……”

“不要说是谁主动的暖！我也不好。不，是我的不好……”

安井一口气说下去。本来，在等候的时间里，他已经想好了一套见面时要说的话，可是，临到真正见面要说时，却是口不由己了。佐和子坐到安井身边，搭讪着问道：

“这么说，以后我们又能在一起过了。”

“那还用说，就再一次从这间值得怀念的房子里开始吧！……啊，你不饿吗？”

“早就饿了。”

佐和子笑着答道。安井用电话叫来了酒和饭菜，打发走了女侍者。一切由佐和子伺候。

远方传来了轻轻的波涛声。温泉特有的气息在空气中飘荡……一切和新婚时一样，喝酒、进餐，还有那神秘的夜……

早晨悄悄地降临。太阳跃出海面，把明亮的光线送进室内。

安井和佐和子都睡够了。说不清是谁先睁开眼，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天气真好啊！”

“可不是，都和新婚时一个样。那天早晨也是个好天气哩！”

“唉，再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我一直在反省，总觉得自己也不对。”

“呃……”

佐和子想说什么却又咽下去了。安井催促道：

“怎么不说下去？”

“嗯。通过这件事我真感到你是个百里挑一的大好人！当我寂寞得难受时，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你真‘坏’！”

安井摸不着头脑，责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信上写着，叫我到这间房子里来。当时，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安井坐起身来说：

“你把那封信给我看看。”

“嗯。不过，这是为什么？难道还要再看看自己写的信吗？”

佐和子打开枕头底下的小提包，拿出信来交给安井。安井看那信上，确实写着有关自己认错、要求到这里来相见之类的活。他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嘀嘀咕咕地说：

“字迹倒真象我写的，但又不完全一样。”

“你在嘀咕些什么哟？”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什么？别胡说！不是你写的，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不，我也收到了你的信。”

安井下了床，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封成了问题的信。佐和子看完后说：

“可不是吗，完全象我的笔迹哩！”

“那么，这两封信是谁写的呢？”

两人对视了一下，佐和子说：

“我根本没有想到是别人写的啊！”

“真叫人摸不着头脑！我的朋友决不会干这种事。谁能这样模仿你的字写信呢！如果有人做好事……”

“如果有人做好事，又会是谁呢？”

佐和子担心地问。安井回答说：

“我想，那一定是神。”

安井还没来得及解释，他曾经祈祷过神的事，佐和子就否定说：

“难道会……”

“可是，谁能想出这样周到圆满的主意呢？我决不会有那样的朋友，你

有那样的朋友吗？”

“我也决不会有啊！”

“实在太神秘了。我总觉得有谁在盯着我们。”

“可也是，不过，那倒是一种温暖的友爱。”

“那倒好。不过，我还是想不通，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不妨再吵一架试试看。”

“不！”

佐和子摇头。安井本也不愿这么做，就说：

“那么，我们就在早饭前，照新婚旅行的时间一样，到海滩上去，把这两封来历不明的信投入大海，让他随波流去。你看怎么样？”

“那太好了！”

佐和子跳下床来，对着镜台，简单地化了妆。她瞧着镜子里的自己，满脸胜利的微笑，得意地在心里说：

“我胜了。后来要是知道这是我干的可了不得，把它投入大海就万事大吉了。我不愿给他留下是我主动认错的话柄，但也不想长此分居下去，就想出了这条妙计。效果真好，连神灵也搬出来了。他真想得出来。他太善良了。又实在，又要强。一个男子汉，如果是马上认错的软骨头，那就什么也靠不住了……”

一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

有一位姑娘，年轻貌美，全身富于魅力。还有两个小伙子，也都很年轻，胸中燃烧着热情的火焰。就象故事中常有的情节那样，两个年轻人都对那位姑娘怀有眷恋之情，几乎同时向她倾述了求婚的话语。

“我能遇到您这样一位姿色出众的女人，感到无比欢乐，本来与您幸遇就该使我心满意足。然而我的心却驱使我要求更高，我渴望您永远属于我。我一定使您幸福，怎么样？跟我……”

两个人都求爱，姑娘异常欣喜。有选择的权利，这在任何世道都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可是，姑娘却又不胜烦恼，因为她难于判断出哪个青年更好些。于是，姑娘把他们叫来说：

“我请你们二位来，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同时听到了你们俩人求爱的话语。可是，打那以后我感到很苦恼，不知如何是好。你们俩人我都喜欢，而且我认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

两个青年都欠起身异口同声地说：

“我这颗爱您的心谁也比不上。我甚至想，若是能办到；我情愿撕开我的胸膛，让您看看我这颗灼热的心。”

“不，还是我的爱更强烈，为了您，我不惜献出生命。”

“谈到献出生命，那是瞎说。也罢，既然如此，我们就靠决斗来定吧。只要有那种勇气就行……”

“那正是我所期望的，就靠堂堂正正的决斗来分个高低吧，只能如此，别无他路。”

他们果真拉出了要决斗的架势，姑娘插到中间说：“那种胡闹的事，可

不能干哪！

我搞不清你们爱情的高低。不过决斗也太野蛮；靠扑克牌和骰子来定，又未免太低级。

现在是文明社会，你们能不能用更好的办法，通过竞争，显示一下你们才能的高低呢？”

两个青年回答：“当然可以，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比个高低。”

姑娘继续说：“你们各自创办个企业，为生意兴隆和盈利而互相竞争。我想知道，今后一年内，哪个生意兴隆，哪个盈利最多，请你们不要误会，我并不是那种金钱迷窍的人。不过我想，要判断一个人在当今社会生活的实际力量。这难道不是一种好办法吗？”

“那当然好了，就靠这个来定胜负吧！一定让您看到我会胜利。我们也想请您答应：要尊重这次竞争的结果。”

姑娘答应了。就这样立下了君子协定。

两个青年人立即投入了各自的研究，悉心探讨，研究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制定了计划，于是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废寝忘食，埋头工作，无暇他顾。他们知道，这事业的成败关系到能否得到姑娘的大问题。

一年后，他们来拜访姑娘。一个青年说：

“我竭尽全力干，可是由于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灾害，使得我的成绩很差，我愿自动退出。”

另一个青年打断他的话说：“我确实取得一些成绩。可是，他若是不遇到灾害，也许会胜利的。就这样定下来，总有点于心不忍，觉得不是滋味儿。我请求把评定期限再延长一年，不管怎么说，总得合情合理地定下这件婚事才对。”

这是无可非议的请求，姑娘答应了。于是两个青年的竞争又继续下去。

下一年里，两个青年热衷于工作的劲头胜过往年，而且更加谨慎，事业也日趋兴旺，两个青年的业绩都很显著。

这一年也过去了。两个青年又来到姑娘这里，一个说：

“这次我赶上去了，可以说我胜了。但是，我总觉得不那么舒畅，因为他有去年的债务。从他需要还债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希望您把评定期限再延长一年。这期间利润也能提高，而且不管谁胜了，都会使您更幸福的。”

姑娘又答应了。两个青年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各方面都更加完善、充实。虽说也有偶然的失算和不意的失败，然而他们却能把不景气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与此同时，他们能把失利和意外作为教训，使企业的未来计划更加完善。

下一年，评定又延期了。他们这时才意识到以前仿佛是一场大梦，如今才真正悟到干事业的实质。过去，犹如一个微小的开端，真正的较量，此刻才开始。他们紧握跃进快马的缰绳，向着未来稳步疾驰。他们感到能充分发挥一切才智，正是这个时候。

两个男人仍然不断地埋头实干，振兴企业，增加盈利，简直成为一种愉快的刺激，极其引人入胜。他们意识到搞事业才是男人生存意义的所在。与事业相比，其他一切就显得太……

岁月流逝。

姑娘已不是如花似玉的年华。她把两个青年叫来说：“你们的成功使我很高兴。可是你们打算怎样安排我呢？我们不是规定好的吗？请你们快一点

定下来呀！”

两个男人互相耳语。

“可不是嘛，是有那么个约定的。我们得到现在这样的成功，全是托她的福啊。好，明年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把这事定下来。不过，你看怎样，这次咱俩改变一下办法吧。

干脆，谁输了谁跟她结婚……”

和善的恶魔

有这样一个青年；其貌不扬，根本不能讨女人的欢心，至今也还是个单身汉。因为没有什么特殊才干，经济情况自然也就不大宽裕。而且身体孱弱，近来总是除不掉疲倦，正在跑医院。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一位老汉向他打招呼：

“喂！等等……”

“什么事？是想问路吗？”

“不，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好家要推销点什么吧？不过，我可没有兴趣。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在街上初次见面就信人家的话。何况我没有钱。你若是想推销什么，可是白费劲呀。”

“这一切我都知道。你若是听了我的话。一定会动心的，哪怕只听一听……”

“怎么办呢，反正我也没有急事。”

“到附近茶馆当然也可以，不过，最好还是到您府上，免得分散精力，可以详细解释给您听。”

“那就跟我来吧！”

从来没见过面的这位老汉，好象对青年很熟悉，不断亲昵地微笑着。因此，青年也来了兴致，愿意把他带回家。进屋以后，他又象解释又象客气似地说：

“屋子很狭窄。因为是单身汉，没有收拾干净。”

“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

老汉毫不介意地说。青年问道：

“话说得真蹊跷，您是发财的顾问？还是犯罪集团里招兵买马的人？”

老汉继续微笑着，说：

“想不到我被看成了那种人。我本想尽量跟上潮流，可是看起来，还必须再下一番工夫哩。”

“您到底是什么人？”

“跟您说也许不会相信。”

“不说不是更没法相信吗？”

“倒也是，试试看吧！我是恶魔。”

“喔！是那个？”

“您没笑，说明您没当成笑谈。但，怕是也没完全相信。您可能认为我的神经有些异常，硬是把自己当成了恶魔……”

“是的，正是这样。”青年应道。

老汉说：

“我若以典型的姿态出现——黑色、尖耳朵、拖一条尾巴，当然也可以。不过，那样一来，人们就会被奇异的外貌所惊吓，不能稳住神听我谈话了。若是以年轻女子的姿态出现，就会被当做魔女。若是采取孩童的姿态出现，也会令人感到可怕。如果是家庭妇女的样子，也不大调和。结果，还是采取了现在这种样子。”

“这种情况是会有有的。假如你从烟幕中出现，也许会把人吓破了胆。但是，刚才的这些话，并不能说明你就是恶魔呀！”

“请容我点时间。我们这样说下去，你就会明白。以前遇到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不过，您一定有各种愿望吧？”

老汉改变了话题。

“是啊，有很多呢！”

“满足你三件，请说吧！”

“这可是好事儿，不知是真是假。可是，如果当真，您是恶魔，事后一定要带走我的灵魂吧，好象在什么书上看过这种事。”

老汉笑着摆手：

“不附带这种条件。古代似乎有过那种强行勾魂的恶魔。当然，你要给，我也可以要，但是决不强求。强迫是不行的。”

“可真是再好不过了。就算是这样吧，那么你为什么单看中了我呢，世上不是有好多人吗？”

“在我来说，谁都行。可你是太可怜了。何况，我找一表人才、又有高收入的人有什么用呢，告诉他这种话，他会认为我是骗子或什么的，不能认真同我谈话。”

“这样说，你是同情我啦！”

“对。照此下去，你的寿命也不长了。”

青年听着，吃了一惊：

“什么？你怎么……”

老汉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打开；

“这是你在医院的病志，你看，在这儿，这些横写的很难辨认的字，说明你患那种病，很快就会死。”

“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恶魔就有这种本事，这种事极简单。”

谈话进行到此，青年的心大为所动。有谁愿意死呢！

“帮助我，想想办法！花钱我也愿意，可是我一个钱也没有。请您帮我一把！”

“你放心，我正是为这个来的。”

“第一个愿望就是长寿。”

“不要慌，草率决定是要吃亏的。现在可是关键的唯一机会呀！您必须慎重。譬如，即使长寿，若是半身不遂，也会苦恼的吧！”

老汉这么一提醒，青年恢复了几分冷静：

“的确是这样。假如我感染了伤寒杆菌，因为生命得到了保证，我可以不死，但却要扩散病菌。我成了瘟神，人们都要躲着我……要改为健康长寿。”

“要成为九十岁的老朽吗？”

“又是恼人的话。请等一等，老而衰也不好，改做不老也不死吧！”

“健康而又长生不老，这就好了吧！不过，也许将来，永恒的生命会成为你沉重的负担。到了那种时候，随时可以根据你的意愿解除契约。也就是说：当你改变了主意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死。”

“不会有那种想法的。”

“那么，第一件事就算定下来了。觉得怎样？”

“不坏。”

也许由于精神作用，青年觉得懒散、倦怠和头痛等都已解除。

“那么，谈第二件事吧。是金钱呢，还是地位或权力？如果把金钱放在第二，把地位或声誉放在第三，那么两者就都可能得到。”

“你真是太热心了。”

“我的原则是取得顾主的同意。”

“首先是钱。没有钱，再也没有那么悲惨的了。”

“你要多少钱呢？”

“是啊……”

青年在计算着数。但是到底说多少好呢，心中没数。如果刚才的那些话是真的，自己该是长生不老的了。要从容度过这样无尽期的人生，决不是一星半点的钱就够用的。

他迷惑了，最后说：

“……是不是定为钻石？因为考虑到通货也有贬值的时候。”

“完全正确。但是，即使是钻石，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发明出人工合成成品……”老汉笑了。

“咳，也许是个圈套。给我无限的生命，有限的钱，终究必然陷于悲惨的境地，那可就要倒霉了。”

“什么话，决没有那种坏心眼。这么办你看怎样；采取浮动制，让你每天领到一般人一个月工资那么多的钱……”

“真的，还有这种办法哪。好主意，真不坏。平常每月有别人三十倍的收入，那就永远生活有保证了。”

“对！”

“但是，一上税，又会给拿光的。”

“所得税等等完全用不着拿。这笔钱，你必须全部自己使用，虽然不应该附加这个条件。”

“好，同意了。我正希望尝一尝奢侈生活的乐趣。就这样吧，一言为定。”

“那就请您检查一下衣服里边的兜儿……”

青年把手伸进里边的兜儿，摸到了一样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叠钞票。数了一下，正好是平均月薪那么多的钱。老汉说：

“就这样，每天都在那里出现。不，这件衣服被偷走也没关系，反正出现在你身上的衣服兜里。如遇通货膨胀，钱数也涨。能不能发生下面这种情况还不能肯定，就是遇到经济萧条时，数目也有可能减少……”

青年又是检查纸币的水纹，又是进行种种玩赏。

“真是难以令人置信，空空如也的衣袋里竟出现了钱。看起来，不论我的长生不老，或你是一个恶魔一切都是真的。”

“吃惊了吗？”

“是啊！”

“如果把那些钱还给我，一切约定都可以解除，假如这种事不合你的心

意。”

以老汉形象出现的恶魔说。青年摇摇头：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哪有中断之理。”

“那么就剩最后一件事了。”

“要什么呢？名声，地位，权力，都好。但是，也可能被烦琐的义务纠缠住。”

“必须慎重考虑作出抉择呀！不要同前两项抵触才行。收入有了定数，如果弄到高级权力，恐怕生活要维持不了哟！”

“倒也是。”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盼着有个女人。”

“是呀！有了。我对于女人没有吸引力，生活枯燥无味，就要求这个吧！”

“马上就结婚吗？”

“不，等一等，这是问题的所在。再好的女人，也有厌倦的时候。问题就在这儿。

离婚就得付给赡养费。收入已经固定。离几次婚，钱就没了，而我又是不老。”

“是啊！”

“可又想不出好主意。我是想尽情欢乐的呀！”

青年陷入沉思。恶魔说：

“这么办，你看怎样：每月来一个不同的女人，你可以不断地品尝新的乐趣。”

“不坏呀！但是，其中，也许会碰到使我想要结婚的女人……”

“你刚才不是还在批判吗？你说如果结婚，早晚会厌倦……既然如此。莫如要求找个合适的妻子算了。”

“可是，还是盼望和更多的女性玩乐哟！”

“不可提过分的要求。”

“那就一个月一换吧！”

“知道了。你若高兴，从今晚就可以开始。”

“真的？请你一定帮忙。可是，这个女人不会赖住不走吧？”

“你放心，决不会发生纠纷。现在，您所要求的三件事都可以实现了。”

“谢谢！”

“那么，再见！”恶魔说。青年追问：

“什么，你说‘再见’？”

“以后还要来。”

“为了什么？”

“要保证服务到家呀！”

“这样负责到底吗？”

“这样做对我尤为重要。”

恶魔笑着走了。

这天夜里，青年满怀希望地正在等待，一位年轻女子来访。是个出众的美人，看样子很纯朴，给人的印象很好。

“请多关照。”

女子问候完毕，把屋子收拾干净。青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多亏那个恶魔给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女性。

第二天早晨，衣服兜里又有了钱。青年对女子说：

“怎样，是不是外出旅行一次？”

“好呗，我奉陪。”

那些日子真是太美了。旅行回来，青年搬进一个较好的房间，当然女子也跟着。兜里每天生出钱来。

这样过了一个月，那个女子出去之后就没回来。青年并未十分懊丧，这是约定的，应该由另一个女性来接替。

她来了。

“请多关照。”

比头一个年纪稍大些，格外有一股家庭主妇的风度。也好，月月可以换着样体尝新的生活情趣。

一天早晨，青年无意中看电视，正是新闻短剧节目，演出一个做丈夫的，由于妻子出奔，抱着孩子束手无策。据解说：妻子出走，原因不明。然后映出了她的照片。

“喂，那照片不是你吗？”

青年指着画面说，因为太象了。女子点头说道；

“好象是的。”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呢？”

“不知怎么搞的，就觉得非到这里来不可……”

正在迷惑不解的时候，那个老汉模样的恶魔出现了。青年说：

“给我送来一个奇怪的女人。搞的也是那种圈套吧？”

“是的，就是那种圈套。不论怎么了不起的恶魔，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只能是支配一个人的神经，使她从别的地方移到这里来。”

“那么第一次的女子呢……”

“也是一样。由于那个女子忽然失踪，她的爱人过于悲痛，已经精神失常了。”

“太残酷了。怎么做出这种事来……”

“没有别的办法。我是要按约每月为你输送女性的呀！”

恶魔微微一笑。青年想了一会儿，说道：

“那么，每天从兜里生出来的钱呢……”

“想知道吗？我把剪报材料带来了。”

有各式各样的报道：从公司回家路上把工薪全部丢掉的职员，丢失了长期积蓄的老妇，送款路上发现了金额不足，因被怀疑而出走的少女……

都是悲剧性的新闻。

“这就是那份钱吗？”

“什么样的恶魔也不能生出钱来的呀！要，只好从别处取来。”

“可以从坏人那里抄他一些钱来呀！”

“那样的新闻也有的！”

“有一个前科五次犯罪的人，又进行强盗犯罪活动。据说他本想洗手不干，但因丢掉了做生意的本钱，才又……即使取之于坏人，损害也终究要落在善良人的头上。”

“原来是这么一种行当！多么残酷……”

“只因为约定每天给你送钱。”

青年的脸色苍白，说：

“这样说来，长生不老也是……”

“也这样。即使恶魔也无法破坏这人世上的安定，只好从别处取来。为了你长生不老，搜集这个材料可不简单。第一次的牺牲者是……”

恶魔又要取出新闻剪报。

“我不愿看，不想知道……”

一定是比有关金钱更为悲惨的新闻。想不到是这么一种行当。青年叫了起来：

“是我成了恶魔啦。一天也不能再活下去。解除契约，灵魂也给你！”

“好吧，那么……”

青年登时死了。恶魔望着尸体说：

“……嘿，这个青年，是个多么天真、多么单纯的傻瓜！仔细想想该多好。在现今的世上，踩着别人的头高升，掠夺别人的财产暴富，只要不犯法，不惜缩短别人的生命，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这些人和你的作为相差无几哟。”

妖精

窗外正是春夜。朦胧的月在迷茫的雾霭中穿行，白蝴蝶在花萌里安静地睡了。

房间里，十九岁的少女阿葵独自坐在椅子上陷于沉思。不过，这并非由于春天这个季节所特有的、难以名状的烦恼，而是由于一个明明白白的问题所引起。

“难道就不能想出个办法来争口气吗？”

她小声地嘟囔着。原来，阿葵是想跟一个与她同岁、名叫阿艾的女孩比个高低。阿葵和阿文在学校时就是朋友，毕业之后，她们又同样在戏剧界当演员。在旁人眼里，她俩现在还是好朋友。然而，这只是旁人的看法罢了。对阿葵来说，阿文是一个一分钟也不曾从她脑海中离去的劲敌。

当然，阿葵在学校时成绩并不坏，而且算得上是美人儿，演戏也有才华。不过，与阿艾一比，阿葵就不能不觉得自己有那么点逊色。尽管只有一点点。她希望自己能压倒阿文。这就是阿葵烦恼的根源，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心里就更加烦躁。

“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她嘟囔着说完这句话时，不知从哪儿响起一个声音：

“有呀！”

这是一个尖细的、可爱的声音。阿葵东张西望，她找到了说话的人。啊！这不是梦吧？原来是一个小女孩，不知是从春霭中还是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她穿着淡淡的蔚蓝色的衣裳，坐在窗台上。一眼可以看出，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首先，她非常小，和法国的洋娃娃差不多。还有，她背上有两叶透明的大翅膀。

阿葵不由问道：

“你——是谁？”

“我是妖精。”

“妖精，真的吗？”

阿葵擦擦眼睛重新打量了这小女孩一番。虽然，小女孩长着一张可爱的脸蛋，可是总让人觉得她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神态。

“我不是清清楚楚地站在你眼前吗？”

“那么你来干什么？”

“看你家有什么心事似的，我想帮帮忙。”

“什么事都能办得到吗？”

“是的，什么都行。你说吧，无论你的愿望有多少，我都能满足你。”

阿葵想了一会儿，试探着说：

“我要一个非常漂亮的男朋友，行吗？”

妖精轻轻地扇动着背上的大翅膀，满口答应：

“行呀，两、三天内就会实现。当你在街上走时，有个青年会上前跟你说话。这是一个温存、高雅、诚实、富有的青年，而且他疯狂地迷恋着你。”

阿葵乐了起来。能和这样的青年男子结识当然高兴，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终于能够向阿艾炫耀了。阿艾还没有男朋友哩。想到这里，她脱口而出：

“谢谢你，这样一来，阿艾一定很懊恼。”

妖精摇了摇头：

“不见得。”

“为什么？”

“你好像不知道妖精满足人们的愿望是有条件的，我还以为你从故事书上已经弄懂了这点呢。妖精可以实现人的任何愿望，但也将同时给此人的劲敌以两倍同样的东西。”

“那么，阿艾会怎么样？”

“她将拥有两个这样的青年作为男朋友。”

想到这样标致的青年竟有两个，还要争风吃醋地讨阿艾的欢心，阿葵就不高兴起来了：

“那么，这个愿望我不要了，我另想一个。”

“行呀，我什么都能做到。若是你喜欢宝石，我就让宝石戴在你手上。”

“啊，宝石好，我早就希望有个红宝石戒指。”

妖精一边听一边点头，但是脸上却浮上一层不怀好意的冷笑。她说：

“我们先讲好，阿艾会得到两倍这么大的宝石。”

阿葵又快不快了。红宝石戒指也不能向阿艾炫耀的话，那么要来了又有什么意义？

“宝石，我也不要了。”

“那么，你要什么？”

“妖精都是些坏心眼儿的东西。”

“是吗？跟人比一比，谁坏？我们妖精说，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而拒绝接受的是你们——人。”

“等一等，我再好好地想一想。”

阿葵苦苦思索，绞尽脑汁，该向妖精要些什么呢？她怎么也想不出来了。衣裳呀，鞋子呀，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一想到阿艾将得到她的两倍，阿葵怎么也不愿意说出来。这一次公演，阿葵早就希望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可是，假如这个愿望实现了，阿艾自然会演更重要的角色。

妖精看到这情况，就说：

“想不出来了吗？你若是那么希望胜过阿艾，你只要说出那一种愿望，

我就能满足你。”

“哪一种愿望？”

“如果你说把自己变丑，那阿艾就会变得更丑。如果你让自己的一只手负伤，那阿艾就会两只手都负伤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阿葵也不愿这么说。阿葵可不是那样的大傻瓜。

“总算想出来了！你什么都听我的吗？”阿葵突然眼睛亮了起来，大声叫嚷。妖精点点头，说：

“是的，完全照办。”

“那么，请您到阿艾那儿去，缠住她，让她先提出愿望，行吗？”

妖精听了这话，并不怎么惊讶：

“果然如此，你们的想法果然都一样。”

“你说办不到吗？”

“办得到。不过，我去了就不回来了。”

“没关系。”

只见妖精扇动一下翅膀，就在夜空中消失了。

妖精从那以后再没有出现。阿葵一直等待着。结果，可是一点好事也没有发生。等了很久很久，她总算明白了缘故。

“对我来说，阿艾是劲敌。可是阿艾却并不认为我是她的敌手。”

阿葵非常后悔，不该把妖精放走。然后，她认定那是一场春夜的梦。

但是，阿葵还经常产生这样的希望：那个妖精缠住我的敌手，也许会带给我幸运。

尽管她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职责

敲门声……

这是靠近码头一座小小楼房的守卫室。墙上的时钟指着晚九点。室内很简陋，除了简单的桌子和椅子以外，再也没有引人注目的东西了。

这屋有两道门：一道门面向外面的马路，敲门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另一道门通往走廊。晚上下班以后，正面的大门就关上。若想出入这座楼房，只有利用守卫室的两门。

到夜里，这座楼房里就只剩门卫白井五郎一个人了。他二十五岁，并不是个彪形大汉，但却有一副肌肉发达的身体。

他时常到楼里去巡视，检查警报器，或者检点一下烟火、然后就一直在这里看守。

虽说是简单的工作，可是只有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才能这么说。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人闯进来，就必须豁出生命去保卫。

若遇到紧急情况时逃跑，就失掉了守卫的意义，这和无人看守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未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五郎在静候清晨到来的时间内，听听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或者读读书，有时还做做体操。

而现在，他正在面向墙壁投掷尖刀。由于每天有空就练习，已经大有进步了。他对准用按钉钉在墙上的空烟盒，五把尖刀能有四把投中。当然，

他并不想利用这种本领去干坏事，只是为了一旦有事时防身和保卫这座楼罢了。

由于飞刀碰墙的声音，五郎没有听到敲门声。第二次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这时他才注意。

“谁呢？这个时候……”他嘟嘟囔囔地说着，把扎在墙上的几把尖刀拔下来，收到桌子的抽屉里。只留一把刀握住手里，小心地问：

“谁呀？”

猜不出深夜来访者是谁。而在外面回答的竟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拉·美尔’的明子。”

听到这，五郎的紧张劲儿松弛了，把手里的刀装进兜里。所谓‘拉·美尔’，是前不远的一家咖啡馆，明子是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五郎因为有时到那儿去，所以认识。正是她的声音。

他打开门锁，明子和她那少女的笑声一起进了守卫室，和这个没有装饰的屋子不大相称。对于这个聪明伶俐的姑娘，五郎从内心里抱有好感。他兴高采烈地对她说：

“欢迎！有什么事吗？”

“五郎先生！你不是说过吗，夜间在守卫室里感到寂寞，让我顺道来看看你……”

“寂寞确实寂寞，但我并没请你来呀。”

“啊呀，你都忘了！我刚下班，想上沿海公园去散散步。可是一个人既危险，又怕人笑话，所以顺便来找你。是不是能陪我的观赏一下映在海面上的船上灯火……”

五郎不无遗憾地回答：

“非常高兴你来邀我，我也非常想出去。但是不行啊，因为看守这座楼，是我的职责。”

“话虽然这么说，可就是一会儿的工夫，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即使是一会儿，若是发生什么事，那就要被革职。我不愿意丢掉这个差事呀！”

“收入好吗？”

“喔……”

五郎点点头。工薪确实不低，公司很兴隆，没有倒闭的危险。特别是他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竟然得到了经理的信任。不但如此，还答应根据他服务的态度，不久要提升他担任重要的工作。彻底的现实主义，这似乎是公司的基本方针。

前途大有希望。正因为如此，不能玩忽职责，一旦有事，决心豁出命来干。

“那，可就没办法喽！”

明子仍然站在门口，用象似灰心、又象留恋的语气说。可是五郎不愿意就这样让她回去，于是劝她：

“怎样，喝杯咖啡好吗？虽然也许不如‘拉·美尔’煮的那么好。”

“谢谢。那就喝一杯吧！”

明子点头坐到旁边的椅子上。五郎烧上咖啡壶，是为了防备困倦而准备的。在等着煮咖啡的时候，明子继续说：

“这儿的经理是做什么工作的？”

“贸易。”

“这，我知道，是做什么贸易的呢？”

“不详细。”

“听来喝茶的客人说，是个生意上的好手。”

“大概是的。但是我现在的工作是遵命守卫这座楼。关于公司的业务，等迟早提升后再去学习。”

“你没有这种兴趣吗？由于好奇心，在夜里到经理室去翻翻看，说不定会有什么来钱的道儿呢。”

“这是什么话，正是因为认定我不会干这种事，才安排我在这里工作。若是把机密文件偷着记下来，也许可以卖给别的公司。但，经理是个细心的人，早晚必然败露。与其那样，不如忠实地干目前的工作。”

“真行！”

明子显出尊敬的样子。咖啡煮好了，两个人喝着。

五郎心情愉快。收入虽说不坏，毕竟是没有个说话的人，工作很单调。万想不到，今晚竟能这样度过。

这时，明子发现了用按针钉在墙上的香烟盒，奇怪地问：

“那是什么？象道符似的。”

“不是，是飞刀的靶子。”

五郎想显示一下本领，从兜里掏出尖刀投了出去。真精采，来个正中。明子瞪大眼睛，缩一缩脖。

“真厉害，可是也危险呀！”

“这是为了准备紧急时用的，练习相当长的时间了。”

兴致上来了，他把抽屉里其余几把尖刀也拿出来，一个接一个投了出去。大部分命中。明子佩服地喊叫起来：

“好厉害呀！”

就在这时，门打开，又关上了。开门关门，真是又轻快，又敏捷。

察觉到有动静，五郎便把脸转了过去。是一个青年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利刃，阴森森地闪光。他压低声音说：

“你应该放老实点！”

“你究竟是什么人？”

五郎说着，有些后悔。不用说，他不是个正经人。这是意想不到的失算。一直都很小心，怎么弄到了这种处境……

既然忘了门，而且刀子又不在手。想要往墙那边靠也办不到。因为明子惊叫着拖住他，浑身颤抖。

闯进来的人说话了：

“把我领到经理室去！”

“可是，钱装在金库里，我不会开。”

“用不着你管，打开经理室的锁，让我进去就行。”

听他这样说，五郎想：也许这个对手有打开金库的本事；或许目标是容易打开的卷柜里的交易文件和商品样本吧。

但是，不论是什么，也不能照办。坚决防止邪恶的侵害是他的职责嘛！五郎果断地说：

“不，我拒绝。”

“那不行，一定让你做。喂，那个女的，离开点！”

明子战战兢兢地离开了五郎。五郎感到高兴。若是一对一，看准对手的空子，大概能够扭掉刃器。他对自己的腕力颇有几分自信。只因有个明子，太碍手脚他感到困窘。

他不愿意连累明子。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象他期待的那样。闯进来的青年不对五郎，却伸手把明子拽了过去，用刃器压着她的脖子，对五郎说：

“喂，现在你还想拒绝吗？”

“五郎，救我！”

明子又发出了惊叫。听着她求救的声音，五郎进退两难。

若是自己一个人，一定抵抗到底，也有这样的自信。但是对于她，见死不救，就要痛苦一生。另一方面，经理的严酷命令也浮现在脑海，于是，他犹豫不决了。

“打算怎么办？”

对手总是胜他一筹，正逼着他回答。五郎下了决心：

“知道了，照你说的办。”

“好，就应该这样。那么，把手背过去！”

闯入者命令明子用绳子把五郎绑上。五郎想：明子能不能绑松点呢。

但，这也没有成功。闯入者指挥明子怎样绑法，还亲自检查。五郎没有反击的机会。

现在两手已经动不得啦。处于这种状况，已经不可能再与手持刃器的对手对抗。五郎用惆怅的目光凝视着扎在墙上的小刀子。

五郎只好按照要求告诉人家经理室钥匙的所在，并领他进楼。静静的走廊响着奇妙的脚步声：前面走的是手被反绑着的五郎，后面是明子，被闯入者牵着手。

经理室在二楼。锁被打开，开亮一盏电灯，他们一起走了进去。

闯入的青年让五郎坐在桌旁的待客椅子上，从兜里掏出绳子把他捆在椅子上，把嘴也给墙上了。已经不光是手，身子也不能动，声音也出不来。能够做的只有耳听和眼看了。

五郎望着对手。至少要把他的相貌记住。还有，偷什么，看清他留下指纹的地方。

另外还怀着这样一线希望：照空子，或者在对手走了以后，明子能助他一臂之力，因为是我救了她呀。

然而，眼前展现的情景，使这些想法完全破灭了。闯入者和明子快乐地开始谈笑起来，脸对脸，在庆幸进行顺利，样子好象在互相祝贺成功。

五郎虽被堵住嘴，但却咬牙切齿。明子竟是强盗的同伙。没察觉到这一点，多么愚蠢。

叛徒。早晚要向警察控告她，不以同谋犯的罪名捕起她来决不甘心。这种女人，理应是这样的下场。

两个人并不理会五郎的愤怒，关了屋里的电灯，留下欢快的脚步声走出去了。到哪间屋里去了呢？竖起耳朵静听，还是捉摸不清。

只有五郎一个人被丢在黑暗中了，因为身体动弹不得，窝火透了。但是又毫无办法。

窗户开始亮起来，从海那边升起了太阳。五郎狼狈的样子就展现在阳光里。

这时，走廊里有了脚步声。门开了，是比平时提前来上班的经理。他目光敏锐，干练，是个所谓“事业迷”那样的人物。

经理瞅着上绑的五郎，解开绳子之后说：

“怎么搞的，这种样子？”

“是，对不起，强盗来行抢啦。可是，我知道相貌。还有，引线的女人我知道，马上去抓来……”

五郎开始叙述犯人的相貌。经理点着头，接着又摇摇头：

“若是那个人，就没有必要去报告警黎。国为没受到什么损失。不过，反正你得被革职。”

五郎惊异地把头低下。

“是我的疏忽，革职也没办法……可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强盗。”

五郎嘟囔的时候，经理解释说：

“不，不是强盗，是个志愿求职者，希望录用他。他说他比现在的门卫能力强，并提出要实地证明一下。请你不要见怪，因为我们公司的方针是实力主义。”

出院

“终于要出院啦，长时间蒙您照顾。”

他向医生道谢说。

他是在楼梯上脚踩趾了，栽倒后摔伤了头，被送到医院里来的，他在一段时间里，连续昏迷不醒。但是，由于紧急治疗，现在已经好转。

此后，不需几天工夫，内科方面的病已经无关紧要，只是测定一下脑电波，仔细检查一下是否会有后遗症。结果，他被允许出院了。

“直接回家吗？”

“从这儿到我家的中途，有我所在的公司，先到那里道道谢，打听一下我病休期间的情况如何，然后回家。”

“那么，我给您太太挂个电话吧！好啦，这药给您，请在不舒服的时候喝。”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谢谢您啦！”

他走出医院，乘上电车。

“好久不见啦！”

他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上午十时，车内并不拥挤。然而，他似乎感到有点儿不舒适。

“怎么回事？……”

他在自问自答。

“……当然，由于一直住院，要完全恢复，还需要一些日子的。”

他自己解释着。不一会儿，到了公司大楼。他走进办公室，首先向自己的上司——科长的座位走去。

“为了一点点不值得的事，休息了好长时间。今后一定要更加提高工作效率，加劲干！”

“唔，拜托了。”

科长只是点了点头，他仿佛有些灰心丧气。科长本来是一个爱动感情

的人，在这样的场合，他应该鼓励、或者责备他不小心才对。总之，他是该大声说话的。

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并不象他想的那样：文件堆积如山。是谁帮助处理了吧！

他向邻座的一个与他一起进公司已经三年的同事说：

“诸多麻烦您啦。”

“没有的活。”

真是过于老实。本来是一个应当更爽朗些的家伙。嘿……没有办法。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这空白，今后再慢慢弥补吧。

他站了起来，走到走廊。在大约十步远的前面。有一台卖咖啡的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硬币就会送出热咖啡。

“这是怎么回事？”

并不是热的，而且没有咖啡的味道。喝了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扔掉了。味觉也变了吗？无论怎么说，我可是摔的头部啊！

他一边想着，站在那里。别的科的一位女子路过这里。她是一位很标致的美人。

“好容易出院了，连一句祝贺的话也不向我说吗？”

他伸出手，想借此机会握握她的手。

“祝贺您。”

她说着，伸出了手，他握着。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可是这时，她却转身走了。

是那么冷冰冰的手！

好一会儿，他失神地站着。而她，早已经不知哪里了。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竟然摆弄起冰来了吗？不，这附近是不会有冰的。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应该说一句话呀！要知道，这使我该多么吃惊啊！

回到座位上，想了一会儿，怎么也不明白。看看周围，发现谁都没有吸烟。工作中禁止吸烟的规定也建立起来了。这正好，住院的时候不让吸烟，就此戒掉了吧。

但是，无论如何，心情也难以平静下来，就对邻座的同事说：“我有话跟你说，请到走廊来一下。”

“唔。”

他们站着谈话。他说：“我说，那个科里有个很不错的美人吧？”

“唔。”

“刚才，只是为了祝贺我出院，我们握了一下手，你猜怎么样，那可真是太凉啦！”

“那么……”

“真不明白，怪事！就在这样漫不经心地握手的时候……”

他说着抓起了同事的手，又大吃一惊：也是冰凉的。

理会到这一点，他坐上出租汽车，告诉了自己住宅的地址。也许是应该到医院去的吧，这一定是后遗症，味觉、手的感觉都是奇怪的。但是，在这之前先跟妻子见见面吧。

来到自己的住宅前，他付了车费，找回零钱。司机的手也是凉的。

接了电铃，门开了，妻子迎了出来。

“好啦，你终于出院了！”

因为情绪不断的紧张，嗓子发干。他喝了桌上杯里的水。是一种怪味，有泥，而且苦。他皱起了眉头。

“怎么啦？”

“啊，你听我说……”

他握着妻子的手，同时，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他感觉手又是凉的，莫非脖子也是凉的吗？难道连嘴唇的感觉都变了？

他说：“……我，觉得一切全都奇怪。”

“不，是你太认真了呀。”

“但是，大家都变得冷冰冰的。的的确确是这样，你也是。”

“这是现实啊！”

“怎么回事呢？是都让宇宙人附体了吧！”

“不是的，让我来告诉你，请你好好听着。实际上，都是‘机器人’了。”

“你说什么……。”

“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大概是一种新的病毒。因此，人类几乎全部毁灭，于是就由‘机器人’来接替。总之，在象你这样的，由于某种原因，具有免疫力而活下来的人繁盛起来以前，就得由‘机器人’来充当临时的角色。这不知道需要几百年呢……”

“说的是什么呀！”

他自语着，抱着头，走进自己的房间，人们都是用人造细胞制成的精巧的模型，没有能够同他正经说话的对象。于是他好象在茫茫的大海上，产生了孤帆漂流的凄凉之感。

于是似乎他的头脑也变的奇怪起来了。

他想起了从医院带来的药，也许吃了会有些帮助的吧。他在杯子里倒上水，打开塑料包装，取出药片，放进去。竟浮起了白色的烟雾……

“这是怎么回事……。”

猛然看到镜子，那里面是白发皤然的自己的面孔……。

他发出了一声哀鸣。

“醒一醒，醒一醒，你睡魔着了。”

旁边是医生，他躺在医院的床上。

“请把镜子借给我用一下。”

里面照出来的他，依然年轻。他舒了一口气。

“做了一个讨厌的梦。”

“是这样的。据说黎明前之夜是最黑暗的，身体的恢复也是这样。已经完全好起来了，不久就会痊愈的。”

“尽管这样，也是一个讨厌的梦，总是感到冷，简直是一想起来就要打寒战。就象没头脑怪物的奇谈和传说一样。总是有一种被欺侮了的心情，真不痛快。”

他自语着。医生对他说：

“能够生气了，这就是健康的证明，在这以前，你往往是沉默的。请不要冲动，不过已经没有关系了。”

“到底怎么啦？请快点说。”

“你的公司破产了。”

“好哇，那么不称心的公司。我另找事情做。”

“另外，您的太太不见了，听说是跟人走了。”

“也好，又没有孩子。那样冷冰冰的女人，只要想起来，身子都要打哆嗦。”

“那么，明天还出院吗？”

照料入微的生活

清晨。高楼大厦象起伏的群山连绵不断。远方，夏天的太阳刚刚升起，阳光透过白云，照进这个房间。这是八十层公寓大楼的第七十二层。床上躺着的男人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他在宇宙旅行保险公司工作，名叫特尔。

太阳升得更高了。窗台上的玻璃雕刻反射出的阳光闪闪烁烁，照射着镶在墙壁的自动日历，在二零五零年这个数字上，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光圈。

照射进来的阳光愈来愈强，窗上的大幅玻璃却只带点青白色的光，似乎隔断了太阳热，屋子里只投进了亮度。而且，由于室内具有某种设备，气温又适宜，因此，带有微微花香的新鲜空气充满了室内的各个角落。气温终年不变，而花香却随着季节和个人的爱好随时起变化。目前正是夏季，根据特尔的爱好，以百合花为主调剂出的花香，正从角落的某个机器里缓缓地散发出来。

墙壁挂历上的时钟正指着八点，卡卡地发出轻微响声。接着，银色的大朵花瓣形的扩音器响起了音乐，以虔诚的声音开始呼唤：

“喂！已经到起床的时间了。喂！您该起床了……”

用钟表控制的录音磁带——自动发声器，重复呼唤三次。特尔没有起床的意思，于是，呼唤停止。代替它的是从墙壁里发出的齿轮调换的轻微响声。

这时，从天花板上静静地降落下来一只“手”，它是由柔软的塑料做成的大机械手，这是每间屋子里都有的。

“您若是还不起床，去公司可就要迟到了，您还想睡？不上班是不成的啊！”

催促、呼唤的同时，机械手拿开毛毯，把特尔抱了起来，向浴室走去。特尔象木偶一样随它摆布。浴室大门自动打开，把特尔迎了进去。机械手把特尔放在淋浴喷头下，从墙壁里伸出一支小机械手，在他脸上擦了脱毛软膏，只需五秒钟，就有彻底消溶锻须的作用，而且对于皮肤毫无温害。

另一方面，大机械手灵巧地动作起来，把特尔身上的肥大睡衣脱下抛到一旁的电子洗衣机里。

“那么，给你淋浴吧！”

紧接着，发声器响起喧嚣声。温度适合的热热水开始淋了下来。不多时，象骤雨稍歇一般，淋浴的水逐渐减弱，最后停止了。接着，干燥的微风徐徐吹来，机械手一边旋转特尔的身体，一边摩擦，皮肤上残存的水珠顿时消失。

淋浴刚一结束，花露水就从喷雾器中轻轻喷洒出来。机械手服侍特尔穿上了洗干净的雪白衣服。

“早饭已经准备好了，请到这边来吧！”

机械手把特尔抱到食堂，放在椅子上，让他坐下。传送带立刻将早饭从厨房送到桌子上。咖啡、牛奶等等满屋飘香。

“喂！请您用餐吧！”

机械手说着，又把电视插头插入开关。用美丽的色彩，把头一天的新闻摘要映现在大幅宽阔的荧光屏上。电视持续了三分钟。新闻结束，电视的机纽关了。接着，从三面墙壁里播放出柔和的音乐。动听的乐曲在明亮的阳光和清爽的空气中荡漾。

乐曲声低了下去，自动发声器又发话了。

“如果用毕，就撤掉吧！”

一切都是按日程表进行的。特尔没有按动他身旁的电纽，这表示他并不反对。于是，输送带开始传送，桌上陶磁和金属等各种食具一面发出互相撞击声，一面向厨房移动。

乐声重又升高，自动点烟机移了过来，停在特尔面前。只要抽出一支烟，打火机就自动点火。可是今天早晨，特尔却无意伸手去拿烟。

不一会儿，换了一支乐曲，又响了起来。

时针正指着八点五十分，乐曲声逐渐减弱，最后中断了。发声器又提醒特尔。

“喂，已经到上班的时间了。”

机械手把特尔扶了起来，带他向屋里的一角走去。靠近门时，门自动地开了。那儿放着一个结实而又透明的塑料座舱，形状很象小蚕茧，这是谁都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

“喂，祝您今天精力充沛地去上班。您不在期间，搞卫生和收拾屋子都按常规进行。”

发声器报告的同时，关了茧形座舱的门，按一下旁边的电纽。

咔嚓一声，由于压缩空气的作用，茧形座舱被吸到后边的大型管道里去了。这个管道通向都市的各个地方，也能通到大楼的任何一间屋子。由于强大空气压力的推动，任何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特尔的茧形座舱在管道中前进。安在座舱前头的小型机器不断发出无线电信号，管道接收了这个信号之后，就能在错综复杂的管道中准确无误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五分钟后，特尔的座舱停在公司的正门前。

正是上班时间，门前挤满了公司里的很多职员。其中一人，隔着透明的塑料座舱，向特尔打招呼：

“早安！特尔先生！怎么搞的，您的脸色特别难看！”

可是，特尔并不想从座舱中走出来。打招呼的同事，伸手去拉他，但，立刻大声喊叫道：

“这手冰凉啊！喂，快去请医生！”

顷刻间，医生也从那条管道来了。在嘈杂、喧闹的人声中，医生把特尔的身体检查了一遍。

“情况怎样？”

“为时已晚。特尔的心脏原来就弱，这次死亡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而引起的。”

“什么时候的事？”

“嗯...断气大约已经有十个钟头了，应该是昨天晚上事。”

报酬

“你可来了，快想办法救救我吧，现在只有依靠你了。”

因在拘留所里的L先生看到前来的律师。用盼望已久的口气和他打了招呼，律师向他点了点头，做了答复。

“您能如此地信任我，我也感到很荣幸。当然了，既然接受了您的委托，我是要尽力而为的。不过审判这种问题，在下达判决之前可不好打保票，况且您是杀了人的呀！”

L先生也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说得很对，正是这样我才请你来。如果是其他案件的话，别的律师也就可以了，可是这次，案子可成了问题。你是精明强干的知名律师，人们不是都在传说，假如早就有你这样的律师，即使是杀过人的水兵也会出来自首，什么样的犯罪魔王都可能落得无罪吗？”

“哪里，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也不能说什么样的罪犯都行，这还得取决于委托人本身。”

“我明白，你这是在讲报酬。我早就知道你是不论什么样的罪犯就能辩解成无罪的。”

同时，要索取出人意料的高额报酬，这一点你放心。我的财产在实业界是无人不知的。

我想精明强干的你和财产连城的我一结合起来，应该是万事大吉的喽。说真的，拘留所的日子，我实在是够了。”

L先生长叹了一口气，摸了摸腮。从这种表情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很困窘。的确，对于过惯了豪华生活的L先生来说，这拘留所的日子确实是难以忍受的。然而，它的结局又何止是拘留所，当他想到判刑和随之而来的死刑或断送整个后半生的长期徒刑时，如此焦躁不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律师语声沉静地对他说：“尽管您是这样说了，但我看事态未必那样简单。据我了解，您是杀害了买卖竞争的对手。”

“噢，是在谈话当中不知不觉地发起火来，把身边的裁纸刀捅进去了。倒霉的是扎到了心脏，他就一命呜呼了。没想到人的死亡竟是这么容易。”

“怎么把事情说得那么简单呢，你是和来访的客人争吵了一阵之后用裁纸刀把他捅死的。在场的人还都在。这样一来，事实是很难更动的了。检查官可能要从商敌这个角度追究你的杀人动机。我就在这一点上替你辩解，说你没有杀人的意图，没问题，放心好了，至少免于死刑，这一点是可以保住的。”

“是你把事情说得太简单了。长期徒刑我绝不干，一定得给我辩解成无罪才行。”

律师摆了摆手，当面表示拒绝。

“办不到。要把你辩解成为无罪，那几乎是接近于不可能。”

“正是这样才请你来嘛！只要能设法使我无罪，钱要多少都行。你刚才说接近于不可能，但还没有说完全不可能，对吗？那就是说你还有办法嘛！说真的，如果判成徒刑的话，那我还一直攒钱干什么呢，你看怎么样？”

L先生往前凑了凑身子，律师则变得更加冷静了。

“我好象是被你抓住了话把儿，那么让我也来抓抓你的话把儿吧！是你说，钱多少都行吧？”

律师的语气似乎有什么把握，L先生稍微松了一口气。

“你是说有，有什么办法吗？求求你一定帮助我吧。钱的问题，不管多少……当然是在你要求的限度之内；我想你总不至于要我的全部财产吧。”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一点。有钱的人大多是一开始答应得满好，可是一到动真的，又舍不得了。不过这一套对我是行不通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明确地定下来，你就另请高明吧。想要少花钱的话，就找别的律师，结果，会定你有罪的。”

“不。你等等，我绝不吝惜金钱。除了你再也没有人能把我从目前的处境中解救出来了。”

L先生伸出双手，好象要缠住不放的样子。

“就是嘛，那就讲清楚吧。”

律师要求高额的报酬，就连L先生也不得不犹豫良久，但又不得不答应下来。

“怎么样，这回可以了吧！可是你打算如何使我无罪呢？”

“说是无罪，可是你明明是杀了人的，而且亲眼看到的人太多了。如果是只有一个目睹者，那还可以把他辩解成精神异常，但，那么多人……尽管人们如何议论现代是疯狂的时代，可是若把他们都说是精神不正常，也难免有些大不尽情理了吧。因此倒不如把你辩解成精神不正常的人，那就简单了，这一关一得到证实，你就会无罪的。”

L先生皱起了眉头。

“你是想让我当疯子吗？我既不愿意落得有罪，也不愿意成为带着医生证明的疯子；既不想坐牢、也不想住精神病院。我想你这个人大约不会为了索取高额的报酬而采取这种办法吧。”

“那是当然，因为我在这一行里已经出名了。而且，一旦谈妥报酬，就绝不辜负委托人的期望。留一手的办法还是有的。杀了人还要说无罪，除了精神异常之外，倒是还有一种情况。”

L先生又恢复了原来的神态，眼里流露出希望的光芒。

“什么情况呢，那是……”

“正当防卫。我就在这方面进行有力的辩护吧。”

“能这样当然很好。不过，恐怕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对方既没有携带凶器，又无法证明他是赤手空拳的武术健将，而且就体力来讲，他也不比我更强壮。即使说是商敌怀有杀人的动机，也很难使法官相信他确是蓄意杀人而来。”

“这也倒是。不过，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幸，据我的了解还没有人记得你们谈话的始末。这里似乎还留有可作文章的余地。”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还有可以狡辩的地方吗？”

L先生好象已经没指望了。

“也许不要紧吧，把你辩解成特殊的体质。譬如说……十二年前就是一个特殊体质的人，要吸烟，就犯哮喘病。并且医生也严格地提醒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但对方不顾你的苦苦哀求，还是一个劲儿地喷烟，于是你由于感到生命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医生的证明我来设法解决。如果是这个办法，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缓刑了事。”

“噢，如果这样倒是不错，可是因为我会吸烟，恐怕用这种体质说不通吧。”

“那就这么办吧，你是一个从多年以前就身患抽疯病的人，而这种病一拍你的肩膀就要发作，并且发作得越来越凶；如果再要发作，就有生命危险。你尽管向他讲了这些情况，但他不予理睬，全当儿戏，硬是要拍你的肩，不管你如何恳求也不……”

“有道理。”

“医生证明和过去犯病时的见证人，都包给我来解决。也不会有记忆力那么好的人，出来证明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虽然拍过你的肩，但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这样一来，认为你过去是一直搔防着，没有让别人拍过你的肩的人，可能会多起来的。”

“言之有理，如果能顺利进行就好了……”

“可不能想得太简单了。一切准备工作由我来搞，但你也得把它当成真的，与我配合。”

“可是，你让我做些什么呢？”

“你要做到，连你自己都认定你就是这种体质。开庭审判时检查官可能要追问这个问题，那时你要不坚决，可就全完了。反正你现在关在拘留所里也不会有别的事情，所以你要天天提醒自己。譬如说：自己被人拍过肩，并且反复发作过，如果再要被拍而发作的话，就要发生不可挽救的生命危险。就好象肩膀里埋伏着炸弹那样。”

“好，我就努力这么做。可是法庭上万一提出要进行试验性的拍打，不就立刻全暴露了吗？”

“你等等，连你自己都说这种话，那可就不好办了。我们找的医生可都一致地提出了诊断证明书：再被拍肩，就会死亡。你若是不顾医生的诊断证明而进行试验性的拍打，法官是不会允许的。因为搞不好会造成法庭杀人。”

“这也倒是……”

“你听到有人这样发言时，就要立刻变得脸发青，全身发抖才行，这是成败的关键。”

而且审判过后你也要当心，因为在一定的期限内警察可能还要继续监视你的。总之，问题在于你自己是否也能做到信以为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可就得去服刑了。”

“岂有此理，服刑我绝不干。不过，我明白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只想着这件事，权且把它当成真的。”

“这就对了。你每天必须集中精神进行自我暗示，例如：“再拍我的肩，我就会死的。”“再拍我的肩，我就会死的……”每天要向自己提醒几千次。”

对付法庭的战术，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判决的当天。

真不愧为索取高额报酬的律师，他的辩护非常出色。事先准备好的医师证明、证人，各个方面都没有丝毫漏洞，以至使法官无法作出定罪的判决。

尤其是当检查官发言说“要求做拍肩试验”时，L先生的表现毫无演戏之感。他突然脸色发青、不停地摆手叫喊道：“不行、不行！饶命啊！你们要整死我吗？”这情景，连高明的律师都不得不感到：“原来一个人若能不断拚命地制造假象，竟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它动摇了法官的心证，终于宣判他无罪。

“谢谢，由于你的帮助得救了。”

L先生走到律师的跟前。

“怎么样，高明吧！委托我就没错儿，就是这个样子。”
律师洋洋得意地说着，兴冲冲地使劲儿拍了拍L先生的肩膀。

小而大的故事

这里是郊外住宅区公寓的六楼某室。窗外，暮霭开始浓重下来。她站在窗边，一面收听新闻广播，一面嘟囔道：

“哎哟，又是物价上涨，真讨厌！政府若是多想点法子就好啦……”

播音改为音乐节目。随着乐曲的节奏，她轻盈地做起体操。小巧的身躯，温柔的面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冷眼看去，这儿的景象充满了平凡与幽静。

然而，如此平静的光景，终究是乍一瞥见时的暂短印象罢了。过了几个小时，当窗外夜幕降临的时候，方才那种和平而静谧的景象便悠然消逝了。

皮鞋猛力地踢门声夹杂着醉汉特有的叫喊声。

“喂！开门开门，我回来了。”

女人听这声音抖成了一团。这种情形虽然持续了几年，可她至今仍是无法适应。女人哀怨地发出无奈的叹息，站起身打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个晃晃荡荡的男人，不用说，是女人的丈夫。这是个阴险狡诈、贪婪无厌的家伙。女人小声小气地说：

“求求您，安静点儿，不要打搅了邻居呀。”

“没关系。酒喝醉了不好吗？喝醉了嗓音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男人执拗地扯着嗓子吐着脏词，甩掉皮鞋走进屋里，然后歪歪斜斜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又恢复了门外那副蛮横的神态。

“喂，拿酒去！”

“您已经喝得太多了呀。”

“少费话，快拿来！”

女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拿来威士忌酒和一只小杯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男人胡乱地呷了几口酒，这才稍微安稳些。

盯盯望着丈夫举动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探问道：

“哎，我有话要跟你说……”

“有什么话，你说吧。”

“我看，你能不能行行好，跟我离婚算了……”

男人瞪大了两只眼睛，付之一笑。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这种事情嘛，简直太愚蠢啦！你对我来说，就是保证我过着舒适生活的生财之道啊。离婚，那可是绝对办不到的！”

“可是，在这整整五年时间里，你把我权做一个奴隶，任意地盘剥，难道还不够吗？！”

“哪儿的话。好不露易弄到子的金矿，还能挖出许多金子哪！就此罢休？我才不是那号傻瓜哪！”

“所以，你光凭我一个人搞设计工作来供养你寻欢作乐，随便你任意地大吃大喝，这委实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嘛。况且，物价又是一个劲儿地在上涨。”

“那种事儿，我不管。有牢骚就向政府发去嘛！”

“你是个骗子手。”

“对！我是骗子手，不过，是个聪明的骗子手。我的钱若是不够花，就叫你回娘家去死乞白赖地要！”

“可是，所有能用的借口都用通了呀。”

女人在长吁短叹，而男人却在自斟自饮，弄得酒气冲天。

“能行吗？你好好地想想吧。一切都能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是托谁的福呀？你干的那件杀人案，还不多亏我悄然默声地给掩盖过去的吗？”

“那是件没有法子的事情啊。大半夜，在回家途中的桥上，突然遭到流氓的袭击使本能地推了一把，不料想那家伙却掉到桥下去了。趁此机会，我才得以脱身逃走。做为一个女人，谁都会这样做的呀！”

“可是，那家伙淹死啦。”

“可我，万万没能想到他会淹死的。”

“‘万万没能想到他会淹死的’，你这种话和那品质恶劣的汽车司机在肇事后又逃掉的借口一模一样。你这是漂亮的杀人，是过于干净利落的杀人。我偶然地目睹了一切，不！与其说是偶然，倒不如说是有幸。这在你说来，或许是倒了霉。”

“唉，当时不如马上自首就好啦。我心里总是在想，让你这样折腾一辈子，真不如去自首的好。”

“你现在尽管这样说，可是为时已晚。去自首，还是和我结婚，对于这一点，你是作了充分考虑后才做出决定的。不是吗？你选择了和我结婚这条路……”

男人的一席话，说得女人低下了头。自从受到这个男人的要挟以来，她饱尝了无法形容的痛苦。可是，一想到有着社会地位的父亲和前途光明的兄弟们，即使是过失杀人，恐怕人们也不会认为在她这样的家庭里会出现杀人凶手的。权衡的结果，她选择了宁愿牺牲自己这条路，跟这个男人结了婚。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终结，恰恰是问题的伊始。从那以后的五年时间里，可以说生活毫无意义。她终日里汗流夹背地干活，有时还要捏把冷汗，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理由回娘家去借钱。而借来的大部分钱，又都被这个男人挥霍在吃喝玩乐上了。

女人抬起头，两只眼睛盯着丈夫，严肃地说：

“我再也不能容忍啦！”

男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含混不清地说：

“既然这么说，又有什么办法呢。你还是打算去自首喽。假如你的决心已定，那我就和你离开。在报废的矿山周围转来转去，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根本就没有去自首的打算。可我必须离开你。”

“大概不会有什么办法吧？”

“不一定没有吧？有，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杀了你。”

女人的眼睛在熠熠闪光。男人却睡眼惺松地操着似笑非笑的声音说：

“这是个无聊的主意。要当心，不会白白地饶过你的。”

“恫吓我又有什么用！”

“你不要以为我醉了，我还是能够狠狠地揍你一顿的。”

男人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是无法办到。女人看到这种情景，便沉着地说：

“动弹不了了吧？刚才你喝的酒，让我掺进了麻醉剂，是定时麻醉。眼

下，是我说了算。照此下去，我是能杀死你的。”

由于麻药起了作用，男人的舌头愈发不灵活了。

“不过，你打算怎样杀死我呢？是勒脖子，还是用刀子？不管你采用哪种办法，事后都得处理尸首的。想运走扔到什么地方去，单凭一个女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那些事儿，我都考虑过啦。”

“想求谁帮忙吗？干这种事，会被那个家伙死死缠住的，他要比我厉害得多。象我这种善良的骗子手，世上是没有的。叫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才是骗子手苦学经营的本事呢。”

“你已经是个死到临头的人，随你便说好啦。反正，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麻醉剂起作用的时间里，把你从窗口推到外边去。你喝得酩酊大醉，邻居们都是知道的。

对于一个酒鬼，酒劲儿发作，暴躁起来。自己从窗户跳到外面去了。这样的事是常有的啊。”

女人一点点凑过来，把手放到男人的身上。

“喂，你真的要……”

“可不是吗。最近我常作体操，就是为了练练身子骨，这点儿小事，我能办得到。

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嘛！”

女人抱起男人，向窗户的栏杆上施去。这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她倾尽周身力量，还得需要努把力。

“哎，你又要重复杀人事件吗？”

“这不是杀人，是正当防卫。如若不然，我就要死在你手里。不！连正当防卫也不是，而是醉汉坠楼身亡的小事故。”

“求求你，饶了我吧！从今后，我一定能痛改前非。”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这话，是让人信不过的。”

女人稍稍推了推栏杆上的男人。

“喂，住手！还是住手的好。告诉你，我也不是那种傻瓜，五年前在和你结婚时，我就想到会有今天。我已经写好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揭发你过去的杀人行为以及在把我弄成不正常死亡时，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你。”

“这是小说里常有的那种恫吓说教，我根本不信这一套。”

女人又推了一把瘫如烂泥的男人，使了一把劲儿。

“这是真事啊。信是写给警察署的，现已装在信封里，贴好邮票啦。这封信让我寄放在一个头脑不大好使、但为人忠厚的老实人手里。他是个具有好奇心而又不拆开看，嫌麻烦而又不过早地投进信筒里去的人。我已经托咐他，在我死后，立即把信投进信筒里……”

不管男人如例威胁恫吓，到了这步田地，也没有中止她的行动。女人用力最后一推，男人便从栏杆上落了下去。

望着一直摔在楼下混凝土地上的男人，女人发出了刺耳的尖叫。按着事先预定的计划，女人象做戏一般，一切一切都在夙愿克遂了。

隔壁房间里的人，提供了男人醉酒的证言，公寓里好多人，也都出了证词。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有嗜酒成癖的恶习。救护车、巡逻车开来，草草地验尸后，便将尸体运走了。

其后三天，她关在屋子里，因为要在这段时间里必须表现出对丈夫死

去的悲伤。由于五年来头一次获得这种解放感，女人的心情特别舒畅。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关注着丈夫死前最后所说的那番话。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邮差的轻轻叩门声。她站立起身，漫不经心地接过来信，不禁神经质般地叫喊起来。

信上确实确实是丈夫的笔迹，投信地址是警察署。

“他的恫吓到底是千真万确啊……可信为什么又给投到自己的家里来了呢？”

女人马上弄清了原因。原来，贴在信封上的正签写道：“因邮资不足，无法投递，故退回寄信本人。”

“哎呀，多亏了物价上涨。我真高兴极啦！政府若不是带头上涨物价，那，我现在将是……”

女人放下心来，在爽朗的笑声中，擦燃火柴，把信烧掉了。

解决纠纷的机器

法庭上笼罩一片庄严的气氛。时间一到，有关的人都起立迎接审判官。于是，宣布开庭。

被告席上站着—个中年男人，现出极度抑郁不平的神情。他站在那里，身躯微微颤抖，举止显得焦躁而愤懑。他嘴角抽搐，目光惊异，不知是为了卷入案件而愤怒，还是生来就是那么一副性格。

检察官开始宣读犯罪起诉书。

“被告制造了一部骇人听闻的恐怖装置。倘若对其置若罔闻，势必彻底搞乱社会秩序，引起社会惶恐。为了惩前毖后，必须科以重刑，应当说这是裁判史上空前未有的危险案件……”

检察官稍停片刻，接着又一字—眼地认真地说：

“—个市民打来了电话，说有—个人躲在地下室里制造—种离奇怪诞的机器。为慎重起见，警察前往调查，始查获此案，随后立即逮捕了当事人，并没收了他所制造的机器。它虽说尚未给社会造成灾难，然而无疑是令人恐惧的行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机器作为物证被搬进了法庭。那机器有大型保险柜那么大，银白色的外壳，上面布满了按钮开关和指示灯。机器上边有—个细长的小孔，好象是用以取送卡片的。整个装置令人感到十分精巧。

被告似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怪声怪气地喊叫：“那是我的东西，花了好多钱，用了好多年的心血才制成的啊！你们随随便便就给夺去，简直是胡作非为！警察跟小偷—个样……”

审判官严词制止说：“这里是法庭，不许胡言乱语，被告不得随意扰乱法庭秩序，若有话想说，要通过律师转告。”

辩护律师安慰被告说：“我完全理解你发脾气的心情，但是，大喊大叫可不好办。

为你辩护的只有我—个人，这一点希望你能理解。你的案子是—个别的律师感到头痛而推辞的案件。面临此境，我出于同情，才承担了为你辩护的责任。”律师总算说服了喃喃不止的被告，并对审判官说：“根据被告意见，

那部机器对社会有益，并无危害，这一点深盼谅解。”

这时，被告提醒似地在背后捅了一下律师，辩护律师就又补充说：“……如果人们能够了解这部机器的性能，那么被告一定会得到支持。他提出邀请各界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权威人士来法庭进行鉴定。”

然而，这时检察官提出了异议。

“搞鉴定是不允许的。若是那样做，有关这部恐怖装置的消息就会为世人所周知。

我恳请法庭驳回鉴定机器的提议。此外，我要求对本案的裁判，采取非公开的方式进行。

非公开虽然不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但也要因案情而异。假如有人发明一种既简单而性能又好的武器，若是向全世界公布这一发明，该也不该？显然，是不应该的。可以说本案便与这一假设雷同。”

审判官说：“检察官的提议合理。从现在起，审判改为非公开进行。”

几个旁听的人被法庭工作人员赶了出去，关严了门。被告又声嘶力竭地吵嚷起来。

“秘密审判？简直是岂有此理！跟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事情难道是当今世界所能允许的吗？我坚决提出抗议。说实在的，辩护律师先生，您也太软弱无能了，为被告出力，难道不是您的义务吗？您给想个办法嘛。”

“可是，审判官已经这么定了，怎么好违反他的决定。若是乱闹，反倒不利。”辩护律师现出为难的神色，用一筹莫展的口气说。

然而，被告更加怒不可遏，他扼住辩护律师的脖子，随后又抓起一把椅子挥舞起来。

法庭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制止了他，使他安静了些。但他仍大声喊着。

“你们串通一气，加罪于我……这世界上的一切反常了，这里的一帮人全都是疯子……”

法庭工作人员捂住了他的嘴，令他安静。辩护律师此时从皮包里掏出一些材料，递给审判官说：“从被告现在的表现已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竟把审判官、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以及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我，统统看成是疯子。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的头脑失常。瞧，那是医生开的精神病鉴定书，证明被告是严重的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有鉴及此，深望予以免刑。”

审判官开始宣判。

“因考虑被告患有精神病，因此免予刑事处罚，决定将被告强制送往指定的精神病院，直到痊愈，不得迈入社会。此外，没收解决纠纷的机器，由法院予以销毁。此等恐怖事，一旦传到社会，颇为不利。如此处理，乃司法人员之职责。”

被告又叫嚷起来。

“你们这样强行把我当成疯子，简直是单方面……”这时，辩护律师复又过去安慰他说：“哎，你最好还是死了那份心吧，判决已定，服从判决乃社会之常规呀……”

审判就这样结束了。

精神病院里一个中年男人不时地发牢骚。

“实在残酷啊！这个世界反常了。”

同病室的患者过来搭讪着说：

“正因为反常，我们才被关进这里。你干了什么事呀？”

“我发明了一种绝妙的机器，那是一种计算机，能在极短时间内准确无误地进行审判，转眼间就能做出合情合理的判决。这种机器若是一普及，就会大大提高诉讼效率。

用很少的税金便可处理案子。什么检察官、审判官、辩护律师之类的人，就全都不需要了。”

同室的患者点头赞同说：

“那没办法呀！若是造出那样的机器，那些搞法律的人都失业了，就得携儿带女，浪迹江湖。所以只能串通一气，把这事暗中掩盖下去。”

“照你这么说法，也许就是那么回事。可你是因为什么被关进这个精神病院的呢？”

“嘿，彼此一样啊。我发明了一种诊断治疗机。这种方法能预先诊断出想做坏事的人，然后再做脑手术，使之成为好人。在我准备向社会上公开发表这种诊疗法前，被逮捕审判，关进这里了。如果一个坏人也没有，搞法律的那帮人也就无法谋生了。”

两个人都终生无望从这里获释。

自称便衣警察的人

傍晚时分的闹市区。我向一个走在前边的青年搭话：

“喂，请稍等等。”

青年的穿着有点脏。脚步慌乱，神情不定。他回过头来，目光机警地望着我，突然间，拔腿想跑。应该先发制人，我一声断喝：

“不要逃，我是便衣警察，站住！”

青年站定，满脸不服气，说：

“干什么？用这种不礼貌的腔调招呼人，请放尊重点。”

“废话少说，因为你可疑，想查问一下。”

一发生口角，不大会儿，人从四周围拢来。世上这么多有闲空的人，不，说不定是一伙先睹为快的好事者。青年在众目睽睽之下，满不在乎，端着肩膀，摆开架子说：

“你是便衣警察还是别的什么，我不得而知。让人在过往行人面前丢脸，可不怎么相当吧？说是犯人？我根本不明白，眼下我什么坏事也没干，问心无愧。”

瞧热闹的人乱吵乱嚷，有的家伙还给这个青年打气。我定睛看去，那小子正鬼鬼祟祟地向别人身后躲藏。遗憾的是我不能够将他们一一分辨出来。我打开路旁西餐馆的大门，求助于那里的老板：

“实话说了吧！我的身分是便衣警察。对这个人有怀疑，想审问他。您看到了，在街上很不方便。如果有空屋子，暂借用一用吧！”

“请，请，警方的事，理当协助。哦，请进。”

老板一口答应，领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我重新开始问话：

“这个地方不错吧。首先，让我看看衣兜里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证据……”

“没干亏心的勾当，最好老老实实按我的话做。事情就能早点结束。”

不论他怎样恶言恶语和如何反抗，我还是以强硬态度进行了搜查，从衣兜里翻出来成叠的钞票。我用威胁的口吻说：

“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什么？”

“这您还不懂？是钱哪。钞票！”

“那种事情我清楚。在哪里弄到手的？”

“这个……”

“瞧，不打算讲实话。”

“钱是我挣来的。”

“干什么挣来的？”

“干了各种各样的事。”

“举个例子，是什么事？”

“这个……”

“看你，语无伦次。很清楚，这钱不是正道来的。这些钱做为赃证，暂且存放在我手里。那么，你的职业是什么，老实问答，若是打马虎眼，这事就更麻烦了。”

我打开警察手册，拿好铅笔。这时，青年回答：

“真没办法。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便衣警察。”

“什么？开玩笑也应讲个分寸。哪有你这样打扮的便衣警察。刚才从你衣袋里搜查到的东西，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你的身分？”

我再三逼问下，青年一改刚才的神态，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有原因的，在执行特别任务。”

“什么任务？”

“实话告诉你吧！最近几天，遭受冒牌便衣警察损害的人增多了。别看善良的市民们象刚才那恃众叫嚷什么“警察暴行”，可是，剩下单独一个时，就会变得百依百顺了。”

警察便乘机威吓，假脏造证，抢夺金钱。对这类事情是绝不能置之不理的。”

“是那样……”

“不论你怎么个干法，可神色慌张，我一眼就看明白了。你亮出来的警察证件是真是假呀？看起来，倒是不差，但封面的色泽有点不大对头啊……。”

对手的言词沉稳有力，步步进逼。我长吁了口气，低下头。

“您虽然看破了这一层，可我是什么企图也没有，这纯属开个玩笑，请您谅解。”

“能那么草率了事吗？你为什么干这种勾当？”

对手越问越起劲，我结结巴巴地问答：

“实际上，只不过是写写推理小说，希望能接触到犯罪事实……”

“别说蠢话，方才你的一套措词满熟练，根本不象外行和新手。是个惯犯吧。”

“不，以前有过一回，算这次仅仅才两回。”

“别捉弄人，几十回也有吧。喂，你为的是什么……”

“唉呀，实在是千不该、万不该，以后决不再干了，你高抬贵手……”

我一再祈求，对手却不理睬，开始搜查我的衣兜。找出一个镶嵌钻石的胸针匣。

“这是什么？用脏钱买的吧。”

“是的，想当作礼物送给我的姘头。”

“不成器的东西，不能就这么了事。”

“无论如何请您高高手。从今以后洗手不干了，那个钻石送给您。恳请您饶了我吧。”

需要的话，以后，可以送您更多的钱。事情如果声扬出去，我的名誉、地位、家庭一切一切就都毁了。只有走自杀的一条路了……”

我哭唧唧地一个劲儿哀告，对手一边说三道四，一边玩赏着钻石。随后把胸针匣收进了自己的腰包。

“虽说当便衣警察，也不是冷血动物。想饶恕你这家伙，但也不能那么轻易。这个钻石我先收存。”

“啊，太感谢了。先生您简直就是位活菩萨。从今以后我一定悔过自新。为了全世界，为了全人类……”

我起誓发愿罗嗦着，对手一边点头一边问我：

“你那么看重地位、名誉，本职工作到底是什么？”

“这个嘛，请您别问。宽恕了我吧……”

“不，一定想听听，你不讲，现在就叫警察把你带走。”

“对此我可不愿意讲，一说出来，以后就会被缠住，死气白赖地朝我要钱……”

“胡说些什么？讲真话，工作是什么！”

对手语气激烈，我回答：

“是便衣警察。”

“胡扯，既是便衣警察，为什么点头哈腰地请求饶恕？”

“这是为了完成极其机密的任务。近来，传说有些品德不端的便衣警察胡作非为。”

对罪犯本应穷追猛打，可他却暗地里搞交易，敷衍了事，不作报告。干这样坏事的人到处都有，警察的威信每况愈下。为了卓有成效地肃清此类事件，我有意没带真的证件。

我是直接受本部领导的。”

“撒谎！会有那样的事吗？你这冒牌货。”

对手大声喊叫，我比他的声音还高：

“冒牌的是你！你就是真的，也是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家伙。若是两者都不是，就是个诈骗金钱的罪犯！”

正在争吵不休，西餐馆的老板露面了。

“从一开始，我就在这里偷听你们的谈话。事情确实是很复杂哪。怎么办好？店内有电话，请跟警方联络一下，让他们派个警察来，不就结了吗？”

可是，我说：“您既然偷听，事情就会很清楚。我直属特别本部，查访便衣警察的任务是保密的，除了部长之外，谁也不知道。因此，就是联系上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旁边的家伙也在唱着同一个腔调：

“我的职务，甚至连证件也没有。上司和同僚和我在外面碰头时，都装

做不认识，若是打电话求援，我的秘密职务就全部暴露了……”

这样，西餐馆的老板不由吃吃地笑出声来，对我说：

“你根本不是便衣警察或其他什么警察吧？”

西餐馆的老板简直不象个生意人，口气中有一种慑服人的力量。我沉默着低下眼睛。

老板又问旁边的家伙说：

“你也同样吧。自然是喽，警察根本就不能干的这么精明。”

“呀，您知道底细……”

旁边的家伙也露出五体投地的样子。这时，老板说：

“其实，我才真正是个便衣警察……”

“什么……”

惊讶地追问之下，老板才捧腹大笑，接下去说：

“你们以为我说的是真情话，那就错了。可是，你们二位确实了不起，我私下偷听，衷心佩服。真是非凡的才能和胆量。吃这碗饭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胆子这么大、这么顽强的人哪！你俩都是顽抗到底，从不灰心，隐瞒自己的身分。一旦敏锐发现到对方的弱点，立刻反击。高明！怎么样？让我请客吧？”

我们脸上一直持续着莫明其妙的表情。老板再作进一步解释：

“我期待着你们二位说出实话，成为好朋友。在这复杂混乱的年月，象二位先生这样的人才，应该大显身手。我呢，不过是开个西餐馆装装门面。实际上是在干着大买卖。

如果有齐心合力的人，会取得更大的收获。眼下的战果是：在海关进行诈骗、宝石走私、伪造支票的手印和签字、恐吓银行……”

老板在——列举。我认定此刻正是合适时机，猛扑上去。老板死命挣扎，旁边的青年也猛扑过来，这下，老板变得老实了。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呵，这家伙终归落网了。虽然已注意到一连串案件的主犯藏在这里，可毕竟没有充分证据，感到棘手，现在这煞费苦心的一场战斗，总算有了成果。”

“是啊，到底有了结局。这家伙还说什么警察心不细，却万万没想到是大错而特错了……”

我们互相拍拍肩膀，脸上开始绽出了笑容。

艾尔先生的临终

“……因此，事业完全失败了。对于拖欠各位的债务，已经无力偿还。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死亡。”

艾尔先生独自伏在桌上，留给债主的信就这样结束了。座落在郊外的艾尔先生住宅，这时夜深人静。他放下笔，传出一声空洞洞的响声。

接着，艾尔先生在抽屉里翻了一气，找出一只旧手枪。虽然他对满是铁锈的旧手枪究竟能否打出子弹很表示怀疑，但还是装上了子弹，因为他认为这个手枪为了自杀还是满有用的。

“哎！真是无聊。多么想过一过稍好一点的人世生活啊！”

艾尔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他平时就相信，即使死去也能重新托生。所以，此时此刻并不显得惊慌失措。随后，他怀着诀别的心情环视了自己的房间，酒瓶中残存的威士忌映入他的眼帘。

“既然这样，喝过酒再自杀吧。把酒喝掉，我的财产也就一无所有了。”

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也就是将自己唯一的财产喝光了。这间屋子里所有的家具，明天都将转让给别人。存款和现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债台如山，是一生劳动也未能还清的债务。而且，艾尔先生夜以继日地忙于重建自己的事业，患了心脏病。与其忍受心脏病发作的痛苦，为了偿还债务而不眠不休地劳动，莫如早些自杀，盼望来世更好些。

这时，外面似乎有停车声，接着有人敲门。

“如此深夜的来客，一定是来要账的吧！辛苦了。但是我已经分文皆无，而且用不了多久，连生命都将要不存在了。喔！您是哪一位债主？”

艾尔先生说着掀开窗帘，悄悄地向窗外溜了一眼。黑暗中好象停着一辆车，因为天黑没有看清司机是谁。

他把目光移向大门，只见在暗淡的门灯下站着一个陌生的男子汉，不但相貌，就连装束也从未见过。

艾尔先生打开了门，只见那男子伴随深夜的寒风，迈着奇异的步伐走了进来，站在灯光下。

“你是……”

艾尔先生话到嘴边又停下了。他觉得那个男子的身边笼罩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气氛，而且同房间里的一切都很不协调。他想：“是死神找到头上了吧？”但艾尔先生又打消了刚才那种想法，对那男子说：

“真对不起，还是没有钱，无法还您的债。”

不论是谁，到我这来的都是债主。艾尔先生已经养成了见人就鞠躬致歉的习惯。这时，那男子用一种奇怪的声调反问道：

“你说什么？”

“您不是来讨债的吗？”

“哈哈！是钱啊！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钱的伟大作用。”

那男子的狂笑声使艾尔先生低头沉思，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

尽管这样，艾尔先生还是声称这是对他一生最后的一次照顾了。但，生意已经垮台，债台如山，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我今晚想要自杀。”

“是这样！那么我太幸运了。不曾想，我能见到这样的惊险场面。这是有趣的题材，我非常高兴。那么，你快自杀吧，让我开开眼！”

艾尔先生听了，气愤地说：

“什么……”

“我是说，你不必客气，赶快死吧。我不打搅你，只是安安静静地瞧个热闹。”

“瞧热闹？这象话吗！眼见一个走投无路而要自杀的人，要瞧瞧热闹，难道你不伤心落泪吗？”

“没有那些感情。喂！快自杀吧，我还有急事。”

艾尔先生瞪大了眼睛说：“你这个东西，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带去。我死之前，先把你杀掉！”

他操起桌上的手枪，向对方射去。随着刺耳的一声枪响，子弹出了枪膛。但由于手枪已经破旧不堪，弹道失灵，子弹只打中了那男人的脚。只见他一声惨叫倒了下去，边倒边说：

“哎呀，不能这样做啊！”

但似乎看不出他有什么痛苦的表情。艾尔先生很奇怪，因而，对枪击对方深感懊悔。

“喂！痛吗？太抱歉了，只怪你刚才说的话气人。”艾尔先生说。

“不，不痛。”

听了这样的回答，艾尔先生大吃一惊。他再靠近一些，察看伤口，更加吃惊，伤口根本不流血。

“怎么，你是假腿？”

“不，不是什么假腿，我整个身体是由机器组成的。”

艾尔先生听了以后，仔细察看那个机器人的伤口。从刚才子弹射中的部位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齿轮和弹簧，流出来的好象是透明油。艾尔先生倒拿着手枪，用手枪的把手狠砸那机器人的头部，但根本没发现他有疼痛的感觉；相反，撞击金属的声音反倒把他自己的手震得发麻。

“机，机器人？这么精巧的机器人是什么人制作的？从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是制造不出来的。喂！你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你们来说，是从未来社会来的，我打算到过去的社会去作一次旅行。”

“未来？是啊，未来有可能制造出象你这样的机器人。但是你是怎么来的呢？”

“我是乘计时机器来的，就停在你家附近。”

艾尔先生想起了在黑暗中看到的奇怪的车，恍然大悟地说：“就是它啊！”

“尽管是那样，机器人从未来社会来到这里干什么呢？”艾尔先生暗中思量。

机器人接着说：“未来社会是和平的世界，一切都称心如意。但谁都觉得不理想。”

艾尔先生接着略有风趣地问道：“未来社会不会有借债、生病等种种的痛苦现象吧？”

“在未来，借债、生病、失恋、战争、不平、仇恨等等的贫困和痛苦现象都不存在。

可是，谁也不觉得有意义。因此，我受人之托，来调查一下充满着苦难的过去，并如实地介绍情况，以便让人们认识到同以往相比，当前的生活是多么美满和幸福。我搜集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件，但只是未见到自杀，因此，一定要看看你的死亡。”

艾尔先生听了这番长篇演讲，怔怔地站立，闭上眼睛，张着大嘴。如此精巧机器人生存着的未来社会是多么美妙的未来啊！艾尔先生想象着那个天地，产生了无限向往之情。那个机器人又接着说：

“你的自杀似乎要延期了？我已经不能再等，因为时空连接器情况不佳，归途的能源已经不足了，那么……”

机器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拖着受伤的脚走了出去。艾尔先生慌忙叫喊：“等，等一等，请把我也带去吧！”

“那可不成！”

“象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前去介绍情况不是更好吗？” 艾尔先生苦苦地哀求。

“说的倒是。不过一看见了未来，就再也不能回到现在这个社会了。而且，回到过去，谈论未来，历史就会发生混乱，那可大成问题。”

“请您不必担心。我对当今社会已经绝望。无论是谁，到了没有贫困、痛苦、堕落的社会，是不会想再回来的。”

由于艾尔先生再三恳求，机器人同意了，他们一起登上了黑色计时器，一声长鸣划破了夜空的寂静。计时器穿云破雾，向未来飞去。“喂，到了。”

随着机器人的喊声，艾尔先生环视了周围的一切。只见在灿烂的阳光下，矗立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人们的脸上充满着喜悦，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真是非常理想和美好的未来社会。

但，艾尔先生很快就了解了使人迷惑不解的未来社会的真实情况：这里确实没有贫困、堕落和痛苦，因为都是机器人，这就不足为怪了。而且，粮食就是机器油和电池，何况一死就不可能再去托生……

保险栓

深夜里，N 先生突然醒来。因为他隐隐约约听到了什么响声，便急忙坐起，侧耳静听。

声音还在响个不停，是从靠墙的衣橱里发出来的。

“是什么声音？……”

并不象老鼠的耍闹声。他歪着头琢磨着。他听说常有这样的事：有的太太把情夫藏在衣橱里。可是 N 先生是单身汉，只一个人生活呀……

他想；“说不定是小偷吧？”可是门窗都从里面关得严严的，并没发现任何人进入的迹象。他感到恐怖。越是置之不理，恐怖感就越来越浓重。

N 先生终于下定决心，打开了衣橱柜门。里边出现了个怪物。虽然早已预料到里面会出现什么怪物；但，如此怪物，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这个男人，穿着亮青色非常合体的服装，服装好象是用金属纤维做成的。他脸上的表情极为镇静，头发墨绿，决不会是个平常的人。

N 先生瞪大了眼睛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个时候，在这里竟然出现了这么个家伙……”

这时，衣橱里的对方，也喃喃地说：

“怎么回事？我怎么到这个世界里来了？也许我的机器出了什么毛病……”

他脸上带着认真和困惑的神情。N 先生感到对方不象是个粗鲁的人，也毕恭毕敬地问道：

“按您刚才的说法，您好象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是来自未来世界呢？还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或许是来自其他什么星球……”

“您提的问题很难回答。未来和过去的关系，无论就时间的范畴，还是就空间的范畴，如果抽掉时间的要素，就不可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提起其他星球，也就是星际飞行，也还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那么，要想把

这个问题正确而浅显的说明……”

因为这话说得很难懂，又好象说起来很冗长，所以 N 先生摆了摆手。

“我脑袋不聪明，再说，也毕竟是不懂。总而言之，您是从另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里来的，这已经不用费话了。”

“我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也没有久住的必要。修正了机器的误差，不久便会有人来把我送入轨道。对您打扰，实在抱歉。我很快就会离开的。”

N 先生对这样匆匆地告别，有些惋惜，便说：

“我们能够见面，还是有什么缘份啊！怎么样，可不可以给我留下点纪念品？”

“当然应该奉送点什么。不过不巧，我没带来可以称得上礼品的东西。”

“您腰上带着的东西，不知是……”

N 先生不由得指着……对方蓦地从腰里把那玩艺抽出来攥在手里。它外表象手枪，银光闪闪，磨得非常光滑、漂亮。

“是这个吗？是个没用的东西，使用方法倒很简单……”

说着，对方把那玩艺朝着窗外一勾扳机，伴随而来的是一束五光十色的光线，窗外直立着完好无缺的大树，上半截竟然不翼而飞，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有惊人的威力呀！N 先生一边惶恐地接过对方递给的那玩艺，一边说：

“太吓人了！多么大的破坏力！可是，在您的世界里，拿着这玩艺走路，一定会平安无事吧！”

“那是自然喽……”

对方又在说什么。可是这时，似乎刚才说的那个机器，开始动了一下，另一个世界来的人立刻消失了身影。无论怎么等候，再也不见他回来。

N 先生好一阵子惊呆，好象是在梦里一般。不过，他靠近玻璃窗一看，那玻璃上只有着“弹”处，有个小小的圆孔，像似超高温气流溶解而成。还有大树的上半截也不见了。

况且，自己手里分明还拎着那人送给的东西。N 先生一边看，一边说：

“说不定这就是所说的那种光线枪吧？”

于是，N 先生对这偶然到手的玩艺，想更详细地知道它的性能，恐怕谁都会这样的吧！

然而，岂能把这种东西拿到大街上去摆弄。于是，第二天，他来到荒无人烟的深山。

他首先把旁边的岩石当作靶子勾动扳机。刹那间岩石不见了。接着他又对准山头勾动扳机，照例，碰到光线的山顶也飞走了。

“这玩艺超乎想象，妙极啦！”N 先生心里嘀咕着。

他重又摆弄起光线枪。那枪发出奇妙的响声：“噼——噼——。”似乎发出了引人注意的信号。于是，不知为什么，让人很想勾动一下扳机，按感情冲动行事。又是光线迸发出来，又是什么东西失踪不见了。过了一会，N 先生才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他放心了。

原来，方才削飞了的那个山顶，崩溃的那些大块岩石，正朝这里飞落下来，假如那时呆呆坐着，不勾这次扳机，恐怕 N 先生早已被那些岩石给砸得粉碎。原来那光线枪“噼——噼——”叫着的响声，就是危险迫近的警报信号啊！此外，光线枪还有安全装置，即使有意勾扳机去伤人，它也能自动消除伤人的危险性。

这是多么好的玩艺儿！拿在手里掂来掂去，既不重，也不轻，分量恰好合适。碰在手上，无法形容地舒适。握住时，那枪把严实合缝地贴在手心的肉上。

N 先生心想：“世界上武器的种类，成千上万，可是没有能够胜过它的了。核武器肯定是强有力，然而却没有它那样简便、小巧、奏效。只若把这颗手枪运用得好……”

他在内心深处长期潜藏着的一种欲望被触发了，他昂起头来。心想：“有了这个玩艺儿，什么愿望都可能实现！这已经到了手的、能给人带来幸运的东西，焉有不用之理！”

N 先生想出了个好主意之后，贱价包了一份活，拆除城市里的古旧建筑物。由于承包价钱过于低廉，很快引起议论纷纷。后来邀请了许多位报社记者。经考查，他的一切情况都属实。

N 先生在众目睽睽下使用光线枪，一瞬间使大楼消失了，那情景简直象在演戏。他不得不面向电视中转的录像机接见来访者。广播员说：

“人们惊诧不已。请您说一点什么吧！”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社会上对我这个惊人奇宝的所有者，给予相应的待遇才是。”

干脆些说，这番话就是一份宣言：一切都要听我的。

于是围绕着 N 先生的事，社会上分成两派：一派感叹这样了不起的事；另一派跟在 N 先生后面，想分得这额外的收入。

N 先生被心腹们包围，生活变得极为豪华。他经委托，从事清理房场的工作。只要一勾扳机，高山便立刻被削掉。赚的钱非常可观。

N 先生为了炫耀自己，常常挥舞他的光线枪。周围的人们都胆战心凉，吓得畏缩不前。

N 先生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场面更叫人开心的了。

“应该把这玩艺没收！”社会上发出如此呼声。然而作为现实问题，却是毫无办法。

连警察队也对他奈何不得，因为警察也不愿自取灭亡。

有一次，光线枪又发出警报声，引起他的冲动，勾了扳机。于是，在遥远的上空，不知道又是什么东西，随着爆炸声而消失了。

那被消灭的，象是从别的国家发射来的导弹。由于 N 先生光线枪的威力被间谍探知，向本国作了报告。那个国家感到光线枪是个威胁，便先发制人而发射了导弹。然而其结果，只不过证实那导弹是敌不过光线枪的。

自此以后，间谍再也不敢接近 N 先生了。成千上万的人，想把它盗取出来。可是，手段拙笨是办不到的。因为一旦响起警报，就会被 N 先生用光线枪灭掉。

总之，谁都不敢动手了。不仅是间谍，就连小偷、警察、税务局的官员也都不敢和 N 先生作对。

N 先生的野心在不断地升级。他扬言道：

“有一句格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首先要有实力，扩大家产，统治国家，进而把全世界握在我的手心。我也要按这个道路前进，肯定会成功。”

身旁的一个人说：

“你无论如何，也不要这样干！”

“为什么不要这样干？武力就是正义，如果是你的话，你们比我现在还要能享乐啊！”

“难道说光线枪能掌管社会？那是毫无道理的。在那样的社会里，人活着有什么乐趣？”

N先生听了这些忠告，气愤地挥舞着光线枪说：

“少说废话，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要实行。首先杀了你，进行血祭，并拿你的人头示众。”

于是，N先生把光线枪对准他，狠劲一扳扳机。然而，没有光线，对方也没有死。此时，N先生手心里感觉有些奇怪，手握着的枪纷纷瓦解，散落在地板上。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N先生歪着头说：

“说不定带着杀机去勾扳机，光线枪就能够察觉，具有能够自行瓦解的性能……”

只能这样理解，没有别的解释。他虽然把零件从地上收集起来，却不知道如何组装。

现在无论怎么反悔，也为时已晚。他遗憾地嚷嚷道：

“……这不是武器，一定是开发行星时使用的劳动工具，用在土木工程上。那位另一个世界的人，给我这支枪时，并没有提醒我这支枪有什么危险，没有告诉我它是不能用来杀人的。但是，却带有保险栓，想不到是这种样子……”

世外桃源

“诸位观众，大家期待已久的节日终于来到了。向宇宙彼方起飞的电视火箭，越来越开始接近葩露行星。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通过电波，超越那辽阔的天空，去欣赏从接近直到登陆行星的一切情景。”

电视播音员的声音，通过电视广播线路网，清晰地传到了每个家庭。

“再过一会儿电视显象就快调整好了。在此期间，我们想先请现已光临摄影场的天体研究所的主任教授，给我们谈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吧！”

于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手执银光闪闪的火箭模型的教授先生，播音员开始和教授搭话。

“不要很久，我们就能够看见葩露行星的样子了，这种电视火箭的性能真是奇异无比呀！”

“关于电视火箭，在早些时候发射时，我想已经有人谈过了。它装配着精致的彩色电视摄影机，是一种小型无人操纵的火箭。至于能够载人的火箭，它的装备将更为复杂。

但，这种电视火箭，则只要有一部摄影机就行了。它能把行星的面貌全部拍摄下来，让我们饱览无遗。这样，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某一行星人类有探访的价值的话，就可以继续发射载人火箭，作进一步的研究。这种电视火箭，可以说是我们进出于宇宙空间的一只眼睛吧！”

接着，教授又指着火箭模型的各个部位，向观众进行了简单的说明，播音员向他轻轻地点头致谢。

“显象刚刚调整完毕，现在，请大家开始观赏吧！”

电视屏幕上立刻变换了画面。现在映出的是一片寂静辽阔的宇宙空间。画面中央浮现出闪耀着蓝色光辉的葩露行星，而且正在逐渐地扩大。

“越来越接近我们了。”

播音员的声音，充满了感叹的调子。

“将要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呢？这真是一种最大的乐趣啊！”

教授的语调也有点兴奋起来。播音员又代表电视观众向教授提出问题。

“在那么多的星体中，我们为什么偏以葩露行星为目标呢？它又为什么受这么多人的欢迎呢？是否请您给解释一下？”

“这个葩露行星，就其位置而言，和地球处于大致相同的状态。也就是说，该行星上的温度，氧气量和水等，都和地球上的条件相差无几。因此可以想象，即使人类进入这个行星，生活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

“那么，它将来倒大有希望成为地球的殖民地了。”

“是的。或者有些条件比地球还更为优越也说不定呢！不过殖民地这个词儿，总给人以无法谋生的人去劳动的印象。如果你去的地方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绝妙环境，那么去的人还要经过挑挑选选，那个地方也许应该叫作疗养胜地吧！”

“那样，也就是宇宙的世外桃源了。”

“是啊，如果情况弄清之后，载人火箭也会很快地出发了。”

“我们真盼望着有那么一天呀！”

电视火箭越来越接近了，葩露行星已在屏幕上全面展开。

“那白色，是云吧？”

“对。请看啊，在云层下边还能看到蓝色的海洋。水是十分充足的了。”

电视火箭穿透云层直指大地，画面上也隐约能辨认出是大海上掀起的白色的浪峰。

“好象要在海岸登陆呢！”

“是的。可是火箭上装有自动化的移动设备，所以陆地上的景象也将能全部看到。”

果然，葩露行星的地面迅速地逼近屏幕。但是，画面却突然消失了。

“哎呀，画面消失了吗？”

“不是的，不要担心。由于登陆时有一种缓冲装置在活动，所以暂时象是切断了电源。可是，不久就会恢复原状，最后会看清行星的地面情况的。”

正如教授所说，过了不久，断绝了的电波又开始继续了。可是，画面却象是被什么东西覆盖着似地，是一片雪白。

“这是怎么了？”

“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教授的声音也有点惊惶失措起来。

“也许是由于受到登陆的冲击，发生什么毛病了吧！”

“不会的。有关登陆的那些装备都是特别仔细制作的，决不可能出现任何毛病。”

“那么，也许是这里的接收设置发生了问题吧！让我打听一下看！”

但是还没等播音员去查询，接收电路方面已经做了紧急处理，而且，其结果已经报告了摄影场。

“这里的接收状况极为正常。”

“居然能发生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想象得到的。”

“其它的仪器都在运转着吧？”

“当然是的。请看白色画面有上方的数据吧，那里的展示说明氧气量比地球上还要多些；气温约为二十度，这真是相宜的温度啊！”

“就是人类进入这个行星，一定也能够生活下去吧！”

“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尽管如此，但没能看见地面上的样子，真是十分遗憾啊！”

趁着画面上还是一片空白，播音员又与教授继续对话。

“诚然，电视火箭到底来到了葩露行星，可是……”

“虽说可以接着再发射，但也还需要一些时间，这真是遗憾的事。”

但是，不论怎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别无良策，这次播音只好到此暂告一个段落……”

于是，节目就要停顿下来。

突然，在这一瞬间，画面上的白色好象全被擦掉似地消失了，眼前展现出葩露行星的面貌。

“啊！我们的祈祷奏效了，毛病似乎都修好了。”

“真令人高兴啊！可是，葩露行星的地面上的景象，可真出乎意料。”

已经不用再等教授讲解，屏幕上映出的画面完全是超越想象的景致。那是一片无限荒芜的土地，到处都是枯萎了的植物，情况十分凄惨和荒凉。

忽然，又传来放射能测定器的响声，好象哪里又出了毛病。

“这个声音是……”

“这是放射能管的响声，不过不应该响得这样厉害，看来那里放射能是很强的。”

“若是那样，人类是不能住的了。”

“不用说人类，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是不能……。”

这时，好象有什么活动着的东西进入了画面。

“啊，好象有生物呢！”

那是从画面左方出现的。

“那不是很象人吗？”

“从外表来看确实是很象。我想这是能在很强的放射能中间活下来的生物。可是，却象是有些痛苦的样子呢！”

那象人似的生物，与其说是在走路，还不如说是踉踉跄跄地摇晃着躯体，有时还要跌倒，他们渐渐走近画面。

“那么难看的脸孔呀，那不是烧伤后的瘢痕吧？”

“可以那样认为。看来，就在不久以前葩露行星上大概进行过原子和氢武器战争，我这样判断也许不会错的。”

那个生物的皮肤流着浓水，而且吐了血，非常痛苦，肩胛还在微微地颤抖。

“多么残酷啊！战争中很可能使用了一种不能治愈的细菌武器和毒瓦斯，这真是人类去不得的星体。”

“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了吧！”

“我们还是不接近它的好。”

接着，象崩溃了似的画面上，出现了熔岩一般鲜红的液体，在消失了的生物后面倾泻而来。画面右上角显示温度的数字，在使人目不暇接地直线上升。

“是啊，这可能是由于强力的原子和氢弹爆炸，引起了地壳的变化。”

“电视火箭也将被毁了吧！”

“是的。不过它既然弄清了葩露行星是不适于人类的星，也就算出色地完成了它的达命。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心灰气馁，还要向其他星球继续发射电视火箭，应该满怀信心地努力下去！”

熔岩袭击着画面，放射能管响得分外地厉害。然后，电视火箭接收的广播终于完全中断了。

“你们辛苦了。”

住在葩露行星上的居民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互相问候。

“你表演的那种步履维艰的踉跄相，真是一场很卖力气的演出啊！”

“蒙您过奖，谢谢！可是表演中还要忍住不笑出声来，这个滋味可真不好受！”

那人一面答着话，一面把烧伤瘢痕的面罩取下来。

“熔岩也弄得很象啊！”

“太逼真了，我们简直竟忘记是置身于演戏的布景中了。”

“究竟方才那是哪个星体上的来客呢？”

“谁知道啊！不管怎样，这次上了我们的当送走以后，大概他们再也不会接近我们这个星球了。”

其中一个人这样说，一面把方才弄坏了的电视火箭用脚踢开。然后又把使放射能管发出响声的铀仔细地收藏到容器中去。

于是，这些住在葩露行星上的美丽的居民们，又把包裹摄影机用的白布以及零零碎碎的布景、装置等物品整理了一番。然后，在这充满花香如微风轻拂的原野上散去了。

他们——荫露行星上的居民，长期以来就在这恬静幽雅的环境里度着和平生活。今后，也将继续在这安谧和平的世外桃源里活下去吧！

F 博士的枕头

作者：星新一

F 博士在小小的研究室里大声地说道：“啊，我终于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发明。”隔壁邻居的主人听到这话后便走过来问道：“你发明了什么呀？看上去就象枕头似的。”附近的桌子上仿佛很珍贵地放着一件东西，无论是大小，还是形状，都很象枕头。

“确实，这是一只睡觉时用来垫头的枕头。但并不是普通的枕头。”F 博士把枕头打开，用手指着里面。在枕头里面密密麻麻地装满了各种电池和电气零件。

“这是了不起的东西吧？只要一使用这个枕头，大概就能做出美妙的梦来吧？”隔壁的主人惊奇地瞪圆着眼睛问道。

“不，还有更妙的用处。这是一种能够在睡梦中进行学习的装置。就是说，在睡着的时候，枕头里储存着的许多知识就会变成电波，并且被输送到

脑袋里去。”“这好像是很便利的事情啊。那么，能学点儿什么东西呢？”“这还只是试制品，所以只能学习英语。在睡着的时候，就能够说英语了。可是，倘若再进一步加以改良的话，就无论什么学问都可以同样方便地学到。”“这不是十分惊人的发明吗？不管多么懒惰的人，只要夜里用这个枕头枕着睡上一觉的话，随便什么知识全都可以掌握了。”邻居对F博士钦佩地说。

F博士得意洋洋地点着头回答说：“是那样的。近来不愿意努力学习的人很多。那些人都都很想买这种枕头吧。所以，借此机会，我也能发大财啦。”“假如真的有效果的话，那一定是谁都想要的。”“当然罗，效果肯定会是这样的。”隔壁的主人向F博士询问道：“这么说来，你还没有试验过呀。”“是的。我专心致志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且终于完成了。可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懂英语的人了，所以，自己就不能进行试验了。”说着，F博士的脸色显得略有些为难了。

隔壁的主人仿佛有些难为情似的探出身体来说到：“那么，请让我来试用一下吧。我虽然非常讨厌学习，可是也想掌握一手高明的英语。请务必答应我的要求。”“当然可以。哟，我没料到志愿者这样快就出现了。”“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呢？”“一个月左右就可以相当熟练了。”“非常感谢。”隔壁的主人拿着新发明的枕头，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可是，过了两个月左右，他又无精打采地跑来把枕头还给F博士。

“从那次拿枕头起到现在，我一直在试着使用这个枕头，可是到现在英语我一句也不会讲。所以我不用它了。”F博士检查着枕头里的零件，自言自语地说：“奇怪呀，并没有发生什么故障。究竟是哪里弄错了呢？”可是，假如不灵验的话，这东西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好容易才发明的东西竟然没有用了。

不久以后，有一次，F博士在路上遇到了邻居家的小女孩，便招呼道：“喂，这些日子你父亲身体好吗？”“好哇。只是有点儿奇怪。这些天来，他在睡着的时候，竟然用英语说梦话。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怪事。这是怎么搞的呀？”要在睡着的时候才会对学习有用处。唉，毕竟还只是在睡着的时候呀。

(全文完)

人造美人

作者：星新一

这是一个制作得极其巧妙的机器人女郎。可以说，无论多么妩媚动人的美女都比不上这位人工制造的摩登女郎。由于广泛地吸收了所有的美女的长处，所以这位机器人女郎简直成了十全十美的仙女。不过，她老是爱摆架子，常常对别人爱理不理的。可是，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要知道，有许多漂亮的姑娘都是眼睛朝上，非常骄傲的呢。

一般的人都不愿意去制作这种好看而不实用的机器人。很多人认为，费尽心机去制造那种工作效率和人相同的机器人是得不偿失的蠢事。如果有这笔经费的话，完全可以购买各种高效率的机器，至于操作机器的工人则更不用担心了——到处都是失业者，要多少就可以雇到多少。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有一家酒吧间濒临于破产倒闭的边缘。老板为了招徕顾客，特地花钱制作了这个富有魅力的机器人女郎。对于酒吧间的老板来说，酒只不过是一种做买卖的工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里，人们都没有兴趣一个人独斟独饮。自从有了这个机器人女郎以后，这家酒吧间的生意日益兴隆，喝得醉熏熏的顾客们满不在乎地掏出了大把大把的金钱。老板乐得眉开眼笑，心花怒放。

由于这个机器人女郎决定着酒吧间的命运，因此老板颇费了一番苦心，把她制作得十分美丽动人。她那洁白如玉的肌肤绝不比任何一个少女逊色，完全能以假乱真。不知内情的人看到了，一定会认为这是自己所见到过的女人中皮肤最为娇嫩的一位。

可是，她的头脑里却空空的，几乎一无所有。因为老板光顾了在她的外表上下工夫，没有注意到智力这一方面。这位漂亮的机器人女郎只会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和端起酒杯来喝酒。不过，只要能做这些事也就足够了。

老板刚一制作出这个机器人女郎，立刻就把她安放到了酒吧间里。虽说店堂里还有不少餐桌空着座位，但老板还是把她放在柜台里面，——万一出了纰漏可就糟糕了。

顾客们看到酒吧间里新来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郎，都争先恐后地向她打招呼搭话。当对方询问名字和年龄的时候，她还能从容不迫地微笑回答，但再往下问的话就答不上来了。虽说如此，可谁也没有觉察到她是一个机器人。

“你叫什么名字？”“布克。”“今年多大啦？”“还很年轻呢。”“到底是多大呀？”“还很年轻呢。”“就是说……”“还很年轻呢。”由于到这家酒吧来喝酒的顾客大都比较讲究文明礼貌，所以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以免对方难堪。

“这衣服真漂亮啊！”“这衣服是很漂亮。”“你喜欢什么呢？”“我喜欢什么呢？”“能够开怀畅饮吗？”“开怀畅饮吧。”她神情坦然地举起酒杯喝了一杯又一杯，但是却毫无醉意。

“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女郎，自命清高，爱摆架子，答话时总是冷冰冰的。”消息一传开，顾客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来到这家酒吧间里。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喝着酒和布克小姐交谈，并且还请她喝酒。

“在这些客人中间你最喜欢哪一位呢？”“我喜欢谁呢？”“你不喜欢我吗？”“我喜欢你呀。”“下次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去看电影吧。”“什么时候去呢？”一旦答不上来的时候，布克小姐就会通过无线电波发出紧急信号。于是，老板就匆匆忙忙地赶来解围。

“各位先生，玩笑可别开得太过分了。”当然，大多数的顾客都是通情达理的，大家略带几分尴尬地笑着停止了嬉戏。

老板站在柜台里面，不时地蹲下来，从布克小姐脚下的那根塑料管子里把酒回收来，再“公平合理”地卖给顾客们喝。

可是，顾客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位姑娘年纪轻轻的，酒量可真不小，可想而知身体一定是非常健康的了。她也不会卖弄风骚地拖住客人纠缠不休；客人请她喝酒，她总是一饮而尽，却又全无醉意。没过多久，这位与众不同的美女就变得闻名遐迩了。顾客们闻讯而来，日益增多。

在这些顾客中间有一个年轻人，他对美丽的布克小姐一见钟情，着了迷。每天都要到这家酒吧间里来喝酒。当然，不管他怎样陪着笑脸向布克小

姐献殷勤，都是对牛弹琴，枉费心机。可是，他却不死心，相反的，对布克小姐追求得更加起劲了。为此，他孤注一掷地把自己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

最后，由于付不起酒钱，不得不硬着头皮把家里的钱也拿出来用。他父亲对此大为恼火，怒力冲冲地斥责道：“以后不许再到那个鬼地方去了！喏，把这笔钱拿去付了。记住：这是最后一次！”这个年轻人拿着这笔钱来到了酒吧间。他伤心地想着，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了。他闷闷不乐地喝着酒，为了表示告别，他频频举杯，请布克小姐也喝了很多酒。

“唉，今后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了。”“再也不能来了吗？”“你感到悲伤吗？”“悲伤呀。”“也许这并不是你的真心话吧。”“这并不是真心话。”“没有比你更冷酷无情的人了。”“比我更冷酷无情的人是没有的。”“我恨不得把你杀死！”“请把我杀死吧。”这个年轻人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毒药，撒在酒杯里，然后斟满一杯酒送到了布克小姐的面前。

“请再喝一杯吧。”“喝一杯吧。”他眼睁睁地看着布克小姐仰起头来，一饮而尽。

这个年轻人解恨似地说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才好呢。”布克小姐也微微地点着头说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吧。”这个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回过头来，朝布克小姐背后看了最后一眼，把酒钱付给老板之后就出门去了。外面一片漆黑，夜已经深了。

这个青年出门以后，老板就向剩下来的那些顾客们大声地招呼着：“从现在开始，我请大家喝酒。诸位只管开怀畅饮吧！”虽说是请客，但老板也不会吃亏。因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已经不会有什么顾客再来了；再说，老板给大家喝的也不过是从布克小姐脚下的塑料管里回收的酒，用不着花什么本钱。

“哈哈——”“好啊！好啊！”顾客们和店里的服务员都兴高采烈地大声喧闹着，互相干杯，开怀畅饮。

就连老板也受了这种气氛的感染，在柜台里举起酒杯来，慢慢地喝了一杯。

这天晚上，酒吧间里灯火辉煌、通宵达旦。然而，奇怪的是，明明没有什么人回去，但酒吧间里却像死一般的寂静，听不到任何人的说话声或喊叫声。只有一台收音机在不停地播送着轻快的乐曲。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里传出了“诸位晚安，再见”的声音，然后就无声无息了。于是，布克小姐也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诸位晚安，再见”，接着便以十分冷淡的表情等待着——下面该轮到谁来和她打招呼了呢？

（全文完）

无微不至

作者：星新一

大厦群起伏连绵，像群山般伸向远方，远天的白去之间，现出了夏日初升的太阳，阳光照进了房间。这是一座八十层公寓的第七十二层的一个房间，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他就是这屋子的主人，名叫特鲁，在宇宙旅行保险公司工作。

太阳升得更高了，窗边的玻璃雕刻品亮晶晶的，把太阳光反射到墙上，在镶着自动日历钟的 2050 年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圆圆的光点。

射入的阳光渐渐增强，由于窗上蓝色大玻璃的反射，使热气透不进屋子，只能让光线照射进来。因为室内有某种装置，使得气温全年都保持适当，而且，让含有微微花香的新鲜空气充满屋子的各个角落。花香可根据不同季节和人的喜爱而变化，现在是夏季，按特鲁的爱好，混合着百合花香的新鲜空气，从角落里静静地飘散出来。

墙上日历钟的时钟指着八点了，一阵轻轻的响声过后，接着从圆花瓶形状的银色扩音器里放出了音乐，并且还响起了温柔的说话声。

“喂，到起床时间了，起床吧，……”时钟与所有的装置都联系着，录音带上的“话”反复了三次，特鲁没有什么表示，于是“话”停住了，墙壁之中响起了轻轻的齿轮转动的声音。

天花板上静静地降下了一双“手”，这种用软塑料制成的、被人们称为“手”的装置，不论哪一家都有。

“还睡吗？上班要迟到了。”与“话”音同时，“手”掀起了被子，抱起特鲁，送进了浴室。特鲁象木偶一样被摆弄着，进入了自动打开的浴室门后，“手”把特鲁放到喷头下面，这时从墙壁上伸出的一只小“手”在他脸上涂上了脱毛膏，只用了五秒钟时间就把胡子完全溶化了，丝毫不伤害皮肤。

那只大的“手”也在灵活地活动着，从特鲁身上脱下宽大的睡衣扔进旁边的电子洗衣机。

“来洗一下淋浴吧。”随着“话”音，温度适当的水喷了出来，旋即就像是骤雨一般消失了。于是干燥的热风吹来，一瞬间，特鲁皮肤上的水全都被吹干了。

这一切刚完，喷雾器轻轻洒出香水，“手”又给他穿上了洁白的服装。

“早餐已备好，请来这边。”与“话”音同时，“手”把特鲁送到餐室椅子上，这里的桌上已摆好从厨房运来的早餐、咖啡、牛奶等等，香气四溢。

“请吧。”与此同时，电视屏幕上映出了当天的新闻摘要三分钟，然后三面的墙壁又飘送出轻快的音乐，在阳光照射下，在清爽的空气中回荡。

音乐弱了下来，“话”音道：“如您不吃那就撤掉了。”一切都合乎每天所要求做的在进行着，特鲁也不按旁边的电钮，不表示是否同意，所以传送机便按程序开动了，桌上的食器叮当地碰撞着移进了厨房。

音乐再次增强，烟卷装置来到面前停了下来，只要一拿起烟卷这个装置就会自动点火，但特鲁今天早晨好像不想伸手拿烟。

乐曲变换着响了好一会。

时钟指着 8 时 50 分了。

音乐停止了，“话”音再次提示：“喂，该走了。”“手”扶起特鲁送向房间一角，一靠近那门就自动打开了。那里有用结实透明的塑料制成的像蚕茧形状的车子，“手”把特鲁放了进去。

“祝您今天顺利，您走之后，房间会像以往一样被整理好的。”随着这声音，车门关上了，“手”按了旁边的电钮。

“咔”的一声，车子被空气压缩机送入一个很大的管道里。由这个管道可以到达城市所有的地方，也能到达大厦的房间里。因为空气压力很大，谁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特鲁的车子在管道中行进着，车前安有小型装置发出无线电波，管道

接收了这信号，便在复杂的路线中毫无差错地指引道路。

五分钟后，特鲁的车子停在他公司的大门前。

正是上班时间，大门口有许多职员，其中一人隔着塑料车门向特鲁喊着：“早晨好，特鲁先生，怎么回事，脸色这么难看？”特鲁没动，那同事伸手一拉特鲁的手，不由大声喊叫起来：“啊，冰凉！喂，医生！”不一会医生由管道到来了，在一片嘈杂声中检查了特鲁的身体。

“情况怎么样？”“已经晚了，他的心脏衰弱，老毛病发作，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大约已有十个小时了，可以说是在昨天夜里吧。”

（全文完）

